《受纳结书》

道统记实经·真人美行录

·毡爷编著

·坡儿马阿訇版本

·辑 阿布杜·扎米尔



目　录

前　言..... 1
一、道祖太爷..... 1
二、平凉太爷..... 22
三、船厂太爷..... 36
四、灵州太爷..... 50
五、十三太爷..... 95
六、汴梁太爷..... 146
七、沙沟太爷..... 151
八、传替的明证..... 159
九、其他论述..... 181
后　语..... 192

前　言

《曼纳给布》——这是正统伊斯兰苏菲历史的真实记录。

هذا تسجيل الحقيقة التاريخ الصوفى لاهل وجماعة الاسلامية

赞颂即：开解是唯独他的一切外哩的，他们是一切媒介引进的诚信基础，是主特赐在他们面前的各种疼顾和百恩。那么，谁抓揽他们尊贵的衣襟，谁确已得到成功和脱离了，谁由他们上转脸，谁确已迷误和绝望了。

赞颂和平安在我们的导师穆罕默德ﷺ上，他是担负使命的人，穿着导师服饰的道长，在他的一切以优美性格来修养的后人和配贤上，在抓揽他保护世人的衣襟之人上。

在赞主赞圣之后，无能为力的阿布杜·艾哈迪（真主恕饶了他、恕饶了他的父母）说：

“我们的导师——艾比·尔俩迈提·阿布杜·嘎迪勒著作的《热什哈尔》经典是理意突出、阐述明确的一部经典。它包含了一切从诽谤中被保护的人，威慑了一切敌对顽固的人。因为在它中提到了一切奇妙和奥妙的事，特别提到了修道的救渡者、执掌明知之人的帅旗、我们的导师、我们的毛拉导师伟嘎耶屯拉西和道长伊玛目·阿莱米（真主使他俩的机密清净了）的一切奇迹，

和他俩的配贤（真主的喜悦在他们上）的一切真境。

在它中没有提说最后的一切道长的一个机密，和他们的配贤的一切真境。此事在我心中浮躁不安，那些就是每个时光的虔诚之人著作的经典中没有的。可是昏聩懦弱者很少背记和参悟，不去理解的修行者增多，而且在著作中资料很少。我情绪非常低落，我已失去了信心和志气。然后，我奉本时光导师——我们的毛拉道长索迪恭拉西（真主使他的洪福永恒）的口唤，强迫去整理在尊贵《热什哈尔》经中没有提到的。

我收集了在一切特选者手里被遗弃的，在一切学者脚下被踩踏的、低贱之人认为‘不可能有’的理论和辞句。我以它说明了最后的一切毛拉道长的机密和一切大臣的真境。我希望每个人以喜主之眼光看这黑墨粗纸的人深思观阅，我不希望他所看见的是被挡回的、不受承领的。我将它命名为《外哩真品》，我向真主求祈百恩，即：以它取益济，正如从尊贵的《热什哈尔》上取益济一样。也祈求赐给我端庄和诚实的福分，的确他是执掌福分的主。”

一、道祖太爷

须知：真主使你两世吉庆幸福！

的确，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真主使他的机密清净了），当他到了七岁的时候，在他尊贵的心灵中就点燃了倾心爱主之火。每一日他都礼副功拜，封副功斋。他常常声称要去朝克尔白，可是没有一位引导的导师。

一日，他对他的二叔说：“我要去朝真主的克尔白。”他二叔答应了，没有几日他俩便启程了。他俩步行朝西而去，经过了不同语言的国家，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叙利亚国的一个地方。那时他们已用完了盘费，正处于又饥又渴的处境。他俩就祈求：“我无能为力，只求清高尊大的真主相助。”突然一位老人来临，他手里端着很多食品。仁慈的叔父请求他卖一点，他拒绝了。他说：“一只也不卖给你俩。”他俩就在心中嘀咕：“这位老人太吝啬了。”于是，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说：“这位谢赫没有救渡我们。”他俩无助了，困难更增加了。突然刮起了大风，天昏地暗，仁慈的叔父对他说：“我和你分开的时候到了。”

“我昏晕而倒地，待我醒来时，我的叔父已不在了，我也不知自己活着还是归主了，我对所遭之难昏然不解，这时我的处境十分艰难，我就无助地坐下，无望的祈哭。突然，从那道堂门中走出一个人，他观看了我，就对我说：‘这是一位尊大的道长的道堂，他差派我来询问你，你希望‘进入’还是‘出去’？’我回答：‘我希望进入。’他就带我进入到尊贵的道堂，我会见了尊大的道长穆罕默德·本·宰依尼。他特别喜欢我，他让我住在道堂里，但他仍不给我食物吃，直到七日七夜。”

或者他不感觉饥渴，他只常常念：“我无能为力，我只祈求玄高尊大的主救助。”

“我思想：‘我不知道第八日是如何的，是死还是活？’而尊大道长在第八日早上准备了丰盛的宴席。他说：‘我中国的爱臣啊！远道上的离乡人啊！你尽力吃尽渴饮吧！’我就吃饮了。然后尊大道长问：‘你知道这几日我没有让你吃饮的原因吗？’他说：‘不知。’尊大道长说：‘那七日指点七

年，那是你尊贵的七岁，没有赏赐你恩典指点的是清亮和纯洁这几年因非法和蒙蔽的食物而生长的你的心和身体，现在你内洁外净了。’”

然后，尊大道长命令他放羊，他领受了口唤，每一日毛拉都亲赐给他食物。如果他心中参悟那一日的食物是很少的，在第二日却端来很多的；如果他参悟为何这日很多的，在第二日确是很少的。当第八日过去的时候，尊大道长又阻挡他去放羊，他询问：“你想知道我让你放羊的因故吗？”他说：“不知道。”尊大道长说：“至于八日指点了八年，你有交言诉机的穆萨大圣的品格。真主说：『**他说：‘的确我要把我这两个女儿中的一个嫁给你，事情（条件）是你给我做八年的佣工。’**』至于你放羊指点了封印万圣的圣王的行为——据说：‘然后有一日他（穆圣ﷺ）与他同乳的兄弟宰目勒出去在我们家周围给我放羊’，你有代理至圣ﷺ的品级。”

之后，他在尊大道长道堂中与他虔诚的配贤修行。

据传：

我们尊大的毛拉、导师伟嘎耶屯拉西来到尊大的道长穆罕默德·本·宰依尼的道堂里，他干办尔麦里、修行，直到凭尊大毛拉的调养得到了全品的、渡化众生的品级。他给他起了吉祥的道号“伟嘎耶屯拉西”，他十分疼爱他，他也很尊重他。于是毛拉的一部分配贤嫉妒了，他们说：“确实我们论功修和磨难比他更多，论道龄和年龄比他更大，我们的毛拉怎么很喜欢他呢？”

尊大道长一日看见了他们的情况，他就穿着古旧的衣服，头上戴缠了各种颜色缠头的冠冕，他去到街市，像疯子一样在街上奔跑，人们都不能理解。第二日，我们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也穿如此的衣服头戴如此的冠冕——尊大道长差遣他去到街市，让他做他所做的，他也就在街上如疯子一样狂跳，人们不理解他。第三天毛拉就差派一位妒忌的配贤穿着如此的衣服，戴着如此的冠冕，毛拉对他说：“你去到街市，你像疯子一样狂跳吧！如果人们打你，你只提念我的尊名和他的（道祖太爷）尊名，你千万别念真主和至圣ﷺ的尊名。”他就去到街上，像尊大道长所命令的那样做，突然一伙人扑来暴打他。初时他只念真主的尊名，他们没有停止暴打；当他提念至圣ﷺ的尊名时，他们也没有停止暴打——他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了。突然他大喊一声：“伟嘎耶屯拉西啊！”他就看见那些打人者纷纷抱头倒地了。于是他就迷茫的回来了，道长说：“很多事是非常奇妙的。”尊大

道长对他说：“现在你去到街上，你看他们的情况是如何的。”他就来到街上，他确看见，人们都是活着的，没有一个死人。他就回来把事情原本呈禀给了道长。

尊大道长就对嫉妒者说：

“这一位（指道祖太爷）的品级真奇妙！他比你们的品级更高尚，所以你们不要嫉妒他了，你们对他不要行亏背义，否则你们就跌入毁灭之中。”

“假若你们轻视地呼唤他，你们必失去伊玛尼（我们向真主从那些中求护佑）。因为他是粉碎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论对大人、小人、高尚的人、低贱的人，他的尊体可能穿着我的袍服，于是从妄自尊大、显耀官势的低贱幔帐中隐藏的理智失算了，他们的眼都瞎了。”

“须知：的确，你呼唤他的时候，如果是尊大的德性的显现处，他就以（强制）之剑砍下你们伊玛尼的头。”

然后，那妒忌者羞愧的禁言了。

据传：

我们尊大的毛拉导师伟嘎耶屯拉西说：“我在也门尊大道长穆罕默德·本·宰依尼的道堂中被调养。当时，我是一位离乡的、懦弱的、年幼的小孩。有一天，尊大道长对他虔诚的配贤说：‘你们都从道堂里出去，你们在道堂周围走走看看，你们把你们所看见的奇妙的事情告诉我。’他们都一个接一个的出去了，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回来了，他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没有看见任何踪迹。’尊大道长就对我说：‘伊布拉欣啊！你去巡视一转。’”

须知：这吉祥的尊名是尊大道长称呼他的第一个尊名。

道长谢赫说：“我出去了，我看见了尊大、俊美的一座道园，园内有一棵树，它是一棵枣子树，其树名为‘忘忧枣树’。它的树体是发光的，树叶是绿色的，枣子是甜美可口的，树根（其实质）是有品有位的传替品体系的导师。很多麻雀站在树枝上，在听见幔帐之人的声音时，他们就哭叫；在听见显示之人的声音时，他们就赞主。一支鹦鹉站在一枝树干上沉默无语，装作盹睡，交言诉机的时候尚未到达于它。我就回来了，我把所看见的呈禀给了我们的毛拉。尊大道长说：‘真理！真理！真的！真的！因为凡是在中国的至圣穆罕默德ﷺ的高品后人能亲眼大见万物的真谛。’”

然后，他对他们说：“你们在他的使命品质中不要嫉妒，他虽年幼，而

能力（尊品）极尊大。”他又询问他：“伊布拉欣啊！在你的所见中，其机密哲理是什么？”他回答：“解除忧伤的导师啊！我们的毛拉啊！平安吉庆在你上，你解明这个奥妙。”尊大道长说：“那个道园指点伊斯兰城市——正道护城；那颗枣树指点你们中执掌事情之人的机密；树叶指点一切随道门人；绿翠指点伊斯兰的春天；发光的树体指点勾抹一切罪过；传替品体系的树根指点端正的道路。在代位者的队伍中的人是一切大臣、代理者、地钉导师、高品之人、特选之人、明知之人、尊大之人，他们是三百六十位外哩。谁服从你们中发口唤的主事人，谁确已是真主所喜爱的人；那些鲜枣就是他们的数目；那些麻雀是信道的穆民大众；那只鹦鹉就是能言善辩的你。的确，你是他们的导师，你是点金石，你是无价之宝，你是真主一切外哩的宝库，你是被特选的贤果，你是成立礼乘的明师，你是道乘、真乘和超乘的电流，是散发特恩的位分，是引导一切人脱离迷津的救星；你是无求者，你是使人低贱者，你是认主独一和近主的明师，你是两弓一弦的机密、忘我之人的朝向处、显示之人的克尔白、真知的大海、一切烈士的房子、末尾时光的定盘星，你是倾心爱主者、所爱者、喜主爱道者，是解开今世疑难的明师，是在受保护的仙碑上被刻的伊布拉欣，是（哲赫忍耶提）五个字的极限。你尊大的伊斯兰是真主的引导者源泉，你疼慈世人的一切代理者是真主的喜悦，你吉祥的生命是复活已死大地的命脉，你尊大的归主是最全美的烈士。”

（诗）全知随道之人一切机密的人啊！
这全部的追随者无需你以外的引导。
哎，那引导世人正道的人啊！
精通的代位者是被真光照耀的人。

继承品之光是导师之光，是代理者的代理，是正统的血统，它完全是内在被珍藏的导师尊杯。凡是进入清真护城的人——你完全是无罪之道上，你是临近真主的。

须知：所发出的‘哲赫忍耶提’五字之音是广恩厚赐的深海，所以你当思量（哲赫忍耶提）五字：

‘ج（知目）’指点万物之体和起主观本质的‘尊大德性’的真谛；

‘ه（罕）’指点特性和本质的机密；

‘ر（拉伊）’指点调养万物的主，即调养全世界的主；

‘ى（雅依）’指点他能复活死之后的大地，即能使罪人从善；

‘ه（海）’指点引导人脱离迷津。

尊大道长穆罕默德·本·宰依尼说：

“我在赞词真境中看见了一座道海，在此海中飞出了俊美的五只鸟，如果我进入赞词中，我必仔细参悟那些事情，我就沉浸在白哈文迪尼·乃格什板迪的教门中了，于是我知道了他们的尊名和真谛。至于第一个尊名是‘哲托米勒’；第二个是‘罕什’；第三个是‘热柱里’；第四个是‘耶目什勒’；第五个是‘呼知’。机密权威境界在这五只鸟的翅膀上。

第一只鸟翅膀上写着：万物非主，他；

第二只鸟翅膀上写着：万物非主，ه；

第三只鸟翅膀上写着：الاله；

第四只鸟翅膀上写着：只有他，除非他；

第五只鸟翅膀上写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这些深奥的机密都包含在‘**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中。那五样真言被寄放在你清亮的心海中，你任意显现。的确，那五只鸟是从百恩之海中飞出的，他们常常来饮慈悯之水，然后他们回到高声赞念者的口中。这五只鸟就是你的德性，你任意飞翔吧！

你被称为伊布拉欣，是因为伊布拉欣大圣是万圣和众使者的宝库。的确，你是一切外哩、殉道之人、清廉之人的宝库；的确，你是一切信道穆民的定盘星。那么，谁进入你的教门，谁确是认主独一的真正的穆民；谁从你的道中出去，谁确已成了卡废勒。真主说：**‘你们中谁由他的教门上叛离，他只是卡废勒而死去的人。此等人他们的善功在今生后世被作废了。’**

道长白哈文迪尼·乃格什板迪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言辞是最尊贵的赞词，是执掌真理者的认主独一。谁没有穆勒师德的口唤念了它，谁就是卡废勒，或者谁在今生后世是被诅咒的（我们向真主从那些中求护佑）。’

的确，在念它之人上有许多境界，他如果处于否定语境界时，他确已化整为零；如果他处于肯定语境界时，他就集零为整；如果处于集中了万物境界时，他确已倾向了奉献品和神性品了。至圣ﷺ说：‘在真理和虚伪中没有区分。’如果我到达了‘我与真主长川同在’的品级时，这句真言就是在لاء的式样上，لاء是把超绝万物的、倾心爱主的、被喜爱的人都催动在那个‘台什迪德’中没有因由。如果你到达了（真一品）品级中，那句真言就

是在ཨོ形象上，ཨོ是接绪执掌真理者，是倾心爱主之人、被喜之人、爱道之人全美于这个赞词中。”

经中说：“须知：真一品就是本然品者的第一显然。’所以，你就是你自己。你要知道：你凭本然为导师，对万物显示真理，你对万物以割断了而做证，你对真主以所应受的本然的一切尊名和德性而作证。一般而言，真一品就是产生多样性的被追随的一个本质。”

据传：

我们尊大的毛拉导师伟嘎耶屯拉西在也门道堂中修行，在十年间他已到达了全品的品级，在十三年到达了渡化众生的品位，然后尊大道长命他回到中国去引导人们脱离迷津。他祈哭着推辞，没敢接受毛拉的口唤。

至于花寺太爷——艾布·甫图哈在那一年来了，在朝哈志之后他也进入那个道堂。尊大道长对他说：“你来迟了！你来迟了!”因此他被称为来迟的骏马，以中国话称“马来迟”。而道堂中的人称他“老哈志”，因为他年龄最大。我们尊大的毛拉被称为“小哈志”。

他修行至两年后，有一天尊大道长对他俩说：“你俩去道堂周围走走看看。”然后，道长询问他：“你在道堂外面看见了什么？”他回答：“他看见了一棵大树，在树上有很多鸟，他们正在鸣叫。”他问小哈志：“你看见了什么？”他回答：“他看见了俊美的一个道园，在它中有各种鲜花和一棵大树，在树枝上有许多树枝，在一根树枝上有七只被称为麻雀的黑白交织的花鸟。它们正在念‘了经’赞词，它就是：**求你宽恕我们，求你恕饶我们，求你慈悯我们，你是我们的毛拉**。其它鸟在念‘奥拉迪’。”尊大道长听后夸赞他说：“你所见的是真理、是真理！是真的、是真的!”在那时，代理者之火隐藏在他心里。

有一天，道长对他说：“如果你回到中国，你就传授真知，立行礼乘。在你上没有口唤传授道乘，你当服从‘回归’的命令。”而道长对小哈志说：“你回到中国去，你传授道乘，你把世人引导于端庄的正道。”他推辞说：“我的毛拉啊！你宽恕我的罪过，我不回中国去，因为中国的学者们重视追求字法、文法、修辞、教法、认主学和故事学，他们不钻研苏菲真学，他们如何知道道乘的功课和修行的道境呢？他们特别禁止人遵行修道和修行的善功干办，而且年幼的我无能接受这重任。”尊大道长就接纳了他的推辞。

当他到十五岁时，有一次道长说：“你回到中国去。”他又推辞了，他没有回来。

当他达到十七岁时，有一天尊大道长确呼唤他：“中国的伊布拉欣啊！我以‘伟嘎耶屯拉西’的道号尊称你，现在你的事情全美了。你去到东方，不论你是否情愿。因为当代穆罕默德之光从西边转移到了东边，那是真主的能为。”毫无疑问，我们尊大的毛拉导师“伟嘎耶屯拉西”回到了中国。显然，在第一次正值他十三岁，他没有接受尊大道长的口唤；在第二次，适值他十五岁，他也没有接受；在第三次，正是他十七岁时，他欣然接受了尊大毛拉的口唤，回到了中国。谁怠慢了口唤呢？他尊贵的伊斯兰从他尊贵的禁地巡转在两个地方。真的！它两个就是平凉和灵州，然后又回到了原始之位。

至于我们尊大的毛拉，他七岁就进入也门道堂修行，十七岁离开了道堂，他在它中修道十年，他确已达到了全品的品级、渡化世人的品级和定盘星品级。

据传：

我们尊大的毛拉——导师伟嘎耶屯拉西启程向西方去朝觐，然后沿东路回来。他首先来到广东，然后到陕西。在那个地方的人根本未见过哈志之人。当朝觐之风在他们驼峰高处刮动时，西北一伙人虔诚的来看望他，他们很尊敬他。他来临他们一伙人，以让他们沾吉。

那时，他们商议让他住在一家虔诚之人的家里，我们尊大的毛拉询问他们：“在礼拜寺院里有一间房子吗？”他们多都回答：在礼拜寺院里有许多房子，但不可能让他住在它中，因为害怕鬼。的确，野比劣厮在它中十分猖狂，由于其中令人生畏，好几年没有打开过门了，他们从来不进这座礼拜寺。尊大毛拉就念了**“而真主是最好的保护者，他是慈悯中最慈悯的”，**说：“我就住这寺里，我在寺里礼拜。”他们说：“寺院里没有人生活过，缺柴少米，不可能去住人。”毛拉就命令他们到路边捡些柴运到寺里，他就住在寺里，召唤人们来寺里礼拜，他们都尊奉了他的口唤，我们尊大的毛拉住在寺里，他在寺里礼主麻、晡礼、昏礼和霄礼，在拜后熄灯之后念赞词。突然，一个恶魔很凶地来了，他把卑贱的两手按在毛拉吉祥的背脊上。我们的毛拉阁下大喊一声，骂了永久地被诅咒者（真主的驱逐在他上）。那恶魔就像鸟一样逃走了。

到了早上，他们问道：“我们的毛拉啊！恶魔的威严是如何的呢？”毛拉笑着说：“它就是最大的野比劣厮头，它在大地上被驱逐，特别这一次在你们的礼拜寺中被驱逐”，“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多多地赞念真主，你们托靠在他上吧”，“谁害怕真主，任何物就害怕他”。

真主说：**“如果你念《古兰经》时，你当向真主从被驱逐的恶魔中求护佑。的确他在他们归信，并只托靠在他们养主的人上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其权利只是在他们转脸和他们只举伴他的人们上。”**

真的！那野比劣厮离开了那地方后，逃到了甘肃的拱北，正如在尊贵的《热什哈尔》经中所提说的。

他们说：“你是‘哈格’，你是真主的外哩，你是全品的、渡化世人的道长。若不是你的情分，这个恶魔必夺取我们的伊玛尼，我们希望毛拉在这里多住几日，以便热爱教门的人沾吉。”毛拉就答应了，的确，这一支人和其他一伙人来探望了毛拉，他们加入了哲赫忍耶伊斯兰。

然后毛拉启程了，他再三命令他们：“请一位有教门的阿訇，来打开学堂之门，现在那个地方很平安。”他们就听从毛拉的口唤，请了一位有尔林的阿訇，招来了一些学生，在它中讲论尔林，直到很长时光。

我们当今毛拉、当代导师说：“我们尊大的毛拉导师·伟嘎耶屯拉西是真主的仆人，他调养了两位定盘星导师，一位是道长伊玛目·阿莱米（平凉太爷）；一位是道长古图布·阿莱米（船厂太爷）。

由洪乐府大师傅上传来，他说：“我仁慈的父亲**محمد قلندری**说：太爷七巴巴（真主使他的灵性安详）曾奉行艾比·甫图哈（花寺门宦）的教门，他干办尔麦里、念赞词，修行上紧。然后，在修行中产生了很大的阻碍物，他就知道他的功修没有承领。他就去到艾布·甫图哈太爷说：‘我的毛拉啊！在奴仆修行中出现了严重的阻碍，奴仆祈求毛拉医治我这个病，取缔这个幔帐。’他就询问其病症状况，他说：‘在我念赞词的时候，那道房就忽明忽暗，一个庞大的黑影就堵在我的前面。’他就说：‘它是一种病症。’当巴巴太爷听见这个话时，就低下了自己尊贵的头，他暗自念：‘你所许约的太遥远了！太遥远了！至于外表的医生在灵州很多，我怎能在这个地方寻求外表医生呢？我的目的是寻求治疗心病，揭开我这个原因的幔帐的内里真人。’在他尊贵的内心产生了一个意念：‘这就是在我和你之间分离。’”

我们当代的毛拉·本光阴导师说：“七巴巴太爷首先是艾布·甫图哈的

门人，他在功修干办和修行中特别上紧，他昼夜不眠。然后，他心中很烦。当他念赞词时，一道红光来在他面前，一道白光射在他后面，他不停的念：**‘我无能为力，只求玄高的、尊大的真主襄助’**。然后，他去到艾布·甫图哈前，就对他诉说了心中的心病。他说：‘他确是你的病症，在西边村子中有一位聪明的医生，你请他给你治疗吧！’他暗自说：我这是心病不是身体的病症。他就失望的回去了，他急忙去到我们尊大的毛拉前，他正在西边院子的道房里。他拜见了我们尊大的毛拉，毛拉没有接纳他所希望的，正如在《热什哈尔》经中所提到的。他第二次又重新举意拜见我们尊大的毛拉，他来到毛拉尊前，他向毛拉呈禀了他修道中出现的障碍和尊大的显迹。尊大毛拉对他说：‘你是尊贵之人，你是有机密哲理之人。至于显现的显迹——在你前面出现的一道红光是圣品之光，在你后面出现的白光是继承品之光。这两道光汇聚在你纯洁的背脊中，托靠真主！从你背脊中将出现许多毛拉道长。’他就在他面前说：‘求你宽恕我！求你宽恕我！现在我诚心加入你尊贵的伊斯兰中。’”

据说：七巴巴太爷是一位被提拔的修道者，他一只脚升腾在天上，他是独一主阿勒世天位的品级。至圣[illegible]说：“真主的一次提拔比人神两等的善功至高强。”

据传：我们尊大的毛拉导师道祖太爷说：“假若我不去中国传替继承品，一定灵州七巴巴是中国大地上的定盘星导师。”

据传：

七巴巴太爷的老家在芦沟闸，他为洪乐府的一伙人开办了一所学堂，他学习、遵行干办，他修行，在他中曾出现了许多海里法，盖兰代勒巴巴、吾坦迪、萨仪阿訇、张大阿訇都是在他中出师的。有一天七巴巴太爷去到家下人，尊贵的太太问他：“老疯子啊！在你的海里法中有导师和显示之人吗？”他笑着回答：“你一个妇道人家，问那些有啥益处。”她说：“我是一个妇道人家，我也知道好坏啊！我知道贵贱之分啊！”巴巴太爷说：“盖兰代勒、吾坦迪、萨仪阿訇、张大阿訇这四位他们能胜任导师之能，其他海里法还不能胜任。”

有一天，张大阿訇去到师傅家里，他向尊贵的太太要一点醋。太太就问他：“海里法呀！你们的功课是否全美了？”他说：“我不知道是哪些功

课。”她说：“你们的吾斯塔对我说：‘的确你、盖兰代勒、吾坦迪、萨仪阿訇都得到外人不知道的尊大百恩。’”当他听见这个机密时，他高兴的跑到学堂中把这个机密透露给了吾坦迪，他听后忧愁的念了**“无能为力，只求玄高尊大的真主”**，他说：“蚂蚁怎能担负大象的重担？”张阿訇劝他：“当我听见了这类话时，我的心中感到无比的欣慰，没有丝毫忧愁。”据说：那三个人最终得到了全品的品级，只有张大阿訇没有得到。

真主说：**“不论信道的男人、女人，谁干了清廉的善功尔麦里，我必以他们所干办的最优美的赐给他们报酬。”**

由少尔林上传来：

由跟随前辈光阴的人上传来，他说：“在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时光，七巴巴太爷修行上紧，他在功修和修行中出类拔萃，他专为洪乐府的一支人开办了一所学堂。盖兰代勒、吾坦迪、萨仪阿訇都投在他的门下讲论学问。

有一天他讲苏菲经典，倾心爱主在他吉祥的心中极度显现。突然从学堂门口一位喜真之人进来，他给巴巴太爷说了赛俩目，他就站立听他讲解。那喜真之人说：‘吾斯塔啊！我去坐到学者们的座位上。’我就与一位黑衣服的男子坐在一起，他给我讲了许多疯子般的话，于是他就以中国语吟诵了一首诗：

一字得了道，千本万卷全不要。

毛拉生气地说：‘库夫勒！库夫勒！

一字得了道，千本万卷撩不掉。’

当时毛拉尊容气得发红。当时，在他前面有一个石炭火盆，他用他吉祥的手为显尊大抓住一把炭火。他晕昏倒地，学生们都轮流护守侍奉着他。在太阳升起时，他‘法纳’浑化了，直到半夜时分。当时，他们都入睡了，只有盖兰代勒，因为他知道导师已一昼夜未吃未饮了，就提前准备了一切鱼肉食物和饮料。他跪在他面前侍奉着，突然他从浑化中醒来了。他问道：‘屋里有人吗？’盖兰代勒巴巴回答：‘有。’他问道：‘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讲坛盖兰代勒。’他说：‘你拉住我的手，你拉住我的手，你拉我一把吧！’他就拉了他，他坐下，他喜悦的说：‘恭喜你！恭喜你！其他人都睡了，只有你仍守护着。的确你在外表就是我的讲坛，在内里你是我的代理人。’他就拿来食品饮料让太爷口道。他说：‘我的讲坛啊！在今夜

我得到了人们得不到的恩典。’”

据传：

我们尊大的毛拉与配贤们一道交还了撒申拜，他们是七巴巴太爷、毛沟爷、盖兰代勒巴巴、吾坦迪、王阿訇、祁阿訇、小伏羌、陕西刘胡子阿訇。在礼拜之后，他站在道堂院子中，他在地上画了三个“打伊勒”，他把拐杖立放在圈中，他停留了片刻就拄着拐杖沉默的回到家里。他们对这个奇妙的指点迷惑不解，而吾坦迪知道了导师的意举。盖兰代勒巴巴说：“有准备的人啊！若你要出外，或许你要去平凉。”

三天过去了，在第四日，口唤来临说：“盖兰代勒啊！你去到平凉。直到你登上崆峒山，在它上确有两个道士，他俩是老师和学生，他俩经常缠着我。你去，你观看他俩的情况是如何的。”他就起身了。直到他来到了山脚。那个道人在念魔语，他抛下了绿草的冕帽，像大磨盘一样降下。盖兰代勒巴巴没有理睬它，他看见一头被叫“跛子”的野兽蜷曲在路中可怕的打盹。盖兰代勒巴巴大喊一声说：“你睡！你睡吧！因为我是有毛拉的人。”那凶猛野兽因害怕逃走了。盖兰代勒巴巴心中参悟了那道人的杰作和情况。在早晨时，那道士对他的学生们说：“你们洁净道观，敞开三道门，准备干净的水，今天有一位尊贵的人临门。”当盖兰代勒巴巴来到道观门前时，他站在门前恭候，他说：“我不知道贵客来临，我也没有迎接，抱歉！抱歉！求你恕饶我怠慢的罪过。”盖兰代勒巴巴笑着说：“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站着久等了。”然后，当他们进屋坐下时，那道士就向他询问关于修道方面的话，他都明确的一一给他作了解答。盖兰代勒巴巴向他询问真一、数一和体一的问题，他也向他作了很多答复，但都是不端庄的。

盖兰代勒巴巴说：“在我心中有一个想法：这个道士道行这么深厚，但没有得到真主的引导和端庄的正道及其真正的正信。”

而道士低头闭眼，静神参悟着。

盖兰代勒巴巴说：“我看见两股发亮的风从那道士鼻孔里喷出，当那股风从门口出去时，变成了两只白鸽子，两只鸽子升上天空，过了很长时候，鸽子回来了，又变成一股清风进了道士鼻子中，然后他睁开两眼，悲观忧愁的说：‘贵客确已光临这简陋的地方，我没有很好的食品招待，我准备取来天堂花园中的两串葡萄招待你。突然，其树枝断了，果子掉在了天堂里面，我不可能进入它中，我就失望的回来了。’”

盖兰代勒巴巴就从自己的衣袖里面取出了两串葡萄，说：“这个果品就是那葡萄吗？”当他看见了它时，身不由己的跪下祈求盖兰代勒巴巴赏赐他一串，他没有赏赐给他，他说：“这个仙果你没有福分享受。”那道长连忙对他说：“你比我高强！”你的导师肯定是尊大的，希望传达给你的导师，让他怜悯我。他没有拒绝就启程了，临行前，那道士给他准备了大礼。

直到他来到我们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尊前，给毛拉呈禀了两个道士的情况和希望，我们尊大的毛拉说：“那个光阴还没有来，赏赐他伊玛尼的人还没有来临。”据说：他在后一个光阴中，他从我们的毛拉道长伊玛目·阿莱米（平凉太爷）上得到了伊玛尼。

据传：

盖兰代勒巴巴在求学期间从徐州回来。真的！在那个时光他还没有进入哲赫忍耶伊斯兰的教门，他也没有举意遵行它的一切功修干办。但是在甘州回来的途中，突然他到达了那个境地，他确已会见了我们尊大的毛拉。毛拉问他：“穆台尔林啊！你从哪里来？你家在何地？”他回答：“我从徐州来，我家在灵州。”毛拉问他：“在灵州有一位七巴巴你是否知道？”他回答：“我知道，他是我爷爷。”毛拉问他：“是亲的还是远的？”他回答：“论外表是远方爷爷，论内里是亲太爷。”他夸赞他道：“有品质的穆台尔林的话多么优美啊！诚信多么端正啊！”

在去的时候，他见到我们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他头戴白布做成的有疙瘩的冠帽。他说：“这个穆台尔林是一个有高尚品级的人，只不过他没有到升腾的时候。”

据传：

当盖兰代勒巴巴进入哲赫忍耶伊斯兰的门中时，他经常在尊贵的道堂中参加尔麦里，在修行中上紧。

有一天，我们尊大的毛拉对他说：“洪乐府阿訇啊！今天我给你起个道号，从此后，你被称为盖兰代勒巴巴。”然后对他的身份人们认为不一致：一部分人尊敬他，一部分人轻视他。我们尊大的毛拉目睹了他们的事情。有一天，毛拉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每个两只鸽子，你们去到看不见我的地方去宰了它两个。他们都去到了墙角宰了鸽子，只有盖兰代勒巴巴在道堂的一间房子中没有去宰。我们尊大的毛拉问他：“人们都尊了口唤宰了鸽子，你为何不宰呢？”他说：“你老人家的口唤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宰，奴仆来到哪里，哪里都是毛拉能明见的地方，因此

奴辈没有宰。”我们尊大的毛拉说：“能明见未见的和亲眼大见的人福分多么尊大啊！他的道行多么高尚啊！”我们尊大的毛拉又说：“在尊前的人啊！你们当在修行中上紧。”

اِحْفَظْ لِنَفْسِكَ فِي كُلِّ الْأُمُورِ وَلاَ
تُهاَوِهاَ فِي الْمَنَاهِي تَبْتَنِي عَمَلاً
حاَسِبْ وَرَاقِبْها يَوْماً خَلاَ وَملاَ
وَالنَّفْسُ كَالطِّفْلِ اِنْ تُهْمِلْهُ شَبَّ عَلىَ
يَنْفَطِمِ حُبِّ الرَّضاَعِ وَ اِنْ تُفْطِمْهُ

你当事事严格看守你的本性，
你别让它犯禁，你应抓紧功干，
你当天天清算监察它，
本性如像婴儿，倘若你姑息它，它就以贪吃乳汁而成长。
你隔断他，他也就不吃了。

据传：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对河州康家马爷说：“你到西口外去，你就住在那里，你等着，将来一些喜主之人来到那里。如果他们来到，你把他们引导于哲赫忍耶教门的实质，你把伊斯兰的诚信传授给他们。”后来，乾隆四十六年的灾难来临了，行亏暴虐的官长把河州的教下从他们家乡驱逐，充军到了西口外。他就在外边接济那些喜真之人，内里以毛拉早已安排的口唤调养他们，并把他们引导在端庄的正道上。那喜真之人说：“我们尊大的毛拉多么尊大啊！他吉庆的话多么真实啊！”

据传：驼场堡老尔林来到我们尊大的毛拉前，他住了几日，他就得到了无穷的恩典。然后，当他要回到家中时，他哭着说：“我的毛拉啊！在奴仆家中到处都是敌人，我们只能干办暗藏的虎夫耶功修，不敢干办明扬的哲赫忍耶功修。奴仆最忧愁的是不敢公开常守奥拉迪，《曼达依哈》和《穆罕麦斯》。因为道敌们经常诽谤我们的教门，在正道中进行破坏，而且在我们族人中没有一个得力的人。”毛拉喜欢的说：“你去吧！在任何事中你都光明正大的做，你不要忧愁，因为你们那里有我喜欢的一个哲赫忍耶伊斯兰的宣扬者。现今，他正在学堂里学习尔林。托靠真主！伊斯兰在他的手上必将昌扬。”

不久，将要提到他的事迹。

据传：我们尊大的毛拉在交还主麻拜后，在寺院里转来转去地走动，

配贤们都站立着，然后他用自己的拐杖在地上捣着说“平”，就进入道堂中。他们从这奇妙的行为中疑惑不解。

吾坦迪巴巴说：“他说：‘你去到平凉，你观察那里有没有全品的一位导师。’”

他就去了平凉，他在那里住了一段日子，他交往了一些学者，也交往了一些无知的人，他就选择了在南寺的“海推布”。他是真正的一位修道之人，他确是在尊贵和威严的尊荣服中显露。也许这就是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所暗示的人。他就在言行、功课、修行方面与他密切交往。“海推布啊！你是真正的一位修道者，道痕只凭提拔而全美，我只是官川尊贵毛拉的一个门人，我来到你尊前，以便你接替本光阴导师。的确哲赫忍耶伊斯兰在你显示之眼中是明见的，它奥妙的机密坚固在你容忍的心境。”他就答应了，他说：“我没有拒绝的理由，唯独我的一双父母，他俩已年迈，我没有口唤绝不能分离他俩。”他说：“你去吧！你把我的‘赛俩目’传给尊贵的毛拉。托靠真主！第二次我尽力奉命去等待。”

吾坦迪巴巴空手回去了，他对我们尊大毛拉说：“‘海推布’在平凉南寺里，他是执掌真理的全品的一个人，没有父母口唤他不来。”尊大毛拉听后沉默了。过了一段时间，毛拉又命令吾坦迪巴巴去平凉：“你对‘海推布’说：‘任何事不能相反父母口唤，唯独伊斯俩目教门。’”

正如《热什哈尔》经中所提的，的确吾坦迪巴巴第二次去到平凉，给平凉太爷传达了尊大毛拉的口唤，他急忙答应了。他对他说：“你先回家去，我随后就来。”

据传：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有一天对他虔诚的配贤们说：“一位贵客要光临，你们去远地迎接。”他们都出去迎接，他们不知道是谁——那贵客步行着、穿着乞丐的衣着已经来临了。我们尊大的毛拉独自迎接了他，当他进入道堂时，倾心爱主者、受喜者两海汇聚了，随道者和导师的夙愿实现了。

他们都回来了，说：“没有见到客人。”在第二日晌礼之后毛拉对他们说：“你们选择骑在马和骡子上、身着华丽的衣服、头戴镶有珠宝冠冕的客人；而我迎接的是贫穷的、衣着朴素的贵客。”他们都十分惭愧。

须知：那尊贵的客人已来了，他就是道长伊玛目·阿莱米（平凉太爷）。他的字号是“负有一切使命的人”。他们一部分尊敬的向他说了“赛俩目”，

一部分轻视他没有向他道安。正如在《热什哈尔》的经中所提到的。

据传：我们尊大的毛拉调养这位“海推布”绝不像调养其他人。在几年间他达到了全品的、渡化世人的品级。毛拉的尊愿圆满了，他来到中国的目的也达到了。

一日，他与配贤们礼完主麻拜后，他站起来时，他确看见平凉太爷站在第三班，他就厉声说：“超前者不行前，落后者不让后，应领受者不意欲，指望者不得赏赐。”盖兰代勒巴巴知道毛拉的意愿，他赶忙让平凉太爷站在第二班，跪在毛拉面前。此时，众目被遮在迷茫幔帐之中。然后毛拉从自己衣袖里取出青旗衫赏赐给了平凉太爷，指点：“快去！快去!”平凉太爷喜悦的去了。然后毛拉带领他们礼了主麻拜。

当礼完拜时他回到家里，平凉太爷确在家里，他正与太太交谈着。毛拉就命令他：“赶快离去，昼夜不停，假若迟慢，必陷入灾难的陷阱。”平凉太爷急忙回去了。

在第二天晌礼时分，他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至于顺命服从的人，他们十分愉快，他们说：“恭喜！恭喜！‘海推布’啊 ！祝你幸福！现在毛拉已确定了。至于怀恨嫉妒的人他们没有向他的代理者道安，他们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密谋陷害他。他们追赶他七里路，但没有发现他。

真主说：**“你们中窃窃私语的、高谈阔论的、隐藏在黑夜的、出现在白昼的，在他面前和后面有接踵而来的天仙，他们奉真主的命令来保护他。”**（13：10—11）

我们尊大的毛拉厉声说：“小尔林啊！你是以‘胎里会’而驰名的尔林，理应被称为大尔林，怎么被称为小尔林（小阿訇）的呢？”那尔林根本不知道毛拉的恼怒。他说：“我的毛拉啊！求你给我赏赐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品级。”尊大毛拉念了：**你的养主未经你修行使你升腾到了尊品，未经观察赏赐给了你为导师的品位。**

据传：

在河州西边一村子中有两个妇女，一个是年迈的老人，一个是年轻妇女，是她儿子的妻子。她俩诚信不同，年迈的奉行艾布·甫图哈（花寺太爷）的教门，年青的奉行官川尔宰孜（道祖太爷）的教门。

有一天她俩商议：“我们虔诚敬意的简单准备些席面，做些手缕猫耳面，我们每缕一个面耳都念‘泰斯米’。然后，我们就请两位老人家，一位阿訇，

一位虔诚之人。”当食面准备就绪了时，她就派一人去请两位老人家，当尔麦里结束后，她俩就端来食品。于是尊贵的毛拉就问：“虔诚的人啊！这个食品是何名？”她做了同样回答。他又问：“主人家啊！这个食品是何名？”她也做了同样回答。于是毛拉说：“不是！不是！这食品是‘泰斯米’饭。”那两个听见了毛拉的询问和回答，她俩就从房门中进来，跪地祈哭。说着：“你是贤品之人，你是‘哈格’，你是真主的外哩，你是全品之人，你是渡化众生者。现在我们只加入你的伊斯兰，除你外，我们不重视别的了，我们的导师啊！真主的使者啊！你拉住我们的手，除你外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再不投奔一人。你之外的都是虚伪的、骗人的、编造的。”艾布·甫图哈从他俩的话中羞愧难当，自性和私欲之火在他心中燃烧了，他未吃饭愤然离去了。

据传：

有一日，尊大毛拉派人去到艾布·甫图哈前，说：“你对他说：‘我们的导师穆勒师德——尊大的也门道长隐光了，我们和人们举行殡礼站拜吧!’”他去到艾布·甫图哈，他说了毛拉说的话，艾布·甫图哈没有相信，他说：“官川尔宰孜的话是虚伪的。”道祖太爷就率领自己的配贤和喜真之人在被称为“瓦窑坡”的地方站了拜。

在一年之后，也门太爷归真的消息才传达到花寺太爷。其消息是：也门尊大道长在某年某月某日归真了，又在某一日被安葬。显然，他是道祖太爷举行殡礼的那一日。

在台布凯战役中，哲伯拉依莱大天仙降下说：“真主的使者[illegible]啊！穆宰尼之子穆尔威耶在麦地那归主了，你喜欢我为你折叠起大地，你为他站拜嘛!”圣人[illegible]说：“好吧!”他就把翅膀拍打在地面上，为他升高了他的尸床。圣人[illegible]为他站了拜，在他后面有两班天仙参加，每一班是七万天仙。然后他回来了，圣人[illegible]问：“你怎么知道如此事情呢？”他说：“因为他喜爱真主的语言，在他来时、去时、站着、跪着时，在每个情况下都诵念它，这是开解的尊品。”

从这些尊贵中众配贤知道道祖太爷的真境比艾布·甫图哈的事情更尊大，他们因此离开了他，很多人加入在了哲赫忍耶伊斯兰中，于是嫉妒和相反之火越加燃烧。

花儿沟五阿訇说：

“我在十三岁时，我去临洮求学，我住在内官营，我会见了马大爷，他已七十几岁高龄了。他对我说他在七岁时，他进入了我们道祖太爷的道堂。

然后毛拉命令我：‘你做在你上容易的事。’然后，直到过了许多日，他命令我：‘你去侍奉阿訇，你给他热洗小净的水，在礼拜时你给他们叫拜。’一天夜里，我昏聩而睡，直到晨礼时过了。在我醒来时，我去到道堂，我没有看见一人，一个阿訇也没有，我就去到毛拉家。我看见毛拉在晨礼后坐在洞里的炕上，他特别忧伤。一切的人都站在我们有高品的太太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两个丫环跟前。与此同时，太太祈哭着，她的泪犹如断了线的珍珠掉在胸前，我不知道是何因，我也没有听见毛拉说话。真的！那时的情形犹如灵魂离开身体似的。突然太爷用尊贵的两手在两个儿子脖项上抓了三次，在三个女儿的脖项上抓了三次，在两个丫环的脖项上抓了三次，在我的脖项上抓了三次。然后对我们仁慈的太太说：‘在你上没有这个福分，你和我要走别人没走到的路。’毛拉说：‘内官营的我喜爱的人啊！我给你一千个铜钱、两个馍馍，你回到你家里去，现在做什么都无益了，我很快关上它的门。’

当马大爷听见这个话时他哭了说：‘我不回家了。’太爷说：‘你去！你去！你不要相反我的口唤。’他说：‘我的毛拉呀！现在钱太多了，我扛不动。’毛拉就用他尊贵的手拿了五百个，把五百个放在我的背包中，搭在我的脖项上，说：‘你快去！你快去。’时过不久，我就听见了事端起了的消息。”

由朵木斯老骡夫上传来，他说：

“艾布·甫图哈有三个儿子，第一个和第三个是清廉的人，是有优越天性的人；而第二个名叫‘伊斯哈格’，他是性格恶劣的人。他经常以罪恶的主见让人们控告我们最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

当时河州是设县管理，而不是州府，他们控告了三次，县官没有接案。他们就请了名叫‘马二’的一个以写状著称的卡废勒，他经常写上诉状，收取铜钱。他给他们写了一份诉状，即：是外来的‘邪教’当他们投诉了时，那官长立即受理了。然后此官长呈诉给了皋兰府，于是他就把毛拉请人皋兰城，当毛拉来到时，他们就把他打入狱中。

撒拉教下当听到了毛拉的消息时，他们与受理案件的道敌发生了争执，

他们就与道敌发生了厮杀，于是官府就派两位官员公正地调查他们的事情。真的！那两位官员是两位贪官。他俩收取了道敌的许多金银，于是他俩的心就变了。当他俩到了名叫‘白庄滩’的一个地方，一些教下迎接了他俩。他们问：“你们是老教还是新教？”他们看见他俩不安好心的表情，他们都回答：‘我们是老教。’他俩就悄悄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也不要忧愁，我们是来查办新教的。如果我们捉住了他们的头领，就杀了他们，你们也就平安了。’

他们都想：在他们上没有活路，也没有出路。因此，在这天夜里，他们非常气愤，他们就杀了他俩，又来到了河州。”

据与皋兰府的拱北为邻的张爷传述，他仁慈的父亲说：

“在我十三岁那年，我们的毛拉道祖太爷的祸端战乱起了。我们很穷，每天我在街上卖大豌豆，我听见撒拉教下杀了两个官员开始起义了，他们包围了河州城。皋兰府的官兵特别害怕，给乾隆皇帝写了一份奏折，它是：他们勇猛善战，他们的骑兵像老虎虎，步兵似蛟龙，渡河如游鱼，我们中的十个人不如他们中的一人。有人询问皇帝如何判决：是清除还是和平解决？

然后皇帝给皋兰府回了答复，即：秉公处理、善意决断，万勿良民遭殃，当明辨是非。

然后撒拉兵听见了毛拉的消息，他们就率兵包围了皋兰城。城里人非常害怕，他们一部分对一部分说：‘我们无能为力。’他们全部没有了正确主见。

于是他们中最有理智的一位说：‘你们快去请来那尊贵的人，让他劝他们离去。’当尊大毛拉来到城上，他们看见了他，他们全部跪下， 呼唤祈哭，他们倾听了尊大毛拉的口唤和劝导，顺从地退去，到了华林山，插了一面尊大的白旗在华林山上。然后，官员命令一个小偷，偷来了那面大旗。他看见它上面写着一段经文，他就送给了兰州府的几位阿訇，让他们念，而他们不知道。

而那行亏不义的官员把那面大旗差送到了皇帝，皇帝就请来一位土耳其学者。他念了经文，讲解了其含义，而且用中文做了注解。而皇帝亲自观看了它，它的意思是他们希望见到皇帝，诉说自己的痛苦、冤屈和被压迫。他们的暴乱是别无选择、被逼所为的，总之，战争是官逼民反，他们

希望见到公道的皇帝，陈述作为皇帝的百姓所遭受的艰难痛苦。

他说：‘在罪恶的官员手里惨死的善良百姓不计其数。’

然后皇帝差遣了一位被称为诸侯爷的大官员，去公正调查西北的事情，分明善恶。皇帝命令他对那些贪官污吏先斩后奏。那位官员来到了西北。他秘密、公开的察访。当他到达了皋兰府，他确知道了事情真相，他目睹了百姓疾苦，官员全是虎狼般的贪官污吏时，他伸张了正义。他杀死了七十二个祸及地方的狗官。

东边有一座道堂，名称‘兴龙潭’。在它的天井中铺着石子。在那时，他们全部被杀害了，知足的一切百姓都平安了。

然后，他赏赐给了他们金子、铜钱和粮食，以便他们安宁地生活。

然后，那个公道的官长要去北京，面白的那个官也是一个昏官。他因害怕没有来。然后，当那个清官起程了时，他确信那个昏官会不计前嫌，尾随而来，直到他到了‘东关铺’。他给他呈递了有他名字的‘布信条’。那个清官厉声说：‘这个官员是逃跑的。公道显现了，他自己来了，是老天爷不肯吧!’他就在此处杀了他。

而那位钦差开库放银，赈济受难的百姓，但在库房中并没有银子，布政使因害怕他不敢说话，只是一直跟着他。于是钦差说：‘我知道你心里的事。你怕库中无银。’于是他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忧愁。如果我到达陕西和山西，我见到那省会的总督，我就对他俩说，让他给皋兰国库注入银子。’他就急急忙忙地回来了。

然后，他启程到了陕西和山西。他命令两总督向皋兰国库中注入银子。他俩就顺从地答应了。

然后他来到北京，他见到了皇帝，呈上信件和所呈禀的事。当皇帝观看了它后，不解地问：‘你为何杀死了那么多官员，又费用这么多银两呢？’他回答：‘若不是历代帝王的情面，我必杀死所有贪官污吏，我不会绕过一人，因为所有贪官都是作恶坏事的，已经有一百多万善良百姓在他们手上丧命了。’皇帝转怒为喜地说：‘你就是我公道的、可信赖的大臣。’”

据传，那位钦差是一位王爷。

据传：

常家巷杨口唤的母亲八十七岁了，她是一位有品质有领受的妇女，她赶上了我们毛拉沙沟太爷时光。她说她爷爷说：

“战乱所起的缘故是哲赫忍耶伊斯兰在西北大地上太兴盛了。然后道敌嫉妒的火燃烧了，他们就无缘无故寻找事端，凭隐伏的恶魔的唆使亏待哲赫忍耶教门的教下。

在两伙人之间产生了争论，他们首先发生了械斗，然后互相残杀。他们互相敌对，而且地方官不是一位清官，不然，纯粹是一个昏官。然后，他们猜测在他们上没有活路了，就起来造反。

为了稳定局面，布政使就差遣了两位官员：一个是府官，一个是督司。他俩视察了他们的乱局。真的！那两个官员也是两个贪官，正如前面所提到过。

首先他们来到河州，然后来到皋兰府。他们包围了西城，不久，他们攻占了西边外城。官兵急忙请我们的毛拉道祖太爷，让他劝他们。然后，当他们听见了毛拉的口唤，他们全部撤退到了华林山。从他们的听命服从中行亏不义的官长害怕了：假如这个人说：‘你们攻破这个城市’，顷刻间他们就会攻破了。被诅咒者的恶念蒙显了。

据说，我们尊大毛拉在城墙上殉道了。他们把他抬到一个马厩门前面。不义者就派遣了一位在官府中的穆斯林昼夜保护他，而这个人是一个有福分的，他在漆黑的深夜里看见一道白光从西边照在尊大毛拉尊贵的遗体上。在那道光中出现了很多不计其数的大人、小孩。真的！那些人头上打着缠头，身穿绿袍，他们像飞蛾一样飞在尊大毛拉尊体的周围。他们祈哭、沾吉、做“普赛”，络绎不绝。总之，他们来来去去，直到黎明天发亮。他们的祈哭、忧愁是没有止境的、难以言尽的。

第二天、第三天夜里也如此。那些不义的官员听见了这个信息，就命令把他埋在那个地方。在那日，牲畜一头、两头、三头、四头接连的死去，直到牲畜死光了。然后他们买来了一头也死去了，于是那官员特别害怕，就命府内的那个穆民秘密把毛拉安葬在城外，把他安葬在“兴龙潭”。那个穆民就照吩咐做了。然后过了几日，是非平息了，那个有福分的人就秘密地把毛拉迁到他家的坟上，直到现在外人被称为“石家拱北”。

然后，那个穆民从府中出去，在他手里没有一个铜钱。他的生意是在街上磨刀、磨剪子，直到他七十岁。

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家里，他对我仁慈的爷爷说过去的事情。”

真的！她爷爷是“兰嗓门”五阿訇。

“直到他说起了乾隆四十六年的灾难。他说：‘在那时，我是一个官员

的部下，我保护了尊大毛拉的遗体三昼夜，我亲眼看见了很多奇妙的事情。’正如已提说过的。‘我是收殓者、是安葬者，也是迁移到坟园的人。在那个灾难中死去的大多数是被冤屈的善良百姓。真主显现了他的公道、仁慈、尽知的德性，真主由他们上拿了自身的回报。总之，差办事情真相的钦差把公正的结论确已报告给了皇帝，它是：私分皇饷、枉杀子民。皇帝回答：孽子莫诛，情理难容。据传：处死了七十三个昏官，他们被杀死在兴龙潭（仙龙滩）里。”

在尊贵的《热什哈尔》中未提到的尊大毛拉道祖太爷的纪实全美了。

二、平凉太爷

据传：

教门的代理人由道长伟嘎耶屯拉西传承到了道长伊玛目·阿莱米，凡人不知其真谛。

底店子的多斯塔尼请了毛拉伟嘎耶屯拉西和毛拉伊玛目·阿莱米，以及一切传承的跟随的人，以便干尔麦里。如果他们来到他们怜悯的村庄，他们只尊呼毛拉伟嘎耶屯拉西，不尊呼毛拉伊玛目·阿莱米——他们没有尊重他，不然，他们轻视他，真正的威严降临在了他们上，他们还不知道。道祖太爷拉住了他的手劝导说："你坐吧！你坐吧！一位道长必堪称'担待之人'。假若担待未先于还报，一定因执掌真理的稳固的人而群山崩裂。"

真主说：**"我差遣使者，不为别的，只是使人类奉真主的命令服从他，假若他们亏负自身时来到你跟前，然后，他们求真主恕饶，使者也为他们求恕饶，他们必定得到允准，真主是承领悔罪的，独慈的。"**

据传：我们的毛拉平凉太爷对穆罕默德·哈格说："你在明天晨礼之前来。"然后，他在晨礼拜时来了，当他走到大门口时，他确听见念"奥拉迪"的声音，他就悲伤的进入门。当"奥拉迪"念完、传《雅辛章》时毛拉问他为什么来迟了，他就推辞难言，他对他说："难道你在路上看见什么事了吗？"他回答："没有。"毛拉说："你仔细想想。"他说："毛拉啊！我在路上看见了很多猪和猴子，他们哭叫着去了。"毛拉又问他："你知道他们为何哭吗？"他说："不知道。"毛拉说："他们就是前辈光阴里在伊斯兰教中作恶坏事的人们，真主和使者不喜欢他们，他们就变成了绝望的猪和猴子。在昨夜，它们来在我的门口，他们希望我赐给伊玛尼，我就说：'快走开，无门道。'我驱逐了他们，他们就失望地离去了。"

真主说：**"你们变成无望的猴子吧！"**

真主又说：**"你说：'我告诉你们近主御前其位分比那些更丑陋的人了吗？'真主诅咒他、怒恼他，他使他们中一部分变成猴子和猪。以及崇拜偶像的人，此等人其位分是最恶劣的、由正道上最迷误的。"**

据传：

在尊大毛拉平凉太爷时光，船厂太爷在修道，而他的妻子绝不顺从他的意愿。

有一天，他（盖兰代勒巴巴）和吾坦迪巴巴来到道长伊玛目·阿莱米（平凉太爷）前，他们跟随毛拉礼了晨礼拜，他们念了“奥拉迪”。当念到清真言的末尾时，平凉太爷大喊一声，叫没有与妻子和睦的人从打伊勒中出去，船厂太爷就悄悄的出去了跪在门外。尊大毛拉平凉太爷急忙用尊贵的手扶起了他，他对他说：“你是与妻子不和睦的人，今天你和睦，你和睦。的确在和睦中有尊大的恩典呢！”

船厂太爷接受了尊大毛拉的口唤，然后回到家，他与我们的太太和睦。后来，她生下了尊大毛拉哈盖恭拉西（四月八太爷），然后，她又生下了我们老三爷。

据传：

在我们的毛拉平凉太爷光阴，在他的禁地中有两个有金银财富的卡废勒，一个姓杨，一个姓赵，他两个把毛拉控告给了平凉县廉明的官长，他俩呈诉了两句话：“煽惑民心”，另一句是：“免受株连”。那个官长没有接受，他俩又控告给了平凉府，府官就命那廉明的官长去办理。那官长是廉明的，他公正的查访了毛拉的事情，他没有发现他有丝毫犯罪和无理举止。他就侧面问他俩，他俩的控告是否是诬告，诬告好人是犯罪行为啊。他拒绝了他俩金银的贿赂和无理的陷害，他就把他俩关入牢中。

然后，他俩知道他俩结局不好，就把自己家的油房、水磨和房产全部家产用在抵押中，他就释放了他俩，把他俩的判决交给府衙。府官就问那廉明官长：“你为何设法保护他们的老人家？”他说：“他们认为这不是凡人，不然，他是像神圣之天一样的人，按我们公认的，他就是真理，因为在他上没有肮脏和混浊的低贱。”府官说：“难道你也有这个尊大的诚信吗？”他对他说：“难道你能保证他吗？”他说：“我以我家四十口人做担保，假若他上有犯罪和欠损的事情，你们拿我是问。”

然后那廉明的官长为毛拉准备了一间干净的房子，供他在它中祈求，让自己沾吉。毛拉在它中住了许多日，他早晚尊敬在如拜偶像那样侍奉他。有一夜正当他侍奉时，导师突然看见了他的行为，就问他：“你是七品官，怎么来侍奉一位牧羊的老人？”他说：“不！不！天啊！你不要告诉别人。”

那位廉明的官长太尊重毛拉了。在毛拉离开时，他问道：“巴巴啊！在

哪里我能见到你？”毛拉说：“心放宽，你不要忧愁，我在会见到你的地方等你。”他又问：“在哪个时候我弃官呢？”毛拉说：“如果你到了反查时就准备你的事情。”据传：那个官长到了反查时就归主了。

真主说：**“如果你们服从真主和他的使者，他不减少你们善功中的丝毫。的确，真主是多恕饶的，独慈的。”**（49：14）

据传：

在毛拉平凉太爷时光，有一位新疆的教下，他家就住在新疆沙湾县，他是一位诚实的门人，也是富有的、农田丰足的。他经常放牧牛羊马。

有一年他的家乡发生了干旱，牧区完全干枯无青。他就来到于毛拉平凉太爷，在他来见毛拉时他看见他在做大小净，他就来到毛拉尊贵的右边。他等了一会儿，当毛拉小净全美时，他在院子里会见了毛拉，他向毛拉道了安。毛拉吃惊地问：“噢！新疆的教下，那里教下的情况怎么样？”他回答：“仁慈的毛拉啊！他们都是平安吉庆的。但是在那里发生了干旱年，畜草干枯，牲畜岌岌可危。”当时穆罕默德·盖兰代勒巴巴、撒家掌撒阿訇都在场，他们就都跪到平凉太爷面前，他们向他求救渡，他们说：“求你慈悯！求你慈悯！求你救渡！求你救渡！否则！他们的牲畜危在旦夕，人们危在旦夕。”尊大毛拉低下他尊贵的头，一会儿，他把他右手壶里的剩水用力朝北边撒去，口中讲：“下吧！下吧！”然后他进入道堂，他诵念了《古兰经》以求降下慈悯的雨水。

那位教下在毛拉家里住了三日，就回到家去了。当他到达公鸡湾，他确已听见了下了雨的消息。他到了新疆，他确已看见树木绿翠，庄稼、草木旺盛。他说：“知感！知感！”他就向人们打问降雨的日子和时候，他们都回答了他们所说的那个时候，正是尊大毛拉用壶撒水的那个时候。他的真境多么尊大！他的事情多么玄高啊！

真主说：**“你们的养主是至知你们心中事情的，如果你们是清廉的人。的确他是多恕多归向的人的。”**

据传：

在尊大毛拉平凉太爷时光，有一个姓田的人，他家在驼场堡（**طُوَچانْبُوى**）。在他跟前有与他合作生意的妻子的兄弟，他是赶驼队的人，他是常干大罪的人。他特别害怕其罪恶被暴露，他昼夜难眠。他想：“除了尊大毛拉平凉太爷外，再没有能护佑之人。”

那个人就请了田姓教下去到毛拉尊前，他俩会见了毛拉，他俩畅饮了仁慈慈悯道海中的甘露。那干罪之人感觉到了尊大毛拉的恩典，他沉浸在恕饶者大海里，他凭忏悔之水洗去了罪恶的污秽。尊大毛拉喜悦地对他说："你一生的罪过消除了。"他又问他："你很诚实，你说，你干了什么罪？"他惭愧不语。毛拉说："你所犯之罪是你与一头驴通奸三次，是否是真的。"那个人惭愧无语。尊大毛拉大喊一声，说："恩典就在这一次，你在虔诚之道上得到它。圣人ﷺ说：'艾比·赞勒啊！你当说实话，哪怕是痛苦的！'"他说："真的！真的！"尊大毛拉说："你与一百个妇女通奸了是真的吗？"那个人说："不然，比那些更多。""真主恕饶了过去你所干的一切罪过，以后你再不要干罪。假若你二次干了，真主绝不恕饶你。"

真主说：**"谁干了罪，和亏了自己，然后他向真主求恕饶，他必发现真主是多恕饶的，是独慈的。"**

据花儿沟五阿訇传述，他的一位跟随过毛拉平凉太爷的光阴的挚友上说：

"有一天，田五阿訇愉快的来到于我们尊大的毛拉平凉太爷，他跟随他干办了各种善功尔麦里，但是心里始终记着一件事情——我们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是被冤枉的。但他对尊大毛拉平凉太爷有怀疑，因为他不知道教门已传替给了平凉太爷。

有一天，他跟随平凉太爷交还了主麻拜。在拜后，毛拉忠告地劝导了一番。他说：'在道长毛拉中有很多缺点和相反常规的，总之绝不可以把此事传说给无知的人，怎么能传说给无知的人呢？'然后，毛拉厉声说：'田五阿訇啊！我是无知者，我是无能者，我粗暴了，我粗暴了！你是尔林、执掌教权者，你的言行、干办完全是端正的。我错了，你给我念讨白吧！'他说：'不，我不是给你念讨白的人。'然后，他急忙离开了尊大毛拉尊前，住在了安古镇的客店里。他在这个夜里梦见他被不全美的人杀了。他惊醒了，他确信这是真正的警告。他就奔跑到平凉太爷尊前，在半夜他到了道堂门口，他跪在道堂门口。尊大毛拉就命令门人打开门说：'尊贵的客人来了。'门被打开了，人们都看见田五阿訇跪着。他走进去，他祈哭着向尊大毛拉平凉太爷求恕饶。真的！盖兰代勒巴巴、吾坦迪巴巴在场。他俩也向他求情。毛拉说：'很好！很好！这个人是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诚实门人，我已凭尊大毛拉的情面宽恕了他的过错。我求真主承领他的伊玛尼，

但结局是他免不了这个苏勒提。’他用他尊贵的手指点被如何杀死。

据传：田五阿訇确在乾隆四十九年战争中在狼山上殉道了。

真主说：**“的确，你的养主因无知而干罪，然后，在那日之后悔罪，而且规范行善的人上，你的养主在那之后一定是多恕的。”**

据传：

在我们的毛拉平凉太爷时光，有一位虔诚的、有教门的人，他家住在西口外（新疆），他名叫“金田录”，是洪乐府阿訇盖兰代勒的学生，他很尊重自己的师傅，他是赶驼队的人。他在来临时、离去时都要探望自己的师傅。他很富有，他有三百峰驼。他每年要从口外赶骆驼去到山西，然后就回家。

有一年，那位虔诚的人从家里启程了，他赶驼去到大路上，他独自来到洪乐府，会见了他仁慈的师傅。他在师傅家里住了三天。在启程时，师傅命令他：“引导正道的导师是平凉南寺里的‘海推布’。如果你到了那贵地，你就去探望他，你要特别地尊重他。尽管你是富有的，你就向他借些盘费，以便你凭他的财帛沾吉。假若他赐给你，那是在你上的大恩典。如果他赐给你十两，你就还给他一百两；他赐给你五十两，你就还给他五百两；他赐给你一百两，你就还给他一千两。”

的确，他接承了盖兰代勒的口唤，他就启程去了平凉圣地。他会见了我们尊大的毛拉平凉太爷。毛拉问了他和他的情况，他说：“我住在新疆，我来到我的师傅——默罕默德·盖兰代勒巴巴。我是一位商人，名叫金田录，我来到你，以便向你借些盘费。”毛拉就答应赏赐他五十两银子作为盘费。并告诫他，你是洪乐府阿訇的学生，你是有知识、有理智的人。然后毛拉给他讲解了真主的话：**“你们应当全信我的约会，我就全信你们的约会，你们不要失信”**。

那一次他的买卖赚了五万两，当他归来时，在路上他产生了背信弃义的信念。他抛弃了自己师傅的嘱托，他思想很复杂：这笔钱是我的资本所赚的钱，并不是毛拉的那五十两所赚的钱，的确，他的银子是仅仅的余头而已。然后，他下定决心：除毛拉借给他的五十两外，他再不抽纳一文。

他来到了圣地平凉，会见了我们的毛拉平凉太爷，他只把五十两银子的资本交给了毛拉，毛拉没有接受它。他说：“洪乐府阿訇的学生啊！你不知道事情的真谛。你听我说，我有你师傅的五十两银子的账债，他不要向

我讨取那债务，他借你从我上讨取。托靠真主！如果你见到了你师傅，你就替我把这五十两银钱还给他。”

而后那赶驼的人回家去了，他独自返回到他的师傅那里。他会见了他师傅穆罕默德 盖兰代勒，他叙述了借钱和还钱的经过和毛拉的嘱托。盖兰代勒跳起，在院子里转了三转说：“没情分了！没情分了！你的事情没情分了！”

他住了两日，就启程回家了。而他的驼和人们到了西口外沙漠，突然刮起了风沙土雾、天昏地暗、昼夜不分，他们三百峰驼和全部商人被埋在了沙土之下。他独自回到了家，他变成了一个贫穷之人。

两年之后，他变成了一个乞丐。毛拉的事情多么尊大呀！

真主说：**“他们与真主缔约之后破坏了真主约会的人，他们割断真主命令应该接续的人，他们在大地上作恶坏事的人，此等人，诅咒在他们上，他们必遭丑恶家宅的报应。”**

在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执掌光阴的导师索迪恭拉西（大太爷）说：“我们毛拉伊玛目·尔莱米平凉太爷的光阴是三十年。有一天，他给我们尊大的毛拉哈盖恭拉西（四月八太爷）嘱托：‘的确，张三阿訇性格暴躁，私欲充满，但他在哲赫忍耶伊斯兰中最辛苦。在另一个时光中如果他有欠损，凭我的情面你宽恕他，如果他悔过的话。’”

真主说：**“你们中谁因无知而干了罪，然后，在那之后悔罪了，他规范行善，的确他是多恕的，独慈的。”**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

“在我们尊大毛拉平凉太爷时光，一个道士去到默罕默德·吾坦迪的门口，铺开毯子，打盘坐在它上，低头闭眼，沉浸在参悟和感悟之中。而吾坦迪巴巴出进没有理睬他，直到三日。然后，在第四日晡礼时分，吾坦迪巴巴把一块饼子（拿在手里），的确他高兴了，他就去到门外，喊了那个道士，道士看到他手里的饼子后很喜欢。吾坦迪巴巴就分给他一半饼子，他说：‘在你上没有一个饼子的福分，你以这半块饼子就足够了，你是迷误者，误导人者。’道士说：‘求你不要吝啬，我从遥远的路上来，希望从你这里饱食一顿。你从我上吝啬了吗！’高兴地说：‘好！好！我就这一点也足够了，得到这一点的是有福分的人。’

吾坦迪巴巴说：‘假若他得到全美的福分，他就把世人就都转成迷误者

了。’”

真主说：“**他是那个真主，他使你们成为大地上的代理者，既然如此，谁不信道，他自负他不信的恶果。一切不信道之人，他们的不信近他们的养主御前只增加了恼恨，一切不信道的人他们的不信只增加了亏折。**”（35：39）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

尊大毛拉托布尔统拉西（十三太爷）说：“尊大毛拉平凉太爷问穆罕默德·盖兰代勒：‘太好了！**火因忧伤含有水的湿润，水中含有火的燃烧**，其深理妙意是什么？’

他回答：‘我们的毛拉啊！真主怒恼谁，在他上确有说情搭救者，被特选之人；强制谁，在他上没有说情搭救者，类似他的人都如此。’”

真主说：“**在引导者为他显示之后，谁违抗使者，追随不是信道之人的道，我就使他临近他所转脸的，我使他进入火狱，那归宿真恶劣。**”（4：115）

据传：

尊大毛拉哲俩里（船厂太爷）去到尊大毛拉平凉太爷家中，他对他讲了教门里许多机密。在那个时光人们把毛拉船厂太爷称为大师傅，因为他是七巴巴太爷的长子。

平凉太爷对他说：“大师傅啊！在复活日哪一伙人先进火狱？”尊大毛拉船厂太爷说：“求毛拉慈悯！求毛拉慈悯!”平凉太爷说：“谁在清真言中睁开两眼，而在心中没有认主独一，他在复活日必先入火狱。因此在念清真言中要关闭门，熄灭灯。它是指点闭目静心，清除杂念唆使。”

据传在《伯西哲提》经中说：在赞词中闭上两眼，是因为如果他闭上他的眼睛，就在他上堵上了外觉之道，堵塞外觉，是打开内觉的路径。

真主说：“**不论你们中谁他秘密私语，还是公开畅言，谁隐讳在黑夜中和显现在白昼中，在他面前或在他后面有循环交替的天仙，奉真主的口唤保护他。**”（13：10—11）

尊大毛拉执掌光阴的导师道长索迪恭拉西（大太爷）说：

“在尊大毛拉平凉太爷时光尊大毛拉哲俩里（船厂太爷）和他虔诚的配贤盖兰代勒、吾坦迪巴巴、牛阿訇去见了尊大毛拉平凉太爷，他们心怀全美的意念，显露着全美的恩典。毛拉使他们住在家里，他们就住在家里

许多日。‘在حَلَّ الْحَقَايِقُ فِى نَجْوَى رِسَالَتِهِ（真诚的人从他的引领上自觉开恩）’的日子，他对他们说了一些我们最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在尊大毛拉的道堂中得到的一些机密，他显示了中国哲赫忍耶的许多奇妙，直到他提说了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九年遭遇的灾难。他说：‘真忧伤啊！我们最尊大的毛拉的家下男充南、女充西。在那两边有哲赫忍耶最虔诚的人，能经常听到真实的消息。但是在那次灾难中到东边去的许多道友，却没有一个人去看望他们、引导他们。’然而他们全部没有回应，只有灵州牛阿訇有这个意愿，但是想自己一生没有作为，也没有尔林，但他也因害怕而没有敢答应。第二天平凉太爷对他们说了其它一些话，直到他提到了没有一个人去的忧愁，牛阿訇就跪在了毛拉前面说：‘奴仆服从口唤。’毛拉平凉太爷停了很长时间对他说：‘这个口唤特别重大，你能担待得起吗？’他说：‘奴仆接受口唤，哪怕是特别困难的。’毛拉就满意地说：‘一个诚实的随道门人，如果从他领受的地方接受了穆勒师德的口唤，他确已得到了真正的奥妙。假若他轻视它，他在根本上、分枝上确已受伤了。’”

据说，在经典记载：**的确，真主给世人设置了一面镜子，如果人对着镜子观看，他就知道“他是真主，同着他再没有一物”的道理。此时，在他上就显示：他听见的是真主的本听，他看见的是真主的本观，他的话就是真主的话，他的生命是真主的永活，他的知识是真主的真知，他的意欲就是真主的意欲，他的能力就是真主的能力，他的奥妙就是真主的机密，他的严厉是真主的强制。**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

“在尊大毛拉平凉太爷时光，尊大毛拉哈盖恭拉西（四月八太爷）正在修行。有一天，他领着一切跟随者去到尊大毛拉平凉太爷尊前。他们到达毛拉家时，平凉太爷正在干尔麦里，四月八太爷也就跪入了‘达依勒’中，毛拉把‘拉威’、‘白依提’让给了他，平凉太爷念的时候四月八太爷就静静倾听，在四月八太爷赞念的时候，平凉太爷就用自己尊贵的手指头右边左边的指点，而尔麦里全美了。他就夸赞四月八太爷：‘念的好！念的好！因为在那一边还有盖兰代勒，你们当向他学习道勒；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教授的人和有道勒的人。’

艾布·尔林说：‘一棵树如果自由生长，它只会长叶子，不会结出果子。’诵念的人如果没有人教授也如此。”

由李阿訇的师傅上传来，他说：

“尊大毛拉平凉太爷去到灵州，他来到贡泉北边，它是被称为‘九泉’的地方，毛拉停在他跟前吃饮。然后，朗诵了一首诗：

‘近看九眼泉，远看牛头山。一个凤凰两个蛋，蛋蛋不离牛头山。’”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

“在尊大毛拉平凉太爷时光，尊大毛拉哈盖恭拉西正在修行。

有一日，他和小二爷、滩里爷以及一切随道者去到我们毛拉平凉太爷的贵地，他们来到韦州的小河前。真的！在那里有用小石子所砌的一座坟陵。当他们走进坟前，滩里爷已经骑马先经过了，毛拉就命令他们下了马，毛拉也下了马，可是牲口怎么也不过河，小二爷准备牵着它过河，牲口还是不过去。毛拉严厉地鞭子打在骡脖之下的地上说：‘别阻挡，别阻挡。’当他们过去后，他问：‘马标师啊！（它是滩里爷的名字）你看见什么了吗？’他回答：‘我看见了两位喇嘛。’毛拉笑着说：‘人们都说埋在这个坟里的是一位巴巴爷，其实只是个喇嘛。’真的！全品之人是万物真谛的显现处，任何一物在他上都无法遮蔽。”

须知：人所看见的是观看万物的眼珠之光所意识到的，如果你用心眼观看万物——就是你用归于真主的、古有的本观所意识的。如果在你上显示了那个机密，你就显示了真主，你就看见了万物的真谛，任何事在你的眼上没有幔帐。

据传：在尊大毛拉平凉太爷时光，盖兰代勒修道，直到他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品级，他说了很多机密哲理的话，他每日给人们尽忠，让他们在功修修行中上紧，因为在道乘中有奇妙的机密哲理。他说：“在我们教门中有从他吉庆的口中吐放鲜花的人。”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

“灵州牛阿訇原来奉行格迪目教门，然后入在哲赫忍耶伊斯兰中，当时他的年龄是十四岁。

首先他投奔于毛拉平凉太爷。他是一位穷人，他穿着一件山羊皮的破旧衣服和破旧的一件单裤，在他去时正适十二月寒冷的深冬。那素有品质的阿訇会见了尊大毛拉平凉太爷，他跪在他面前，尊大毛拉没有理睬他，也没有询问他，直到很长时候。然后，毛拉的侄儿看见他穿着一件破裤，

大腿上的肉显现在外面，两足杆上有冻伤，而且地上特别冰冷，他身体冻得直哆嗦。于是毛拉的侄儿产生了怜悯之心，就拿给他一床铺毡，让他跪在它上。他因害怕尊大毛拉的威严没敢跪。毛拉就骂侄儿说：‘你知道怜悯人，我不知道怜悯。现在你看他跪在冰冷的地上，你看不见将来的艰难。’毛拉的侄儿就急忙收起了拜毡，害怕地溜开了。毛拉就问他从哪里来的等情况。他说：‘我从灵州来求教门。’毛拉问：‘你有什么目的？’他回答：‘在归信之人上最艰难的是正信方面的事，我来就是为了得到正信。’毛拉就吩咐他现在住下，接着念了‘**『的确有困难就有容易了。的确，有困难就有容易了』**，说：‘在这节明文中提到了两个困难、两个容易。后一个困难比头一个困难更艰难，后一个容易比头一个容易更欢乐。’”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他仁慈的父亲说：

“四大虔诚的代理者之一张大阿訇对七巴巴太爷说：‘我听我们尊大的毛拉平凉太爷说：‘真主的外哩到达的地方会群山震动，水会呼喊。’他说这个话的那一年就是穆罕默德 吾坦迪归主的那一年。这位阿訇虽然品级很高，所领受的是到达全品的，但是他没有达到全品。

有一天，张大阿訇说：‘事情多么奇妙啊！事情多么奇妙啊！为什么老山头由面向东转向了面向南。’”

没过多久，有人说尊大毛拉平凉太爷来探望了吾坦迪的坟陵，然后他进入他家中说：‘我已许约了吾坦迪今日我要来到他家里，我为他全美所许约的约会。’”

真主说：**“你们应当全美我的约会，我就全美你们的约会。”**

据传：

穆罕默德 吾坦迪在我们的毛拉平凉太爷时光修行。

有一天，他与在场的人们玩耍，在玩耍中他跳到房顶上念**“الله اكبر”**。他说：“谁念了‘**شهدالله**’我保证他进入天堂。”然后刘海里法念了**“شهدالله ”**。吾坦迪巴巴就念了**“انه لااله الاهو والملائكة”**。他又从房子顶跳到院子中，刘海里法急忙向他道安。他从门中出去了，但任何人没有看见，人就不知道他的结局了。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他的父亲说：

“我曾与跟随尊大毛拉平凉太爷的一个人在一起，他说：“一个人问我

们尊大的毛拉平凉太爷：‘为什么有个门派被称为黑衫派，他们的事情是如何的呢？’毛拉回答：‘他们的根源是在端正的道路上。但是，他们以他们的自性私欲骑在了想象思虑的马背上，他们就遵行了黑衫派。你记着，在以后的光阴里我们的教门也有黑衫。’”

据传：我们尊大的毛拉平凉太爷对伏羌南关的二阿訇阿卜杜·嘎迪勒说：“我们的教门确在有名无真理的阿訇手里断送了，因为他们无真知装作有学问，他们无教门装作行教门，他们与无知的人是一样的。”

据传：我们尊大的毛拉平凉太爷把教门权威体系传替给了尊大毛拉古图布·阿莱米（船厂太爷），当时一个被称为“特选之人（خاص）”的侍奉者在场，而船厂太爷没有接受。他说：“我的毛拉啊！我无能担起重任。而且北边私欲繁重，反对者和道敌众多，伊斯兰不容易传播。”穆罕默德 冉巴尼平凉太爷说：“你去，你传扬，假如他们反对伊斯兰，他们的结局是底店子之人的结局。假若他们归信伊斯兰，你就禁言，秘密隐藏。”船厂太爷拉着毛拉尊贵的右手，托辞说：“我的老父亲说，当伊斯俩目教门传到芦沟闸的时候，在另一个光阴里那片地面上将鸡狗不留，况且我们民族。”平凉太爷说：“心放宽，心放宽，我举意为了那大灾难静坐一百天，我祈求真主取缔那些艰难痛苦。有一天我进入坐静中，当时我已干了四十天的功修。突然，伏羌小阿訇来到，他进入道堂里，他干扰了我的重要的事情。那些灾难真主在地面上取缔了一部分，一部分还存在。真的！灾难会降下，但不是毁灭性的。的确，那些事情是真主先天的前定，绝不是人的行为。”

尊大毛拉平凉太爷说：“我从我们最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上领受了教门，我秘密传教三十年了。”

船厂太爷说：“我仁慈的父亲对我说：‘你必须从我们尊大的毛拉平凉太爷上接受哲赫忍耶的教门。’”平凉太爷说：“现在，哲赫忍耶和虎夫耶合二为一。”他念了“知感！知感！”他说：“这个时候是两海汇聚的光阴，这个时候是我们的教门到达最全美的时候。”然后，平凉太爷把船厂太爷让在高的地方，他站在低处，他抱手向他说了“赛俩目”。他满意地说：“今天你就担负起执掌重任和口唤了，我的心放下了。”

他又对被称为“特选之人”的侍奉者说：“你现在不要告诉任何人。事情全美了。”

真主说：“**的确，我把重任呈现给了天地和群山，他们拒绝担负它，他**

们害怕担负它。而人担负了它，的确人们是不义的，无知的。”（33：72）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沈家湖马三阿訇说：

“在船厂太爷还没有担负光阴的时光，人们都诚信洪乐府大师傅爷是执掌真理的人，人们不信服四月八太爷，大师傅也不信服他。

有一天，四月八太爷与大师傅爷和一切追随者去到我们的毛拉平凉太爷前，他们来到四十里河，四月八太爷做了小净，他们就步行启程了。于是四月八太爷说：‘大师傅啊！我们乏了，但愿有个牲畜让我们骑。’大师傅爷心中不服。没有多大时候，他们遇见了一个催赶着一群驴子，那个人给太爷选了一头，他骑着过了大河，大师傅爷很惊奇。

四月八太爷说：‘大师傅啊！我们到平凉时或许下雪，到门前时或许平凉太爷亲自打开门，做小净的手巾搭在他的肩头上，他给我们端来一盆火。’他们全部笑了，而在大师傅爷心中说：你又不明见。当他们到达了平凉，确下起了大雪。当到达平凉太爷门口时，四月八太爷敲了门，平凉太爷肩搭洗脚手巾亲自开了门，他还说：‘现在真冷！现在真冷!’毛拉还亲自端来了一盆炭火，让他们取暖。大师傅爷面对四月八太爷说：‘我错了，我错了。’”

真主说：**“我们的养主啊！如果我们忘记了，或者我们错误了，你不要拿问（惩罚）我们。”**（2：286）

“从这一日起，大师傅爷就特别尊重四月八太爷，而且惟命是从。”

真主说：**“谁服从使者，他确已服从了真主。谁转脸，我差遣你并不是他们上的保护者。”**（4：80）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

“的确，穆罕默德·吾坦迪修建了一间小静室，他从来没有在里面住过。他说：‘我希望如果真主的一位外哩在它中住一夜，我就因它满足了。’然后，当他临终时，他把门的钥匙交给了家人。他嘱托：‘你们保护好钥匙，不要打开它的门。托靠真主！我归主后，如果有人要你们用钥匙打开这个房门，你们就给他钥匙。’吾坦迪巴巴归主了。

时过两年，尊大毛拉平凉太爷与一位侍奉者去到灵州，他俩来到了吾坦迪巴巴家门口，没有一人出门来，他也没有叫门，他俩坐在门外地上很长时间。然后，一位年迈的妇女出来了，她就问是哪里的贵客，从哪里来，去哪里。平凉太爷回答：‘我们去你家里。’她说：‘请！请!’他俩进入院

内，平凉太爷就急步走到那间静室门前，平和的呼唤：‘你们拿来钥匙。’当她听见此话时，就想起了吾坦迪巴巴的嘱托，他急忙给了毛拉钥匙，毛拉亲自打开房门，进入其中，放声就哭，他说：‘这一次我来临灵州只是为了全美我的爱臣、我的至友的愿望。’

他就在那间尊贵的房子中住了三天，然后，他住在撒阿訇家。”

至圣[illegible]说：“优越尊贵的人如果缔约，他必全践约会。”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

“穆罕默德 吾坦迪巴巴，他尊贵的寿岁到了末尾时，在收麦子的季节他请来十个人割麦子，他亲自给他们送饭送茶水。

他提着一个装着饼子的小皮篮和一小壶咖啡，说：‘你们歇息一下吃饮，麦子还绿。’而他们心中已嘀咕：这个老头真吝啬。他就亲手分给他们馍馍和饮料，直到他们都吃饱饮足了，那些馍馍仍然在篮中，咖啡仍在壶里。他们说：‘这位老人的事情多么奇妙啊！他的奇迹多么尊大啊！我们从诬陷他吝啬上要受伤了。’”

须知，人们的情况在不同的境界中：他们中有以机密哲理从事的，有以力量而从事的，以机密哲理从事的已得到今世工作的本质。

艾布·尔俩迈提·阿布杜·嘎迪勒说：

我们尊大的道长毛拉平凉太爷问：“我的爱臣穆罕默德·哈格（盖兰代勒），你能想起我们尊大毛拉道祖太爷命令的机密哲理的真言吗？”然后在他理智陶醉入神时，他停顿了一时，特恩显示了，他说：“我想起来了。”尊大毛拉穆罕默德 冉巴尼问：“你想起什么了？”他说：“我们尊大的毛拉曾经说：‘我奉也门最尊大的道长的口唤带着继承品去到中国是因在中国穆萨和赫祖勒圣人已消失了。’”他说：“对！对！你说！你说。”

艾布·尔俩迈提·阿布杜·嘎迪勒说：

“我们尊大的毛拉穆罕默德·冉巴尼归真了。在四十日，我探望了他的尊贵的坟园（他的睡土之处耀亮了、散发出芳香了）。他尊贵的侄儿麦哈穆德对着我说：‘我仁慈的伯父在归主时他圣洁的灵性从他尊贵的尊体中伴随清真言而出体了。他的话的末尾是：我的毛拉啊！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艾布·尔俩迈提·阿布杜·嘎迪勒说：

“据记载，我们的毛拉平凉太爷生于伊历 1159 年 5 月，按中国日历算是生于乾隆 10 年 2 月 19 日。他尊贵的一生是 67 岁。

真的！在尊大毛拉穆罕默德 冉巴尼从朽坏的家宅隐遁到永恒的家宅日子，在前一夜天空破裂了，如像油漆所涂的玫瑰色，大地凭他的养主的真光而照亮，很多奇妙的事显现了。每一个观看者迷茫了，我的心忧愁了，感觉要发生重大事情。刚几日，传信的人来到，说我们的毛拉穆罕默德 冉巴尼归真了。

至于毛拉归主的那一年，据记载是伊历 1226 年 6 月最后一个主麻的星期日上午，关于归主的日子，按中国日历算，是在嘉庆 17 年 5 月 27 日，他尊贵的坟陵在平凉城（求主使他和他周围的人吉庆）。”

三、船厂太爷

据传：

我们尊大的毛拉船厂太爷担负了教门的重任，在那时灾难开始，从北方无知之人和作恶坏事之人的流言蜚语弥漫，他们竭力清除毛拉。拉塌湖牛阿訇应官府传训而去，行亏的官长以不义的手段拷问他。他遭受了极刑的折磨，如把点燃的香放在他尊贵的背脊上，他坐在用炭火烧红的铁绳圈中，把滚烫的油灌入在他尊贵的耳中。在这一折磨中他几次昏晕过去，总之他没有招认毛拉的任何事，他只承认自己的事。最终，他被流放到东北。

有一日，那有品级的阿訇因大灾难启程了，他被游街示众，经过平凉城，在来到时，平凉太爷站起来坐在通往东关桥北面的小房中，在他游街经过时，毛拉站在门口，拄着拐杖。在会见时，牛阿訇坐在大木囚中，铁绳捆在他脖项上。我们的毛拉与他四目相对而见，眼在祈哭，泪长流，平凉太爷忧伤的站在门口。

须知：在倾心爱主者和被喜者之间的分离是最大的灾难，是最痛心艰难的。

牛阿訇祈哭着去到路上，平凉太爷流着泪回到家里，他用拐杖狠狠的跺着地说：“我举意关上这道门，但真主和他的使者ﷺ以及道长伟嘎耶屯拉西拒绝了。”

张麻子阿訇说：“在牛阿訇去之后，毛拉急忙干了尔麦里，当尔麦里全美了时，他在‘达依勒’中高声念了：‘**真主升高了他的高品**’。他连念了三次，他说：‘他为了哲赫忍耶伊斯兰担待了无数痛苦，一言难尽的艰难。’”

真主说：**“我要恩赐在大地上遭人欺辱的人。我必使他们成为师表，我必使他们成为继承人。”**（28：5）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

“我仁慈的父亲说：‘尊大毛拉船厂太爷干了都闪拜的尔麦里，他以全美的赞词封印了《古兰经》，人们都跟了尔麦里。他们中有一位虔诚的门人，名叫‘胡满拉’，他也跟尔麦里，他跪在‘达依勒’中。念到中间时，他确看见从尊大毛拉口里在那一时接连出来碗口大的俊美鲜花，鲜花充满了整

个屋子。然后，他看见了他尊贵的口里鲜花来回往返。那有品质的‘满拉（海里法）’因害怕而闭上了两眼，在闭上眼时，他凭心眼也大见了那些机密。

当尔麦里全美了时，毛拉要回去了，他临走时‘用尊贵的手指指着我说：你不要对任何人说，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就保密了那些机密许多年。’”

少尔林说：“他对我仁慈的父亲透露了那些机密。我仁慈的父亲说：‘是真的！是真的！盖兰代勒说：在我们伊斯兰教门中在末尾时光就有在他口中吐放鲜花的人。正如之前提到的。真的！他就是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

据说：真主的一切外哩的奇迹感应是无止境、无范围、无穷尽的。

真主说：**“假若在大地上的一切木是笔，一切海水是墨，在它之后又增加七大海，真主的言辞仍是无尽的。的确，真主是优胜的，有机密哲理的。”**（31：27）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

跟随前辈光阴的一个人对我说：

“的确在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时光，尊大毛拉灵州太爷做了一件不符合船厂太爷意愿的事。真的！它是家务事，不是教门事。船厂太爷十分生气，所有人都替他求情，但毛拉没有应答，他没有办法了，于是尊大毛拉四月八太爷就亲自请马家嘴子全爷说情，他是船厂太爷的亲戚。

他再三请毛拉宽恕，当时四月八太爷跪在他尊前。船厂太爷说：‘这孩子不好。’（毛拉数落了）他有如此如此的德性，如此如此的秉性、如此如此的行为。总之，当时他十分严厉。的确，我们太太是四月八太爷的母亲，在门外偷听着。毛拉严厉地对他说：‘我举意点一把火烧了这个家和全部家业，这样你们就全部平安了。’当时，太太看见一个像蚂蚁般大的小孩从云梯下来，拿着一个小木匣进入房间，跪在太爷面前，尊大毛拉低着头。太太说：‘当时，我看见那个小孩揭开木匣，突然从那木匣里喷出了火光。尊大毛拉抬起了头说：忍耐，忍耐。于是那小孩又盖起了木匣，又从门里出去，从云梯上去了。’毛拉转怒为喜，说到：‘起来！起来！以后再不要干一件无口唤的事。’四月八太爷承领了船厂太爷的口唤。

据说：从此以后，四月八太爷不做一件事则以，一旦做，必须向船厂太爷讨口唤。

船厂太太对洪乐府二师爷说：‘你们绝不要违抗你们太爷的口唤，之前

你们伯父违反了你们太爷的一次口唤，至今那强制之火未消。然后，他请全爷为他求情，你们太爷说了如此如此的话。你小心啊！你小心啊！’”

真主说：**“谁服从真主和他的使者，此等人与真主恩赐了他们的一切先知、贤品之人、烈士和清廉之人同在，此等人是最优美的至友。”**（4：69）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洪乐府大师傅说：

“我仁慈的父亲穆罕默德·盖兰代勒到他尊贵的年岁到了末尾，当病情加重的时候，毛拉船厂太爷整日看护着他。

的确，在我们院落中有一颗葡萄树，我们在树下支着一张床。一天夜里船厂太爷从家中出来，他看见床下跑出一只白鹅，临近毛拉，毛拉用它尊贵的手摸它，它突然消失了。毛拉进入家中问盖兰代勒：‘老人家啊！在你家里有白鹅吗？’盖兰代勒说：‘没有。’毛拉说：‘不然，时候已到达极点。’盖兰代勒对船厂太爷说：‘太爷啊！在我临终时，求你赐给我一口水，因为，上路的人是极度渴沆的。’当他临终时，他欢乐玩乐地去了，他自己躺在床上伸长两脚和两手，说：‘我的毛拉啊！你疼慈！你疼慈！你赏赐我一口水。’毛拉就把凉爽的水喂在他口里，他念着：**“真主至大！从朽坏家院去到了永恒家院。”**

“的确，真主的一切外哩，在他们上没有害怕，他们也不忧愁。”（10：62）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

跟随前辈光阴的一个人对我们说：

“的确，在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时光，尊大毛拉对老二爷说了很多教门机密和前辈大臣们的一切品级，而且很多喜真之人在场。

他笑着说：‘据说，某人脸最红，某人脸最白，某人脸最黑。今日，我看见最红的人是穆罕默德 吾坦迪。’当时，他就跪在他面前，向毛拉为过去光阴中迷误的、将来时光转脸的族人求宽恕，他面容红是因为他十分羞愧。”

真主说：**“这就是端正的道路，你们应当跟随他，你们不要追随一切歪邪之道，否则，你们就由他的道上分裂。”**（6：153）

据传：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对老二爷说：“调养门人者如同捡种子，如果他捡到一个，就洁净一个，那么这一个就是被认可的；假若他连土带粪地捡了，一定，它们就全部被抛弃了。”

真主说：“**洁美的城市奉他的主的口唤生长出它的植物。那些丑恶的，它只生出恶劣的，我对他们能理解的民众解明一切显迹。**”（7：58）

据传：

驼场堡田阿訇来到船厂太爷前，他住了许多日。他听见了过去的许多机密和传述。

有一天毛拉说：“田阿訇啊！末尾时光任何事就颠倒了，懦弱者变成强大者，强大者变成懦弱者，穷人变成富翁，富人变成穷人，放羊娃骑着骏马，乞丐和捡垃圾的人穿上丝绵锦缎。”田阿訇问：“我的毛拉啊！奴辈能到达那个时光吗？”毛拉说：“论年龄你可以跟上，但真主的全能不会随人所愿。”

真主说：“**那些日子在世人中循环，真主为了显示你们中信道的人，他在你们中特选了一切见证之人。真主是不喜爱一切不义之人的。**”（3：140）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他仁慈的父亲说：

“的确盖兰代勒、吾坦迪巴巴他俩来到船厂太爷家里，他俩与他探讨了教门的一切机密，然后倾心爱主之火在他心中燃起。据说：一切真知机密在交谈使命中降临了。他俩看见了太爷‘法纳’的踪迹，他俩就在尊前喊叫：‘太爷啊！你为我们耍两招刀术吧！’的确耍刀是尊大毛拉船厂太爷的惯例。在习乐中，他念了声‘الله اكبر’地跳上屋顶，高约丈二。他又念了声‘الله اكبر’跳到院落中。他俩笑着夸赞道：‘太爷啊！你比一切男子更高强，你比一切人更高尚。’他习武练剑是在‘法纳’过后。”

至圣ﷺ说：“假若你们明知真主，你们必步行在水上，凭你们的杜尔依必群山震动。”

尊大道长穆罕引迪尼·伊本·阿拉比说：“奇迹感应来自于真主，至善是属于他的尊名的，它只是唯独他的仆人中一些行善的人！‘**那是一个恰当的还报**’。它是两样：直觉的，机密道义的。而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奇迹感应，只以直觉来判断，如：揭露心中事，表说过去、现在、将来未见的信息，空中取物、水上步行、扯破天空、折叠大地、遮蔽众目、立即应答祈求……”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

跟随前辈光阴的人对我说：

“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有一天对他虔诚的、临近的、遥远的配贤门人

说：‘你们都为归主的、降生的人选个尊贵的日子，设律干办清廉的尔麦里。’”

真的，其他日子的尔麦里在当日过后也可以干。而巴巴太爷的尔麦里是严重禁止的，因为他的尔麦里就在当日干，绝不能提前，也不能推后。

你们当知道：马家湾子坊上有个白阿訇，他在毛拉尊前是有真知、有教门、有情面的学者。

有一日，在平凉太爷的纪日中，他准备了筵席，请来了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以便干清廉的尔麦里。在尔麦里全美了时，一个叫‘马真’的小孩临近毛拉侍奉着。毛拉说：‘白阿訇啊！你来我对你说。’那个阿訇赶忙站起临近了毛拉。毛拉禁言了，他停留了一会儿，他就说了些无关重要的话。

当吃过饭启程后，毛拉在路上对马真说：‘孩子啊！你当牢记！在末尾时光伊斯兰教太艰难了，因为一些谢赫充满了大地，喜真之人人都不知道哪位谢赫是真的，哪位谢赫是假的了。’”

由牛木头大爷上传来，他说：

“在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时光，有一天有一个侍者拿来一个靠垫，放在院子中，毛拉就坐在它上，他高尚优越的儿子——四月八太爷、老二爷、老三爷和他虔诚的配贤盖兰代勒、徐州张三阿訇、柏县二爷、滩里爷都站在他周围，他们倾听富有机密哲理的话和教门的一切机密。

在那个院子中有一个大水池，在它中有许多鸭子在嬉水。在那时，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才四岁，他和小二爷用土和泥在池里打大鸭子玩嬉。真的，十三太爷的眼圈疼，心事重重，只管哭；小二爷的母亲刚归主，他也一直在哭。一个侍女领他俩在池边玩耍，人们都观看着他俩。柏县二爷问道：‘我的毛拉啊！哪个孩子在你跟前是最心疼喜爱的？’船厂太爷对他们说：‘你们看。’老二爷指着十三太爷说：‘这个最洁俊，这个是艾哈迈德。’毛拉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的毛拉啊！他的眼是显示和亲眼大见之眼。’毛拉听后，低下了头，他停了一会儿抬起头。第二次又对他们说：‘你们看。’滩里爷指着小二爷说：‘这个小孩是一位高尚之人。’毛拉说：‘嗨！那是个白疙瘩（无用处的人）。’（托靠真主！下文提到他的事。）

船厂太爷呼唤十三太爷：‘你来！你来！’然后，他用自己尊贵的手抚摸了他的头至脚。他对他们说：‘如果抚摸不到极境，他的事情就到不了最

终。’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对他们又喜又忧的说：‘托靠真主！我们的教门借这个小孩昌盛，又从他上衰败。’尊大毛拉的话已说到了极限境界，然后，他们全部给毛拉道了安。”

据传：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因灾难而去到皋兰，当他临近启程时，太太拉住他的衣襟哭着说：“子孙辈中大儿子可以为代位者，你也给他们说清楚。”我们的毛拉就怒恼了，他遮蔽了真实的，设放了幔帐，他说：“在儿孙们中有‘哲尼德’。”真的他是洪乐府老三爷，因此好多薄福的多斯塔尼在后一个光阴犹豫不定了。

据经中传述：我的一切外哩是在我的袍服之下，除我外的人不能全美他们。

据传：

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到了光阴后期，有一天，教下和多斯塔尼商量：毛拉的家下的房子少、狭窄，当远处近处的多斯塔尼在尔麦里的日子来后，下雨天他们住不下，十分不便。我们就先买了一些大梁小檩木板，然后，我们向毛拉讨口唤修建一座宽敞的大房。

当他们主意已定时，他们就置买了材料，邀请工匠。他们就都去向毛拉讨修建房子的口唤。而毛拉没有接受，也没有答应，他对他们说：“表面上我跟前没有一位得力的人，如果你们不修建宽敞的大房子，我们就将就地住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修建，祸端就因它而起了，我们就不可能住在这里了；假若你们修建一座像官长的官邸那样的高楼阔庭，你们的儿孙就不可能住在这地面上了。”而他们没有听毛拉的忠告，他们说他们一定要修造。毛拉就被迫勉强答应了，他们就修造了。

而他们的工程还未竣工，祸端就降临了，他们被迫停工了。

真主说：**“灾难比残杀更严重，他们常川剿杀你们，直到你们由你们的教门上背叛，如果他们能够活的话。”**

圣人ﷺ说：“你们把机密哲理不要赏赐给不能领受的人，他们必作废它。因为机密哲理是信道之人的才智，你们因当把它交付给机密之人。”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

我仁慈的父亲说：

“在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时光，有一天，与毛拉远近的喜真之人在一

起谈论。当时我是一个小孩，也在场，毛拉就讲述了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话：‘的确，营谋今生的学者在功修干办中不上紧，在修行中不修行，假若他们依靠尔林死去，他们确是像卡废勒一样死去的人’。”

马上将提到他。

真主说：**“的确，必定有以他们的舌头歪曲篡改天经的一伙人，以使你把它猜想也许是天经，其实它不是天经。他们说它是出自真主御前的，其实它不是属于出自真主御前的，他们是往真主上说谎，他们是明明知道的。”**（3：78）

又说：“谁没有依据主降示的作判断，此等人，他们是卡废勒。”

有一日，他与他虔诚的配贤说了以后出现的许多机密和将来的事情。他说：‘如果中国的九个字全美了，哲赫忍耶伊斯兰就在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昌盛了，它是：云贵起，船厂归，秦堡落。’”

据传：

在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时光祸端来临并不是因什么大事而起。其祸端起因是西口外的一些门人，他们担着哈密瓜，去上敬尊大毛拉船厂太爷。在路途上他们巧遇固原总兵的差使，他就是以胡子著称的杨官长，他就是我们的道敌。而那差使以为他们都是买卖人，他就要求他们买，他们说：“我们不是商人，我们只是来敬我们皇王的。”差使装作无知问：“你们的皇王在哪里，他是谁？”他们说：“我们的皇王在灵州。”他说：“我怎么没有听过在那里还有一位皇王。”他们说：“他是教门的皇王，是官川尔宰孜的代位者。”

当那罪恶的差使返回后就向罪恶的官长报告了那无知的一些人的话，他就把灵州教门的公文报上了皋兰府官。他们就把调查的公文联名差人送到灵州官邸，他就调查并传讯了毛拉船厂太爷。太爷和一切跟随者，他们商议如何应对事态的发展。然后，牛阿訇愿意自己顶替毛拉，他就去到官邸。行亏的官长拷问了他三十次，把铁链铁枷铐在他脖项上，使他坐在火绳上，对他严刑逼供。他受尽了极端痛苦，他没有招认别的事情，他只承认自己本身的事情，直到判定他流放黑龙江。

在启程时，他对一人说：“我去了。你对毛拉说：‘我没有任何牵挂的事，只牵挂着我的儿子。请你老人家赏赐他、疼顾他。’因为我的儿子就是他的儿子。”毛拉应承了，他就启程了，直到他来到了“卜奎”城，进入了

牢房中。

真的，日子长久了，官长也不留意，他就能单独出入，然后，他会见了哲赫忍耶的教民。

那被亏枉的阿訇在千里之外忍受了磨难痛苦，当他记起了前辈光阴里的平凉太爷的口唤时，他念了“知感！知感！现在苦难到头了，幸福显现了。如今，我全美了毛拉平凉太爷的口唤，我也履行了船厂太爷的意愿。”

然后，一位怜悯的官长任他自由了，一切教民就为他准备了一小间房子，他在那间房子中干尔麦里、修行。那间房子就是他的道堂，直到他升腾到了内里的最高品级。许多远离他乡的遭受磨难的多斯塔尼从他的引导和调养上得到了正道，从他中抓揽了哲赫忍耶伊斯兰的绳索。在那时，东方西方的信息畅通了，感赞真主。

至圣ﷺ说：“我的配贤如同星辰，你们跟随了他们哪一个，你们就抓揽了引领。”

据传：

在船厂太爷时光，一些道敌控告毛拉，严厉的迫害开始了，官长传训毛拉和四月八太爷一行到皋兰府，他们把他俩打入牢中。两位毛拉住在一间狭小的房子中一个多月。

灵州太爷（四月八太爷）说：“半夜里我侧卧着睡了，毛拉就用自己的袍服衣襟遮住了我的脸，真的！我是在半睡半醒之中。毛拉仍跪着。突然，那间房子中发出了麝香和冰片的香味。那间房子中发出的光如灯光一样。突然有四个人由门之上而进入，他们尊敬的向我父亲说了赛俩目，他们跪下了。他们中一个人，他是七十几岁的一位道长了，说：‘大师傅啊！你服从口唤吧！真主的前定就是如此的。’”

灵州太爷说：“我醒着，我看见那些隐形的男子，其中几人我认识他们，只有一位来人我不认识，他穿着土色袍服，大约七十几岁，吉祥的胡须黑白交织，容光如金色，他同我仁慈的父亲忽暗忽明的说着话。他们说灾难的事情，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总而言之，他们倾听着那位老人说话，他们让我被亏的父亲有被充军黑龙江的心理准备，他们让把我留在家里看门。我仁慈的父亲十分忧愁，那位老人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忧愁，这些事情都是真主的口唤。’”

一时，他们说着“告别了！告别了”就离去了。毛拉就请灵州太爷跪

下，问道：“你认识这几个人吗？”他回答：“我认识其中三个人，第一位是道长平凉太爷，第二位是盖兰代勒巴巴，第三位是穆罕默德·吾坦迪巴巴，只有一位老人我不认识。”毛拉说：“那一位身着土色袍服的是我们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他们为我们的事情而来，他们在我们的事情中同意了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口唤，他们让我去到黑龙江，命令你保护家下人和教下的事情，我领受了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口唤。”

到了早晨，三个官长就互相询问，他们对他俩做出了相应的判决，他们一致通过：把毛拉充军到黑龙江，留下儿子。他们对毛拉说：“充军，你当知道：你只能孤身去到黑龙江。”然后，他们从监牢中放出了灵州太爷，他们为毛拉准备了铁链。在起身时，老三爷请求官长：“我父亲年事已高，身体羸弱，我替他戴上铁链。”他们满意的答应了，他们说：“这个人太忠实了。”他们就把铁链拷在三爷脖项上。

在毛拉启程之日，三爷、滩里爷、洪乐府二师傅伴随，他们去了许多日。

有一天，毛拉哭着不走了，他住在一家旅店中。在夜里，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来了，他劝他：“去到东方，我在西方，这是真主的前定。你顺从去吧！”他们就顺从的去了，直到他们到达了沈阳城。到了此处，毛拉生病了，他就带病步行，直到到达了船厂，他们住在一家铁匠铺里。

一日，毛拉巡游了周围，他上到北边的山上，他看见一户有教门的人家的坟园。他就夸赞道：“这个坟园多么圣洁啊！这个地方多么洁净啊！”然后，他回到店中。从此后，他的病情日益严重，他就请来了当地尊贵的学者和高目，他对他们说：“请你们给我念‘讨白’，我是一位离乡人，我是一位蒙难之人，我是西边的一位老阿訇。如果大限的邮差敲开了我身体的大门，你们就赏赐我一片坟地，把我安埋其中。”他们全部答复了，他们说：“托靠真主！到用时我们再商量。”

的确，在北关有一位有教门的人，他的母亲确已年迈，他为她准备了一片洁净的地方。他对他母亲说：“有一位西面来的老阿訇，确充军流放到了咱们这里，现在已病在一家铁匠铺里。他昨天请了一些阿訇和无知的教下，他们给他念了‘讨白’。他向他们要一块坟地，他们都没答应。”这位妇人听见他是西面来的老阿訇，她就说：“让他睡在我们的坟地里。托靠真主！如果他归真了，你就把他埋在你为我准备的坟地里。”那有品行的爱臣就去到铁匠铺，对毛拉说他母亲的嘱托是如此的。他就请了毛拉，毛拉满

意的说：“恭喜她！恭喜她！我和她埋在一个坟园中，求真主使我和她吉庆。”

有一日，他对滩里爷说了教门的许多机密和伊斯兰教门的传承的口唤和嘱托：“如果你回到家，你就把它交给你们大爷——灵州太爷。”他对三爷说：“你回家去和你哥哥商量。要是你回到了家里，让你哥哥管理家事；假若你想管理家事，就叫你哥哥回到家里。”三爷确已知道了这个话的机密，他回答：“我回家去。”

据传：我们大爷灵州太爷和三爷，他俩修行的道迹是相等的，但不可能两位帝王坐在一个贤品之位中，因此只能一位移开一位端坐。

当“**如果他们的期限到来，他们不能退后一时，也不能提前一时**”来临之时，整个房子中充满了麝香味，人们都在场，毛拉就念了“**الله اكبر**”归主了。因为毛拉对坟地的要求，在他们就为此发生了争执，他们就控告给了官府，官长判决把他安葬在有教门的那家坟园。

时隔几日，三爷回到了家，他表说了父亲对灵州太爷的嘱托，痛哭一场。在回来和管理家事之间他俩发生了争执，三爷说：“我是当着父亲的面服从了回家的口唤，所以你不要争论了。”

据传：三爷来到家中刚几天毛拉就归主了。

据传：

在我们毛拉船厂太爷时光，灾难来临了，他要去到皋兰。在他启程时，他亲手把一个小袋子秘密送给了盖兰代勒的妻子，嘱托她把它秘密放在她家房梁上，不要对任何人讲，“托靠真主！如果一个人公开向你要它，你就把它交给他。”

毛拉被充军到了黑龙江，那是在嘉庆二十二年。老三爷、滩里爷、洪乐府二师傅跟着他去了。如前面所述。

据传：在毛拉船厂太爷时光灾难降临了，毛拉被传训到官府，贪官说：“如果你们拿给我两千两银子，我就对他判决受轻的刑罚，否则皋兰府的公文不好呈诉，恐怕他的结果是‘官川’的结果。”当驼场堡的教下听见了这吓人的消息，他们就在几日内集资了两千两银子，他们为毛拉费用了它。然后，那个贪官把免去重刑的公文呈诉给了三个官长，于是他们从宽处理他。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洪乐府二师傅说：

“的确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从这里启程了，他从山海关出去了。有一天，在晡礼时他来到被叫名毛街的街道，他住在一个老妇人的店里，这老妇人是一位穆民，那街道上的人称她‘李奶奶’。她在自己店里担保了毛拉，毛拉未去官府。那老妇人问毛拉：‘你是一位阿訇吗？’毛拉回答：‘不是，我是一个无知者。’她又问：‘你是一位伊玛目吗？’毛拉回答：‘不是，我是一位无知者。’她说：‘如果你既不是阿訇，也不是伊玛目，你就是一位谢赫。毛拉你不要骗我，我已在梦中看见一位尊贵的人来临我家里，我家里充满了香味，麝香味进入我鼻孔中三天了。今日你来了，你发出的香味就是我三天来闻见的那个麝香味，你就是我梦中看见的那个人。哎道长，我举意了一只羊做古勒巴尼，我已放牧三年了，我没有碰见过一位清廉的人，我也没有宰。今天你宰了他，你干一个尔麦里，如果你吃了你开心就好了。’他推辞说：‘不可以。在其它日子用古勒巴尼干尔麦里不可以。’那老妇人再三求着，毛拉就勉强答应了。他宰了牲，口道了。

她问道：‘道长啊！这个少年是你儿子还是你孙子？’毛拉说：‘他是我三儿子。’她说：‘我有一个女儿，我希望嫁给他，你是否同意？’毛拉对她说：‘他在家里有妻室。’她说：‘我听阿訇讲：男子们可以『**两个两个地、三个三个的、四个四个**』地要，我愿意把我的小女儿嫁给他。’毛拉为了应付现状就答应了。他说：‘托靠真主！如果我们回去时，就娶亲。’

然后，当他返回时，的确晚上秘密地经过了毛街。过去之后，他把赛俩目带给了那位妇人，他找了借口：‘我们有不能推后的重要的事情，我们根本来不了，你把你女儿许配别人吧。’”

由少尔林上传来，他说，洪乐府大师傅说：

“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说：‘在未来时光不知道伊斯兰真相的妇女、儿童和男子会低贱。他们苦命挣扎着，因为在每个地方有一个（假）谢赫，在每个脚步下就有一个（假）谢赫。’”

由当代掌教毛拉上传来：

船厂太爷确蒙难了，他从这一边启程了。他被称为艾比·尔俩买提的虔诚的门人，派遣了一位叫“大乡阿訇”的人装扮成贩皮子商人的模样，拿着细软，跟着毛拉船厂太爷，提供他盘缠。

直到他在隆德城会见了毛拉，然后，他装作不认识。当毛拉住在客店里时，他就对押护的差役说：“你们在外面吃喝，的确在这个城里有穆民，

我们也要吃饮。”在他们出去了时，毛拉就对店家说：“你去，你找来卖皮带的人，我们要买一些，扎绑我们上路的脚程用。”当他出了门，他就看见那个卖皮子的人，他就叫来他，那卖皮子的人单独进入。那时，没有其他外人，那聪明的阿訇就拿出一些细软给毛拉，毛拉就秘密放入行囊中。他问他：“你从哪里跟着我？”他说：“安定。奴辈至今日才得到了遇面的口唤，现在心意了了，奴辈也得到了遇面的恩典。”毛拉满意的对他说：“你是一位懂教法的年轻人，有确信的阿訇，有品质的喜真之人。”然后，他向毛拉讨了口唤，他跟随他，毛拉没有答应，对他说：“你回去，你教授，你干办，你修行直到在另一个光阴成为有用的人。”正说着那些差役就来了，他就哭着出去了，然后他在那客店周围转来转去，直到毛拉离去，他才哭着回来了。

后来，他向自己的师傅艾比·尔俩买提告诉了给毛拉送去盘费的经过，才回家去了。

据传：滩里爷说：

在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光阴后期，灾难已紧张到极点。官长判定：把毛拉充军到黑龙江。在启程时，毛拉请求官差让他自己买一辆大车，在路上就不需要官差的车了。官差满意的答应了，因为这是给他们方便。而为毛拉赶车的人是“丁家湾子”的一名名叫“丁志贵”教下。他们出了山海关，来到一个空旷的荒漠。

丁志贵说：“我看见一道士从荒郊北面赶来，他高声喊：‘嘉庆爷，真人过；江山让，真人坐。’直到他来到毛拉的毯子跟前，毛拉从毯子中伸出尊贵的手，那个道士把一文金钱放在毛拉手上，停了一会儿，毛拉翻了翻那枚金钱，又退还给了那道士，他没有说一句话就离去了。我不知道其中的奥妙是什么。”

丁志贵说：“有一天，跟随的人都特别疲乏，我赶着车已走远了。我们来到一个大海边，我不知道海水多深，又没有渡船。毛拉问：‘丁志贵啊！你看我们的前后有没有人？’他回答：‘没有。’毛拉说：‘你坐在车上去，闭上眼睛。’我就坐在上面，不解的等着。当马站稳了的时候，我睁开了眼睛，我们已经过了河。我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当我从东面回家时，就乘船渡了河。之后我没有把这两个机密告诉任何人，只告诉了我的老姑姑。”

由牛木头大爷上传来，他说：

我仁慈的父亲说：“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充军来到了瓦亭，毛拉厉声对跟随的老三爷、滩里爷和洪乐府二师父说：‘卡废勒的官长接连对我们行亏不义，把我们赶到东西两边。托靠真主！如果对他们还报的时光来临，一把火就烧了他们，他们的光阴只有一百多年。在那个时光之后，卡废勒再不可能阻碍我们了，也许喇嘛和道士都是我们教门的敌人。’”

据传：

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到了船厂，他住在一家铁匠铺里。那天夜里，在北关清真寺的有教门的阿訇梦见至圣[illegible]对他说：“尔林啊！你在教学和立行礼乘中上紧，因为库夫勒和异端的凶风确已刮向了礼乘之灯，几乎刮灭了。”他就惊醒了，他参悟了这清晰明朗的梦境，因为圣人[illegible]说：“谁梦见了我，谁就真正看见了我，的确恶魔不会变成我的形象。”

在早晨时，一位虔诚的人走进学堂，他就说：“一位西边蒙难的老阿訇充军来了，住在铁匠铺了。”那尔林急忙去探望。

他进入店房时，毛拉也出了门，从台阶上下来，那位尔林急忙向毛拉说了“赛俩目”。毛拉拉住他的手问道：“尔林啊！你的学堂好吧，高目都平安吧？你在功修、修行、教乘、道乘中上紧吗？”那个尔林给了回答：“都很好。”他心中感受到这位老阿訇是一位有高品的阿訇。

当毛拉归真了时，那尔林就和教下打散了很多海迪耶，那个葬礼太尊大了。

据传：

船厂太爷的光阴是六年，祸患于嘉庆十七年就发生。他尊贵的降生是在乾隆 22 年 8 月 23 日，享年 60 岁；他归落于嘉庆 22 年 9 月 6 日早晨，他尊贵的坟陵在船厂北山。

据查五阿訇——他是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的一位侍奉者传来，他说：“毛拉船厂太爷说：‘的确，如果光阴从一位导师传承到另一位导师时，一切圣人，一切外哩、天地上的众天仙就排班站队。’”

然后，当船厂太爷快启程时，他就把教门代理权传承给了灵州太爷，而灵州太爷害怕地没敢接受，他说：“我是懦弱的、无能力的，蚂蚁怎么能担起大象的重担呢？假若我担起此重任，我无能处理家务事，怎能处理远近教下的事呢？”船厂太爷特别气愤，当时，灵州太爷跪在他的尊前，把头已枕在船厂太爷的大腿上一直哭着。

船厂太爷停了良久，等尊大德性的境界去了，俊美德性的真境来了后，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忧愁！真主说：‘**真的！的确，真主的一切外哩在他们上没有害怕，他们也是不忧愁的。**’（10：62）”他高兴地说：“你抬起头，你看，这些人会相助你。”然后灵州太爷哭着抬起头，确已看见了无止境的尊贵和许多真男子，除了平凉太爷、洪乐府阿訇、吾坦迪巴巴外其他的人他都不认识。于是毛拉船厂太爷吩咐他：“如果你在降品（**نزول**）中遇到了灾难，你就请教这个人。”他用手指了指七十岁高龄的道长。“如果你在升腾境界（**عروج**）中遇到难处，你就请教那位。”他用手指了指平凉太爷。“真的，你不认识的那位老人，他是我们最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而你不认识的其他人，他们是圣人、外哩、天地的天仙，他们说：‘哈盖恭拉西啊！恭喜，恭喜，祝你幸福。’”

然后，灵州太爷领受了传承的代理权。船厂太爷又说了许多机密，说：“现在我不担心了，我也放心了，因为我有了一个执掌真理的儿子。”又说：“为谢赫毛拉绝不是凡人的能力，他只等待真主的‘飞足’（**فوض**）降下，如果真主的‘飞足’不降临，世人必死亡。”

四、灵州太爷

据传：

尊大毛拉船厂太爷临近启程时，对遥远之道上的盘费很少，当时为准备盘费他当了许多农田。在毛拉去了之后，我们大爷灵州太爷家里特别紧张，每一日勉强而过。

真的，那个时光铺子上有一位王阿訇，他是一个著名阿訇，他开办了一所很大的学堂，有人就他的品性说：“在解决疑难方面他的才智胜过锋利的宝剑，求学的人如同扑灯蛾一般飞向在他的有益的知识的之灯周围。在他跟前很多学生，他讲论各种尔林，即：词法、语法、修辞、教法、注释学、还有理学，而他沉浸于一切功修和修行大海之中。”

有一天，他悲观的对三位教下说：“你们去芦沟闸，你们对大师傅哈盖恭拉西说：‘我从一些虔诚坚定的多斯塔尼中收集了一千六百个银钱，叫他亲自来取，以便拿去赎回他所当的土地；然后雇两个工人，来替他种地；你们为他在学堂里准备一间洁净的房子，请他来住在它中，跟着我们吃油香；为他家里拱给油和钱，让他生活的幸福。’”

他们就去到芦沟闸，会见了毛拉灵州太爷。见到毛拉时，他正站在门口，提着倒垃圾的提篮。毛拉在家里正等着他们，他亲自为他们倒了三杯茶水，他坐在靠椅上笑着说：“我是个犟脾气，首先我问你们：你们来到我家里，有什么重要的目的呢？”他们说：“没有什么目的。”毛拉说：“你们无事不来，说吧。”他们就向毛拉说明了他们的师傅王阿訇所说的。毛拉笑着说：“你们对你们的师傅说：‘赛瓦布！赛瓦布！我什么都不缺，托靠真主，我已从多斯塔尼中借了十八文钱，我买两个垃圾提篮，从树上砍两个长棍，就足够了。’”他说：“近我跟前，营谋经商，捡垃圾比吃油香拿海迪耶更高强，你们把这个话说给你们师傅。”

然后，他们把毛拉灵州太爷的话告诉了他们师傅，即那位有权势的阿訇。那位有品质的阿訇说：“我的教下啊！你们已得到了广恩厚赐，你们当诚信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他已被充军到了黑龙江，但哲赫忍耶的教门仍然存在。明天，我们去到灵州太爷大师傅家中，以便我们借他加入伊斯俩目的教门，我们从他上受鞭子和讨白。”

第二天，那个阿訇带领他的教下去到灵州太爷家，他念了：“我们的主啊！如果我们忘记了，或者我们错误了，你不要拿问我们了”。他们就求太爷调养他和念讨白，太爷就接受了，他也在他们上打了鞭子、念了讨白。

真的，第一位加入灵州太爷教门的就是那位有权势的阿訇。

据传：

当老三爷从船厂回来后对尊大毛拉灵州太爷说：

“的确仁慈的父亲的口唤是在回到家里和管理家务中我们商量着办。哎，救渡人的我的兄弟啊！我要回到家里，因为我没有牵挂。”他说：“当我有一个继承人的时候我就要归回了。”然后他说：“你有几个儿子。托靠真主，你在后一个光阴中好好调养他们，我接受了我仁慈父亲的口唤。”

确定的事情是三爷的归回，正如已提说过的。不久，他生病了，然后他归主了，的确三奶奶已经怀孕了。

滩里爷确把船厂太爷的嘱托呈禀给了灵州太爷，灵州太爷就亲自去到盖兰代勒家里，向他的妻子要回曾寄放在他家房梁上的伊斯俩目的传承的证物，正如前面已提说过的。她说：“大师傅是执掌教门的替毛拉位的人，因为他未经指点就拿走了那一物，那是毛拉船厂太爷的嘱托。”

有一天，毛拉问奶奶：“如果一个妇女怀孕了，她有没有经验？你知道他怀的是男是女？”她说：“是啊，如果怀的是男的，瞌睡轻、身子轻；如果怀的是女的，瞌睡重、懒惰。恐怕三奶奶怀的是一个女儿。”然后，他说：“我们祈求我兄弟的媳妇生一个儿子，以便他有一个继承人。”

临分娩时，毛拉对我们的奶奶说：“你去接生。你看她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然后，她去了。快速地回来告诉毛拉：“是女孩。”毛拉一听是女孩，生气地说：“你去仔细看看。”然后她第二次去了，看到的是男孩。她从奇幻的事情上非常奇怪，又去告诉毛拉：“恭喜！恭喜！祝福你，他是个男孩。”毛拉高兴地说：“知感！现在，我也不发愁了。弟弟也有了继承人。”这个孩子是后来我们尊称的七爷。

从少尔林上传来：

三奶奶十六岁作寡。毛拉灵州太爷到了七十岁，一天，他说：“男人没有女人的时候，他的杂念清除不净，不能到达完美（كمال）的高品；女人没

有男人的时候，她的私心杂念不能消除，最重要的是功修不能升腾。”当时，一位虔诚的配贤知道了毛拉的意愿和机密，便说：“三奶奶自从三爷归主后已功干四十多年了。如果功修不全美该怎么办？她的功修会作废的。”接着，他们向毛拉祈求：“你提拔她，为了使她的功修全美，你聘娶你。”然后，毛拉接受了，事情归在了两海汇聚上。他说：“如今我已是七十岁的人了，凭着我的仁慈的兄弟的情分我提拔她。”

不久，灵州太爷归主了。

在后一个光阴里，三奶奶也归主了，十三太爷就料理抬殡了，犹如亲生生母亲一般。

驼场堡的一位诚实的教下传来：

的确，徐州张三阿訇来到毛拉灵州太爷尊前，他全美了心愿，他住了几日。

在启程时，他跪在毛拉面前，抱着毛拉的腿说：“我仁慈的毛拉啊！你祈求让我的小儿子死去吧！我不要他，因为我害怕如果他长大成人后，会伤害我们哲赫忍耶伊斯兰。远近的高目都已向我倾诉了，那些话都是不利的话。”然后太爷没有答应。然而他纠缠不休，太爷就勉强答应了。太爷说：“起来！起来！你去吧！全能的主是真的。如果你回到家里你就知道了。”他就离开了太爷家。当他回到家里时，他儿子已无常七天了，家里人都很忧愁，而只有他说：“知感！知感！”

据传：

牛木头大爷说，他去到尊大毛拉灵州太爷前……

有一天，毛拉对他虔诚的配贤讲话时候久了，直到他对他们说：“你们哪一个摸一下我的小腿？”他们都吃惊了，只有金阿訇用他的手摸了毛拉的右腿。毛拉问他：“它是怎样的？”他说：“在它上有扁豆大的一块伤疤。”他问他：“它是从哪里来的？”他禁言不语。毛拉又问他们，他们迷惑不解。毛拉对他们说：“你们经常喊‘毛拉啊！毛拉啊！’，你们不知道毛拉的意义。假若没有毛拉的话，从清算的刀剑上你们的身体必定受伤。”

由牛木头太爷上传来，他说：

“道长灵州太爷我们对说：‘我询问我仁慈的父亲船厂太爷：我们的教门在哪个时光会封印？’他说：‘尊大毛拉平凉太爷确说过：如果中国汉语

的五个字全美了，伊斯兰确已归于原始的执掌者时。那五个字是：道、玉、琛、龙、保。’”

据传：

在毛拉灵州太爷时光，在回岩堡一带正值干旱年，在另一个传述中是在中卫城。人们在街上已明显地买卖人了。

有一天毛拉命令管家：“拿一百两银子去到那里的街上为我买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妇女，银两不论多或少都不买，只用一百两银子来买。”管家去到那个城市，他住了几日，没有看见符合毛拉口唤年龄相似的、银钱相符的妇女，他就启程了。

他出了城，他就看见一个人赶着一匹马，一个妇女骑在马走了过来，他就上前询问了：“从哪里来，要做什么，这个妇女是谁？”那个人哭着说：“我从家里来，这个是我的儿媳，我儿子死了，她在守寡，干旱却越来越严重，我家里已无法生活，家人都要被饿死了，我为我的家人卖了她，以便她也逃活路。”他问他：“她芳邻几何？”他说：“她二十岁。”他又问：“要买多少钱？”他说：“要卖一百两银子。”他说：“你们能少点吗？”他说：“如果银子少了就不卖了，多我也不要，我只卖一百两银子。”那管家头仔细一看，她是一位文雅庄重的妇女，她骑在马上流着泪。他心中想：这就是毛拉的口唤要买的妇女，他就用一百两银子买了她。

他们回到家中，当毛拉灵州太爷看见了她时，毛拉满意的地说：“这个妇女我很满意。”他就把她交托给太太，让她“好好调养她，不要轻视她，或许从她腹中要出一位真男子”。

后来，毛拉就把她嫁给了十三太爷，她生下了四爷。

据传：

凤翔二阿訇、艾比·尔俩买提、阿布杜·嘎迪勒因重病五年没有去毛拉灵州太爷家。在第六年，他去到了毛拉家，他住了许多日。

有一天毛拉问他：“二阿訇啊！为什么这么多年你没有来？”他说：“我的毛拉啊！我年纪大了，虽然我这几年没有来，但奇妙的信息早晨和晚夕都来临于我，渴望常川伴随着我。”毛拉对他说：“你说谎，如果导师和门人的意愿是统一的，我就知道你所做的，你就知道我所做的。哪怕我在天的东边，你在天的西边。如果导师和门人的意愿不合一，你就不知道我所做的，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哪怕我们坐在一起。”二阿訇听后惭愧的低

下了头，他说：“我的毛拉啊！奴辈错了，求你宽恕我，求你慈悯我，你是最高强的慈悯者。”

据传：

牛木头大爷说：“我与很多跟随者去到毛拉灵州太爷家，我们会见了毛拉。有一天，毛拉告诫我们：‘你们在伊斯俩目教门中要坚定你们的脚步，因为灵州马不知道教门，也不认得人。因为他在教门中有怀疑，他举意打散一千两银子，把五百个打散给我，把五百个打散给二爷。’

‘有一天，他与人们约定去到二爷家跟随尔麦里。然后我感到空旷的大地上空无一人，我从房里出去时，看见天要掉落下来了，它离二爷家房子大约五尺高度。我祈求：真主是仁慈的，真主是多恕饶的，真主是多容忍的。然后我以自己的力量用两手升高它，真主应答了我的祈求。’

真主说：**“你们祈求我，我是应答你们的。”**

‘天空升上去了。’

他说：‘若不是前辈的情分，他们一总凭着执掌真理之人的威严必死。’”

至圣ﷺ说：“若不是清廉的人，一切邪恶之人必毁灭。”

须知：

在灵州太爷上有五个儿子：第一位就是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第二位是洪乐府三爷；第三位是四爷；第四位在年轻的时候口唤了；第五位是六爷。

而老二爷有三个儿子：第一位是二爷，他归主在了西安；第二位是八爷；第三位是九爷。

而老三爷他只有一子，他就是七爷。

总之，这些话是阐明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的血统体系。

据传：

下堡田阿訇在学得尔林后回到家乡，他凭益济人的知识兴盛了那一方哲赫忍耶的教门。然诬陷的官兵在和谐社会中生事破坏，他们在嘉庆二十五年把他控告于官府。这位阿訇经常向优胜的真主求相助，官长就顺民意而判决，诬陷者以失败而告终。

然后，在道光二十二年，他们又控告了官府，他们又以失败而告终，在那之后，伊斯兰特别兴盛。

当时，穆家村子有一位穆阿訇，他是响誉北方的大阿訇，他是田阿訇的亲戚。有一天他劝他进入哲赫忍耶伊斯俩目教门，“因为我们的教门是真的”，又对他讲述了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许多奇迹，并在苏菲经典中指出了修道的证据。那个阿訇说：“在经典中提到的话是真的，也是真理，但是一切外哩、一切圣人和道长谢赫都是在其他尊贵的国家里，特别是全品之人，而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那样的人。”于是田阿訇笑着说：“在圣训古都斯中说：‘我的一切外哩是在我的袍服之下，除我之外任何人不认识他们。’我们经常在语法学中讲名词是两样：变尾名词和非变尾名词。那它的含义是什么？”那个阿訇知道了，他就跪在他面前，他说：“我错了。”他说：“我就是那位道长的门人。”他问道：“人在哪里呢？”他说：“在芦沟闸。托靠真主！我引你去见毛拉，你亲自去看。如果是真的，你就得到了很大恩典；假若是假的，你必入天堂，我必下火狱。”

他俩就去到了灵州太爷，他见到了奥妙和执掌真理之人，他就入在了伊斯兰中，他也得到了无数恩典。那个阿訇最后达到了明知之人的品级。真的！伊斯俩目教门由于他两个而驰名，如同在谢赫伟嘎耶屯拉西的事迹中提过的那样。

据传：

驼场堡老田阿訇去到毛拉灵州太爷家，他在毛拉家住了几日，他就回到家中。然后，毛拉差人赏赐给他一个礼拜用的袍服，那阿訇十分高兴，并高尚的夸赞了它。

至于辛阿訇是一位学生，他听见了那个消息，他来了，他问道：“毛拉赐给你的平安符是不是在前面写着**كلم الهدى**（引导者的旗帜），在后面写着**نورالورى**（众生之光）呢？”他回答：“是！是！”辛阿訇就哭了，老田阿訇问：“你为什么祈哭呢？”他说：“在求学时，我去到皋兰府。有一晚，我梦见一位尊贵的客人对我说：‘你牢记：如果有人给你们师傅赏赐一个礼拜用的袍服，在它前面写着：**كلم الهدى**，在它后可面写着：**نورالورى**，他的大限就临近了！’真的！这个梦已过去三十年了，师父啊！或许你的大限已到了。”

他就急忙去到毛拉前，祈求寿命。毛拉说：“的确死比活着更好，因为在后一个时光灾难大，祸患多，你不能担待，在你上也没有一个逃避处。”他就顺从地回去了。

然后，刚过了几日，他就归主了。

由平凉马三阿訇上传来，他说：

“我与一些教下去到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家，然后，我们一部分割麦子，一部分碾麦子。我和江南陈阿訇是好友，我们每天在小学堂里吃饭。

有一天，我们在小学堂里吃早饭，金师傅和戴师傅坐在房子里面。然后来了一位添饭的人，他给每个人给了一块大饼和一碗菜、一块鱼肉。而两位师傅的食物在式样和数目上与众不同，他俩的饭菜就像两个苦工的一样。那个阿訇就悄悄对我说：‘这两个师傅的行为不是修道之人的行为，因为少吃少饮是修道的条件，他俩怎能管理毛拉的事呢？’而我们劝他禁言，不要说相反的话。

然后，毛拉和一位追随者抬来了两篮馍馍，他来到碾麦场，我和陈阿訇也跟随而去。毛拉就坐在一个蹲台上，那个跟随者把篮子放在毛拉面前。突然家里的黑狗窜出，它脖子上还戴着响铃，它咬了一块馍馍。

（毛拉）大叫一声：‘放下！人会咬人的。’那条狗又顺从的把馍馍放在提篮里去了。

那个阿訇知道毛拉怒恼就跪在毛拉面前说：‘求你宽恕我，求你慈悯我，奴辈错了。’毛拉说：‘你不要说多吃或多饮了，因为多吃多饮能增强体力，增强体力能多做事情。’”

据传：

卡家马爷从西口外带了强壮有力的哈胡子来到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尊前，毛拉十分尊敬他。他老家在河州，他俩在毛拉家住了五个月。有一天毛拉命令：“你俩绑紧行装回家去，在路上不要耽误。”他俩就启程了。

他俩在路上走了多日，哈胡子的路费也不多了，他就向他借钱，他给了他六千两银子。他说：“我们启程时毛拉叫我们赶快回家去。这个钱是我为自己准备的安葬钱，托靠真主！等我到了家，你就赶快交还它，我要费用它。”然后，那个人先回到家里，因为事情打扰，延迟了两日才到柯家马爷家，他在路上就听见了他归主的消息。然后，当他到了他家，他确已被安葬，他尊贵的坟陵在玛纳斯西边的石河子，离玛纳斯四十公里路。

他没有儿子，也没有继承人，因为没有应受的人，他无法履行这个债务。他就厉声痛哭，他探望了尊贵之人的坟陵，就悲伤地回到了家里。他参悟到：如果今世我无法还清这个债务的话，在后世我绝不能得脱离。他又举意第二次去到灵州太爷家，于是他就为此而辛勤劳动，以便能罚赎延

迟债务之过。

只要想起这个债务，他就经常在家里祈哭。然后，一人询问他：“你为什么祈哭呢？”他说为了如此如此的。他常常显现着忧愁和祈哭的神色。

有一天，太爷问他：“西口外的人啊！你为什么祈哭呢？”他说：“在第一次，奴辈从‘卡家’借了六千两银子的资本。在借钱时他把借的时间放了条件：他说：‘这些钱是我死后的罚赎金。托靠真主！如果你回到家里，你就赶快还了此钱’。当时奴辈由于在路上出现了困难，晚了三天，然后当奴辈到了家里时，他已归主了。他没有儿子，也没有继承人，奴仆无法交还这个帐债。”于是他就哭着说：“求毛拉慈悯我。”毛拉说：“的确，你的这个事情我不能答应，因为他是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领受的人，在他尊前有面份，我也很害怕。”然后毛拉说：“你从远道上的口外为了这个债务而来，我看你是不欠后世帐债的人。好吧！你把六千两银子给我，我在他归主的日子上干一个尔麦里，我替你交还。”那个人说：“知感！知感！”

这个人入在毛拉家里住了几日。不久，他就无常了。

口外少尔林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说，何爷说：

“‘阿克苏’安阿訇是一位有学问的阿訇，也是有道行的修道之人。他奔走在口里和口外的每个道堂中，为了寻求真正的伊斯兰和执掌真理的真人，唯独没有到达哲赫忍耶的道堂。然后他在家乡听见哲赫忍耶伊斯俩目在口里非常兴盛。

有一年，他来到故乡陕西，目的是访查伊斯兰的事情。首先他来到那个地方，他会见了作恶干坏的一些学者阿訇，他们嫉妒的说：“哲赫忍耶伊斯兰都是黑衫派。”他们阻挡他去探望。然后，他又回到口外，在路上他看见了抛弃家属的卡废勒，他就与他一起相处了很多日。虽然那人是一个卡废勒，他的话符合‘苏菲’。”

那位阿訇在礼乘、道乘中上紧，大众非常尊重他。于是，他们以他为伊玛目。当他听说了何爷虔诚、上紧的信息时，就去到他那里一探究竟。

何爷让他住在寺里，对他说：“你是这一方著名的阿訇，寺里有许多经典，你随意看吧！”然后，他在寺里住了很多日。每天他都翻阅著名的经典，秘密观察何爷的功修，在那些日子中，他在礼乘和道乘中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缺点，他心里想：这个人的伊斯俩目是真的，这个人是一位执掌真理的人。然后，他在夜里梦见他去到一条路上，来到一个大坑边，坑大约深一

百一十尺，左右深度相等。他又一次观看，他看见，来去的路深度也相等。原来，此坑是一个四方坑。在它上没有进出口，于是他十分害怕。他想死亡的差使将要敲他的门。突然，他听见高处有一个声音呼唤：“安阿訇啊！你抓住我的缠头就会上来的。”他就抬起了头，看见一位老人站在空中，他就抓住了他的缠头，升到了坑上面。他会见了那位老人，他向他说了赛俩目，问老人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那位老人没有回答，而是用自己左手揭开了尊贵的王冕，对他说：“你看吧！”说着指了指在他脑门无头发处显现的黑痣，他看见了那颗无发的黑痣大约一文银钱大。突然，那位老人隐身不在了，然后他就醒来了。他参悟了这个梦中奇妙的事情，把它装在了心里。

有一天，他向何爷讨口唤回去，他说：“师父啊！我奔走在所有道堂之间，我没有看见比你更高强的一个人。你是我今生后世的导师，我只是你的一个学生。今天我要回家了，等日子多了，如果我想念你，我就来探望你。”而何爷劝导他说：“在我头上有伊斯兰中的很多人，尤其有全品的、渡化人的导师。”那个伊玛目问他：“他在哪里？”他说：“在灵州芦沟闸”。他说：“我早听说灵州的伊斯兰特别优胜，我作了新鲜的举意。从家里启程，我到了陕西，我没有看见阿訇则罢，凡是看见的都说：‘他们的伊斯兰是黑衫派的伊斯兰’。因此，我们没有去到那里。”何爷说：“那些阿訇都是坏事的阿訇，他们只千方百计骗取一切无知之人的‘海迪耶’，他们以谎言编造经典，他们绝不是追求教门和寻求得脱离的学者阿訇。托靠真主！我很快要去那里，你跟着我吧！我们一块去，你去看一看他的伊斯兰符合不符合你的意愿。”

然后，他们来到了毛拉灵州太爷家里。他俩做了大净，他俩就会见了太爷。首先何爷抱住了毛拉的手，在他尊贵的手掌上做了吻。而这位伊玛目也握住了毛拉的手，他没有做吻，而他急急忙忙观看了毛拉尊贵的头。毛拉用左手揭开了自己的王冠，并低了低头说：“你仔细观看，我是不是你梦中所看见的那位老人？”他说：“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然后，他哭着说：“我的毛拉啊！假若我早知道你是全品的、渡化人的道长，我这几年就不会为了寻求而经历旅途艰辛的劳累、长途跋涉的艰难了。”

真主说：**“然而，真主为伊斯兰而开展开他的心胸，他就能守留跟随从他的养主上的光，难道是与心胸狭隘心硬的人一样吗？好亏伤啊！他们的心从记想主上而心硬的人啊！此等人是在明显的迷误中。”**（39：22）

然后，这位伊玛目说：“我的毛拉啊！若不是你的救渡我必亏伤而死去。知感真主！知感真主！”然后，他被打鞭了。念了讨白之后，何爷问他：“毛拉说了你梦里的情况是真的吗？”他哭着说：“如果不是你的提拔，我绝得不到这个恩典。”他说：“我的梦境就是如此如此的，我藏在了心里。今天真人显露了，真谛显现了。”

据说：那个伊玛目在第一次就发现了尊贵的、高尚的位分和调养人的、引导世人的品级。那个阿訇说：“现在我从那些坏事的、骗人的、编造经典的阿訇上割断联系，我已走上正道。”

真主说：**“真可叹啊！亲手写经典的人们，然后他们说：“这是从真主上来的。”以便他们用它卖低微的代价。”**（2：79）

又说：“他们说它是出自真主御前的，其实它不是属于出自真主御前的，他们是往真主上说谎，他们是明明知道的。”（3：78）

“然而你们当在大地上旅行吧！你们观察否认的人们的结果是怎样的。”（3：137）、（16：36）

由牛木头大爷上传来，他说：

“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与平凉米阿訇去游坊，以便查访教下的情况并探望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道堂窑，他俩穿着破旧的衣服，装作两个乞丐模样。他俩到达了官川马家堡，又游巡了两天，任何人不知道，他俩到达了黑庄学堂，学堂里没有人，都送‘埋体’去了，一整天都不回来。毛拉对追随的阿訇说：‘我就住在这个学堂里，你也去送埋体。’那个阿訇就去了。’他站在乞丐的队伍里，然后，一个教下给他散了十五个铜钱，他对他说：‘我还有一个同伴。’教下就给他又打散一份，给他赏赐了十个铜钱。

毛拉就与那侍奉者在那里住了一夜，任何人不认识他俩，他俩探望了尊贵的道堂，他们谁也不知道。

然后，他俩到了杨白俩阿訇家门口。他俩碰见了那个阿訇，他正要去给农民送一篮子用麦面和豌豆面做成的馍馍。然后，毛拉命他的同伴：‘你去向他讨要。’他就以穷人的模样乞求：‘散上一点儿，多斯提！’那个阿訇就把一个馍馍给了他，他说：“我有一个同伴，你也给他打散一点吧！”他就给他赏赐了一个馍馍。

然后，他俩启程了，来到磨米湾阿訇家门口。他俩见到了那个阿訇，他也要去给农民送吃的，手里有一篮子馍馍。然而毛拉说：‘散上一点儿，

多斯提!’然后，那个阿訇取了一个馍馍。毛拉说：‘我有一个同伴，你再给我打散一个吧!’那个阿訇就把那个馍馍掰了一半。毛拉说：‘好东西最好别掰碎。’他就把两半馍馍合起来给了他。

他俩就从那个贵地启程了。直到他俩来到‘银盘’牛木头阿訇爷的村子，他俩停在了院墙外的住着一个雇工的房子里。毛拉就听见念赞词的声音。他就对同伴说：‘你看着行李，我去跟尔麦里。’毛拉就进入，跪在了牛木头阿訇的右边。他却认出了毛拉。当他念到**واعف عنا**……时，他把台斯比哈让给了毛拉，毛拉没有接，在他大腿上打了一下。阿訇爷就知道了用意。当尔麦里全美了的时候，他没有给毛拉说赛俩目，回到家里，于是教下都散去了。然后他把毛拉请到了家里，毛拉在他家里住了三天。

他俩就启程了，直到他俩到了伏羌，他俩再没有探望其他任何阿訇，也没有任何阿訇和教下认出他。

他俩来到了临洮，在那里住了一个月。

他俩回家的时候，他俩从渭里路上行进。他俩来到一个小地方，那里有一家卖饮食的穆民，他们就吃了一点。而那家买卖人是夫妻二人，丈夫名叫马继恒，是渭里人。毛拉问他：‘哎，卖饮食的年轻人啊!你是哪里人？’他说：‘渭里人’。问：‘你的导师是谁？’他说：‘我们没门宦，也没有导师，我们除了归信灵州教门外，哪个教门我们也不信。’毛拉说：‘你为什么不去探望他呢？’他说：‘我们没有一点儿能力探望，我也生活贫困，每日只有三小壶茶和十几个馍馍，我们夫妻的日子就是这样的。’毛拉对米阿訇说：‘你对他说实话。’那个阿訇说：‘年轻人啊!这就是灵州的毛拉谢赫，你进入他的教门中，你向他祈求宽裕的衣禄吧!’当他俩听见了这个话时，他俩忍不住哭了。他俩说：‘哎!毛拉啊!求你慈悯我们!求你慈悯我们!’毛拉说：‘你们在衣禄上不要忧愁，**『你们当服从真主，服从使者，服从你们中执掌事情的人』**，然后，你们在服从的广场中必得到很大的恩典。真主说：**『归信的人们啊!你们当敬畏真主，你们当归信他的使者。（如果如此了）他就把他的慈悯两倍的赐给你们，他给你们赐给了一道光，他必恕饶你们。真主是多恕饶的，是独慈的』**。’毛拉对他说：‘你来芦沟闸，路途中的环境并不适宜。’他命令阿訇赏赐给他二两银子，作为他的盘费。

然后他俩就启程了。米阿訇说：‘我们沿黄河走到了大路上……’

他俩走到中午时分，天气太热了。他说：‘我们进入了一座佛院，我们在里面乘凉。’然而当毛拉进去时，所有佛像从本位上跌落了。于是毛拉命

令他把它们立在本位上。当他用手拿起它们时，它们就从本位跌落了。毛拉笑着说：‘这些佛像不让我们在它里面乘凉，我先出去，你扶起它们，看它们怎么样。’当毛拉出去了后，他把它们放回了本位，它们稳定了。

然后，他俩启程了，他俩到达了黄河边。毛拉对他说：‘你不要害怕，你闭上你的两眼，我拉住你的手过去。’第二条河也如此，直到他俩经过了十三条河，两只鞋都没有湿。那个阿訇在过最后一道河时，偷眼一看，诸天和大地都是黄河色。当他俩过去后，毛拉问他：‘你的鞋湿了没有？’他说：‘鞋底在这条河里湿了。’毛拉说：‘阿訇在心里有了很大的怀疑，所以你的鞋湿了，而我的鞋湿是干的。’真的，两天的路途三小时就经过了。

然后，他俩住在一个称为‘柴店’的店里。

然后他俩走了两天，回到家里。而马继恒在第六天来了，他会见了尊大毛拉灵州太爷，得到了教门的恩典。当他回到家里后，得到了无数奇迹。在渭里的众穆民因为他而得到了端庄的正道。

然后，那个追随的阿訇给虔诚的教下讲述了这些奇迹和事情。”

有一天，牛木头爷问他：“在过去的时候，两只鞋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当我的脚踏在水上时，就好像踏在棉花上，并不是站在水上，舒服极了。”

据说在《托勒格提·穆罕麦丁耶》经中记载：外哩的克拉买提是真实的，水上行走就是其中之一。

据传：磨米湾阿訇和杨阿訇九月份与一些教下在去到毛拉灵州太爷前，他们住了几日。有一天，毛拉对一位叫“严臊虎”的侍奉者说：“你把我们从贵地带来的馍馍拿来。”他就拿来了三个馍馍，毛拉把两个拿给了杨阿訇，说：“你认识这个馍馍吗？”他说：“奴辈不认识。”他又把一个赏给了磨米湾阿訇，说：“你认识吗？”他说：“奴辈不认识。多么奇怪啊！它是新鲜的，就像刚蒸出来的一样。”毛拉笑着说：“这些食物原本是我与米阿訇来到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贵地，我们就没有路费了，我们就向你们的父亲要些施济。在那时，你们拿给了我们，现在你们不认识它们。”然后，他们跪在毛拉面前，他们说：“奴辈不明知毛拉，求你宽恕我们。”毛拉笑着说：“那些事情已过去了。之后你们当防备，你们要把每个人当作赫祖勒圣人，把每一夜当做盖德勒夜。”毛拉把那些馍馍掰成小块，给在场的每个人一小块，给全部家下人一小块，说：“你们用它沾吉。”他们全部承认：他

们不知道教门的真谛，他们错了。

至圣[illegible]说："谁明知真主，天上地上的任何事在他上是显而易见的。"

至圣[illegible]说："假若你们明知，你们必步行在海上，凭着你们的杜尔依群山必跌倒。"

据执掌光阴的导师大太爷说："追随十三太爷时光的一个虔诚的教下对我说：

毛拉和侍奉者米阿訇要去平凉，探望平凉太爷的坟陵。他俩从家里启程了，直到到达了一条河渠边，在河边有一块白色的大石头，毛拉说：'你把我们的行李放在这块石头上，我们在这个地方休息。'米阿訇说：'我们去在远处休息吧。这个河水发出臭味。'而毛拉很不高兴，他说：'你不要憎恶这个臭味，你也不要轻视这个地方。在后一个时光无数人要来到这个河周围，有一部分人日夜望想前来，他们没有的指望无法实现，因为他们不可能到来。'"

由牛木头大爷上传来，他说：

"伏羌二阿訇和我仁慈的父亲，与一位教下去到毛拉灵州太爷家里。

有一天，他们来到毛拉面前，倾听机密。突然进来了一个人，他头顶到门框，向毛拉抱手道了安，他提着一提篮鲜枣说：'奴辈敬给毛拉送来这一篮枣，你先道口，让我们沾吉。'然后他很快的说了告别的赛俩目，他说：'今天是主麻的日子，时候到了，我要回去给人们领拜。'毛拉就给了他口唤，他又急忙离去了。

他们问：'这个人是哪里的什么人？'毛拉说：'这个人的这种的装束像是布哈里人，他是那个哲麻尔提的伊玛目。今天他给我送了一蓝鲜枣就去了，他要给高目领主麻。'他们说：'毛拉的事情多么尊大啊！他的真境多么高尚啊！'"

据说在《托勒格提·穆罕麦丁耶》经中记载：一切外哩的奇迹是真实的，他们中有在极短时间内超越远途的；有在需要时显示出饮食、穿戴的；有与无机物和外国人说话的等等，那些对显现它的人而言是奇迹，他不能达到圣人[illegible]的品级，也不能到达命令和禁止由他上脱去的地步。

据传：

徐州张三阿訇带信给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他要来与我们的毛拉讲道

理。

真的！他所说的话是“毛拉尽做无益的事，他给自己的儿子不教导经典，他们尽穿着丝绸绫罗，拉弓射箭，这都是无益的事，是今世的荣华，在内里没有一点益处”。

然后，他亲自来了，他坐在一个大车上，车上插着一面官员的旗子。然后，他会见了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毛拉让他住在小寺中。然后，我们的毛拉命令十三太爷去看他，因为“他对我们做了许多事情，又因为他服从我，而且他对你来说是得力的助手”。十三太爷奉命而去。

十三太爷穿着马甲，戴着丝绸的帽子去了。张三阿訇看见毛拉的模样时就更加不顺眼、心里不平。毛拉从门里进来，张三阿訇站了起来，他从炕上没有下来。毛拉说：“你坐！你坐！我给你行个外表的礼节，对你就不说赛俩目，因为我每天忙着拉弓射箭，顾不上洗大净，我是没有大净的人。”毛拉问他：“老三巴啊！院子中的这个大车是谁的？”他回答：“是我的。”它上面怎么插着一杆旗？”他说：“在徐州东关有一座桥塌了，官长命令我修建它，我就修建了它，然后他把这件事呈报到皇帝那里了，然后我就启程了，他给我赏赐了一杆旗，我把它插在车上，以便官车别被挡在路上。”毛拉笑着说：“你说别人不务正业、荒废时光，净干无益的事情，怎么你也干这种无益的事情呢？拉弓射箭是表面的事情，因为表面强盛也代表内里的强盛。”张三阿訇再也没有回答，他说：“你做，你做，我忙着呢。”然后他就出去了。

灵州太爷以前曾对张三阿訇说：“我的二儿子（他是我们洪乐府三爷）交给你，你领他去徐州，教他好好念经，你调养他。”

这次他回徐州时，准备领洪乐府三爷，但毛拉不高兴让他带走，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事已如此，只好让他带走了。

然后他们启程了，他俩走了五十公里路，太太哭着不肯让把他带走，她派了一个人去叫他回来，他返回了，真的那个阿訇因为这个原因从教门上转脸了。他说：“谢赫怎么会找借口呢？”

张三阿訇一到家，多斯塔尼就来向他打听教门的事情，他阻止了他们，说：“伊斯俩目教门不在中国了，现在，你们抓揽平凉太爷的拱北，如果需要的话就去看望吉庆的拱北，如果在他归真的日子干尔麦里的话，这就足以让你们知足了。”

据传：

牛木头阿訇爷领受了毛拉灵州太爷的口唤要去西口外，他从家里启程，直到到达了徐州。他会见了张三阿訇，他就阻挡他：“你别去，你老了，路途遥远，正值冬季，在路上要遭受许多艰难。”他说：“我一定要去，因为口唤最重要。”那天夜里下了三尺厚的雪。

第二天，他说：“我们要启程了，这是张三阿訇的杰作。”当他们走了四十公里时，没有雪了，直到他们到了桦树园子。他见到了金阿訇，他给他说了教门的很多机密，他在他家里住了许多日。

有一天，我们的毛拉在交还完晡礼后，只管在院子里转，然后来到一个打麦场，坐在一块石头上，用自己的拐杖打了三下地面，又高声呼唤了三声：“牛木头阿訇啊！你快回来！你快回来!”被称为马扎的侍奉者站着侍奉毛拉，他对毛拉的高声呼唤十分惊奇，记下来日子和时间。真的！在牛木头阿訇爷与金阿訇说话的时候，牛木头阿訇无缘无故答应了三次，他被称为大喜的侍奉者对他的高声回答特别惊奇！他也牢记下了那一日和那个时候。

牛木头阿訇第二天要启程了，金阿訇和教下挽留他多住几日，他没有答应，急忙启程了。他在每个歇脚处都没有停留。而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命令牛木头大爷：“你去接你父亲，你遇到他的时候，叫他赶快回来。”他就从家里启程了，然后，毛拉命令滩里爷：“你去到牛木头阿訇家里住。”牛木头大爷在甘州接到了他父亲，他已中风寒生病了，而且病情一日一日的加重，直到他回到家里，第二天，他就口唤了。的确，滩里爷在场，他为他举行了殡礼。他说：“毛拉的事情多么尊大啊！他的真境多么玄高啊！我不知道要给牛木头阿訇爷站殡礼。”

然后，牛木头大爷和滩里爷问大喜：“他在哪一天哪个时候答应了呢？”他说在某日某时答应了。在安葬之后，他俩来到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前，他俩呈禀了病因和他嘱托的话，以及他归主和埋葬的事情，毛拉说：“恭喜！恭喜！祝他幸福。”他到了家里，他俩问马扎阿訇毛拉在哪一日呼唤，他说在某日某时呼唤，真的！呼唤和应答是的一个时间之中。

据说：如果导师和门人意愿合一了，在他俩之间就通信息了，哪怕一个人在东海边，一个人在西海边；假若在他俩之间不合一，就不通信息，哪怕一个在房里，另一个在房外。

据侍奉毛拉灵州太爷的马扎阿訇传来，

“我经常住在毛拉家里临近大门的小房里。一天夜里，我在房外，听见模糊的一个声音。当时，毛拉从门里出来，我偷偷听见他回赛俩目。他说：‘我跟前并没有那个事情，你走！你走！你不要打搅我。’毛拉说着进了房间。我听见灵州太太问他，他说：‘张三阿訇无常了，他来打搅我，向我要欢喜。我说：你去！你去！你不要打搅我，你没有违抗我，不然，你违抗了我旁边的人。他就懊恼地哭着去了。’

刚过几日，张三阿訇无常的消息传来了。”

执掌光阴的导师大太爷说：“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去平凉探望我们的毛拉平凉太爷的坟园，他先洗了大净，去到太爷的坟茔前，人们都跟随着。当他达到坟门口后，看了看就回到住处。跟随者问：‘我们的毛拉啊！你为什么回来了呢？’他说：‘难道你们没看见吗？在他尊贵的拱北墙上站着一只白秃鹫。’他们都说：‘是啊。’毛拉说：‘那是张三阿訇，他凭着尊大毛拉平凉太爷的情面来打搅我，他哀求我，他向我要欢喜，因此我就回来了。因为他没有违抗我，他只是违抗了别人。’”

由牛木头大爷上传来，他说：

“我去到毛拉灵州太爷家，我住了许多日。有一天，毛拉在交还宵礼拜后坐在炕上，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站着，我也在场。灵州太爷对十三太爷说：‘在张三阿訇他的心中已经有怀疑，他由伊斯兰教上转脸了。我们向真主从那些中求护佑，的确唆使已经充满了他的内心。然后他提了很多意见，其中之一就是不可以浪费，家里的人浪费已达极点。这个话是真实的话，是公道的话，因为我们经常禁止他们浪费。真主说：『**的确真主不喜爱浪费的人。**』他还说不可以穿戴绫罗绸缎，不可以戴镶嵌有珠宝的冠帽，这不符合一切外哩、谢赫的行为和经典。至于这些事情是他不知道事情的真谛，因为光阴与光阴不一样。这个时光是不太平的灾难时光，伊斯兰没有表面的威严也不会昌盛。而张三阿訇把平凉太爷的一个拜毯、船厂太爷的一件袍服送给了我。他确已亏折了，他受到严重的伤害了！他无常后在旧家坟里哭了三夜，求我宽恕。’

然后，灵州太爷对十三太爷说：‘你关照他，因为他已违抗了你的口唤，他说了你的行为不符合经典。’然后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停了一会儿，说：‘你慈悯他，你疼顾他，因为他在先人尊前是有情面的，他确已为哲赫忍

耶伊斯兰受苦了，求你原谅他吧！’毛拉灵州太爷满意地说：‘好！好！好！最终他将得到真正的伊玛尼，归于高品之人队列中。’”

真主说：**“谁行善，而他完全服从真主，他确已抓揽了牢固的绳索，事情的结局只归于真主。”**（31：22）

由侍奉洪乐府三爷的爷爷上传来，他说：

三爷说过：“我仁慈的父亲灵州太爷对我说：‘的确，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还报一定会在百年之后拿取。’有人问：‘什么人拿还报？’他说：‘表面上他是卡废勒的官长，实际上是信道之人真正的道敌。假若没有他们的仇视敌对，卡废勒必定不知道教门的事情。他怎么会对我们行亏呢？谁以那种意念行亏别人，真主就以那样情形施加于他。’”

真主说：**“我在它中在他们上判定了：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鼻割鼻，以耳割耳，以牙还牙，一切伤害都有还报。”**（5：45）

由牛木头大爷上传来，他说：

“我和我仁慈的父亲、滩里爷都跟随灵州太爷去探望船厂太爷的拱北。我们到达了北京，在一家客店里住了三日。每天夜里有两只乌鸦在房顶上叫，我们不知道他叫的是什么，我们也没有留意。

我们就从北京启程了，我们又走了六天。在第六天早晨，毛拉要方便，他就去到没有人烟的地方，而滩里爷步行在前面，我们在路上等待。时间长了，毛拉还没有来，而我们听见他与一个人说话，我们偷着一看，他与两穿着红衣服的人说话。我们看见毛拉急忙来了，那两个人不在了的时候，毛拉笑着对我们说：‘前代的两位皇帝他俩向我要伊玛尼，他俩是当今皇帝的爷爷和太爷。’我对他俩说：‘你俩行亏不义，杀人放火，罪大恶极，你们怎么能应受伊玛尼！至于公道的皇王有站在高位（隔离墙）上的恩典。’他俩哭着说：‘我们不知道任何行亏不义的事，我们经常孝敬父母、善待百姓，至于行亏不义和杀戮是外部官员的事情。’然后他俩仍然纠缠不休，我就答应了，他俩感谢地去了。’然后，我们步行了一刻，滩里爷和我们会和了，他也在坐着等。他说：‘我的毛拉啊！你看见两个人了吗？’毛拉灵州太爷说：‘看见了，看见了。’滩里爷笑着说：‘那两个人不认识人，他俩堵住我，向我要伊玛尼。我说：你两个等着，真人还没有来。他俩就等着你。他俩是有天福的人，不知他俩是否得到了目的？’毛拉说：‘我答应向真主给他俩祈求，但是对行亏不义拿还报是必定要来临的。’”

真主说：“归信的人们啊！真主在被杀之人中已制定了偿命，良民对良民，奴仆对奴仆，妇女对妇女。”

据传：

在灵州太爷时光，灵州有一位牧羊人，他名叫杨天祥。他是一位特别富有的人，他放牧着二百峰骆驼。每年他都去山西经商，他有三个儿子，他们都是拥有珠宝的人，他们是在灵州太爷的亲戚。据说他是毛拉十三太爷的第一个妻子的父亲，而他的三个儿子都入在了伊斯兰教中，他们在伊斯兰中是至诚至贤的，只有他没有进入库房。

一次在把驼赶到牧场上时，他的大儿子来到了毛拉家，向毛拉讨口唤让他父亲住在牧场上。毛拉说：“你对你父亲说不要去。假若去了，或许他死在牧场上。”当他的儿子回来对他的母亲说了毛拉没有口唤，并说了如此如此的话，她在吃饮时对丈夫说了那些话，他就心寒胆颤地晕厥了。

在他醒过来后，他说：“你们为我准备一匹马、银子、礼物，我必去到毛拉家。”然后，当他来到毛拉家见到毛拉时，他泪流满面，说：“在今世幔帐中我已亏折了，求你宽恕我吧！”

我们的养主啊！如果我们忘了或者错了，求你不要拿问我们。

毛拉喜欢地说：“早上得到教门而晚上归真了的人，这些足以使他知足。”

然后他回到家里，不多几日，他生病了，在他临终时，他说了许多机密。

很多格迪目都是因为他的赛拜布进入哲赫忍耶伊斯兰的。真的！他是一位诚实公道、端庄的人。

据传：

在驼场堡（**الطوچانچوی**）有一位姓田的教下，名叫田世刚，他原来是格迪目，在那一方有势力，是有名的富户。

一天夜里，他梦见了一位俊美的谢赫高声喊：“呀！田世刚啊！你从昏聩的睡眠中快快醒来！”

“然后，我在睡梦中跪在他面前抱住了手，他抓住我的手说：‘起来！起来！’我就问道：‘你是谁？’他说：‘我是芦沟闸的老人。’当我醒来时，我记住了他俊美的面容（苏热提）和他洪亮的声音，我参悟了：这个梦好奇怪。”

有一天，他对他妻子说了这个奇怪的梦。然后她说：“吉庆！吉庆!”真的！她是一位有确信、有福分的妇女，她就催他去那个地方探望那位老人家。他说：“这个时候是收割的时候，我怎么能去呢？”她说：“我们有许多雇工，我能料理收割。”他找借口说：“我手里没有钱，去不了，没有盘缠。”她说：“我们有很多放牧着的牛，你选两头去卖了，就有路费和礼物了。”于是在她的催促下他下了决心。然后他以十二两银子卖了两头牛。她说：“的确，路费和礼物有了，八两银子就够了，剩下的四两银子是我的礼物，你替我送给毛拉。”

他就从家里独自启程了，他来到半个城，住在客店里。他心想：我独自一个人，没有一个随从，没有乘骑；这里的人我都知道，他们不是哲赫忍耶教门中的人；我连一个向他请教礼节的人都没有。”

在宵礼时分，来了一伙人，他们中有一位有骑乘，其他的都步行着。骑乘的是一位老阿訇，是一位虔诚的阿訇，他不吃客店里的食物；他们都很尊重他，他们找水买柴，以便为他做饭。

“在我心中想：这些人可能就是哲赫忍耶教下，他们要去灵州，我举意跟着他们。

我偷偷听见他们问店家：‘谁住在这间小房子里？’他回答：‘他叫田世刚，他要去灵州。’他们一部分对一部分说：‘这个人是格迪目，是我们教门著名的敌人。明天，我们五更之前就上路。’”

那人（田世刚）说：“我听见了他们说的话，然后，我给店小二赏赐了十三文钱，我对他说如果那个贵客启程，你叫我一声，我也启程。

他们先启程了，我随后也启程了。在日出时，他们见到了我，他们惭愧的说：‘你也来了!’一天天地，我们就到了尊贵的地方。我们住在被称为旗家店的客店中。他们住在大房里，我住在小房间里。我住了两天，我没有询问他们的情况，他们也没有问我。

我就参悟：在这个贵地上没有我认识的一个人，也没有一位引进的人，怎么能见到毛拉呢？

第三天，一个人进入了客店门，就问店家：‘哈胡子阿訇啊！莲花城大庄阿訇在哪间房子里？’他就用手指了指，那个人进入房内，向他们道了安。我听见他对他们说：‘毛拉的口唤是叫你们今晚来家里遇面。’那个人又问：‘田世刚在哪间房子里？’店家说：‘在那个房里住着一个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个人就进入我住的房间说：‘你就是姓田的多斯提

吗？’我答应：‘是。’他说：‘毛拉的口唤是叫你跟着那大庄阿訇来遇面。’说完他就去了。

我就参悟：多么奇妙啊！我在这里举目无亲，这个人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和我的心愿的。

我就进入毛拉家里。没多大时候，毛拉来了，他们都抱手道了安，我也抱手道安。我跪在毛拉面前，毛拉拉住我的手说：‘你起来！起来！你妻子的诚信太端庄了，为了伊斯俩目教门，她派你来，她还说了她给我准备了四两银子的礼物。这些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他说：‘真的！真的！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我的毛拉啊！你就是我在梦里所见的从外形内象都一样的谢赫。求你宽恕我，我知感你的提拔。’毛拉问：‘你家乡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水道沟（水定沟）。’‘在那个地方有没有水？’毛拉问。他回答：‘没有，它是一条干河。’毛拉命令他：‘如果你回到家，你就在门下面的干河里使劲挖，大约二十尺深，有一块大石头，它下面有一股涌泉。’”

那个人就奉了口唤回到家里，他依毛拉的口唤做了。一切姆纳菲格秘密说：“这个人变成了疯子。或者他听了一个疯子的话，因为这个地方从古至今是干枯的地方，怎么能出来水呢？”当他全美做了时，大水喷出，河水流淌，人们奔走相告。他们说：“这个事情多么奇妙啊！大寺的伊玛目带领一伙人来了，他们亲眼大见了涌泉流水，他们询问了事情的真相。他说：“这是毛拉灵州太爷口唤的机密哲理。然后，他们因为此事全部入在了哲赫忍耶伊斯兰中了。”

由驼场堡一位教下上传来，他说：

老田阿訇说：“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在一个学堂里与配贤们交还了哺礼拜后念奥拉迪。当念到中间时，毛拉大喊一声，修道之人和跟着念的人吓得禁言了。他们问：‘我们的毛拉啊！你因为什么大喊一声？’毛拉说：‘在西面一位代理者来了，他带着枣子，他经过一座大山时，一只狮子堵住了他的去路。正当狮子扑向他时，他向我求救渡，我就救渡了他。’

然后，刚几日那个人来了，他提着从树上刚摘的一提篮鲜枣。毛拉说：‘恭喜！恭喜！祝你幸福！你从大惊恐中得脱离了。’那个人说：‘我的毛拉啊！若不是你庇护，我必从大灾难中毁灭了。’然后，毛拉把枣子恩赐给了在场的人。然后，他给田阿訇赐给了一个枣子，他嘱托他拿着它，把它赐给全美了的人。他说：‘我得到了尊贵的一粒枣，我就保护着它，直到我

母亲口唤了，我就把它放在它的偏洞中。’它的比喻如同一枚鸽子蛋。田阿訇和配贤们问那个人：‘你翻山时遇到了什么惊恐？’他说：‘我翻大山时，突然一头狮子向我扑来，我就向毛拉求救渡。突然，我听见一个声音如同炸雷，那个狮子因害怕就逃走了。’他们说：‘毛拉的真境多么尊大啊！他的事情多么高尚啊!’”

据说在《托勒格提·穆罕麦丁耶》经中记载：一切外哩的奇迹是真实的，其中有在很短时候超越时空距离。

由河州谢家坪老海推布上传来，他说：“我去到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前，我会见了毛拉，羌南二阿訇也在毛拉家里。有一天，毛拉坐在炕上，我与二阿訇坐在椅子上，二阿訇对毛拉说：‘这位老人能说尊大的话，也说天上的话。至于说天上的话的人是揭起天门的人，不能给天门没有揭开的人说天上的话。’那海推布问他：‘二阿訇啊！哪道门是天门？’他指着脑门说：‘这个。’海推布说：‘不！不！我诚信：毛拉的门就是天门。如果我进入了这个门，我确已进入了天门，我看见了穆勒师德、至圣ﷺ和真主。’毛拉伸起了大拇指满意的说：‘今日我确已对那一方的教下放下了心，也在那个阿訇上放下了心。**你们所警告的好遥远**!’”

据传：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的师傅是“锁家厂”大阿訇。当他听见毛拉灵州太爷是教门的代理人，是**“你们中发口唤的导师”**时，他确怀疑了。他私意的心想：他只是我的一个学生，在他上怎么会有那些大事情呢？有一天夜里，他梦见一头大肥猪，进入自家门。因害怕他呼唤：“我的毛拉啊！求你救渡我。”然后，一个洁俊的少年进来，大喊一声，那个低贱的动物逃走了。他醒了，他因害怕念了几遍求饶词，他对他妻子说：“这个梦是奇妙的梦。”他说：“我听见我的学生芦沟闸的大师傅担负了教门的重任，在我的心中怀疑了，可能在我上出现了幔帐。”她对他说：“你快去探望他。”当他来到毛拉家里，他会见了毛拉时，毛拉笑着问他：“师傅啊！师傅大还是穆勒师德大？”他回答：“穆勒师德大。”毛拉说：“的确，在你家里来了个低贱的动物，是谁撵走了它？”当他听见这个话时，他连忙跪在了毛拉面前说：“求你宽恕我，求你慈悯我。”

由驼场堡老田阿訇上传来，他说：

“我与我的儿子和一个教下在太太归真的日子去到了毛拉灵州太爷

家，毛拉和配贤们依次念了四部《古兰经》，了了两部，留了两部。然后，毛拉命令滩里爷：‘你把田阿訇请到你家里，让他住下。’他奉毛拉的口唤做了，然后，他给他讲述了教门的很多机密，直到滩里爷对他说：‘我们大爷是一位真人，你在诚信中不要怀疑。’那位阿訇说：‘我们三爷是口唤的谢赫，事情怎么颠倒了呢？正如船厂太爷所命令的。’滩里爷说：‘在教门中有很多证据。’那位阿訇没有接受。

他对他说：‘你是大阿訇，我们在文法中有很多疑问，请你来答复，有人说名词在接受变化中是一样的，那怎么名词分为两样：变化的和固定的，而固定的الجر和التنوين不入它？’那个阿訇低下了头，停了一会儿滩里爷说：‘阿訇啊！你说真理。’他就抬起了头，说：‘是真的！是真的！颠倒是真的，是真的!’他俩就来到了毛拉尊前，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也在场。田阿訇跪下说：‘奴辈错了，奴辈太大意了，求你宽恕我，求你慈悯我。真的！我是属于折本的人。’

真的！毛拉凭自己的仁慈慈悯了他，给他赐给了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一顶冠帽、平凉太爷的一件袍子、船厂太爷的一把茶壶。伊斯兰在那一方倡扬了。在一切道敌争辩时，他以真知和容忍战胜了他们。”

有一天，一教下请他干尔麦里。在启程时，一个仇视教门的远房爷爷阻挡他，他打了他的脸几次，并且辱骂他。那位阿訇没有生气，并和气地劝导他。那位作恶者就惭愧地溜走了，他给他的儿子和妻子诉说了打他的脸和他忍耐的情况，家里人都责备了他，他承认了他的护善。他懊悔、顺从地去到田阿訇家。他说：“我亏枉了你，我错了。我听阿訇讲忍耐之人在他上有尊大的回赐。”

真主说：**“你当忍耐，只有真主才使你忍耐。”**

据传：

河州三满拉有一夜梦见一位洁俊的老人进入他家，高声喊叫：“在昏聩睡窝中的人啊！你为什么不觉醒呢？你来吧！我必重用你。”他在梦中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平凉的海推布。”当他醒来时，他参悟了这个奇妙的梦：“平凉的海推布是哲赫忍耶的道长，他呼唤我，要重用我？或许我将得到了哲赫忍耶伊斯兰的福分！”他想到谢家坪的“海推布”奉行哲赫忍耶伊斯兰，就想：我去到他家，我与他研究教门的真谛。在他来到的那天夜里，那个“海推布”梦见一只夜莺在他家飞，它不停的鸣叫。他就对他

家里人说：“有一位能言善辩的客人要来到我们家里。”

这时，他向远处路上观望，他看见走来一个人，海推布就迎上前上。当那个人走近时，他知道他是三满拉，就把他请到家里，十分尊敬他。他问他：“老海推布啊！你的导师在哪里？”他说：“在灵州。”他说：“他是不是真的？”他说：“是真的！是真实的，我把你引到他跟前你看。”

然后，他俩一起去了，他俩会见了毛拉。三满拉就心中说：“这位谢赫就是我梦中所见的那位老人。”他就住在毛拉家里很多日。

有一天，毛拉对他俩说：“你俩住着，不要急，我要重用你两个。”然后，他把他俩差遣到了西宁，去到那里传教。哲赫忍耶伊斯兰因为他俩在那里昌盛了。真的！“老海推布”到九十九岁高龄才归真了。

真主说：**“我确已在每个民族中差遣了一位使者，说：‘你们崇拜真主，你们远离偶像。’然后，他们中有真主引领的人，他们中有迷误在他上落实了的人。”**（16：36）

据传：在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时光，在孔昌府有一位姓张的教下，他是一位富有的人。他名叫张济，毛拉因他违背了口唤而怒恼了他，而人们经常在毛拉面前夸赞他。他就厉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夸赞他，因为他的情况是西口外金田录的情况。”正如前面已提说的。他到达八十岁时成为了乞丐，最终被饿死了。”

执掌光阴的导师沙沟太爷说：“在半个城中有一个教下对我说：‘在灵州太爷时光，他来到灵州，会见了毛拉。有一天，毛拉游坊，我跟随着。然后，他看见一个人修建房子，他用石头和胶泥牢固它。毛拉对他说：‘你不要牢固它，在后一个光阴它要被坍塌，它二次还要被修建。’”

据传：

牛木头阿訇去到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家。拉塔湖大师傅请毛拉干尔麦里，毛拉就命令他：“你请牛木头阿訇给你干尔麦里。如果事情过了，你叫他住在你家里，在晚上让他与你谈谈。”

他接到口唤，就请了牛木头阿訇干了尔麦里。在那天晚上，他同他谈了教门的许多机密，直到晨礼。然后，他俩来到毛拉家，大师傅说：“我的毛拉啊！我举意了十两银子的海迪耶，我把六两散给了阿訇爷，我准备了四两给你老人家。”毛拉说：“就凭牛木头阿訇给你所说的教门机密你应该

完全打散给他，因为他坚定了你的意念。但你的举意已经定了，我收下你的礼物。”大师傅说：“我的毛拉啊！在这几年奴仆升腾到天八次，奴辈在第四层天上看见洪乐府比其它位分高四百尺。”毛拉笑着说：“在大师傅上有升天入地的本领。”

据传：

滩里爷向毛拉灵州太爷讨口唤请大爷，即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毛拉十三太爷答应了，他就去了，他住在了他家里。

第二天，他交还了晨礼，他念了“奥拉迪”。当念到**ياذا 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哎！执掌尊严和仁慈的主啊）时，他“法纳”了。他用吉庆的手抓住一把炭火，当他从“法纳”中醒来时，他尊贵的手里的炭火变成了潮湿的土疙瘩。

由于此事，老二爷不肯了，他来到毛拉家里，用头顶碰毛拉灵州太爷。他说：“你怎么凭私意做事，你不遵父亲的口唤。口唤是你把教门交给哲尼德，即：洪乐府三爷。因什么你交给了大孩子，即：十三太爷。”

真的！十三太爷当时体弱、温柔、仁慈；而二爷高大强健、活泼。然后，家里风波不平息。灵州太爷无法地对十三太爷说：“你不要入在吃油香之人的班子中，你去，你住在服从、清亮的炕上，你去与雇工相处，以便平息是非。”

十三太爷顺从了毛拉的口唤。十三太爷的惯例是：如果他在晨礼头时礼了拜就睡，直到日出时起来，与雇工一起洗洗脸。而老二爷派了一个人去监视他的行为，他对老二爷说：“他不礼拜，也不做小净，只是在日出时起来洗洗脸。”就这样毛拉十三太爷心宽了几日。

然后，老二爷又向侍奉者打探十三太爷行为，他说：“十三太爷半夜起来礼宵礼，念《古兰经》，在头时礼晨礼，然后就睡了，直到日出才起来。”二爷又开始咒骂灵州太爷，他父子二人同心。咒骂和打的祸端一直未平息，毛拉十三太爷因害怕从不出门。

有一天，毛拉灵州太爷交还了晨礼，没有念“奥拉迪”就拄着拐杖去到城市。当他到达店门口，他喊叫了十三太爷。在那时，他正睡着。在他听见了父亲的召唤时，他赶忙起来，穿好衣服出来。而灵州太爷十分恼怒，他打他、骂他，当着众人的面说：“他干罪，尽给我丢脸。”大家替十三太爷求情。毛拉没有答应，他让他回家。于是十三太爷流着泪在前面走着，灵州太爷拄着拐杖跟着往回走。在路上他不见一人则已，一旦看见，他就

说儿子的丑恶事情。直到当他俩到了大门口，他俩碰见了老二爷。毛拉就当着他的面打了儿子三拐杖，老二爷急忙拉住拐杖，十三太爷乘机逃离了，老二爷问毛拉为何打他，他用自己吉庆的手打着脸说：“丢人！丢人！人们把我们兄弟称为调养人的、有传承的毛拉道长，而我这个儿子与那娼妇通奸。一个人偷着给我说了，我不信，今早我交还了晨礼，没念‘奥拉迪’我就到达城里，他就睡在菲菲子家里。”他又打着脸说。“丢人！丢人!”真的！菲菲子是城里有名的美丽娼妇。而二爷就被这些幔帐遮住了，然后是非有所缓解。在那日，十三太爷哭着没有吃，夜间没有睡。

有一天，毛拉灵州太爷与老二爷站在门口，家里的一个人对他俩说：“大爷（指十三太爷）这几日没有住在家里，也没有吃饭。”灵州太爷怒恼的说：“我知道他要住在城里，干他所意欲的丑事。从今起，我不挡他，我们兄弟祈求我们的一个后代一脉相承，我们凭那个就足够了。”

在第二天他吩咐一人：“你给你们大爷说：叫他去到城里，住在某人的客店里。真的！那个客店里有许多娼妇。”而十三太爷因害怕没有相反灵州太爷的口唤，他就从家里放声哭着去了。当灵州太爷听见十三太爷哭的声音时，就派一人叫他回来。

你要知道：“当先天之光显现了时，重重乌云遮不住它。我确已把麝香隐藏在垃圾中了，然后，世人闻见了它的香味；我把宝藏埋在了土下，然后它发光。”

那个被差的人去到城里，跟着十三太爷，他说：“毛拉的口唤是叫你回家，现在已不可能隐藏了，你当顺从真主的口唤。”在那时，他尊贵的两眼因忧愁和祈哭而发红。

据说：老二爷直至归主都没有跟灵州太爷思想没有统一。

据传：

关兴（قُوَاهِيَنْى）撒阿訇来到伏羌城寻求教门，他碰见了我们导师的师傅艾比·尔俩买提·阿布杜·嘎迪勒，他从他上得到了哲赫忍耶伊斯兰的福分，于是他渴望的心安静了。他就住在他的学堂里，他十分喜爱他，因为他是一位清廉洁皎的、确信的、有道痕的阿訇，每天他从他上学习礼乘的尔林和道乘的礼节。

时过多日，有一天，艾比·尔俩买提带人们交还了撇申拜——那个清廉的阿訇、贾阿訇、老四爷和伏羌二乡老等。然后他跪下，他给他们讲了

许多机密。他提到了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九年的灾难。他忧愁的说：“没人了，没人了，但愿在我跟前有一个人去到云南他郎去寻哲赫忍耶的珠宝、伊斯兰的宝库、教门的根子和我们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后人——我们大爷穆罕默德·阿布杜拉（他郎太爷）。”他连说了三遍，他们都没有答应，在说到第四次时那位清廉的阿訇答应了。他跪在他面前说：“师傅啊！我去！我去！我去寻找！”他就赏赐他二百两银子的路费和一匹马。他又嘱托了他很多好话，他说：“你记住‘**我向你们在它上不要求任何报酬，我的报酬只是在真主上。**’的意思，我祈求真主把会见和临近的福分赐给你。如果你遇见了我们教门的毛拉，你就再三祈求并讨口唤把道祖太爷的一个后人带到北方，以便教下沾他的吉。”

在启程之日，艾比·尔俩买提念了出外平安的祷词，那虔诚的阿訇就启程了。他经历了千辛万苦，肩负着调养旅途的主的使命，如像一个旅客。

直到他来到了他郎，他住在客店里。不多几日他见到了大爷。他穿着一件土布外衣，他在附近一直跟着他，但他同任何人不说话。有人问他，他也不回答。那个阿訇在客店住了三个月，也没有说话和临近的机会。

他就失望忧愁地回来了。他来到伏羌，艾比·尔俩买提十分怒恼，他骂道：“你不说话关键的话，你只知道说多余的话和废话！”他说：“师傅啊！求你宽恕我，我不知道用哪些话是关键的，哪些话是多余的话？”艾布·尔俩迈提说：“关键的话和最重要的话是你紧跟着他，你一遍又一遍地念我们道祖太爷的道号和尊名。当他听见道号和尊名时，你看他尊贵的情况如何反应。”那个阿訇说：“师傅啊！你给口唤，我再去一次。”艾比·尔俩买提就答应了。然后，过了多日，师傅就赏赐了他很多的路费。他启程了，直到到达了他郎。

他见到了我们大爷，他就紧跟着他，他念了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道号。当他郎太爷听见了时，他急忙转过脸，问是哪里的客人。他回答：“奴仆在甘肃伏羌城，奴仆的教门是哲赫忍耶伊斯兰。”太爷就吩咐：“明个你来家里。”

他就进入他尊贵的家里，他就拉开了话和来的用意，太爷都没有做出回答，他推辞说：“路途遥远，而且住在南方的人不懂北方话，各方面困难重重。”那个阿訇住在老祖家里几个月，没有全美心愿，他十分忧愁，在五番拜后他经常念：“主啊！求你把我的希望在你御前不要转成失望的，求你把我的绳索不要转成被割断的。”

有一天，老祖穿着一件新的土布外衣，他的身材比湿树还端正，他尊贵的胡须的黑白相掺的，他高鼻、细眉。他干了清廉的尔麦里，在尔麦里结束之后，他尊贵的右手拉住小三太爷的手吩咐："撒阿訇啊！我把这个小孩交给你，你领他去北方，探望我仁慈父亲的贵地，看看教门的全能和伊斯兰的鲜花。保护好！保护好！你保证他能去也保证他能来。"那个阿訇跪在老祖面前接受了口唤，拉住三太爷的手欢乐的念到：

سَمِعْتُ صَوْتَ مُغَنِّيهَا فَجُلْتُ لَهُ

بِمَا تَهَيَّاءَ مِنْ طَوْلِى فَطُلْتُ لَهُ

مَاسَرَّسِرٌّ بِرَوحِ الرُّوحِ نِلْتُ لَهُ

قَرَّتْ بِهَا عَيْنُ قَارِيهَا فَقُلْتُ لَهُ

لَقَدْ ظَفِرْتَ بِحَبْلِ اللهِ فَاعْتَصِمْ

我若听见赞美他的声音，

我必竭力奔向他，并常守他；

若我的心以灵光的舒适为欢乐，那我已得了他，

赞美圣贤毛拉之人太幸福了，

我告诉他："你确已得到主的绳索了，你当紧紧抓着！"

真的！三爷当时十六岁，他俩就从家里步行启程了，他俩经历了千辛万苦。

艾布·尔俩迈提·阿布杜·嘎迪勒当听见他俩来到的消息，就率领教下走到十里路上迎接。当他看见他时，他跪着迎接，他高念：

رُوحُوا اِلَى رَوْحِهِ كَىْ يَطْمَئِنَّ لَهُ

فِيمَا يُفَاضُ اِلَيْهِ لَنْ يَضِنَّ لَهُ

فَاسْتَمْسِكُوا بِكَرِيمٍ اِنْ بَحِنَّ لَهُ

بُشْرَى لَنَا مَعْشَرَالْاِسْلاَمِ اِنَّ لَهُ

مِنَ الْعِنَايَةِ رُكْنًا غَيْرَمُنْهَدِمِ

你们急忙投奔他的灵光，他会使他心定；

他把主赐的大恩慷慨地赐予他；

你们紧抓这位仁慈的毛拉，他定会看顾他。

正教的虔徒啊！毛拉是他的喜讯；

的确，贤品援助方面我们已有了有品有位的毛拉玉柱。

فَيَابِشَارَةَ فِى بُشْرَى شَفَاعَتِهِ
وَيَااِشَارَةَ فِى بُشْرَى اِطَاعَتِهِ
وَيَاكَرَامَةَ فِينَا مِنْ رَفَاعَتِهِ
لَمَّا دَعَي اللهُ دَاعِينَا لِطَاعَتِهِ
بِاَكْرَمِ الرُّسْلِ كُنَّا اَكْرَمَ الْاُمَمِ

道友啊！我从他搭救的喜讯中已得到了福音；

道友啊！我在顺从他的喜讯中已有了他的指点；

道友啊！我从他高品的显露上已有了同类杰出的贵人了；

在真主召唤了时，我们就是响应服从他者；

他是万圣中的最贵者，那我们就是其教生中最贵的了。

他抱手痛哭着、渴望着。然后，他俩回到家中，他用自己的手拉住了他的手。然后，艾布·尔俩迈提干了知感的尔麦里。在尔麦里之后，他朗诵了一首诗：

恭喜凭夜眼发现了治疗远道病症的人，

恭喜在永恒境界中凭洁净之头会见了毛拉的人。

然后，他把它挂在了三爷住的那个房门，他把他叫名“道林中的代理人”。他给他教导了理学，并且特别尊敬他。

真的！的确！三太爷秘密住在伏羌十八个月。期间艾布·尔俩迈提并没有传信给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

有一天，他对撒阿訇说：“你准备启程，把教门上的毛拉送回他家，我们请他，我们把他送回他家，我们的事情就全美了。”他给他赏赐了很多银两和礼品。然后，他俩从伏羌启程，回到云南。

当送三太爷回家的消息传到了灵州，灵州太爷特别气愤，他说：“奇怪！三爷怎么没有来到咱们这里。”他就写信送到南边，老祖收到了信。的确毛拉灵州太爷问他郎老祖：“兄弟啊！你的儿子为什么不来我家，是你和我的事重要？还是你与伏羌二阿訇的事更重要？为什么他去他家，不来我家？”老祖就问三太爷和撒阿訇：“你俩为什么不去灵州？”他俩就说了各种阻碍和很多的理由。”老祖特别气愤，他打了他俩。他骂撒阿訇：“你的师傅和你把我儿子藏在你们家里，你们更改了他的尊名，然后所有的人不认识他，你们没有让他去探望本光阴的导师灵州太爷，把他没有领到尊贵的原始圣地让他沾吉，你们把他领到你们家是你们尊重他还是轻视他、伤害他？”

那个阿訇害怕地一声不吭，只跪在老祖面前，老祖厉声说："你站起！"

他对二爷说："我由于你弟弟被骗而惹了教门的破烦，唯有我亲自去到毛拉灵州太爷请他原谅，但是我老了，我无能去这一程路了。你代我去，你把他俩领到灵州太爷，求他宽恕他俩和我们一总。"在启程时，他嘱托他们："你们小心！你们小心！如果你们去到了甘肃，你们走东路，你们不要走西路。"

然后，他们八十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灵州，他们会见了本光阴导师灵州太爷，他们都请求他宽恕，毛拉就答应了。他说："你们为了伊斯兰从远途而来，该过的已经过去了。"

的确艾比·尔俩买提也来到了灵州，他三天未敢来见灵州太爷。毛拉特别怒恼，没有要他进门。他住在马圈的小房子里，太爷没有理睬他。有一天，他跪在大门口，他说："毛拉啊！求你宽恕我，你给我口唤让我进入，你不要使我的望想破灭。"二爷、三爷、撒阿訇全部来请求，请毛拉宽恕，毛拉就宽恕了他。艾比·尔俩买提·阿布杜·嘎迪勒说："我的毛拉啊！奴仆不让他见您的目的是让我们今天见他俩。假若你上次见到三爷，今天就见不到二爷了。"他们听后都欢笑了。他们说："恭喜！恭喜！欢迎！欢迎！"

灵州太爷就高兴的念了：

"我发现并抓揽了使众生的脱离的优越之人"。

وَجَدْتُهُ لِخَلاَصِى خَيْرَ مُلْتَزَمِ

艾比·尔俩买提·阿布杜·嘎迪勒欢乐的念了：

"我只指望他，指望他使我得到了安慰。"

فَلِىَ رَجَاهُ رَجَاءً فِيهِ تَسْلِيَتِى

二爷念了：

"我的灵性闻到了本肘光的香味。"

مَا رَوَّحَتْ نَفَحَاتُ الّدَهْرِ رَوْحَ إِلَى

撒阿訇知感地的念了：

"在期盼的源泉中因他世人没有失望"。

فَلاَ يُخَيِّبُ مِنْهُ عَيْنُ مُنْتَظِرٍ

众虔诚的阿訇念了：

“在他显然的大恩中他的教门太尊大了。
至圣[illegible]的教生都入在了他教门的护城中了，
如像老狮子领着小狮子在道林中安居一样。”

أَجَلَّ مِلَّتَهُ فِى فَيْضِ جُلَّتِهِ

أَحَلَّ أُمَّتَهُ فِى حِرْزِ مِلَّتِهِ

كَاللَّيْثِ حَلَّ مَعَ الْأَشْبَالِ فِى أُجُمِ

据传：马大阿訇说：

戴阿訇师傅来到尊贵的地方，会见了尊大毛拉灵州太爷，他进入了哲赫忍耶伊斯兰中，他在功修中上紧修行，他的行为干办比其他阿訇更优秀。毛拉也十分喜爱他，他奉口唤开办了马家湾子的学堂。

有一天，他过圣纪，他来到毛拉家里，他向灵州太爷讨口唤：“者码提的所有人希望请大爷。”真的！那时，把尊大毛拉十三太爷称为大爷。毛拉说：“他在客店里，你去到街上去请他，如果你看见他闲着，你就说明来意；如果你看见他忙着你就不要问他，你就坐在店里等着。如果他答应了，你就来，我给你一包香。”当他来到街上，到了店门口，他看见他光着头盘腿打坐在下棋，那个师傅就坐在里面等了一会。大爷喜悦的笑着进来了，他对那位师傅说：“我们玩棋子，你不要笑话。”他就问戴阿訇：“你做啥事？”他就说明来历，大爷就答应了。他吩咐：“你先回家去，毛拉要给你一包香。’”

师父在回去的路上想：毛拉单独说“我给你一包香”，再没有人知道啊！他怎么知道的？真主的一切外哩的事情多么尊大啊！”在那个时光他就诚信：他就是灵州太爷的代理人。当他回到家里时，灵州太爷已站在第二道门口，用尊贵的手拿着一包香。他告诉太爷：“他去哩。”太爷说：“你当防备！你当小心！你不要看表面的事情，因为那是最大的幔帐。”

据传：谢赫灵州太爷问他仁慈的父亲毛拉船厂太爷：“教门在哪一辈上封印呢？”毛拉船厂太爷说：“如果五个汉字全美了：‘道、玉、琛、龙、宝’（دَوْ ڤ صٍ لٌ بَانْ），伊斯兰归于原始根本了。”

阿布杜·舒库勒说：

我听见我聪明的师傅说：“在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时光，有一位老练的

阿訇，他说：‘我们去到毛拉灵州太爷家，以便观看他的行为和真境。因为无知者（瞎汉）针对他说：他有一切奇妙的奇迹和显示反常的事情。’他去了，他在路上看见一个人骑着一头骡子，那个人对他说：‘你在这条路上不要走，因为此道有强盗出没。’突然那个人不在了，他就从另一条路上去了。不多时，他看见了很多蛇，他一直在那条路上转来转去，直到他来到了毛拉家里。他对毛拉试验的说：‘我的毛拉啊！求你给我显示奇妙的奇迹。’毛拉厉声对他说：难道骑在骡子上的话和很多蛇不能使你满足吗？’然后，他放下了他高傲自满的架子，跪在毛拉面前说：‘我错了！我错了!’他请毛拉念讨白、打鞭子。”

据传：

毛拉灵州太爷在小寺里领配贤们交还了晡礼。在礼完拜后，他就坐在礼拜寺院里的墙影下，他对他们讲述教门的机密……

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有一天叫来他的三女儿，他用尊贵的手摸着她的头说：“我心爱的女儿啊！你不要忧愁你的大脚，在将来时光你要放牛羊，脚大走路方便。”

然后，毛拉叫来他的二女儿，用自己尊贵的手摸着她的头说：“我蒙难的女儿啊！你不要厌恶你的脚大，在以后的时光你养鸡养鸭，给狗喂食，体力会变的强壮。”

然后，灾难来临，行亏的官长把两位姑姑迁移到了西口外，把二姑姑赏赐给了一个官为奴。每日她的事情就是养鸡养鸭，给狗喂食。这段历史比较长，将要提到。

行亏的官长把三姑姑卖给了一个鞑子（满族牧人），她每天给他们放牛放羊，直到许多年。而那个鞑子经常去金钉清真寺，在那里做买卖。

有一天三姑姑问他：“在那个城中有穆民吗？”他说：“穆民很多很多。”她就心中秘密举意了。

有一天，她赶着牛羊去牧场，她就逃走了。她跑了一天一夜的路，第二天日出时，她看见远处有人烟，她就去了。的确，在那个城中有一位名叫“杨子奇（يَأْزِكِي）的乡老”，他是一个富商，他有很多骆驼。每一年，他在鞑子地方去放牧。在那一年，他亲自去到牧场。在牧场里有一只恶狗，他的名叫“马云”的雇工经常绑着它。假若放开它，它必咬人，甚至致人性命。

在这天，那个虔诚的乡老听见那条狗挣断铁绳，跑去咬人，他就急忙跑出门，怕狗伤人。然后，他看见一个人远远而来，那个狗就跑在她前面，爬着、顺从的跟着她。他就说：“这事多么奇妙啊！为什么它不咬她。”当她到跟前时，她发现是“鞑子”的女儿。他就问她情况，她悲伤的说：“我是穆民，我是官川贵人的女儿，卡废勒把我充军流放到这里，我给他们为奴。现在，我从灾难、打骂中逃脱了。你从灾难中拯救我，你庇护我吧！”那个乡老就答应了，但是他害怕不义的官兵追她，他就把她藏在牧草中，在他周围放着很多木柴，人看不见任何踪迹。然后，从鞑子那里的一伙人来了，他们在每个地方搜寻，他们都没有看见她，他们就失望地回去了。那个乡老就把她领到他家里，经常藏在他家中。但他也是一个外人，他害怕灾难降临，他就想法把这个事告诉了一个大官。这个官长就做主把她送给了府里的一个名叫杨阿訇的信道的人，然后他娶了她。这段历史后面还要详细介绍。

据传：尊大毛拉灵州太爷说：

尊大毛拉道祖太爷的妻子，就是我们太太，她被充军到伊犁河，行亏的官长把她赏给了旗官。他特别高兴，他就买来了猪肉，以便做了让她吃。然后，她推迟到了半夜，她就拿了一把刀宰了那个狗官和他的妻子、女儿。

当早晨时，她骑着一匹马，她去到将军官府，她告诉她亲自杀了那狗官的事：“我是一位信道的妇女，他做猪肉让我吃。如果他吃，我绝不杀他。”那个官员高度赞扬了她，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贞烈的妇女，古今无双。”那官长打算释放了她，无故释放是不顺情理的。他就问：“现在你想活还是想死？”她说：“我宁愿死。”当时，她在西面院落中殉道了，教下把她安葬在了那里。”

据说，在那里有两个海里法：一个姓丁，名叫“丁良贵”；另一个姓何，名叫“何赛干（خَسَيْقَنْ）”。他俩在道光二十五年投在杨五阿訇门下求学。

有一天，三姑姑叫他俩，她对他俩说：“两个海里法啊！你俩去口里，你俩在那里为教门而学习：第一，你俩看看伊斯兰的尊大和正道之光；第二，你俩把我的话和情况传达给尊大毛拉灵州太爷。你俩把这串台思比哈交给毛拉灵州太爷，它是我仁慈的父亲为封印《古兰经》而用过的遗物。”信何的海里法推辞说：他没有看家的人，不可能去。姓丁的海里法就接受了她的口唤。她就说：“丁海里法啊！你脱下你旧衣服，我给你一件新衣服，

我给你洗洗衣服，你好上路。”在临近启程时，她把一串尊贵的台思比哈给了他，她对他说：“你要好好保护它，否则你就大祸来临。你牢记我的话，你给毛拉说的确我是官川尊贵导师的三女儿，灾难来临后，行亏的人把我们的男子充军到了南方，把我们的妇女充军到了西方。在西边受难的人有我、我母亲、我大姐、我二姐，还有撒拉太太，还有海姑姑和香姑姑，一共七个妇女。在路上困难是无境无限的，真主至知。”

然后，她以忧愁的话叙述了她们的事迹：

“当我们到了吐鲁番头道河子时，我大姐就生病了，然后，我们住了两日，她就归主了。真的！那个地方是沙漠，不可能挖坟。在那时太困难了，我仁慈的母亲忧愁地对我说：‘我们挖沙，然后我们寻来四块板。’我们把她放在它中，它像一个木匣。一个困难过了，另一个困难又来了，那就是没有一片卡凡布，太太就撕了她的旧衣服作为卡凡，我们就葬了她。

真的！那时我刚七岁，海姑姑年龄最大，是十七岁，她是一位刚烈有高志的女子，她的高志是绝不受卡废勒的折磨和侮辱的各种罪，哪怕死了。一路上一直她向我受难的母亲讨归主的口唤，她没有给她。当我们来到三台海子边，我母亲说：‘海姑姑啊！现在你殉道的时候到了，这个海子就是你的坟陵。’她接受了口唤，用自己的衣服遮住面容就纵身跳入海中，任何人没见过她的遗迹。

据说：那个海子水特别清澈，从高处能看见海底的沙子。在她跳入海子中之后，人没有看见一点遗迹，那是真主的护佑。

那时还剩五个人了，直到我们来到伊犁河，我受难的母亲哭着说：‘这个时候是我与你们分别的时候了。我告诉你们：那是你们仁慈的父亲赏赐的安排。’然后，她揭起衣服，取出了一串台思比哈，把它交给了撒拉太太。她嘱托她好好保护，这是毛拉用过的遗物。在离别时，她嘱托我：‘你保护好！你保护好！的确毛拉对我说：在将来时光，他的后人要用它。’

然后，首先我受难的母亲在大城（今惠远镇老城村）中被赏赐给了一个旗官；然后把我和撒拉太太赏赐给了伊犁河西绥定镇的旗人为奴，把我们二姐、香姑姑赏赐给了伊犁河北梭龙城（现在的老霍城）中的旗人为奴。

我母亲高风亮节，她来到了官长家里。她表面欢乐，与卡废勒说笑。然后，在他们不防备时，她暗揣了一把刀。在太阳落山后，她对官长说：‘我是一个穆民妇女，习惯在夜间做大小净。’那狗官就答应了。她推磨到半夜，然后，她换了大净。她听见那狗官已睡着了，她就首先杀了他，然后杀了

他妻子、儿女，共杀死七人。在早晨，她亲自去到官府，她说了她所做的事情。

一位大官员对其他的官员说：‘这个女人高风亮节，再没有像她这样贞烈的。依礼说应当残酷的处决她，但是，你们使她容易的死吧！因为她不失贞洁。她确实是一位女中豪杰。’当她的死刑判决决定后，他一直在褒扬她：多么伟大的志向啊！多么高尚的品格啊！”

在归主时，她想起了执掌教门的毛拉的话：‘毛拉曾差遣苏阿訇到口外，说在后一个时光他给我念临危，现在我怎么不见他的面呢？’”

三姑姑说：

“在伊犁河有一个苏阿訇，他是一位教门坚定有道痕的阿訇。以前他来官川（القونچوى）的家里住了两年。然后，我仁慈的父亲命令他回家去。当时仁慈的母亲也在场，他说：‘在将来你们太太如果到了那里，你给他念临危。’那诚实的阿訇，他对毛拉的口唤很疑惑。’

然后，他带着疑惑回家了。然后，当他听见灾难降临的消息，他经常悲伤，但他根本不知道道祖太太充军到了西边。

有一天，他正交还晨礼，突然他的心中显现出了忧伤，他就放弃了晨礼赞词。在太阳升起时，他去到街上，他看见很多兵马朝大官府走去。他就问他们：‘你们忙着去做什么？’他们说：‘一位外地妇女在夜间杀了七人，今天杀她偿命。’他也就去看她是哪里的一个妇女。他就挤到头道门，站在墙角。突然他想起了我们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口唤。他参悟了好一阵，他就用手抚了抚胡须，他就想：毛拉的口唤是我给太太念临危，太太在何处呢？而我在这个地方，好遥远啊！好遥远啊！我怎么给她念临危呢？忽然他听见了枪矛的碰撞声，当时人们赶着一辆大囚车，他就跑着去看，在它周围有许多官兵，他看见一位蒙难的妇女坐在车上。两个人抓着她的头发，由于官兵簇拥，他没有认出她，但太太已认出了他。她大喊：‘苏阿訇啊！你快来给我念临危。’

他就挤近了她，直到到达西院，他给她念了临危，她容易的殉道了。那时，天因为五色光而通亮，大地散发着麝香味，睁开的众目刺眼难开，敌人吓得魂飞魄散。当光亮和香味过了时，一位官长命令埋葬她：‘她是一位高品的妇女。’苏阿訇就给她站了拜，众教下把她安葬在西院坟陵中。”

三姑姑说：

“丁海里法啊！你牢记我仁慈的母亲的这个结局。如果你遇见毛拉灵州太爷，你把这些纪实告诉他。

至于我二姐被赏赐给了梭龙城（现在的老霍城）中的一个官，他把她卖给了一个旗人为妻。在那里她设法逃脱是不可能的，她必须服从真主的前定。她经常单独吃饭，做大小净，秘密记主赞圣。

过了许多年，她生下两个男孩。他俩长大了，他俩顺从母亲。而她的丈夫在她生下第二个儿子后死去了。然后我二姐生病了，临终前她嘱托了四件事：‘如果你俩听我的话，你俩就是我的儿子，我是你俩的母亲，否则就不是。’他俩说：‘我们仁慈的母亲啊！我们顺命，我们接受你的口唤。’

说的第一件事是：‘我是一位信道穆民，你俩是两个卡废勒，我活着我受难的身体在卡废勒班子中，但我纯洁的心是在信道的穆民的班子中。如果我归主了，你俩把我的身体也入在穆民的班子中。现在我病了，你俩把我抬到霍尔果斯，我听说在那个地方有个赵阿訇，你俩把我交给他，然后，你们就回家。’

第二件事是：‘如果我归真了，你们就多把一些金钱、羊、牛、驼打散给他，以便他把我埋在伊斯兰教门上，让他给我说情（真的！他俩是两个富有之人）。’

第三件事是：‘你们把所有穆民称为舅舅。’

第四件事是：‘你俩探望我的坟陵时，不要叩头，不要烧纸。不然，你俩在我坟上点香。点香后，你俩跪一会，你俩就回家。’

他俩说：‘我们的母亲啊！我们一定顺从你的嘱托。’

然后，他俩把她抬到赵阿訇门上，当那阿訇看见一群卡废勒抬着一个病妇时，他特别害怕。她就说：‘聪明的阿訇啊！你听我的历史：我是乾隆四十六年的灾难被充军到这里的一位穆民，我是官川尊贵导师的女儿，我现在病了，我想借你家的一间房子，我在它中住几日，我是一个受难的人，也是一位离乡之人。如果我归主了，你把我埋在你家坟中，所费用的财帛由这两人支付。你不要害怕，这两个是我的儿子，他俩把我抬在你家是奉我的口唤。’

那位阿訇虽然奉行的是‘虎夫耶’门宦，但他是一位虔诚的有教门的人，他就接受了她，他就使她住在他家里。过了两日，她归主了。她的两个服从的儿子拉来了许多马，赶来了牛羊驼，并给了很多布。然后，他埋了她，他俩祈哭了，他们观望了。他俩经常探望她的坟陵。他俩未看见一

人则已，一旦看见，他俩就喊他舅舅。在他俩探望她的坟陵时，他俩就点香，然后，他俩跪在远处，他俩哭一阵，然后就回去了。后来，他俩成了大官，一个是外地官，一个是本地官。

你牢记我二姐的这个结局。”

三姑姑说：

“我和撒拉太太被行亏的官长赏赐给了绥定的一个旗人，他名叫‘李有博’。我们常川侍奉，给他当侍女。但我们单独做饭吃，我们特别讨厌那被诅咒者。他经常打骂无缘无故地亏待我们，我们所吃的与狗所吃的一样。真的！我们遭受的折磨和轻视一言难尽。每天我们放羊、放牛和马。如果我们赶牲去到牧场，我们就用河水做小净，我们念台思比哈，我们念：

‘求你恕饶我们，求你慈悯我们，仁慈中最仁慈的主啊！求你慈悯我们吧！’

我们每日都如此。

如果有人问你：‘这样多少年？’你对他说：‘灾难降临时我才七岁，撒拉太太三十三岁。我们在卡废勒家受折磨我到了四十岁，撒拉太太到了七十岁，总之我们为奴三十七年。’

有一天撒拉太太在荒郊中对我说：‘三姑姑啊！我年事已高，我老了，我也是懦弱的，我不能放羊了，我怎么跟着你，保护你、伴随着你呢？这个时候早晚会归主。假若我归主了，你怎么活啊！你怎么熬过忧伤和艰难的时光！’我俩就头抱头哭了很长时间。真的！我俩在白天黑夜不吃不喝地哭，直到我俩两眼因哭而红肿。然后那个卡废勒看出我的哭过的痕迹，便问道：‘你为什么哭？’我哄骗他说：‘我没有哭，是风把沙子刮在眼中了。’

第二天，撒拉太太在荒郊劝我：‘你不要哭，你吃，你喝，因为我看见了得脱离的奥妙和办法。你在夜间做些馍馍，第二天你单独去放牧，你拿着馍馍、两件新衣服和绳子。你把牛赶到牧场上后，你去河边，你脱下旧衣服，你穿上新衣服。你别害怕，把绳子的一头系在你的腰上，一头系在牛角上你抓住绳子过河，然后你把绳子扔到河里，至于牛会自己回来的。如果卡费勒寻找你到河边时，他会看到旧衣服的，然后他确定你跳河里淹死了，然后，你寻找自己的活路吧！’

嘱托之后，她从她的旧衣服中取出了我母亲交给她的那串台思比哈，她哭着给了我。她说：‘明日就是我和你分离的日子。你把她藏在你旧外套

里。’然后她说：‘你仁慈的母亲说：的确毛拉对我说，在将来时光，他的后人要用它。’”

——然后，她俩回到家中。

在第二日，三姑姑就逃走了，正如撒拉太太说的，他们搜寻，直到他们在河边上看见了衣服，他们失望地回去了。他们连打带骂追问撒拉太太：“你为什么不说，我们确已看出了你俩忧愁和哭过的痕迹！”撒拉太太被逼上了殉道之道。

——三姑姑忧愁的说：

“我昼夜奔跑，直到我跑到一个放牧骆驼的牧场，一位姓杨的人隐藏了我，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然后，教下们知道了，他们秘密地来探望我。他们中有一个孔昌府姓张的教下，他是一个大熟皮匠。有一天，他给一个大官熟了狐狸皮子，他特别喜爱他。他经常在他跟前说好话，他就设法替我求情。那个官长就答应了，他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做主把她送给姓杨的穆民。’他在官府中是差官。真的，在那时，我已四十好几了，我到了他家。然后，我生下了一个女儿。”

她说：

“丁海里法啊！现在我老了，我已七十几岁了，我把这个尊贵的台思比哈给你，他是我仁慈的父亲用过的，你把它送给毛拉灵州太爷，你把我所提到的事情告诉给他。”

后来，丁海里法在道光二十六年来到灵州。他会见了毛拉灵州太爷，他把那串台思比哈和三姑姑的话都带给了他。毛拉就拿起黑布包做吻沾了吉，他忧伤地静听了丁海里法的话。当丁海里法说完了话，毛拉就命令他住在银家桥学堂里。他对其他教下说：“如果你们想知道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家下人的历史真相，你们请教丁海里法。”

三姑姑的历史很长，以后还会提到。

据传：茶五爷说：

“在毛拉灵州太爷时光，有一位成都县的吴涯阿訇，他是有名的阿訇，他经常说大话：‘在中国只有两个半阿訇：一个是海南的李润贵，一个是我，其余的阿訇是半个。’他曾为寻求伊斯兰真实的教门，他走遍了哲赫忍耶、虎夫耶、嘎迪忍耶和库布忍耶四大门宦。他没有看见一位全品之人，他渴

望地说：‘谁没有穆勒师德，谁就没有伊玛尼。’因此他渴望的心只倾向全品的和渡化人的穆勒师德。

后来，一位秦州商人来到成都做买卖。他去到学堂，他见到了那个阿訇，然后在交谈中方知有亲戚关系，从此他俩开始来往。

有一天，他对他说：‘我发现学习而得的学问的用途从伊斯兰中没有一点用处，学习知识的基础只建立在伊斯兰上，但免不了一位全品的、渡化人的穆勒师德。’他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寻求？’他说：‘我去过很多地方但都没有找到。’

فَكَمْ تَدُورُ عَلَى الْأَحْيَاءِ بِالْحِيَلِ

وَكَمْ تَرُوحُ اِلَى سَهْلٍ مِنَ الْجَبَلِ

有多少次你千方百计周游到各地;

多少次你从高山到平川。

他说：‘我是一位无知者，我也不懂教门。而在我们地方很多教下，他们遵行一切功修，他们修道上紧，他们都经常去灵州，说：在那里有一位执掌真理的穆勒师德，他传扬伊斯兰教。你怎么不去那里？’然后他说：“托靠真主。”

然后渴望驱动他到了那贵地，他会见了毛拉灵州太爷，他向毛拉问了三件事：认主学、教法学和苏菲学。毛拉以最优美的道理答复了他。毛拉向他询问了一个问题，毛拉说：‘你讲过大经，我在字法学里有一个问题，你为我解开。’毛拉问：‘**ضرب**是什么词型？’他回答：‘是过去式动词。’毛拉问：‘它的含义是什么？’他心里想：讲论词型那是小学生的课程，毛拉怎么问我。他就以轻视的口吻回答：‘他的含义是：他一个男子在过去的时光打了。’毛拉又问：‘**ضرب**是一个什么词？怎么在它中有四种含义：他、一个男子、过去时光、打了。’在他心中就想：这个问题真让明显的理智费解。他勉强地回答：‘他的含义是：他一个男子在过去时光打了，代名词隐藏在它中。’毛拉问：‘你怎么知道在它中还隐藏着一个“他”？’他回答：‘他以明显代名词的证据知道，正如据说：‘他打了，他在打，打，他是打的人。’毛拉问：‘受隐和明显的代名词是两个还是一个？’他禁言了，他没有回答，他从炕上下来跪在了毛拉面前。他口称：‘我的毛拉啊！奴辈错了，奴辈错了！求你宽恕我的大罪。毛拉是一座大海，奴辈只是一条小河。在毛拉上显示着近主的真知，在奴辈上只有学得的学问。’真主说：‘**调养我的主啊！**

如果我们问了，或者我们错了，求你不要拿问我们。’

毛拉就凭他学得的尔林的情分宽恕了他。毛拉就对他说：‘你不要说在中国没有阿訇，阿訇很多，但你是他们中的‘状元’，因此他被人称为‘吴状元’。那个阿訇因真知的情分得到了无数的百恩，他举意在毛拉家住几日，以便学习教门、学习规矩。尊大毛拉灵州太爷就命令他：‘你快回家去，你在路上不要耽误。’

真的！那个阿訇论根子是秦州人。他从毛拉贵地上来到了秦州。的确那个地方的一个人是他近亲，他就住了几日。他对教亲们说：‘这一次来并不是为了教门。托靠真主！我回到家，我要重新举意来探望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然后，他生病了，刚刚几日他就归主了。然后，他们表说了他要来探望灵州太爷的话。毛拉说：‘我知道他不可能再来了。’然后，他满意地说：‘珍宝！珍宝！如果你发现了它，你快跑去吧！’”

据传：人们都在功修的行为、修道的行持中讲论：学问是否是条件？于是一部分人说：“不是。”

据说：

因真知心会升腾，那就是信息。

تَرَقَّ بِالْقَلْبِ مِنْ عِلْمٍ فَذَاخَبَرٌ

的确，尊大毛拉灵州太爷说：“我离乡的父亲船厂太爷在打官司的灾难发生时说：‘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说：学者的幔帐是在学问中，无知者的得脱离是在无知中。’”

据经典记载：学问是最大的幔帐。阿訇因有尔林而高傲自大，借它贪图今生的情况，忘记后世的罪行，不尊重礼乘，不修行道乘，不显示真乘，不然，他们由它上禁止人们遵行。他们欺骗无知之人：“我们是至圣ﷺ的代理人。如果你们听了我们的话，你们确已听了圣人的话；如果你们尊重我们，你们确以尊重了圣人ﷺ等。”须知：他们确已相反了真主的命令，真主说：**“你们应当服从真主，你们应当服从使者，你们应当服从你们中发口唤的主事人。”**（4：59）而他们追随了自性和私欲。此等阿訇，他们必像卡废勒而死去。因此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说：“他们是不传授伊斯兰教的学者（而是贪今生的阿訇）。”

据传：茶四爷说：“柏县（**بُوهِيَنْى**）二爷在灵州太爷时光修行。有一天，

他去到毛拉家，毛拉对他隐讳地说："那个事做不成，你回到家里去。托靠真主！你第二次来。"他就从毛拉贵地上启程了，他经过一条小河，住在沿河铺（الينخويو）的客店中。在当晚他梦见了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他问："二老汉啊！那个事做成没有？"他回答："我尊大的毛拉啊！尊大毛拉灵州太爷隐讳的跟我说：'你去，那些事做不成。托靠真主！你第二次来。'"我们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说："二老汉啊！我让你担了两年半的重任，现在你去吧！"然后，他来到灵州太爷家中，他会见了毛拉。毛拉对他说："在你上有好福分，有好福分。在这个时候，那个事成功了。"而二爷仍不知道是什么事，是什么重任。

据传：茶四爷说："一位教下请柏县二爷给他干尔麦里，他就来到他家，他干了尔麦里。尔麦里全美之后，那个教下设立了尊贵的席面。当茶盅在桌子上时，他就问：'在你家里有不虔诚的一个人吗？'他说：'做尔麦里的食物的人都带着小净做。'他说：'你去问一问。'他就去打问，原来他家里有一个亲戚年青妇女，她给茶壶里倒了水，怕她没大净。他就对他说：'你要小心啊！尔麦里的成坏在于虔诚，不在于食物丰盛。'"

据传：少尔林说：

的确尊大毛拉灵州太爷去到东北（船厂），他探望了他离乡的父亲——我们蒙难的船厂太爷的坟陵。滩里爷和金爷跟着他，他们出了山海关，到达了东陵，他是大清皇帝的睡眠处。然后，他们住在客店里。在当夜毛拉、滩里爷和金爷都睡着了。到了半夜时，他们听见喊叫声，他俩的确听见喊："妈呀！妈呀！"而毛拉听见喊："毛拉！毛拉！"直到那声音来到门前，他俩很害怕。而毛拉出去了，他同他说话，他俩还听见了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懂什么意思。最后毛拉说："你们当公道，它是最临近敬畏的，因为公道之人就是敬畏之人。"然后，他俩再没听见声音，毛拉就进来毫无声息地睡了。

过了许多日，有一天，他对他们说："我们到了东陵，我看见了称为康熙的皇帝。他说：'他是一位在每件事中公道、不偏心的皇帝。'于是我说：'敬畏是唯独公道之人的。'当他听见了这个话时，他急忙离去了。"

然后，毛拉回来了，在那个地方他没有住，直到他们到达了山海关。那一夜，他们听见了一声尖叫，毛拉就从门里出去。他们只听见毛拉说："你滚！因为你是一个暴君，在你上没有那个福分。"毛拉就进来睡了。

有一天，他说：“我们到了山海关，我看见了乾隆皇帝，他向我要伊玛尼。我说：‘你是一个暴君，在你上没有伊玛尼的福分。’他就哭着回去了。”

据传：

在毛拉灵州太爷时光，我们的大爷，即：毛拉十三太爷当时正在修功办道。

有一天，他去到马家湾子，他经过西边的一座大桥，他看见一个卡废勒朝着右边打院墙。大爷说：“不好，如果他朝着西边或东边打，他就是平安吉庆的，否则不吉利。”而跟随者牢记了这个蹊跷的话。

然后，那个卡废勒的事情结束，他就修建了一间小房子，住在它中。刚几日，房主就死了，那个房子坍塌了。家人成了穷人，以讨要为生。

据传：少尔林说：

“在灵州太爷时光，滩里爷请大爷——十三太爷为他干尔麦里。然后，他住在他家里，他带领跟随者礼了晨礼，念了‘奥拉迪’。真的！那个时候正值寒冬，一盆石炭火放在炕下，他周围跪着一伙教下。然后，在‘奥拉迪’中间大爷浑化了（在一个传述中是说在念到‘ياذا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时法纳了；在另一个传述中说在念到《库勒西章》时法纳了——这个传述是被认可的。）

然后，他像飞鸟一样跳到炕下，用他尊贵的两手抓住了两把石炭火。他靠在一个教下胸前，那个教下是有天赋的，他就抱着毛拉，他看见他尊贵的面容像雪一样闪烁着白光。当‘法纳中的法纳（فناء الفناء）’出现了时，他定下来了，然后他没有停止‘奥拉迪’。直到结束，毛拉仍没有醒来，他们就把毛拉抬在一间房子里。

当太阳升起时，毛拉醒来了，他伸开他的两手，那石炭火已变成泥，在它上还有冒着水的五个指印，在他的两手上留着汗水。

据经中叙述：

火因忧愁含有湿润的水，

水因疼痛含有火性。

كَانَّ بِالنَّارِمَا بِالْمَاءِمِنْ بَلَلٍ

حُزْنًاوَبِالْمَاءِمَا بِالنَّارِمِنْ ضَرَمٍ

在场的教下为了沾吉分了那火炭。然后，他从他家里没有吃饭就离去了。

后来有一天，大爷为探望一位亲友去到东山，他在他家里讲述了手抓炭火的事，毛拉说：‘那事是人力不能为之的。’毛拉说：‘我在滩里老汉家里念‘奥拉迪’，直到我念到《库勒西章》时，我看见我仁慈的父亲站在炕下，他抬起了他的两手：在一个手掌上写着红字体的‘曼德’，在另一个手上写着红字体的‘台什迪德’；我还看见一颗葡萄树，它是至绿翠、至俊美的，上面结着很多串葡萄，我就急忙去拿了两串，我就不知道自己的事情了，没有意识到无知觉。”

据传：尊大毛拉灵州太爷对洪乐府大师傅爷说：“如果人们犯了大罪，然后他们向真主求恕饶时，他会恕饶他们。他们在合法的和非法的中不分明，而且吃用、拿取的人，真主绝不恕饶他们。”

据传：少尔林说：

“我们尊大毛拉灵州太爷为十三太爷的宝贝请客，乡下的、城里的穆民和卡废勒送来了很多羊、鸡、鸭，表示对毛拉祝贺。于是毛拉高兴地说：‘你们多宰些牲，用它招待客人三天。’

庆贺、祝贺过后，有一天，毛拉忧愁地说：‘为了表面的事我宰这些牲，我怎么向真主交代它们的鲁哈呢？’然后他对家下人说：‘我举意请很多客人，干三天尔麦里，我要把很多财帛费用在真主的道路，以便罚恕我的这个不义。’而他的惯例是在每个尔麦里上不请任何人，只有这几日例外。

在头一日，他封印了《古兰经》，干了尔麦里，在全美之后，他款待了他们，他站在院子中。

在第二日，他封印了《古兰经》，干了尔麦里，他照样款待了他们。

在第三日，他封印了《古兰经》，一位参加尔麦里的人念了《相助章》。当念到**‘你当向他求恕饶’**时，尊大毛拉灵州太爷大喊一声，他们全部都鸦雀无声，然后他低了他尊贵的头一阵子，而后十三太爷念了一声：‘**الله اكبر**’！他就抬起了他尊贵的头，十三太爷禁言了。毛拉忧愁的说：‘的确我是给世人求饶的一位圣人，的确你是多恕饶的真主。’

他第二次低下了他尊贵的头，十三太爷念了：‘**الله اكبر**！’然后他抬起了他尊贵的头，十三太爷禁言了。他哭着说：‘的确我是给他们求恕饶的一位圣人，的确你是多恕饶的真主。’

他第三次低下了他尊贵的头，十三太爷沉默无声。然后他抬起了尊贵的头，他用力说：‘的确我是给他们求恕饶的一位圣人，的确你一定是多恕

饶的真主。’

用习惯的‘道勒’他亲自念了《相助章》，然后他起念了‘（至大词）الله اكبر!’，他把《古兰经》让给了旁边的人，直到念完。然后，他们向毛拉说了赛俩目，毛拉说：‘现在我三天的举意全美了。’”

据传：

在驼场堡有一个姓田的乡老，他虔诚如石，因此他被称为石乡老。他的儿子是个虔诚清廉的阿訇，他和穆家槽子的穆安增（مؤذن）在灵州太爷时光干了八个尔麦里。

有一天夜里，毛拉与配贤们交换了宵礼拜，了了《穆罕麦斯》，然后出了门。毛拉高兴地说：“今晚的月亮多亮啊！月亮多亮啊！它绝对不像其它夜间。你们要牢记这一夜。”他们问：“其机密哲理是什么？”毛拉说：“或许石乡老的儿子——新阿訇归主了，他的比喻如像到达宁夏的十四皇王品级的比喻。”没有人知道毛拉的话的机密哲理。没有几日那位新阿訇归主的消息传来了。

毛拉的事情多么尊大，他的话多么真实啊！

据传：柏县二爷是一位功修上紧、常川修行的修士。有一天，在他家里着火了，人们就来熄灭火。他说：“你们不要熄灭，因为这个火是自性和私欲之火，它只能烧假的，不会烧真的。”于是他们迷惑不解的站着，火烧了一间房子，已烧到了毡子。火烧了一切铺盖物，但没有烧毡子，火突然熄灭了。而在毡子上没有任何烧过的痕迹。他们就惊奇的问：“它的机密哲理是什么？”他说：“这个毡子是尊大毛拉灵州太爷赐给我的，一切遮盖物都是自己所制作的，于是真理成了永恒的，虚伪成了朽坏的。至于被烧的那些房子是我没有口唤修建的，我没有口唤做的都烧尽了。”

据传：

灵州田满拉是虔诚的一位爱臣。他经常侍奉毛拉灵州太爷。

有一天，毛拉对他说：“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没有接受我们的毛拉也门太爷穆罕默德·本·宰依尼的两次口唤：

头一次是当他到达十二岁时，他的毛拉命令他回到中国传扬伊斯兰，他没有接受，他说：‘我的毛拉啊！在中国就没有追求教门、干办道乘的人，不容易传扬教门。’

另一次是当他到达十五岁时，他的毛拉命令他回到中国，将哲赫忍耶那吉庆幸福的种子撒播在中国大地上，以便它生长。

贵地好肥沃啊！它周围有很多渴望羡慕者。

他哭着没有接受，他说：‘我的毛拉啊！求你宽恕我，的确伊斯兰教在中国非常懦弱，库夫勒和异端昌盛，兴盛正道非常难。的确它是不信和不义之人的国土。以微不足道的原故，姆纳菲格就把信奉伊斯兰之人控告到行亏的官府，然后，他们会遭受迫害。’”

毛拉就答应了。当他到达十七岁时，他的毛拉必须让他回到中国，必须接受口唤，正如已提说过的。

其机密哲理指点：由于他没有接受口唤，伊斯兰就转移在了两禁地：平凉和灵州。

据传：毛拉灵州太爷生病了。有一天，他说：“我举意用布包起这颗珠宝。如果我把它交给掌管它者，必铲除祸难之根，但是机密道义拒绝了，你们的大爷不喜欢，因此我凭很多中介赏赐给了他。”

据传：老二爷对少尔林说：“的确毛拉灵州太爷一天夜里看见一位尊大的官长头戴玉冠、身穿绿衣和红衣，率领着兵马，他们掌着五色旗来了。他问他们：‘你们干什么？’他们谦下地说：‘我们请客人。’毛拉说：‘你们去吧！客人不去。’他们就一班一班地站立着，他们都低着头，垂着两手，直到一个时辰。然后，他们把旗插在了毛拉的房子里后就走了。刚刚几日，毛拉就病重了。”

据传：

尊大毛拉灵州太爷生病了。

有一天，他对牛木头大爷说：“我举意等我们最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的后人。假若他来了，我就把伊斯兰的珠宝交给他，但他还没有来。的确我的光阴已临近了。”

在第二日，牛木头大爷探望了毛拉，他说：“我的目的是要把原物交给原主人，但他没有来，我无能为力。”

在第三日，牛木头大爷探望了毛拉，毛拉说：“我意欲把这个珠宝赏赐给它的主人，他没有来，时候已经近了，时候不多了，我必须嘱咐你：‘如果他郎三太爷来了，你就把这个重任交托给他，我的事业确已全美了。’”

然后，他与牛木头大爷说了三天机密。

有一天，金阿訇师傅来探望灵州太爷，他看见毛拉病情危难，他就说：“我的毛拉啊！十三太爷还在城里的一个地方，我们请他来，以便你把伊斯俩目的机密和传承交给他。”毛拉灵州太爷说：“金阿訇啊！我们的教门绝不是父传子授的教门。教门的话我已安排给牛木头大爷了，你对他说：“叫他把重任交给你们大爷十三太爷。”金阿訇师傅对牛木头大爷说：“你低个头，我们请来大爷。”他说：“我们应该跪着把事情交给他。”他们就把大爷请到家里。首先牛木头大爷把“你有（امر كن）”的命令交给了十三太爷，他与他谈了灵州太爷的话。然后十三太爷会见了尊大毛拉灵州太爷。毛拉说：“我的时光临近了，你的事情全美了，最后的前定已确定了。”然后，取命的邮差来到了他的门口，然后他有礼地、顺从地念了：“**安静的灵性啊！你应当喜悦地、受喜地归于你的养主。**”然后他念了：“**الله اكبر!**”而归主了。

引领正道的太阳落山了，天地黑暗了，一切修行正道的人希望真光从东方升起来。

五、十三太爷

据传：在我们尊大的毛拉灵州太爷归主后，过了许多日，有一天，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对少尔林说:“谁接太爷归主的临危，我在真梦中看见了，我在我仁慈的父亲归主的头天夜里看见两个俊美的少年抬着一个玻璃柜，如像一个大孔雀，它的光如灯罩，他两个进入太爷的居所，家下子孙都站在地上。然后，他俩在柜子中铺了一个绿丝绸的毡子，太爷就跪在那个柜子中。真的！它发出了蜜蜂的声音，他俩给太爷说了‘赛俩目’就急忙抬着他从地上升腾到了天上。我确信我仁慈的父亲在那日就启程了，也许那两个少年是请太爷的天仙。”

据传：牛木头大爷说:“咸丰元年，他郎三太爷来到贵地，他会见了十三太爷，他在毛拉家里住了许多日。有一天，毛拉问他：‘三爷啊！为什么你一直惦记着你是师父？’三太爷说:‘我们的交往没有断，牵挂着两件事：1.他对我特别疼顾，我住在他家里两年，各方面受到他的关照。无论在吃、饮、穿或用水方面，他都随着我心愿，我心里偏向的任何事，他都提前给我准备了；2.他的话是最真实的，他言行一致。他当天知道第二天的事情，凡是第二天来临他的人，在头天他就提说他们的名字，他表说他们的地方，他在家里为他们准备食物、住处。因此我常川只倾向他。’尊大毛拉十三太爷说:“三爷啊！你告诉我，你看我们的情况将来是如何的？”

由马来寺的阿訇上传来，他说：

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经常跪在灵州太爷干尔麦里的那间小房子中。金师父、戴师父、大枣阿訇就在他跟前侍奉，他们听见了很多机密，而且他们看见了尊大毛拉灵州太爷的踪迹和抓拿的真境。有一天他问:“戴阿訇啊！在人身上有多少根毛、多少根骨头？”戴师父因害怕没敢回答。突然他厉声大叫一声，他摘下右手食指上的一枚玉石戒指摔在地上，就急步离去了，他们也离去了。然后，他们从家里人上听见，毛拉发怒直至黑夜。在第二天，毛拉出来，他对师傅说:“在人身上有三百六十个骨节，在定盘星导师上的每个骨节指点一位修道的人。”然后，他举起右手的食指说:“昨天我的这个指头无故疼痛，而常伊玛目经常自以为是，恐怕真主的护佑不会达

到他上，他的事情已欠损了。”而师傅跪着给他求宽恕。毛拉说：“他的事情是什么呢？戴阿訇啊！你快去到江南，从今日起，我就让你担起那边的重任，以便你挽救教下。恐怕教下认为伊玛目好歹的干办都是在我们教门中有的，更何况经常在他们上显现着虔诚和尊贵。”在启程时，尊大毛拉命令：“如果你到达了那边，你对常伊玛目说，叫他承认已干了罪。假若他承认，他仍是引领正道的导师。否则他什么都不具备了。”他就从贵地去到了那一边，他会见了常伊玛目和其他伊玛目，他对他们说了教门的很多机密和十三太爷的奇迹感应，并且说了某时、某日、某月，并且说了毛拉的话和行为是如此如此的。常伊玛目低着头，其他伊玛目半信半疑。常伊玛目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他对他和他们说：“在杭州有一个妇女，是一个修功办道的寡妇，她有做毡子的手艺。有一天，我住在她家中，在昏礼时分我做了小净。她来到我跟前，当时，恶魔进入我心中，我拉住她的手，我对她说：‘我是从贵地上来的人，为什么你不在我上沾吉？’她问：‘怎么沾吉呢？’我说：‘同居！同居!’那妇女心生一计说：‘如果那个行为是沾吉，我就去做小净，我再来。’那个妇女逃走了，他去到姓高的海里法家中，她问那个海里法：‘那个丑行是不是沾吉？’他回答：‘不是！不是！大灾难就出现了。’我就偷偷逃离了那个地方。我这些话是真的，这是幔帐和罪恶。的确我惹了教门的怒恼。现在我请你去到贵地，你为我求宽恕。”须知：常伊玛目是一位修功办道者，能显示许多许多奇迹和很多尊贵。如果在他上没有真正的护佑，他确已陷入在毁灭的陷阱中。何况懒懦的、昏聩的下等人。你当防备!”

真主说：**“至于在他们心里偏斜的人，他们为寻求是非追求蒙蔽的经文和他的注解，只有真主和精通贤学的人才知道它。**（3：7）

据传：嘎二阿訇说：

“在来到贵地上求学期间他来到槽店，他发现了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的教门。在夜间他干办功修，在白天他学习，特别他得到了奥妙大海中的一本《道统史（رشح）》。他的心充实了，经常他说疯子的话，他做反常的事。有一天，他与二爷在玩耍，他说笑话，他能到达每个地方，东西南北极是如此这般，日月的宫宿是这般如何！少二爷问：“天体是如何的呢？”他说：“如果你亲眼大见其真谛，你骑在我的背子上，你闭上两眼，你不要害怕，不要忧愁，我必把你引导在天上，你只看你自己。”然后，他骑在他的背子

上，他闭上了两眼。二爷说：“我知道一时一时地升腾，直到我听见了大风的声音，我很害怕，我就睁开了眼，我看见我在空中，我吓得大叫一声，我就掉落在了地上。”他说：“二爷啊！你当保密，你对别人不要说这些话。”

有一天，他与二爷去到马家同里。突然，我们到达了一条河边，又没有船只，他就把他的大衣铺在水面上。他说：“你不要害怕，我就坐在后面，以便我们过河。”当他俩坐在它上时，二爷害怕地哭了，他大叫了一声，跌入水中。他就抓着他的头发过了河。当回到家时，二爷把这件事和那件事泄漏给了十三太爷，毛拉十分的怒恼，所有人都替他求宽恕，他（毛拉）没有答应，他就没办法而回到家中。因那个怒恼他生了满身的疮，任何医生都不能治疗它，他十分困难不便。在一年之后，东密二爷就来到毛拉贵地上，他跪在毛拉面前，向毛拉求宽恕，他说：“他的病非常严重。”一个时候奥妙大海中翻起了波浪，慈悯的风刮动了，宽恕的雨降下了，毛拉高兴地说：“托靠真主！如果你回到家里，你对他说：‘任何药在他的病上没有效果，唯有口水。他经常用口水摸他的疮伤并且向执掌万物的、强制万物的主求宽恕。’真主说：**‘的确真主在天上、在地上的任何事都瞒不过他。他是那个主，他在子宫中随意赋予你们形象。他是优胜的，是公断的。’**的确那个病人当听见了东密二爷的佳音时，他在七十里路上迎接，他对他说：“我们尊大的毛拉的口唤就是如此如此的。”他就立即用口水抹它，不多几日他的疮伤就痊愈了。至于真正的医生他的真境多么尊大啊！他的治疗多么高尚啊！正如真主说：**“我能治疗胎里瞎、白癜疯，我也能复活死人。”**

据传：的确，大枣阿訇的儿子田满拉和滩里爷请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干尔麦里，毛拉答应了他们，他吩咐：“你们去，你们准备干尔麦里的位分。那天的尔麦里我派人们去参加。”在尔麦里之日，毛拉就派金师傅、戴师傅和其他阿訇去参加。毛拉吩咐：“你们首先在滩里爷家干尔麦里，然后，在田满拉家干尔麦里。”然后，当在滩里爷家干了尔麦里，毛拉的口唤是不要去田满拉家干尔麦里，赶快回家来，在家里干尔麦里。然后他们全部回到了家，他们跟了尔麦里。在尔麦里中间他们观看了抓拿的真境和强制的显迹。当时，毛拉大喊一声说：“田满拉出去。”当尔麦里全美了时，毛拉说：“田满拉啊！你说你干了什么？”他沉默无语，毛拉说：“你今日为我准备了尔麦里的位分，你却把一个外女骗到你家里，你与她通奸。你俩在她家里罪恶还不够，你还欺骗她到你家里。你犯了破坏伊斯兰的罪恶。你快滚！

以后不要来我家里了。”然后毛拉对大枣阿訇说：“你对你儿子说，叫他确信和虔诚，至圣ﷺ说：‘说谎的人不是我的教生。’真主说：‘**的确真主不喜欢背信弃义的人。**’”然后，他确信了，他说：“毛拉的话是真实的。”毛拉说：“如果他是诚实的，在他上就有宽恕。的确干罪的奴仆，恕饶人的主。”

据传：伏羌安尕阿訇、马来寺嘎二阿訇两个在“奥拉迪”中产生了分歧，凤翔阿訇说：“用**الف**的开口符念**الله اكبر**。”马来寺阿訇说：“用**الف**的静符念**الله اكبر**。”他俩去到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他俩说了他俩的意见。毛拉说：“你们只知道词汇的表义，你们不懂内里的奥妙。至于念的人如果用**الف**的静符念**الله اكبر**，**اكبر**的**الف**确入在**الله**的**هاء**中，然后**الله اكبر**的形象就变成了**الل هكبر**，它是到达了两弓一弦的品级。”

由马大阿訇上传来，他说：“在咸丰四年，他去到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家，毛拉正在干七月二十七的尔麦里，他念‘至大词’而封印《古兰经》。当尔麦里全美了时，他呼唤：‘大马啊！你当看守这一日。的确这一日比五月二十七更贵，因为他是执掌教门的人、伊斯兰的根子归主的日子。”

由牛木头大爷上传来：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六日，阿文的礼拜举意（宁耶提）下来了。壶阿訇说：“咸丰十一年，他跟平凉三爷去见我们毛拉十三太爷，二月十九日那天毛拉干了尔麦里，毛拉吩咐：你们念奥拉特的凯利买一百三十三遍，它分为两类：‘除真主外，再无主宰。’是六十六遍，‘俩印’是六十六遍。你们了《古兰经》时应该虔诚敬意的念后三十三遍，念奥拉特时特别在后十遍更要一心一意。”

由马来寺阿訇上传来，他由三姑姑上传来：“我仁慈的父亲给我姐姐教导如何包扎脚，她俩哭了。我仁慈的父亲听见她俩哭，就问我母亲：‘她俩为什么哭？’她说：‘为绑扎脚而哭。’我仁慈的父亲说：‘你不要包扎她们的脚，在后一个时光，当她们到了一个地方，她俩就成了别人的奴隶，她俩为他们放羊。’当我仁慈的母亲听见这个话时，她哭了。我仁慈的父亲劝她：‘那是真主的前定，是在先天已前定的，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忧愁。’”

由一位亲密的多斯提上传来，他说：

“我跟随临洮师傅去见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有一天，毛拉十分高兴，他干了尔麦里。在尔麦里全美之后，他无故十分怒恼。然后他把两个指头抬高，放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上，他打了一个比喻。他说：‘卡废勒

意欲熄灭我们的伊斯兰，他们可能熄灭人，但不可能熄灭正道。的确在后一个时光有一个光阴，俩目和艾力夫担负重任。那个光阴是两个人担负重任的光阴。然后如果艾力夫入在俩目中时就就变成了اللاهية。写的人把它叫名简写，其实事情并非如此，如果艾力夫入在俩目中，艾力夫就浑化了，只有俩目存在。那个时光是一个人担负重任的时光，那个时光太尊大了，它是一人传教，一人行道乘，官长和百姓和谐的时光。那时伊斯兰四大门宦特别兴盛。”他的言辞到此结束。

马来寺阿訇说：“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常说：‘教门如同一颗树：有根、有杆、有花、有果、有籽。的确各类树枝从根子上长出。在那时下等人根本不知道机密，我们最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教门归于根本的执掌者。’”

由牛木头大爷上传来，他说：“我去到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前。有一天，毛拉对我说：‘你们大人（大忍爷）常川对每件事自以为是、不听话，把教门内里的继承品传承放在穿毛衣上。’然后，毛拉厉声说：‘你们来看大爷。’我就抱住他，我在他上沾吉，然后，我看见了绿黑色的衣服内里。’毛拉说：‘这种事是作恶坏事之人的行为。那虚伪的人在真理中显现虚伪、破坏真理、破坏哲赫忍耶的珠宝，我怎么去见前辈的面。’”

少尔林说：

“的确洪乐府三爷给小儿子举办婚礼。在那日，客人没有来，只有家里人站着。我们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头戴外表王冠、身穿新衣坐在北方的炕上，面朝北方，金师傅跪在炕沿上，马牙阿訇、少尔林和侍奉者都站着，他们等客人。当时，毛拉对他们说了三件机密：

1.巴巴太爷在头一次会见了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毛拉就对着他的面念了：‘فَذَاخَبَرٌ مِنْ عِلْمٍ بِالْقَلْبِ تَرَقَّ真知在心静上升腾，那就是信息。’然后，第二次去到他，毛拉对着他的面念了：‘تَعْرِفْهُ ثُمَّ تُشَاهِدْمَالَهُ خَطَرٌ你明知他，然后，你亲眼大见了在他上的贵重。’然后，他第三次去到他，他对着他的面念了：‘وَفِيكَ يَظْهَرُ مِنْ عِرْفَانِهِ اَثَرٌ你因明知他而显现了真迹。’（ز第一面）

2.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暗示地问了他们：‘干那些的干办的第二人称‘你’是谁？’他们都禁言了，他们没有回答。毛拉高兴的自己回答了，他说：‘平凉太爷说：那个第二人是聪明的散播者，在他的道泉中经过的不

论多少的种子他都明见它。执掌光阴的人就是散播者，凡是得脱离的穆民从他仁慈的道泉中要经过，他都知道他。”

3.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说：“的确平凉太爷把教门的重任交给船厂太爷时，平凉太爷命令船厂太爷摸他的尊贵的身体。然后，他从他的头摸到了肚脐。毛拉说：‘往两脚摸。’他说：‘你不要厌恶那个肢体，因为人的灵性是从造化万物的、赋予形象的真主而来的。人的身体是从那丑恶的肢体构成的。’突然一人说：‘客人来了，机密这里就割断了。’毛拉和所有的人都确去接客人。”

苏满拉说：“平凉三太爷的病重了，他们请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当毛拉来到他跟前时，他闭着两眼，没有睁开。他把他的手放在毛拉大腿上，毛拉给他念了告别的讨白，毛拉也没有与三爷说话就起身离开了。”当毛拉走到半路，就说：“推迟！推迟!”当毛拉到了道堂，他命令我：“你忙去看三爷。”这时，我去了，当我们到了他家里，他已归主了。家里人和教下都在哭，我与他们把三爷抬到地上，我就回到了毛拉，我呈禀了他已归主了的消息。毛拉说：“好！好！这时他无常了，他再不遭将来的磨难了。”

同样，那个满拉说：“在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时光，家下人的恩典真大，在她们每一个跟前有两三个侍奉的奴婢。有一天，不知她们哪一个亏了一个奴婢，打她致死。她就秘密派了两个人按无教门的仪程埋了她。毛拉知道了那个事非常生气，他说：“苏阿訇啊！你去家下对她们说：‘任何人再不要要一个奴仆了。你警告他们要怜悯别人的子女和姐妹，不能在她们上行亏。假若行亏不义，就不能担负机密道义。公道的、仁慈主的还报必来临。如果她们亏了别人，别人必亏待他们。’”

然后在同治十年，卡废勒十分猖狂，他们在我们上行亏不义。真的！我们遭受了无止境的迫害，真主至知。

那个满拉同样说：

“的确我和二师傅经常侍奉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我们的毛拉经常为将来的事而忧伤。一天夜里，汴梁太爷降生了，十三太爷十分高兴，他说：‘恭喜，恭喜，现在我的心宽了。知感！知感!’他俩说：

我们知道大忍爷的意愿与十三太爷的意愿不一致，他一再相反毛拉的口唤。有一天，大忍爷在新村干尔麦里，人们都去跟尔麦里。我俩商议：‘他们都去新村干尔麦里，如果我们不去，我们将来怎么进门？’真的！在西

边第二道门外有一件小房子，它就是我们的宿舍。有一天我们秘密去到了新村，我们跟尔麦里。然后，我们急忙回去了。我们坐在家中。这时，毛拉出来问：‘吃油香的人呢？’我们急忙出去，我们回答：‘来了！来了！’毛拉问：‘他请你们了吗？’我们说：‘没有。’他说：‘以后，他请你们，你们就去，否则不要去。你们不要坏诚信了，你们只做现在的事，不要做将来的事。因为在儿子上没有事情，在孙子上确有大希望。’”

据传：

在同治元年战乱、战争的祸端降临了。很多教下说：“前辈毛拉许下约的那个好光阴来到了。”他们都十分高兴，唯有平凉米阿訇，他说：“这个光阴只是报仇的光阴，你们不要说有分歧的话。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曾对我说：‘你等着，如果阿拉伯语在东方和西方推广流行时，那个时光是真正还报的光阴。在这个时期没有踪迹。’”少尔林说：“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用中文朗诵了一首诗：

بُ پَا سِيُوَ ءٌ قُوَادَا　زٌ يَوْ کَ گِي فُو لِ

جُ سِی مِيًا کِياْ نًا وِی人

不怕学问广大，总要克己复礼。

处事勉强，难为人。

据传：

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带领配贤们来到一座花园，他看见在园中有葡萄、玫瑰花、树和池子等，他就进入家中，沉默而坐。然后，他抬起了尊贵的头，他观看了房顶。然后，他低下了头，他停了一会儿，他抬起了头。配贤们都看见他尊容上的真光，他的尊容如同明月。从他尊容上流着汗水，麝香味浓散在整个家中。然后，他用中文朗诵了一首诗，当时跟随毛拉的配贤有平凉五爷、金师傅、戴师傅、洼上师傅等学者和奴辈。

خَیْ تَانْ کَیْ خُوَا سَیْ خٌ قُوَ　شًاسِي مُؤْمِنْ لَیْ بٌ وَ

گِياْ گِیٌ شِوْ فُ ءً دِ لِ　ثی شِ کِياً دٍ بُ يُو کِ

海棠开花赛红果，陕西回回来奔我。

将军收复按地利，此事前定不由己。

然后他第二次朗诵了一段诗：

松前竹绿桃花红，石山鱼池两条龙。

两院葡萄搭起架，笼中鸟儿会说话。”

柏阿訇说：“在道光二十五年，他郎三太爷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一伙虔诚的人请他干清廉的尔麦里。有一天米家寨的一伙人请他，他从山上去了，直到到达何家寨山。他观看了洼渠沟村，他指着它问跟随者，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他们回答：‘他是洼渠沟，在它中住着卡废勒，的确住在这个山周围的都是卡废勒，只有我们一个村是穆民。’他就对他们说了机密：‘在后一个光阴，在那个村要立一个穆民的道堂。在这个山周围传出赞圣声，念《曼达依哈》、《穆罕麦斯》、奥拉迪的声音。有幔帐的人不知道其机密。你们参悟：那尊贵的光阴是在哪一日？**هَيْهَاتَ هَيْهَاتَ لِمَا تُوعَدُونَ**’但是他们中确信的一位牢记了那些含有机密哲理的言辞，他是肖伊玛目。” 不久，将要提到这个事。

由平凉三爷上传来，他说：“他郎三太爷在咸丰元年来到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的贵地，他住了许多日。有一天，口唤下来让他回去。在启程时，他跪着说：‘我的毛拉啊！我膝下无子，我已年迈，求毛拉赐我一子。’毛拉说：‘你有几个儿子，你去与二太太好好相处，她会为你生一位最优秀的儿子。’然后，佳音从南方传来：在第三年九月初六我们的毛拉大太爷降生了。毛拉特别高兴，他念道：‘知感！知感！的确伊斯兰的根子又接续到了前辈。’他说：‘恭喜！恭喜！现在我放心了。’然后，他差人向南方表示祝贺。”

由李师傅上传来，他说：“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说：‘哲赫忍耶伊斯兰在后一个光阴中将从后人家下中分裂。你当牢记：虔诚有教门的教下他们只坚定在端正的道上。一些薄福的人他们从他们的行为上必产生怀疑。然后，他们折本是那样明显的折本了，因为代理导师只是一位。’”

苏满拉说：“我经常来临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前，每天我替人们祈求道统继承（**نسبة**），我确感悟到：‘我当为我自己祈求尼斯拜提（**نسبة**）。’有一天，我跪在他尊前，我说：‘我为我自己祈道统继承（**نسبة**）。’毛拉说：‘你去把活人的尼斯拜提（**نسبة**）放在一边，你祈求死人的尼斯拜提（**نسبة**）。’我害怕地禁言了。”

有福满拉说：“在尊大毛拉十三太爷时光，平凉三太爷病危直至一年。卡废勒的军队来了，他们与我们战斗。在一天战斗中，尔里满拉抱着汴梁太爷在西边二道门上玩耍，我和侍奉者都在他跟前。突然我们的毛拉从静

房中出来，穿着耐防的袍服来到汴梁太爷跟前。从尔里满拉手里抱过他，用尊贵的两手托起他，说：‘升高，再升高。’突然汴梁太爷撒了水，掉在十三太爷的胡须至外袍上。尔里满拉急忙去抱着汴梁太爷。’十三太爷说：‘攒劲！攒劲！（有本事）’他给襁褓中的太爷用力地交代这事情，而他们都害怕地静立，直到汴梁太爷撒水结束了，他就把他托给尔里满拉。而毛拉用自己尊贵的手抚摸着胡须，抖了抖自己的袍服说：‘你们看再有没有小便的印记。’他们惊奇地说：‘再没有一点印迹。’在第二日，我们又与卡废勒作战，我们就打败了他们，他们失败而逃。”

据传：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站在北城上，站着望了南边的莲花城，他们完全处于战争状态。但是饥饿日益加剧，他们不可能站立着，他们都坐着守在阵地上。当毛拉看见他们坐在阵地上，当时他显现出了威严的神色，他就厉声喊他们、骂他们。当平凉四爷、五爷听见了毛拉发怒的消息就特别害怕。他俩就与将领小跑到我们的毛拉面前。当时，他站在门楼跟前，他们跪在他面前。四爷和五爷说：“我们什么也不要，我们只求毛拉宽恕，我们求你护佑，我们求你相助，我们仁慈的毛拉啊！你不要怒恼我们，求你把我们领在端正的道路上。”我们的毛拉仁慈地说：“起来！起来！我最知道你们心中的困难。现在我老了，每个人都不听我的话，我对富人说：‘你们为将士们费用你们的粮食和钱财，它是费用在真主的道中，而他们听不进我的话，他们不接受我的口唤。你们当忍耐，真主与忍耐之人同在。’真主说：**‘你当忍耐，只有真主才使你忍耐，他必全赐跟随你们的人。’**你们知道，你们大忍爷和洪乐府三爷去河州调救兵，他们自己没有来，他们也无音信。我确知道：河州的救兵绝不会来了，因为在这里没有他们的父母儿女和妻室。”然后毛拉低下了自己尊贵的头，停了一会儿，他抬起来，他忧愁地对他们说：“在这边已没有希望了，我只希望云南的事情了。如果你们听见云南的信息，那是主赏给你们的大恩典，哪怕你们不可能看见那位真男子。”然后他用尊贵的手抚摸了我们，我们向他说了“赛俩目”。

据传：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在战乱起初，他就对金师傅、戴师傅和牛木头大爷说：“小战争是十年，大战争已过了三十年。”然后，他吟道：

三三见九闹中原，你们过海我开船。
但留一三闹四川，你们要拼我不免。

据传：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在同治四年四月对将士将领说：“你们这个月不要战争。你们休整，等到五月，然后你们与他们作战，到那一日你们与多神教作战。”他们听见了毛拉的口唤。于是他们每天训练骑兵和步兵，直到等到了五月。他们又竖起战旗，他们来到了羌家山。他们与卡废勒的兵马两军相对。第一天穆斯林的兵马与他们战斗至晡礼时他们胜败难分，两边军队同时停战。第二天、第三天都如此。直到第十五日，在日出时，我们的毛拉喊叫：“尔里满拉啊！你抱着五十六（汴梁太爷），我们去东城观看战况。”当毛拉到了城里，配贤们也来了。毛拉就从尔里满拉手里接过孙子，在他尊贵的脸上吻了一下。太爷指着天对汴梁太爷说：“你看。”汴梁太爷看了一会儿，配贤们也都看着天。他们看见天上出现了许多红线，只有一道绿光，如同太阳射光，从天上射下，一边接连洪乐府道堂，另一边通往羌家山。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高兴地对配贤们说：“我们的战况就是一个佳音，大半那道光就是其显迹。穆罕默德[illegible]的兵马在作战时，他们中就有列阵的天仙。”在他尊贵眼角中闪过一切报喜者来了的神光。他们对他说：“我们的毛拉啊！恭喜！恭喜！祝你幸福。卡废勒必败，就是时候还未来到。”配贤们都说了“赛俩目”。他们都十分欣慰。然后，我们的毛拉问他们：“你们看见平安吉庆了吗？”他们都说：“这个时候就是平安吉庆的。”毛拉听后低下了尊贵的头，他的尊容特别红。然后，他抬起了头，他忧愁的朗诵了一首诗：

牛头山，金沙滩。杀敌人，数万千。
来者猛，去者妙。要平安，我知道。

据传：

在同治年间，陕西回汉之间发生纠纷，互相残杀，他们不为真主及其圣人——穆斯塔法的伊斯俩目，仅仅是反抗朝廷的缘故。造反的回民同汉人进行了一场唇枪舌战的大辩论，后互相殴打，因此矛盾日益恶化，接着短兵相接，白刃肉搏。此事上诉到官府，贪赃的官员没有按时解决，反而引起更大战火。回民不能应战，只求真主襄助：“没有力量，没有办法，只靠至高无上的真主。”他们自责：“我们该往哪里逃！”一位有见识的人说：“西北大部分是回民，看来我们在这里无法生存下去了，如果逃到那地方，他们会援助我们的。”他们带着男女老少逃到西北，人多嘴杂，说这道那，怨天尤人，只有一位廉洁的人说：“尽管好歹都是真主的前定，但主要因反

抗引起的。”其中有一人抱怨西北的回民说：“你们太过分，难道不给我们一点帮助。”因此他们心怀恶意，决定不去战场，开始欺压穆民，抢夺财帛，以便他们与他们的情况平等。当他们来到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尊贵地面上时，他们无恶不作，打杀信道穆民，抢劫财物，尤其对卡费勒烧杀抢劫。然后把他们罪恶的行为归咎于一个人。

真主至大。

有一天，他们抢劫一个名叫“金家湾寨”的财产和牲畜，那个村子的人身强力壮，他们与他们打在了一起，然后，由于反抗，杀死了他们中的一人，然后他们的头领决定与他们开战，而他们中有主见的首领说：“我们先告知他们的毛拉，我们等着，看他怎么处理？如果他说出了和平解决的话，事情就和平解决。如果他不答应，我们就与他们讲理。”然后他们呈诉了我们仁慈的毛拉，而东方的首领，他们准备与他们争论，我们的毛拉就阻挡了他们，他呼唤他们，邀请来了大忍爷、洪乐府三爷、平凉三爷、王爷等其他小首领。毛拉劝他们：“我们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很害怕的，也是离乡人，他们从外地带着家属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善待他们，也要善待受亏害之人的人格。我们要与他们商量如何来和平解决。真主说：‘**穆民只是兄弟，你们当在你们的弟兄中排除解难。**’所以你们当和解，赏给他们命债，而那个村子里的人赏赐给了他们一半，另一个村子里的人赏赐给了一半。”有人问：“我们仁慈的毛拉啊！那个村的人已知应该赔交命债，另一个村的人怎么了？”毛拉笑着说：“至于另一个村的人他们心里对穆民心怀善意。真的！他们抢劫是不对的，不然，是因为饥饿。由于你们不义他们死了。你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心怀善意，他们确已把它交到小寺，让我们赏给他们。’”当三爷、五爷听了这个口唤，他们每个打撒了十两银子，其他教下十两或八两地凑聚了。然后，毛拉就把它交给了丧主，事端就平息了。时过几日，我们的毛拉就把五爷改叫“生国”。有一天，三爷和五爷来到小寺，教下都给他们俩说了赛俩目，他们说：“恭喜！恭喜！祝你幸福。”而他低下了他尊贵的头，他两眼流泪。他们不知道事情怎么了。他们大惑不解。过了几日，平凉三爷在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夜生病了。在二十三日病情严重了，他就对四爷、五爷说：“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吗？我确已明见，在我活着时，一切死人都来亲近我，他们来到我家里，他们对我说：‘我们的兵马太懦弱了，真主和他的使者的教门已坍塌了，导师的旗帜跌倒了，伊斯俩目成了离乡人，一切信道穆民由于干罪违抗的多而陷入在昏聩中，

他们不听从我们毛拉的口唤。你们观看一切昏聩之人的结局是如何样的。’”他说：“我的贤兄啊！你们准备盘费吧！我要启程了。因为我的毛拉对我说：‘的确我是先锋，他将跟随而来。’”在第二十四夜他病重了。在真东方动了时，他站起来，他朝向克尔白，他念道：“哎！毛拉好好！哎！相助者好好！我的主啊！求你恕饶，归宿只归于你，用活的、维护万物的主啊！创造天地的主啊！尊大的、庄严的主啊！（三遍）。”他就闭上了两眼，他禁言了。然后，五爷急忙来到道堂，他请毛拉念讨白，毛拉询问了病的情况。他说：“他病情特别严重。”说着他哭了，他抱住了毛拉的腿，说：“求毛拉慈悯他，求毛拉祈求他多活几年。”于是毛拉急忙来了。当他来到三爷时，他已不能说话了，他把他的手放在了毛拉大腿上，毛拉把自己尊贵的手摸在三爷面容上，他念了讨白，就离开了。毛拉在小寺门上高声呼喊：“洼上师夫啊！你快看三爷，光阴确已临近了。”当师夫阿訇到了他家里时，时候确到临近了。阿夜提 师夫念了清真言，三爷确已凭：古兰经 他们追随那个光阴的人们说：“当三爷归主了时，人们都哭了，而在那尊贵地面上有西村的人，也有东村的人，有他们的老人、少年、男人和妇女，不论在夜间还是白昼，他们都止不住而哭了，他们的哭嚎声如河流声，他们都哭着说：‘我们的战事是如何的？我们的兵马统帅归主了，逃避处在哪里呢？投奔出在何方呢？’”而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劝他们：“你们不要忧愁，不要祈哭。我们的战争从始至终只是十年，在来年它达到了极境。你们就从惊恐中平安了。真的！花和果不能相聚在一颗树枝上，惯例是花落果出。”然后他吟诗一首：

保生开了两道门，内出大道藏真人。
一门有道无人走，一门无道乱马行。
想过光阴实不够，不久光阴随身求。
踏破铁鞋无处寻。

他接连吟道：

低头入西域，年把乾坤移。
抬头出中原，手执两杆旗。
路开云长在，黑旗连根起。
平川行大道，一海两条鱼。
鲤鱼跳龙门，无鱼坠沙泥。
此后无真传，单等原人来。

据传：

被特选的人——他郎三太爷，他说：“在开斋节毛拉在礼拜寺中对我说：‘你劝导！你尽忠！’他又讲了许多机密。然后，他渴望地念了『活的出自死的中，死的出自活的中。你给你意欲的人无尽限地赐给了衣禄。』”

他说：“在最后一个光阴很多教下从我们教门中叛离，很多外教人入在我们教门中。真的！那含有机密哲理的话发生在尊大毛拉十三太爷时光，很多教下产生了怀疑，他们的心从教门中出去了，他们折本是那样明显的折本。而进入这个教门的人出现在尊大毛拉大太爷时光，正如东方的人们纷纷进入的一样。伊斯兰是从继承品传承方面而论，世人都非常敬重这个教门。在每一年他尊贵的纪念日中他们以牛、羊、物质为赠品送来表示祝贺。那毛拉的真境多么尊大，他的真言多么贤验。”

据传：莲花城阿訇是少尔林的学生，他说：“二爷小儿子归主了，有一天，二爷请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记想儿子的日子，毛拉答应了。毛拉就去了，我和我师父也去了，我们跟了尔麦里，赞念了了经，他念了两个سبق。他第一个السبق的诗文选择了：من مثل احمد，让给了二师傅念；第二个السبق让给了马牙阿訇。当他念了‘如果你喜爱他，你就死在喜爱他中’时，毛拉大声呵斥了他。那个阿訇害怕地停念了。然后，毛拉亲自念了‘如果你喜爱他，你就死在喜爱他中’，这个心因渴望和恩典陶醉了。当尔麦里全美了时，毛拉恼怒并骂了他：‘你急什么！的确光阴不催也临近了。我不知道我催你们的光阴还是你们催我的光阴。’真的！在那一年的八月里卡废勒大兵压境而来。”

据传：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当启程的时候临近了时，教下都痛苦哀求，他们说：“如果毛拉去了，我们的护佑处、庇护处在哪里呢？谁是救渡我们的人，谁是我们的毛拉？”毛拉就对他们说：“你们别害怕，你们别忧愁，在后一个光阴教门寻你们，会来在你们各门上。那个光阴多么尊大、福分多么充足！凡你们希望的，你们都会容易地得到。”而那含有机密哲理的话在我们的毛拉大太爷时光实现了，他从云南来到西北，人们从他真实的（حقى）光辉中都得到了引领。凡是抓揽他得引领的人都被引导于真主。

前辈毛拉的真境多么尊大啊！他近主的真知多么深奥啊！

据牛木头阿訇的孙子说：“有一天我们正与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站在一

个大院子中，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土雾，其声音如同雷声。在院子角落中有很多畜草，当那些畜草跌倒时，毛拉笑着说：‘那是最大的一个恶魔，你们谁能驱逐那个恶魔？’我们沉默不语，毛拉就抬起他尊贵的手，把一个打在一个上，他大喊一声，那风立即停了，火如灯一样熄灭了。毛拉笑着对我们说：‘这个恶魔，他为我们表现他的情况，呵斥之风冲散了这魔气。’”

据传：的确那聪明诚实的人说：“有一天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家里院中，我们侍奉着他。突然，一个人来了，跪在他面前，说：‘我的毛拉啊！我妻子心疼的特别厉害，任何药无济于她，我求毛拉疼顾！疼顾！慈悯！慈悯！’毛拉就进入在家中的宿舍。不多时拿着一包药出来了。他用药在他尊贵的头上抹了几次就给了他。那个人急忙去了，他妻子服用了药，因为那个药病症就好了。在第二日，他来了，他带着很多礼物，他会见了毛拉，他说：‘我的毛拉啊！我没有见过比你更奥妙的医生，我们的福分太大了。’毛拉高兴地说：‘真的！真的！真实的！真实的！的确后一个光阴更好。这个光阴不能与那个光阴相比，的确那个光阴比这个光阴更好。’毛拉对那个人说：‘你不可能见到那个光阴。’毛拉的视光一转观看了我说：‘你可能连上那个光阴，你在他中必得到大恩典。真的！那个光阴是点石成金的光阴，的确金子的颜色不会改变，他的价值不会欠损。’”

据传：曹州二海里法（他是一个瞎子）说：“刘宝阿訇说：‘我们和一些阿訇去到毛拉十三太爷家里，我们跟了五十六的尔麦里。当尔麦里全美了时，人们都回家。有两个阿訇，一个骑着马，一个骑着驴。骑驴的远，骑马的近。然后他俩商量他俩换着骑。’于是毛拉呼唤他俩，他对他俩说：‘马与驴的价值太明显了，以便在你俩中不要产生分歧。’他俩接受了毛拉的口唤，然后，当他俩回到家里时，当夜马死了。他俩惊呆了，他俩说：‘毛拉的真境多么尊大啊！他的预见多么真实啊！’”

据传：二海里法说：“刘宝阿訇说：‘济南府左阿訇来到毛拉十三太爷的贵地，他开过四十八坊学堂。他在贵地上娶了妻子。’多年之后，他原配的妻子领着儿子寻找来了。他绝不相认她俩，在她俩上又没有回家的费用和衣物，生活十分困难。她俩走投无路，母亲和儿子吃了大烟，她俩都死了。一个教下奔告毛拉说：‘她俩死了。’毛拉说：‘你去！她俩没死！’那个教下二次来了说：‘她俩死了。’毛拉怒恼了，说：‘你去，你再看一看，

她俩没有死。’他们就去到了她家里，他们仔细观看了，她俩死而复生。’毛拉的事情多么奇妙啊！他是如何使她俩死而复生的。这个教门多么尊大啊！毛拉的口唤多么尊贵啊！”

据传：二海里法说：“刘宝阿訇从毛拉贵地上回到家乡，我们向他询问教门的事情。他回答：‘不好！不好！人们奉口唤筑城，他们修建了密集的房子，他们封闭了各个出入口。’有一天，毛拉厉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封闭各个出口？如果真主的前定来了，其中就有你们的出路。’那个阿訇说：‘最终他们要遭受祸端。这表明两点：第一是毛拉的话的指点；第二是他们的罪恶充满天地。凡是罪恶他们经常干，恐怕天理难容。的确他们的行为是卡废勒的行为。从这个话中我们百思不解，我们参悟到这个阿訇已从哲赫忍耶伊斯兰中叛离了。然后，我们问毛拉的情况，他说：‘是真的！是真的！你们对毛拉的言行不要怀疑。’我们说：‘我们的话问完了，我们只问了一个外人。’”

据传：

牛木头二爷说：“大灾难降临在了毛拉贵地上，人心都坏了。领头的人心怀鬼胎，他们密谋把毛拉交给卡废勒，毛拉明见他们邪恶之念。有一天毛拉对他们说：‘我已达到六十三岁，确已到了我们圣人ﷺ尊寿的年限。以这个年纪我已足够了。之前我已把我的身体为两件事做了古勒巴尼：1.如果我活着我确疼顾众穆民；2.来达到你们的目的，你们怎么能做出背信弃义的事呢？一部分人他们希望：如果我没有了，他们就从战争的灾难中平安了；一部分人他们希望：如果没有我，他们就再不受教门约束了，特别从灾难中解脱了。真的！如果我去到他们面前，他们就任意凌辱我，他们杀了我，把我砍成一块一块的。我的身体没有了，但正道永存，他早已到达了云南，原始的宝贝已归于原本的执掌者了。’”

真主说：**“如果他们得到福分，他们说：‘这是近主御前来的。’如果他们遭遇不幸祸患，他们说：‘这是你所造成的。’你说：‘全部都是来自真主的。’”**

据传：老二爷说：“有一天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对他郎三太爷说：‘这一夜是第五十夜，你新鲜大净，你不要睡，你跪着等着，你保密。’然后，他郎三太爷接受了毛拉的口唤，他奉命而做了。在半夜雷声大起，那间房

子中射出电光，麝香味充满了整个房子。很多时候，那吉庆的事情经过。在第二天他会见了毛拉，他对毛拉说了半夜他所看见的。毛拉高兴地说：‘恭喜！恭喜！祝你幸福！那是你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毛拉又讲述了三个人的事迹：他们商议每一个在洞穴里烧一磁器，他们用一半，买一半。他们中的一人对另两位说：‘我的资本很少，我不可能真正烧成，为了防止失信，我像你俩一样做。’然后当烧成的日子全美了，他俩打开洞门，他俩看见器具已碎了，他俩茫然站立着。而那一个人，他打开洞门，他看见器具保持原样，他就要返回家去。突然他在洞内看见一道光，他仔细一看洞是发光的，器具是平安的，他惊奇地说：‘机密哲理是什么？机密哲理是什么？他问跟随者，那道光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从洞底发出的。’他们又说：‘在我们村中有一位老人，我们向他了解洞中的情况。’那老人说：‘在那洞中有一人形，那道光是从那个形象中发出来的。’毛拉说：‘他郎三太爷啊！我们三个是一家人，就像那三个烧磁器的人，两个人的杯子确已碎了，一个人的杯子还完好。那个来人是尊大毛拉道祖太爷，那道光是他教门之光。若不是那道光，上等人和下等人就全部迷误了、毁灭了。”

据传：二爷说了我仁慈的父亲的情况。一天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在家里干尔麦里，他用全美的赞词封印了《古兰经》。在达依勒中有很多人，特别有凤翔二爷。当毛拉念到“**那个主好清净，他的本然不似像任何物**”时，他就淹没在了“法纳”的大海中；跟随者念到“**毛拉好好，相助者好好**”时凤翔二阿訇也晕倒了。当尔麦里全美后，毛拉和二阿訇同时跪了起来。

据传：苏满拉说：

“在平滩里有一位富商，他教门很上紧，他只生有一子。有一天，他儿子生病了，每个医生都诊断不出是何病，每种药都没有效果。他走投无路，他就去到滩里二爷，他说了他儿子的病情。他请他做了好杜尔依。他对他说：‘你举意一个在你跟前最好的心愿，你再参悟。’他说：‘我有一头俊美的黄牛，他是在民寨买来的，是我最喜爱的。’滩里爷吩咐他：‘派一个人把牛打散给我们的毛拉，你向毛拉求护佑。如果他答应你的事情太俊美了。或许他不要你的礼品，你就设法纠缠毛拉接受你的礼物。’滩里爷说：‘如果你的儿子好了，你诚信我们的教门吗？’那个人说：‘如果我儿子好了，我必诚信哲赫忍耶伊斯兰。’然后他的雇工拉着牛，他跟在后面。他到了毛拉家门口。突然毛拉出来了，他看了他问：‘你是谁？你家在哪里？你

来做什么？’他跪着说：‘我是平滩里人，我儿子病情特别严重，滩里爷对我说我从你老人家那里求护佑。’毛拉说：‘那是滩里爷的事情，在我上没有那个前定。’毛拉没有答应他希望的，也没有要他的礼物。那个人就设法纠缠，高声大哭。太太听见了就劝毛拉：‘你慈悯一点药让他快去。’毛拉就答应了，给了他一点药，他就启程了。当他来到家里，他看见他儿子坐在炕上正在和一个人说话。他就吃惊地站在院子里，他想：‘在我去时他的情况特别严重，现在他的情况尽然是这样，其机密哲理是什么？知感！知感!’他惊讶地问道：‘你凭哪样赛拜布病好了。’他说：‘我是在昏聩幔帐中，我在梦中看见我的身体变成了一只鹰，我任意飞翔，我十分欢乐，然后我向天上飞去。我听见毛拉喊叫一声，他叫我的名字，你快回去。当我从昏聩中醒来时，我感觉到我的身体是轻的，我站了起来，我就好了。’那个富人见人说：‘哲赫忍耶伊斯兰是真的！是真的！我诚信毛拉的教门是在端正的道上，我确已接受了道乘上的讨白。’从此以后那个村子的人因他而成了哲赫忍耶。

然后，他们请求毛拉要一个阿訇，开办一所学堂。毛拉就把凤翔阿訇的一个学生给了他们，他是嘎阿訇。在他去时，毛拉吩咐他：‘你只开办你的学堂，不管滩里爷的事情。你干你的事，他干他的事。’有一天滩里爷在自己家里干尔麦里，他就请了那个阿訇。他去了，他在最上面位分上犹豫了，他仔细观看，它上面铺着一层毡子，毡子上铺着一层羊皮，他想：‘修道之人的情况是建立在艰难上，这种情况是处于享受上，喜欢舒适不是修道者的行为。’他就取掉羊皮，跪在毡子上。当尔麦里干到中间时，滩里爷大喊一声。当尔麦里全美了时，他问：‘阿訇啊！你的诚信为什么不坚定呢？你在我的干办中看见不足，你为什么轻视这张羊皮呢？你诚信尔麦里的承领是凭着你的念，我的诚信尔麦里的全美是凭着尊敬这个拜毡的后人。因为它是尊大毛拉船厂太爷的拜毡，尔麦里就凭着这个拜毡而承领。’”

滩里爷干尔麦里时十三太爷就坐在炕上。在毛拉面前摆着一盆炭火，毛拉大喊一声，他的两脚烧燃了那盆火，他厉声说：‘可恶你！你开办你的学堂，你不要管他的事情，你就是不听我的话。若不是主的护佑，强制之剑必砍下你的头颅。’那个阿訇听见了毛拉的话，他就到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前求毛拉宽恕。毛拉当着滩里爷的面厉声批评了他：‘从此后，你再别管他的事。他是前辈太爷的一位臣，我都尊重他，你为什么不尊重他呢？’”

据传：那个聪明的满拉一天夜里说："毛拉干了星期四的尔麦里，二师傅搭来了灯，然后因为这个因由熄灭了灯。毛拉大叫一声，起身就出去了。我害怕地痴呆地跪着。过了好一会儿，他看见一个人说毛拉在家里睡着了。"第二日毛拉出来了，也没有生气，他说："云南的教下已遭了大灾难。若不是教门的护佑，他们就完全殉道了。"毛拉说："你们铺'达依勒'，我们干星期四的尔麦里。"那个满拉说："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说：'很多大人经常在道堂里干尔麦里，但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害怕内在的灾难降在他上。'"他接着吟了一首道诗：

私欲立教，巩固艰难，无下场。
凡人传道，水中栽花，镜中照面，无根本。

据传：花儿沟五阿訇说："在战乱年间毛拉命令我带领许多人在道堂周围修建十二个碉堡来保护道堂，我们遵行了毛拉所命令的。在最后一天，毛拉来到道堂里对我们说：'我答应了卡废勒的官长在八月三十转移我们的兵马，我们放弃城堡。'毛拉秘密地单独对我说：'你们在八月二十九日夜间秘密转移。'我们按照毛拉吩咐的做了。我和金阿訇埋伏在阵地上。在半夜敌军来偷袭，他们杀声震天，他们攻入城堡中，而我们已回到城里了，我们向毛拉呈禀了事态。毛拉说：'你当知道卡废勒的诡计。'毛拉又对我说：'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在坟上去念'苏勒'。在家里的北边院子中有一间小房，他是船厂太爷在它中干尔麦里的房子。你每年打开两次，即：在开斋节和宰牲节打开。你在它中念'苏勒'。在打开之日，你每天打开两次：早一次，晚一次。你在它中念'苏勒'。当城沦陷，执掌教门者不在了，交还不可能时，他在家中念"苏勒"，直至无常。'

据传：五阿訇说："在时光特别紧张的时候毛拉来到道堂，念了'苏勒'，然后坐在水房院子里。他看见一个人在头上打着黑缠头（或戴着黑号帽）。那个人急忙躲开了毛拉，毛拉厉声骂道：'他头上为何打着卡废勒的缠头（号帽）。假若你的一只手拿着腐烂的臭肉，一只手拿着猪肉，卡废勒也必杀死你。'真的！确信是伊玛尼的护城，确信而死去的人确是烈士而取义的人。没有确信而死的人，确是卡废勒而死的人。这时一颗炮弹从空中落到了道堂附近的一条河里。很多人来到毛拉面前，毛拉说：'你们快留下来，因为那东西会伤人的，敌人很快就进攻了。'然后毛拉回到家里，那些不听口唤的人差点送命，当时很多被炮震昏了。毛拉听见了十分怒恼，他说：'不听

我的话的人，他们死了在他们上没有回赐。’”

据传：五阿訇说：“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对我说：“金阿訇做了一件可恶的事，他做了一个大帐篷，被称为‘中军帐’。他把它设立在小礼拜寺门前。他有一天回家三次，其目的是让我看看，我假装不知道，没听见，我心里不喜欢，因为那是胜利时期的事情。头领们坐在里边，兵马列阵而立，它是显威严。现在我们要失败了，我们已极为懦弱，我们的军队因饥饿不能列队。哪个人坐在它里呢，哪个人列阵而立呢。金阿訇不知道事情真相。”毛拉说：“跟卡废勒的事情只能和平解决。”他给卡废勒答应了一万七千斤大粮，他只上交了一半。“人们请金阿訇来阻挡我，他说：‘卡废勒杀我们，我们怎么能给他们粮食呢？’我生气地对他说：‘我不知道卡废勒杀我们吗？我询问了真主的话：**‘不信道的人们绝不要以为我姑容他们对他们本身是最好的。我姑容他们只是要他们增加罪恶，他们将遭受可耻（凌辱）的罪刑。’**（3：178）的含义。所以你禁言。’”毛拉接着念了：**“我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毛拉说：“这个时候是外部战争，我们的战争只是一百天。”当幔帐之人听见了这个话时，他们特别高兴，他们说：“足够了！”真的！从这一日起，直到十三日整整一百天。

据传：五阿訇说：“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对我说：‘两个人太薄福了，一个是平凉三爷，一个是嘎阿訇。三爷不顺从我的意愿做事，而嘎阿訇不听我的口唤。对我们三爷说：‘你不再希望，这个光阴不是报仇的光阴，报仇的光阴还没有到来。’他不听我的话，他希望报仇，一年与一年不一样，一月与一月不相似，一天与一天不同。这个战争把人们送到了我的门口；那个阿訇去到了西口外，他不听我的话，他只为了吃油香、得收入。你看他的两眼是荼隼的眼，他看见肉时，他绝不转眼的注视。他的品质太卑贱了，他的事情就这样。’”

据传：

二满拉经常侍奉尊大毛拉十三太爷，他说：“金阿訇师傅不服柏县二爷。”他说：“他是无知之人，他根本不知道修道的境界。”毛拉明见他的实情。

有一天，毛拉去到平凉，为探望尊大的毛拉平凉太爷的坟墓，他俩跟随着，他们就从毛拉贵地上起身了。他们走了三天，在第四天日出时毛拉

骑的马惊跳了，金师傅在前面，二爷跟在后面。过了许多时，毛拉问：“金阿訇啊！这匹马为什么惊跳了呢？”他回答：“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没看到。”毛拉又问：“柏县老汉啊！你说怎么回事？”他说：“我看见一个道士拄着拐杖，向你要伊玛尼和正道。”毛拉笑着说：“一个人不服你，的确你比那人高强。”金阿訇师傅羞愧地低下了头。

据传：二满拉说：

“在河西有一位田阿訇，他是人们的领袖，是格迪目派人。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举意进入哲赫忍耶伊斯兰，我怕毛拉不要我，请你向毛拉给我讨个口唤我不知道口唤是如何讨的。’我就对毛拉说了，毛拉高兴的说：‘他是一个有知识、有理智的尔林。你对他说：“如果希望来就来。”我就对他说了。他就说：‘我要重新举意，我做大净。’然后他会见了毛拉，他得到了别人没有得到的恩典，他回到家里。

有一天，在别的村中一个人死了，他们请他，他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接受我的判断我就来，否则我不来。在洗死者时，你们不能念《塔哈》章。在死者刚去逝，你们在家里不能做油香。在殡礼时，你们要脱鞋站拜。’他们没有答应，他们就离去了。从那日起就开始敌对，敌对一日一日的增加。那个阿訇经常说：‘假若我有能力，我必熄灭那个村子。’他们很害怕，他们经常防备。”

有一天，他来到河东，他对二满拉说：“我希望毛拉给我三百兵马，我熄灭那个村子，就像熄灭灯一样。”二满拉说：“我给毛拉呈禀了这个话，毛拉笑着说：‘你对他说：如果他认识了哲赫忍耶伊斯兰是真实的，敌人必因他而失败，无须以兵马去剿灭，他们确已毒杀了他们自身。’”然后，他回到了家中，在晡礼时，那个村子的最古老的哲赫忍耶教下看见从上河划下三只船，直到到了河边，他们全部是兵马，他们去到那个喜真的阿訇的村子。那些道敌很害怕，他们的妇女儿童害怕地祈哭。在半夜那个村子中的人来在那个阿訇村子周围，他们探听消息。突然一位虔诚的人出来了，他看见了他们，他也认得他们，他问道：“你们来干什么？”他们说：“你们叫来了很多兵马，你们怕要杀我们村的人。”他说：“一个人也没有来，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每个村子中的人都看见了很多兵马，他们进入你们村子，我请你对那个阿訇说：‘我们错了，我们错了。在明天，我们想他求宽恕。’”

第二天，他们拉着牛羊来到他的门口，他首先责备他们，他对他们说了最优美的话。“那一切判断是在教法经典中规定的，绝不是对河东的人规定的。你们怎么不诚信经典呢？你们怎么不遵它呢？”然后，他们全部接受了他的判断。不到几日，那个村子中的一个人死了，他们请了那个阿訇。他们接受了那个阿訇所命令的一切判断。真的！事端从一个死人而起，又从一个死人而结束。

据传：少尔林的学生说：“尊大毛拉十三太爷的一个女儿归主了，她是我们的毛姑姑。在百日，我师傅和学生们去了毛拉家跟尔麦里，毛拉以全美的赞词封印了《古兰经》，他给本地的阿訇让给了ستيه的سارحادى，即：**一伙赶驼人急忙奔向珠宝的山谷，谁是得到沉浸在陶醉大海中的人，我把我的忍耐费用在望想和坚持中**。毛拉大喊一声，那个阿訇吓得禁言了，毛拉就念了‘**假若我把那些看成是在平安吉庆的门前该多好啊**’直到末尾，当尔麦里全美了时，毛拉说：‘你不要急着念，你不要急，在这个时候没有担负光阴的人，你们看在你们族人中有最高尚的人，的确光阴不催也临近了。’”

据传：壶阿訇说：“我们跟随平凉三爷和牛木头大爷去到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家，毛拉在院子里渡步，我们跟随着，直到到达马场时，他站住了。突然一只白猫来到毛拉咬了毛拉的左脚七次，毛拉用右脚挡开它，说：‘够了，够了！’然后，毛拉进入礼拜寺，交还了晡礼。当‘奥拉迪’全美了时，三爷询问了白猫的动机，毛拉说：‘那是北庄古图布，他向我要口唤和慈悯，我接受了他的希望和要求。’”

据传：诚实的爱臣说：“我是西院中修建房子的人之一。在俊工之后，人都离去了，还剩几个人。有一天，毛拉来到院子中，他观看了那些房子，他说：‘这种行为不好，你们把石头砌在它上面，这太辛苦了，这些房子在三十年之后要重新修建。’”

据传：牛木头大爷的孙子说：“他爷爷对尊大毛拉十三太爷说：‘我的近亲一部分逃到了河州，求你劝化他们，他们不听我的话。他们说：‘那个地方人很多，地面广。他们主意已定。’我向毛拉要口唤阻挡他们。’毛拉说：‘你不要阻挡他们了，那是无知的一伙人。你们不要看他们人多地广，假若大灾难不降在那里，那么一定哲赫忍耶伊斯兰就变成了虚伪的、欺骗

人的了。不久花寺拱北必坍塌。托靠真主！在百年之后要给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拿还报。’毛拉说：‘我的家下人去他们地方上求救兵，他们没答应。他们的首领说：你们去吧！火到哪个人头上，哪个人去抛，我们不去。’当毛拉听见了他们的话时，大声笑着说：‘好！好！你们不要高兴，你们不要看我们的笑话。如果我归主，是烈士地归主。活着的人就安葬我；如果你们死了，还没有人埋呢！野狗就吃了你们，你们的骨头被抛在荒野。’”

据传：

壶阿訇说：“在战乱年我们偷袭卡废勒的营寨。在那天夜里，我们秘密袭击他们。当到了早晨时没有一个人。突然，卡废勒出现了。一个卡废勒擒拿住我，那个卡废勒比我更有力。我毫无办法，我就喊了毛拉三次。然后，我战胜了他，我杀了他，我从大灾难中脱离了。然后，过了数月，我跟着牛木头大爷去到了毛拉家。大爷首先会见了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毛拉就问：‘谁跟你来？’他回答：‘壶阿訇。’毛拉笑着说：‘如果穆勒师德和门人的意愿汇聚了，毛拉就能听见门人的召唤。’他说：‘有一天，我在大晌午睡觉，我听见了壶阿訇的呼喊，我看见一个卡废勒擒拿住了他，我就念了『كفاك للفوز（得脱离就使你足够了）』。’”

当他战胜和杀了那个卡废勒时，他就脱身了。大爷出去问壶阿訇是否属实，他说：“是真的！是事实！”然后壶阿訇会见了毛拉，毛拉高兴地说：“若不是护佑，你必已死。”

据传：马三阿訇说：“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去到予旺城（现同心县予旺镇）处理战事，他住在川信的一家客店中。有一天，人们都站立，毛拉渴望地说：‘笔是什么？它的形象是什么？仙碑的品级是什么？两弓一弦的境界是什么？’人们都无声地恭候着。而滩里爷说了如此如此的话。毛拉厉声说：‘的确在这盆里有炭火，如果你能抓它，你再说如此的话。否则你就不要说特选之人的话。好遥远啊！好遥远啊！’”

据传：那个阿訇说：“尊大毛拉十三太爷问戴师傅：‘一年中拜功是多少拜？’他以通常的计算做了答复。毛拉笑着说：‘阿訇的话太长了，你看。’他拄着尊贵的两手，然后又伸开两手。这就是一年的数目。在最近几日中，我观看了一本尊贵的经典，我就这样算出了一年中拜功的数目。”

据传：那个阿訇说：“在战乱起初，我们住在毛拉的贵地。有一天，毛

拉命令士兵从城中出去。他们就分了两班，他们处于战争状态。时间是从真东方亮至晡礼。我们就照毛拉命令的遵行了。有幔帐的人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多几日，平凉三爷差人来报喜，毛拉说：‘在某日某时他们攻开了固原。’我们算了那一日正是我们列阵的那一日。毛拉笑着说：‘我也援助了你们。’”

据传：莲花池阿訇说：“我和洼上师傅、老王爷、隆定的哈比布跪在小礼拜寺中。突然毛拉来了，他坐在炕上，平凉三阿訇也来了，他与毛拉说着话。他向毛拉给很多人要教门，毛拉厉声说：‘他不知道教门的尊贵，他不知道伊斯兰的轻与重，在伊斯兰中没有比自性和私欲更低贱的。的确教门从这一边启程了，事情要归到执掌它者，在这一边再没有了。你们当知道：战事会有良好的结局，我只像古勒巴尼的一只牲。我们向真主祈求只把五十六和圣道留在世上，以那个百恩就足够了。卡废勒希望熄灭伊斯兰教，那是不可能的一种妄想。伊斯兰是真主和他的使者ﷺ的伊斯兰。世界常川被保护。’真的！这些话是在同治九年六月初八毛拉说的，在同治十年一月十三日是古勒巴尼日。他的事情多么尊大！他的话多么真实！”

据传：在贵地上诚实的哈比布说：“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去到小区，平凉三太爷、牛木头大爷、金阿訇的师傅跟随着。他们在那个地方探望，毛拉对他们说：‘的确以后有一个好的光阴，三爷肯定遇不上它，金阿訇肯定会遇上它，大爷可能跟上头。’他们向毛拉说了‘赛俩目’。三爷在六月中就归主了；大爷对孙子说：‘你们准备我无常的费用，的确在道长毛拉的话里有道义，生命的延续就是死亡。’然后，他在九月就归主了；金师父随毛拉的道而去。”

据传：马来寺嘎二阿訇说：“他和他的朋友丁良贵来到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家。有一天，毛拉命令他俩去探望尊大毛拉平凉太爷的坟陵。在启程时，毛拉赏给他俩两头驴作为骑乘，还有食物，并特别嘱咐他俩要小心。他俩到了离固原二十里一个拱顶坟附近，姓丁的教下赶着驴先行，阿訇随后跟着。他俩前行，突然姓丁的骂了那个拱顶坟一声。他俩不知不觉到了一个很窄小的路，他俩不能前行，也不能后退，更不能回头。那驴子受惊，突然它跌倒了。他俩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一个抓住了驴耳朵，一个揪住了驴尾巴。那个阿訇高声呼唤了三次：‘毛拉啊！’突然驴子跳起来，像有人

控制了它一样。他骑着达到了宽畅的地方。当他俩上了坟，回到毛拉的贵地上，毛拉就骂他俩：‘你知道埋在那地方的人吗？他是从崆峒庙出来的一个人，他有很多苦修，也有高明的本事，尽管他是卡废勒教门中的一员。若不是护佑，你俩的驴必坠落。’从那日起，人们知道他是一位修道者。”

据传：

嘎二阿訇说：“在秦州有一个著名的阿訇叫哲俩里，他无情无义，他的讨白确已坏了。他来到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前，他寻求恕饶，毛拉说：‘你说实话你干了些什么？你往毛拉上捏造了谎言。’毛拉厉声说：‘给你不念讨白。’他就叛教着去了。从此后每个人都不请他，也不让他干尔麦里。他说：‘在哲赫忍耶伊斯兰中有很多缺点。’他去到了西口外，他到了平城何爷家，他就住在他家里。当毛拉听见他的情况时，就差人带信给何爷：‘你不要收留他。’何爷没有听口唤，他给了他一个学。第二次毛拉又差人送信给何爷：‘你不要收留他。’何爷仍没有听口唤。然后，他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他。毛拉非常生气。”

嘎二阿訇说：“那时我还在贵地。在回家时，毛拉对我说：‘你从北路回去，不要走南路，你也不要看他的面子。’我心想：他是我们引领正道的师父，我的关系不能隔断。如果我回去，我秘密的从南路回去，我去看他。我给他表说毛拉的严厉，以便他求宽恕。真的！这一切事只是我的想法而已。我去到小礼拜寺，而平凉二爷、戴师傅他俩跪在它中。突然二满拉来了，他对我说：‘毛拉的口唤是你与他不要交往，你不听话!’三爷问：‘你不听哪个话？’我就说了事情的经过。三爷说：‘你从北路回家，然后你从家里启程，你探望他。两个事情都成就了——听口唤和师父的情分。’”

真的！毛拉怒恼的信息到了西边，嘎二阿訇就从贵地上启程了。他在肃州碰见了一伙赶驼人，帮主是教下的首领，他是在何爷跟前器重的人。他也知道毛拉怒恼了，他问嘎二阿訇：‘你是往北路回去还是南路去。’他说：‘我往北路去。’那个人对他说：‘我的驼也是往北路去，如果你乘驼很快就到家了。’他以欺骗手段秘密吩咐了仆人，直到到了平城。”

嘎二阿訇说：“此时我必须去到师傅家。”他会见了他，他说了毛拉怒恼的原因。在那时，何爷站在院子中拄着拐杖，他用拐杖打了地面两次。他说：“难道在毛拉上没有真知，他为何听一个小人的话呢？”嘎二阿訇跪在他面前说：“师父不会听小人的话，那怎么你八年都不到毛拉家呢？”他

低下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事情怎么办才好呢？”嘎二阿訇说：“我求你，你去毛拉家，你向他求宽恕。”何爷主意已定，说：“你回家里去，等到后半年你来。”

几个月之后嘎二阿訇来了，何爷对他说：“我老了，我不能担待旅途上的辛苦，我就派托克逊伊玛目替我向十三太爷求情。”在启程时，他说了求情和认错的“赛俩目”，也把礼物带给了他，他对他说：“你对毛拉说：‘我是他的牧羊人，有一只羊无故来在了我的牧场中，如果我不放牧他，它受到伤害的话我怎么向他交代呢？’”

嘎二阿訇从西口外启程来到贵地上，他会见了毛拉，他首先说了师傅出门不方便，求毛拉宽恕，他说：“师傅说了担负‘你们都是牧羊人，你们由所放牧的人要被拿问。’的困难。仁慈的毛拉宽恕了他，也喜悦了，他说：“那老人是一位老功臣。”

托克逊伊玛目在毛拉家住了许多日。有一天，毛拉干尔麦里。在尔麦里全美之后，他给了他教门上的口唤，也嘱托了新疆的事情。托克逊伊玛目没敢接受，他说：“我是替师傅求情，如果我接受了口唤，我怎么见师傅的面。”我们的毛拉笑着说：“你不可能见了，你不可能见了，这个时候他的事情已经到了终点，他的事情全美了。”当伊玛目回到家里，他确已归主许多日了。毛拉的真境多么尊大啊！他的主见多么深远啊！

据传：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去到皋兰，因为金爷遇难了。他住在城里，其他人住在城外。过了许多日，灾难平息了。在归来时，毛拉说：“我这次来准备坐牢，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在牢中受尽了煎熬，而我没有如愿。托靠真主!在后一个光阴前定是如何的呢？”洼上师傅阿布杜•哈里盖•艾布•哲玛里说：“我们住在小礼拜寺中几日，我们没有见到十三太爷。有一天，一个人来说：‘今日毛拉从西府去老院。我们就在家里后窗放了一个梯子，站在它上观看毛拉。’在他从家里出来时，他尊贵的两手背搭着从低处经过。我看见他的面容发出像十四夜间的明月一样的光亮。他去到了老院，任何人没有发现我们。过不了多时，二满拉来到小礼拜寺说：师傅啊！毛拉问你：‘他的容光熄灭了太阳之光，一切最俊美的只归于真主，一切最甜美的只归于真主的’机密是什么？我以外表所看见的做了回答。毛拉说：‘洼上师傅看见了真谛，他的容光熄灭了太阳之光。’”

洼上师傅说：“我经常跟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家的尔麦里。一天夜里，我

去到毛拉家，毛拉正在干清廉的尔麦里。他把‘拉威’让给了我，把‘伯衣提’和‘杜尔依’都让给了我。当尔麦里全美时，他交还了宵礼拜。当拜功和《穆罕麦斯》结束了时，他命令我赞念《穆罕麦斯》中‘我来了’（它是ياعثمان环）的一环。他说：‘托靠真主！在最后一个光阴中，我们在‘艾台依图’的夜间见面。’”

家住河州鸡庄店的诚实的一个老乡老说：

“我与牛木头大爷、成都马三阿訇去到毛拉家。那时正值灵州太爷归真十年之时。首先我们探望了太爷尊贵的坟陵，然后我们进入家中，我们跪在尔麦里的‘达依勒’中。当尔麦里全美了时，毛拉对牛木头大爷和跟随的配贤说：‘伊斯俩目的导师已归于根子上了，确已交给了执掌它者了。’真的！教门的比喻如像一颗树，树有根、叶、果和籽粒。首先长出树，然后开花，然后结果。如果种子发芽，确能到达终点和全美。”

然后毛拉吟诵了一首诗：

树长千丈不算高，叶落籽朽归原根。
水流千江归在海，原物交给旧主人。
真真真，人不真，口合眼闭一场空。

毛拉说：“的确教门已经交给了他郎三太爷了，在这个时候教下对我还不死心，教门都太差了。真的！你们绝得不到前辈人得到的机密道义的恩典。在超前高品之人上，我与你们所干的纯粹是外表的事。你们听我的话，切记！切记！”

马大阿訇说：

“在贵地上的战争已接近尾声。有一天毛拉率领众配贤去到南城，他观看了卡废勒的兵马，他们围在城角，水泄不通，其比喻就像一个很大的‘达依勒’。”

毛拉问他们：“你们看这种式样像哪种形象？”他们都没有吭声，毛拉说：“这个形象像个‘回’字，是小口入在大口里。”

毛拉高兴地笑着说：“幸福只在我们上，幸福只在我们上。这证实了我们是穆民。为人从生至死的希望是有最尊贵的正信伊玛尼。在这个时候目的、意愿，时光精髓和受喜落实了。穆罕默德ﷺ啊！”

然后，他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坚定诚信，你们顺从真主的前定。本然

品真实的全能只是惟独真主的，真主的意愿是按照真知所判定的把一切已知的显现到主观世界，他就是显然的显然处。”他们都愉快地向毛拉说了“赛俩目”。奴仆的心欢乐了，他观看了所有的事，直到他看见在城外面有三个人，他们正捡人骨头，安埋他们。毛拉生气地骂他们，他说：“你们不要埋它，因为他们的得脱离和回赐就建立在那个形象上，他就是他们受害的证据，真主凭它还报行亏不义的人，的确受难之人的品级人们不可能发现。”

那个修道的阿訇说：

“的确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在同治二年用白矾水写了一封信，他就是哲赫忍耶伊斯兰传承体系的机密。如果干了，那些字根本不明显，如果把纸铺在水上，字迹就显现了。然后，他把拐杖钻了一个洞，把密信存放在了它中。他选择了一位爱臣，名叫田先生，把它送去交给了他郎三太爷。那个有品质的门人接受了口唤，在启程时毛拉嘱咐他教门的很多机密——那个尊贵的拐杖和字体的依据。毛拉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忧愁，你托靠在真主上去吧！真主说：『**而真主是最好的保护者，他是慈悯中最慈悯的。**』’他把那根拐杖就交给了他，毛拉说：‘他就是你的拐杖，你在路上拄着它。’那个爱臣就哭着念了‘**我护佑人的毛拉啊！辞别了！辞别了**’。他装成一个乞丐模样启程了，直到他来到了孔昌府，它是万家洋行。当时，驻扎着我们的兵马和亲人，他们把他送到了兰州，他单独而去。

然后，当时候临近了时，毛拉到了南城，他观看了卡废勒的兵马。他对追随者说：‘卡废勒想熄灭我们教门，他们只能熄灭了人，熄灭正教的主意绝不会实现。因为教门早已去到了南方，我确已交给了他郎三太爷。现在他们的馊主意无益了。’”

据传：

三满拉经常侍奉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他说：“的确我们的毛拉安排在头道门上修建了一座楼门。当时他郎三太爷就在毛拉家中。有一天，他们升高了大梁，然后他们都离去吃饭，只有两个匠人在场。他郎三太爷观看了他俩的技术，说：‘这个梁太重了，而且柱子太小。’我们的毛拉也在场。突然，那个大梁倒塌了，他郎三太爷用尊贵的两手撑住了它。然后，他们急忙赶来撑住。毛拉对他郎三太爷说：‘恭喜！恭喜！祝你幸福！这个能力就是你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他就向毛拉说了‘赛俩目’。

刚过几日在家里干清廉的尔麦里，人很多。尔麦里后毛拉指着挂在北

墙上的字画问他郎三太爷：‘它的含义是什么？’他郎三太爷禁言了，以表示尊重而未回答。我们的毛拉说：‘它是倾心爱主之人的儿子，一切德性的母亲。’毛拉接着讲我们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后人就是伊斯兰之根。他从一个精致的尊贵匣子中取出了传承体系交给了他，毛拉说：‘你仔细看清楚，你传承它。’毛拉摘下了他尊贵头上的冠帽，把它戴在他郎三太爷头上，毛拉说：‘从今日起，如果你回到了南方，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然后，他给他们打了一个比喻：‘一杯水，的确我把它分成了两杯。那个水，如果你装在一个杯子中它仍是一个水量。’毛拉对他郎三太爷说：‘你的头发太长了，交给二满拉给你剃头。你留下胡须，以便你的外表和内力是一样的。’”

苏满拉说：

“我经常侍奉我们尊贵的毛拉十三太爷。有一天，毛拉对我说：我念云南的《穆罕麦斯》的‘道勒’，你们都听着。他就念了‘**我发出赞美只是大海中的点滴**’。

有一天又念云南的‘道勒’，它是：‘**谁想得到他的天性，他确已使他超越了最高品级。**’

后来，有一天，他又念了云南‘道勒’，它是：‘**你的养主未经你修行就使你升腾到了高品。**’然后，毛拉说：你们上紧学习‘道勒’。在后一个光阴，你们不可能念云南‘道勒’。我的这个道勒在那个时光就不能用了。’”

然后，那个有品质的满拉遇上了执掌光阴的毛拉的光阴，他听见了《穆罕麦斯》的“道勒”。他对无能的人们哭着说：“我从尊大毛拉十三太爷上听见的‘道勒’和执掌光阴的导师上的‘道勒’一模一样，没有一点走音的。”

有一天，毛拉对我说：‘你去请东家大爷。’我就去到他家，我说：‘太爷叫你。’他就急忙来到太爷家。此时，大忍爷未请而来了，他同他俩说了许多外表明显的话。然后大忍爷也回去了，只有大爷在场。真的！他俩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当时，那个满拉向毛拉讨口唤：‘我的毛拉啊！你给我们口唤，我们跟着我们大忍爷干吧！我们外表和内力都顺从他的意愿，否则我们怎么进门。’毛拉听了这个话非常生气，他大声斥责了我，他低下他尊贵的头。大爷从炕上起来，拿着两鞋光着脚跑了。而我是侍奉者不可能跑，我就鼓起劲站着。的确执掌真理者机密道义的威严凡人不可言之他的极境的究竟。然后，毛拉抬起了头，他尊大的和使人窘迫的真境还没有消。我

向真主发誓！假若他调养一人，把教门传给他世界就不会朽坏，哲赫忍耶教门就不会失传。然后他命令我：‘你拿来那个精致的小匣子和纸张笔墨，你虔诚地点上香。’然后他说：‘你出去！你出去！你站在门外守着，不要让一个人进来。’在不大功夫，毛拉呼唤我，我就进去，我看见他尊贵的手里拿着那个精致匣子。他叫我：‘你看，你认识吗？’我观看了，他把另两张所写的做成了字画。我说：‘我不认得。’他说：‘你仔细观看。’我说：‘我看不出有啥显迹。’毛拉生气地说：‘你希望交出教门。的确，哲赫忍耶伊斯兰已交托了，它已到了南方，进入超前之人的光阴了，你的希望没有一点益处。’”

那个满拉说：

“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对我说：‘在《穆罕麦斯》尔麦里中已降下十五个时辰。’毛拉就写在纸上，命令我拿到小礼拜寺去问戴师傅它的含义是什么。戴师傅观看后对我说：‘你对毛拉说：那是神性品的机密和调养品的机密哲理，只有显示之人和亲眼大见之人才明知它，无能的人怎么知道呢？’我给毛拉呈禀了戴师傅的答复。毛拉说：‘是真的。’然后，他对我说：‘明天在‘奥拉迪’之后你们不要传《雅辛章》，你们也不要说‘赛俩目’，更不要说话，你们都静静跪着，你们就能看见十五个时辰的真谛和它的机密。’

在晨礼时，毛拉同我们交还了晨礼，念了‘奥拉迪’。当‘奥拉迪’全美了时他做了‘杜尔依’。而二师傅忘记了毛拉安排的口唤，他急忙说了‘赛俩目’，毛拉就大声斥责了他。从此之后，毛拉再没有说过那个机密，有吉庆幸福的时候确已过去了。

在同治八年的一天，毛拉命令我去到小礼拜寺：‘你对戴师傅说：大世界还剩三百三十三年，小世界还剩三十三年。’戴师傅说：‘他知道我不知道的。’有一天，毛拉对他们说：‘那是未见宝库中的一个机密，只有亲眼大见之人才知道，有幔帐的人不知道。’”

马大阿訇说：“大忍爷与尊大毛拉十三太爷不和。的确机密道义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外表的相反很厉害。他在我们的毛拉所做的中从外表和内里都反对。他经常背谈毛拉：‘我们的毛拉老糊涂了，他骗人。’他背谈的话传到毛拉耳中，毛拉十分生气，毛拉说：‘在把世人引导于真主中我没有欺骗他们，正如我先前说的：的确教门已从这个地方交出去了，他去到南方了，我确已交给了他郎三太爷了。你们的背谈纯粹是一种亏伤。’然后他吩

咐一位侍奉者去到小寺中请马大阿訇和马贤生。他俩来到毛拉家，我看见毛拉拿着一个被称为‘归真赞’的精致匣子。在这个尊贵匣子中确有教门的机密。毛拉拿给了我，他说：‘你看。’我就看见了在这个匣子中有辈辈道长毛拉的尊名和道号的字体记录，而没有我们尊大毛拉的尊名和道号，因为它被勾抹。于是我的理智和在场的人的理智都茫然了。然后毛拉命令我在它上用阿语写两个字：‘词面的’、‘机密道义的’。命马贤生用汉文写两个字：‘起’、‘中’。然后毛拉沉默了。我来到小寺，戴师傅问：‘毛拉呼唤你做什么？’我就说了如此如此的，戴师傅惊奇地说：‘是真的吗？’我说：‘千真万确。’他忧愁而祈哭，他说：‘不好！不好！机密道义必定来临。’然后修道之人参悟了：中国字指点起境和终境。的确伊斯兰从北方起，在北方落。阿拉伯字指：表意指点圣品；道义指点继承品。而它两个被分给了两个人，他是指点尊大毛拉汴梁太爷的光阴和执掌光阴的毛拉大太爷。”

马大阿訇说：“他郎三太爷曾来到我们毛拉的家中。有一天，毛拉对他说：‘今晚你换上新鲜大净，你不要睡，你跪着，直到贵客来临。’他就服从了毛拉的口唤。在半夜中，有几个人来临。他们每一个都与他说了‘赛俩目’。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跪下，他们都回去了。在第二天，毛拉来临，他问道：‘三太爷啊！客人来了没有？’他说：‘他们都来了。’毛拉问：‘你认识吗？’他说：‘头三位我不认识他们，后一位我认识，他是尊大毛拉灵州太爷。’太爷说：‘第一位是道祖太爷，第二位是平凉太爷，第三位是船厂太爷，第四位是我仁慈的父亲。他们来到咱家里，以便把平安吉庆和庆贺传达给你。恭喜！恭喜！祝你幸福。’他郎三太爷就向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说了‘赛俩目’。”

据传：

在咸丰二年他朗三太爷从云南来到了金积堡，他会见了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他让他住在平滩里的学中。有一天，我们的毛拉也去到尊贵的学中。他与他郎三太爷说话，首先他说了很多机密，然后毛拉叫来两个“海里法”。他俩曾在西口外最有见闻，一个是金田录，另一个是马来寺噶二阿訇。他两个给三太爷叙述了三姑太的情况，以便他知道受难的姑太的历史。他俩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三太爷从炕上下来，跪在他俩面前，拉着他两个的手放声大哭。毛拉从炕上下来，留着泪用尊贵的手扶起了三太爷，奉告的劝着他。然后，他俩坐在炕上，毛拉从尊贵的一个小匣子中取出一串台

思比哈，用一块黑布包着。我们的毛拉说：“他是我们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遗物，我就交给你了，你是主人。”三太爷谦让地推辞着不接受。毛拉硬给他，他就勉强的拿了，接受了它并沾了吉。然后他从布袋里取出了尊贵的台思比哈。他说：“我的毛拉啊！你保护这串台思比哈，这个尊贵的布袋奴仆拿着，以便我仁慈的父亲——他郎太爷观看和沾吉，那就足够了。”毛拉就答应了，然后他郎三太爷向我们的毛拉讨口唤去新疆探望几位遭难的姑太的坟陵。毛拉没有准许，毛拉说：“路途太遥远了，而且南方人的语言不同，路上困难重重。托靠真主！我替你探望她们。”于是三太爷从炕上下来跪着向毛拉道了“赛俩目”。

他郎三太爷又住了许多日，有一天，口唤下来让他回家去，毛拉的口唤是：“你去官川探望坟陵和太爷的道堂。”当三太爷启程了时，的确跟随者有牛木头大爷。到了官川，他们住在了磨米湾阿訇家。那天夜里，他就探望了太爷的坟陵。他到达了道堂的最高处，他发“台可比勒”着跳下去了。追随的人不能下去，他们就走大路下去了。当他们进入道堂，三太爷已经念到了《国权章》“**那归宿真恶劣**”。他哭着念不下去，跟随者就念了“苏勒”。当念完“苏勒”，他拉了拉围帐，说：“你们取掉洞墙上的字，的确在洞底有一个字，他是汉文的“山”（哲波里——美好连着灾难，他们被拒绝）字。大爷问：“那个字取不取？”三太爷说：“我仁慈的父亲没有口唤取那个字，我也不想取掉。”从那贵地上他去到牛木头处，然后又一直回到家里。

据传：

在咸丰四年，平凉三爷去到毛拉十三太爷家。有一天，毛拉对三爷说：“你去新疆探望受难了的几位姑太的坟陵，之前我已许约他郎三太爷我替他探望她们，我一直没有机会，你去替我探望她们。”三爷就顺从口唤去了。他到了新疆，在每一条路上都说了“赛俩目”。直到来到了伊犁河，他探望了坟陵。教下始终如一的惯例是：在北边念“苏勒”，而三爷就在那个地方念“苏勒”。

在那个坟上有一位看坟为邻之人，在那天夜里他在梦中梦见来了一位妇女，她的头发盘在头顶，来到他家门口，他惊奇地问：“你是谁？”她说：“为邻的人啊！你听我的来历和蒙难的情况，我是官川哈志的妻子，在乾隆四十六年的灾难中我被充军到此，那艰难还没有过，我确杀了可恨的狗

官，我就在四十七年一月一日得了‘舍西德’。追随者和教下把我安葬在这个坟地中。他们明知的人，他们在临近我的坟陵旁边修了一间房，那些人已过世了，那间房子坍塌了，后辈的人不知道我的坟陵的具体位分。他们在这个时候中的惯例是在北边念‘苏勒’。其实我的坟并不在那个地方，在昨天下午我的远后人替我的近后人奉尊大毛拉的口唤来上坟，他也在那个地方念‘苏勒’。为邻的人啊！我给你指点我的坟陵位分，以便你知道：‘的确一位诚实的门人把一个破壶埋在我的坟陵处，那就是真实的证据，切记！切记！’”那个看坟人在梦中看见了确切的地方，在他醒来时，他十分惊奇。他就去到平凉三爷的居所，给他告诉了梦中的事情。三爷第二次来到坟上，他来到那个探望处，他亲自挖了几尺深，他发现了一个破壶。在那时，他知道了确切的上坟处。那个看坟的人因三爷而进入了哲赫忍耶伊斯兰，他打了鞭子，念了讨白。

然后，三爷去到霍尔果斯探望二姑太的坟。的确在那个坟上有七个坟，他们都不知道哪一个是二姑太的坟。他们正犹豫，他们看见了一个官长来了，他们都害怕了，他们没有念“苏勒”，因为伊斯兰还很衰弱。他们看见那个官长下了马，把马拴在树上，拿着香点着，插在一个坟上，对坟叩了三个头，然后远远地跪着。不大功夫，他站起来，他问：“你们是谁？你们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是商人，我们的一位以前无常了，我们把她埋在这个坟园中了，今日我们来探望她。”

那个官长说：

“你们说实话，你们不要欺骗我，恐怕你们是来探望我母亲的坟。我告诉你们我母亲的情况，他确是官川尊贵的导师的女儿，因乾隆四十六年的灾难，她被充军到苏隆（地名）。然后，一个大官把她赏给了我仁慈的父亲。然后，他生下两个儿子，我是老二，我哥哥是北京（ن البوكة）的大官。我仁慈的父亲死后，她经常说：‘她是一个穆民。’她用洁净的水沐浴她的身体，她念穆民的经典，她不吃我们做的食物，她自己做饭。如果她想吃肉，她就亲自宰羊、鸡。她经常说：‘我是一个穆民，你们是卡废勒。’

有一天她生病了，她叫来我们，她对我们说：‘我嘱托你俩三件事，如果你俩接受，我就是你俩的生母，你俩就是我的亲儿子，否则就不是了。’（的确那两个儿子是有名的孝子，他俩就哭着答应了）我们就顺从了慈母的命令。她说：‘第一，你俩把我抬到霍尔果斯穆民的地方，你俩供我吃饮，你俩侍奉我；第二，如果我归真了，你俩就给霍尔果斯的穆民打散铜钱、

布匹、牛羊，并让他们安葬我，你们俩就远远的跪着；第三，如果你俩探望我的坟陵，就在我的坟山点上香，你们不要做别的事情，人们都知道我是穆民，你们是卡废勒，以后你们把凡是穆民叫舅舅。’我们就接受了我仁慈的母亲的口唤，她就归主了。我们就按她吩咐的做了。”

然后那个官长说：“你们就是我的舅舅，如果你们不知道我母亲的坟，我对你们说就是这一座。”

三爷就承认了来上坟的事。那个官长就远远地跪着。三爷在坟跟前就念了“苏勒”。他以叩头行礼，他向他以鞠躬回了礼，然后他去了。

的确，在那个地方有一位赵阿訇，他已八十岁高龄，他说：“我同一伙人安埋了那个亡者。”真的！他的话和那个官长的话是一样的。从那时起，人们知道了二姑太的坟的位分。我们的教门多么尊大啊！真主的全能多么奥妙啊！

一位无能的人说：“花儿沟五阿訇来到西吉滩，那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对我说：‘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在同治九年十二月四日来到洪乐府道堂。当时，他与卡废勒的官长说：我们和平处理战事。’那个官长叫赫鲁信，他从他们营寨中没有出来。毛拉在尊贵的道堂中等待着，众配贤都侍奉着他，众将士也都在场。毛拉说了很多机密，他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听凡人的话，你们不要忽视我的主见。希望战争结局和平解决，我们不可能长期与敌对垒，因为当权者强胜，兵强马壮，他们只有四十年的事情。托靠真主！如果那个期限过了，他们的事情和权势就消失了。’突然那个财官从家中出来，他单独而来，毛拉也就单独去了。直到他俩站在河两边说了很长时间的话。然后那个官长去了，毛拉来在道堂里，他对众人说：‘好！好！我们的教门只有四十天。’而幔帐之人根本不理解毛拉的话的含义，他们只听见了表面词义，他们十分高兴。真的！定盘星导师从十二月四日封印了，即：那一月小，到正月十三是四十天。赞全能的、全知的主尊大，他含有机密哲理的话多么真实！真的！同治十一年至宣统二年是四十年。赞主清净！他亲眼大见的主观多么有远见！他显示的真言多么玄高！”

董家堡老阿訇说：

“在战争年代我们来到毛拉十三太爷的贵地上。有一天，毛拉的口唤来到三个人上：白辘杵阿訇去给坨坨（الطوطى）阿訇的教下开学；白舒服阿

訇去给西滩里人开学；我去给严家人开学。

有一天，我脸上生出了疮，它是疔疮，特别严重。我准备了些“海迪耶”散给了小寺。我请戴师傅向毛拉讨一点药，然后他给苏满拉表说了要药的话。他进入家中，不大功夫，毛拉拿着疔疮的药水出来了，他吩咐：“你抚抹在疮上，如果好了你就备放在家里。”然后疮因那个赛拜布好了，我就把它备放家里了。然后那个疔疮由于吃肉和醋发了，直到出现了死亡的征兆。在那伙人中有两个教下争执了：“师傅无常了我们埋在哪家坟里呢？”他俩就争到了我们毛拉跟前，他俩就说了他俩所希望的。毛拉说：“你们对你们师傅说，叫他不要害怕，也不要忧愁，他还不会死，寿数还长着哩。以后还有一个好光阴，他能跟上那个光阴，他也能看见正道的兴盛，他能得到那个时光的恩典。”他的疮凭执掌真理良医治疗好了。

董家堡老阿訇说：“我参悟了多事，我怎么能看见好时光呢？直到我活到了八十几岁，我亲眼大见了我们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后人的教门的尊大，他就是大太爷时光。我们尊大毛拉十三太爷的真境多么尊大！他近主的真知多么有远见！他富有机密哲理的话多么真实！

据传：

马大阿訇说：“平凉三爷来到小寺，为了跟尊大毛拉十三太爷的尔麦里。教下还没有来，他就坐在炕上，原来在那个房子里有一个箱子，金师傅跪在那个箱子上。然后，他对三爷说了大话，即：陕西凤阿訇是真正实实的奉行哲赫忍耶伊斯兰。三爷气得脸上生出了红疙瘩，厉声说：‘金阿訇啊！你当防备你的夸口。的确你的话是疯子的胡言乱语。假若那个阿訇真正入在教门中，掉在厕所里的每个人都是喜真的教下。’他害怕地禁言了。然后三爷去到家里跟了尔麦里。当尔麦里全美了时，我们的毛拉对他说：‘你先吃喝，如果你要离去，我对你说几句话。’吃饭后三爷离去了。他走到第二道门，毛拉正等着，毛拉笑着对他说：‘大人要容忍和高兴，你看在仁慈父亲面上揭开两膀，以便事情过去。’他是毛拉的老门人，三爷急忙接受了。他向我们毛拉说了‘赛俩目’。然后，他来在小寺中，他问：‘谁对毛拉说了这些话？’马大阿訇回答：‘他没有说，除你和金师傅外谁都不知道。’平凉三爷说：‘毛拉的事情多么奇妙啊！他的品位多么高尚啊！**“他是本听的，本观的。’”**

马大阿訇说：“的确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在战争年前换了三爷和五

爷的名字。真的！三爷是生花，五爷是生果。然后三爷在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归主了。的确大忍爷放声大哭，毛拉厉声呼唤，他没有止住祈哭。然后，他请毛拉为他站了拜，毛拉劝到：‘你不要忧愁，你不要祈哭。那是真主的前定，是先天所判定的。我也十分忧伤，我不可能告诉你事情，如果他归主了，我的一个膀子就折了。你问苏满拉，我调换了他俩的名字。那是机密道义的意欲，不是人之所能为的。你顺从口唤和前定。’大忍爷听见这个话就再不哭了。”

曹州二海里法（他是一个瞎子）说：

刘宝阿訇说：“我住在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家中。有一天，五爷的妻子归主了，她是一位有教门、有理智的奶奶。家里人忙着操办后事，五爷也很忧愁。我们毛拉劝他：“你不要忧愁了，谁在这个时候归主了，谁确是有福分的人。她能穿一片卡凡，很多人安葬她，她在今生是很体面的。至于在将来时光归主了的人他穿不上一片布，也没有人安埋他，或许狼和狗吃了他，你在这个时候特别要知感。”

平凉马三阿訇说：“陕西刘丙星与卡废勒的官长勾结欺骗尊大毛拉十三太爷，以便制止战争和和解。真的！卡废勒的官长给他许下了重金，他的背信弃义被隐藏在心里，他已被诅咒者的恶习被秉造。有一天他来到毛拉家里，他说了卡废勒的许多好处，夸赞了卡废勒的宽容，他劝毛拉和解。毛拉对他说：‘你和你的后人都是阿訇，『**他们欺骗真主，真主欺骗他们，他们使诡计，真主是善于用妙计的**』的含义是什么？’那个被诅咒者低下了头，沉默不语。毛拉对他说：‘如果你欺骗、你说谎，你的事情是如何的？’他说：‘如果我欺骗、我说谎，我和我的先人一总都是属于卡废勒。’我们的毛拉就对苏满拉说：‘你拿《古兰经》来，你对尊大的《古兰经》说实话。’那个被诅咒者就拿起《古兰经》说：‘指主发誓！指主发誓！如果我欺骗、我说谎，我和我的先人都是成为真正的卡废勒，我指《古兰经》为证。’毛拉说：‘是！是！真主为这两等人造化了天堂和火狱，我们的话在今天就定了：我们讲和解的事。’那个被诅咒者对卡废勒说了金银马匹、美宅。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进官营是在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那个被诅咒者与卡废勒勾结，阻止毛拉回来，一日一日，直到拖到了一月。在第十年的第一天，有一天毛拉问那被诅咒者：‘最贵的古勒巴尼是什么？’他回答：‘是骆驼牛羊。’毛拉说：‘那是你们的古勒巴尼——就是这些牲。’毛拉说：‘你是

阿訇，你不知道最贵的古勒巴尼是什么？真的：它是伊布拉欣宰儿子伊斯玛仪。我把我的身体举意了古勒巴尼，以便来拯救世人，我做古勒巴尼是五十六天。’毛拉对那个被诅咒者又说：‘难道你没有对着《古兰经》发誓过吗？’那被诅咒者低下了头。毛拉对那被诅咒者说：‘如果我死了，你的死比任何人更残忍。’”

据说：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说：“大世界是三百年，小世界是三十年。然后世界暗黑直到三日。多的包含在少的中。在那时，真理来了，虚伪取缔，机密显现。”他尊贵的话隐藏了真谛。

由下堡子阿訇上传来，他说：

“在战乱之年，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去到北城，他参观了将士们。当到达城里时，他检阅了穆民的军队。

侍奉平凉三爷的一个人对我们毛拉说了平凉三爷的嘱咐，即：他把尊贵的事情嘱托给四爷和五爷：他说：‘难道你们没有看见事情的真谛吗？的确每一个人他们来在这两日中。他们说：战将们懦弱了，伊斯兰坍塌了，正道的旗杆跌断了，尊贵的礼仪丧失了，正道必将泯灭。每个信道穆民在怀疑和昏聩的幔帐之中了，他们的诚信确已坏了。你们胆怯的心以赞主清净会宁静，在高贵地上你们必须坚定你们的脚步。假若从三支后人中的一个人存在，你们以他就足够了。如果你们能生存，这个家宅就是你们的城市；如果你们死了，这个家宅就是你们的坟墓。一切善真的教下失去福分了，在他们上没有一位救渡者，也没有一位庇护处了。在那时，他们就像路上的一块大石头，任人和狗撒便。优美的家宅成了佛堂，受难的人没有立足之处。’

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说：‘以后有一个好光阴，它是伊斯兰在四海兴盛的时光。如果那个光阴来到了，慈悯的雨水必降在你们上，你们懦弱的人就变成了强大的。’毛拉富有机密哲理的言辞全美了。

在这一夜他的病越来越重，直到黎明。他呼唤来四爷和五爷：‘你俩快去到毛拉前，请毛拉怜悯我，给我念临危的讨白，的确时候临近了。在以前，毛拉对我说：‘我是他的前哨，现在为前哨的时候到了，我的一生到头了。’他的话到此结束了。”

由一位聪明的阿訇上传来，他说：

“在战乱年代，伊斯兰的兵马十分懦弱。在同治三年十月平凉三爷从莲花城拔营，教下和非教下都跟着他。直到他们来到秋营里，大忍爷也在场，三爷就差五爷去见我们的毛拉。当他见到毛拉时，他痛哭流涕，他请毛拉宽恕，他忧愁害怕的说：‘我们放弃了平凉道堂、妇女和儿童，我们撤离了。我也失去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我的毛拉啊！你救救我们吧。’当毛拉听见了他悲伤的话，就劝他：‘你不要忧伤，你的大妻子必定来临。但是平凉城是卡废勒的城市，现在还给他们了。至于宁夏城、灵州城我已怒恼了它们。我在他中安排了牧羊人，最终还是还给他们。五爷啊：你去到秋营里，你对三爷和你们大忍爷说：‘战事是先天前定的，绝不是人的行为。的确大战争是三十年，小战争是十年。我已进入许多小战争的末尾。不论你们在哪里作战，不论你们几时杀敌，最终要和解。’你对三爷说：‘你们劝劝你们的大忍爷，让他归家来，要从远计议战事，它必定来在我们门口。’然后，五爷来到了秋营里，给他们表说了毛拉的口唤，他们力劝大忍爷，他就答应了。三爷欢喜的说：‘我曾听见前辈毛拉说了九个汉字为诗：

云贵起，船厂过，金堡落。

由洪乐府三爷上传来，他说：

“我仁慈的父亲灵州太爷说过：‘给我们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报仇必须是在百年之后。真的！伊斯俩目的敌人是罪恶多端的人。的确还保留他们，他们遭受的惩罚比我们重十倍。不然伊斯兰的根基和传承断了，必将发生许多事。’”

由四爷上传来，他说：

我的慈父说：“刘锦龙的灾难来了，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去到皋兰，他住在里城‘兴隆街’的店中，其主人是临洮信道的一个穆民，他经常侍奉滩里爷和临洮师傅。牛木头大爷住在外城被命名为‘顺城街’的店里，其主人是‘天字号’，他是一位教下。城里有个有理智的聪明的人，在三品大员跟前是有面份的，他大名称‘使者’。他是在法官跟前能说会道、为我们办事的人。过了几日，我们的事圆满办成，毛拉很快就回到家里。

有一天我们的毛拉在日出时出来，滩里爷、临洮师傅陪着，直到来在一个石岗坟上，他念了‘苏勒’。那个坟地上有两座坟陵，是用竹板建成的。毛拉含笑来到它俩一个上，在它上沾了吉，然后，来到‘天字号’店。他在和大爷说话，他对他说：‘今天我们出城去，在城门附近我见到了尊大毛

拉伟嘎耶屯拉西。他把我引到石岗坟地，他对我说：‘这两座坟一个是真的，它是我凉爽的安眠处；一个是假的。’大爷向我们尊大的毛拉说了庆贺和知感的‘赛俩目’。从那日起，我们尊大毛拉道祖太爷的坟陵就明显了。”

在求学时光，无能的人，无口唤来到尊贵的坟陵。他见到了张爷，他询问了修建坟墓的究竟，他就秘密对他说：“奇妙的是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穆台尔林啊！我见过很多人，他们没有问过这重要的话，我看你很诚实，我就告诉你这个话，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据传：由四爷上传来，他说：

“我仁慈的父亲说：‘在我们尊大毛拉十三太爷时光，丁家起了矛盾，他来到我们毛拉家里，毛拉说：这个事端是个大事端，官府不可能解决，恐怕打官司你们要皋兰去了。于是他对大爷说：“你向富有之人借些钱财，以便我们在那个时候用。然后，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教下，三个人来了，一个是白辘轴的教下，他名叫‘马世河’；一个是黑庄的教下，他名叫‘马天喜’；一个是孔昌府的姓张的教下，他名叫‘命启’。”于是白辘轴的教下对大爷说：“如果毛拉的口唤是如此的，我就举意一千两银子的算德格，如果没有用，我就举意一头牛、一只羊、一匹马和一只骡子。”马天喜说：“在我跟前没有现钱，我举我全部的庄稼，羊只和家什作为算德格，估计值一千两银子。”姓张的教下说：“在我家里没有钱财，钱财都在生意人手上，他们已去远方经商，我只举意三十两银子，”大爷没有拒绝。然后，大爷回到毛拉家里，他会见了我们尊大的毛拉，他向毛拉呈禀了借钱的话，毛拉笑着说：“大爷啊！难道我不明知教下的心和他们的诚信吗？确实在我跟前有财帛，是用之不尽的。”

据说：“姓张的教下是有十万两银子的大富人，在战乱之年，他留下了所有的财产饥饿而死。”

据传：皋兰的一个法官询问了所控告的事，那个敌人名叫‘董继邦’，他不遗余力地进行控告，他在法官面前提名道姓我们吉庆的毛拉，诅咒毛拉，他以自己的想法侮辱毛拉。在我们教下有一位身强力壮的青年，他名叫‘谢五爷’，号称‘谢疯子’，他向毛拉讨口唤教训那道敌，毛拉没有给口唤。他胸怀怒气，他买了一提篮水果，转着在街上卖，他一时一时怒气兴起。突然，他碰见了那个道敌，他就抛下篮子，水果满地而滚，他就打那个道敌，无人敢拉，他说：“我的果子叫你踩坏了，我要你赔，”然后，

那个敌人在街上没办法就请来了很多人劝他，然后又赏给他很多铜钱，他因他出了气。于是毛拉欢喜地说：“在人心中有一颗珠宝是无价值的，它就是高志，那个人是有尊大高志的人，他已得到了尊大恩典。’”

苏满拉说：

“他常侍奉十三太爷。在毛拉的光阴，我奉口唤在教内和教外干尔麦里。有一天，一个穆斯林来到，他名叫‘吴约’。他曾是一个卡废勒，他在同治年间进了教。他的父亲是吴叙龙，二叔吴叙太，他两个是两个顽固的卡废勒，他俩不信道而死了。丁家事件时，他俩在法官跟前给毛拉秉公作证，毛拉特别喜欢他俩。

有一天，那个穆斯林（吴约）来到毛拉家，他会见了毛拉，他说：‘我向毛拉要一个口唤，我父亲的忌日快到了，我心里有牵念，我举意在我父亲的忌日中干尔麦里。’毛拉说：‘苏满拉啊，你去到小寺，你问戴师傅吴约举意往锅里倒油，以纪念他父亲的日子是否可以。’师傅急忙回答：‘不可以，因为他父亲是卡废勒，卡废勒不能接受穆民的说情搭救。’毛拉立即不喜欢了他的答复，他念了一首诗：

سِيُوَ ءٌ قُوَانْ دَا　زٌ يَوْ كَ گِي ذَىْ فُو لِ

جُ سِى مِيًا كِيأ نًا وِى人

学问广大，总要克己在复礼。

高傲自居，处事勉强难为人。

由那个聪明的满拉上传来，他说：

“有一天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的口唤降下：‘临洮师傅带领兵马启程。’他们有三百人，毛拉给每个人给了十斤细面，五十个馒头。然后，他们准备行李。这天夜里，临洮师傅来到我家里，他对我说：‘你是否看见毛拉？’我问他：‘什么事？’他说：‘给毛拉告辞。’他就对毛拉说了临洮师傅的话，他就去进会见了毛拉。他痛苦不止，他说：‘我的毛拉啊！我回到西边，啥时候我们才能见面啊？’毛拉说：‘你去吧！你去吧！你再不要来。我已经六十三岁了，被特选的圣人[illegible]也是六十三岁。我已到归主的时候了，你们两个姑姑都已经归主了，即：临洮奶奶和毛姑姑。现在我在世上再无牵心了。你去吧！你不要再来了，你是西面人。’”

由那个诚实的满拉上传来，他说：

“有一天，被称为‘戴真’的老爷爷和洼上老三爷来到小寺。他俩对我说：‘在我们上面临很大的困难，即：我们大忍爷让我们去江州搬兵，他让我们带五百兵去。他说谁向毛拉讨口唤我就杀了谁。如果我们不说给太爷，我们就要遭内里的惩罚，我们也害怕后世的惩罚；如果我们给太爷说了，我们就要遭外表的惩罚，即：杀身之祸。我们来寺里，我们与你商量这件大事，我们怎么办呢？’我对他俩说：‘我先去到毛拉家。’我就对毛拉提到了戴真老爷爷和洼上老三爷。毛拉抢先说：‘我全知道，他俩的话是否去搬兵？’我说：‘真的！真的！真的!’毛拉说：‘你们大忍爷想骗过我，秘密派他俩去江州搬救兵。这在他俩上是非常困难的事，如果他俩对我说，就害怕你们大忍爷的命令，即：杀和重责；如果不对我说，害怕五百人丧命，他们的鲁哈捏在他们的手里，后世的清算必是艰难的。你对他俩说：如果他们去，我保他们的人身平安；他们是否能回来，我就不能保证了。’据说：五百兵马到了江州，他们的兵马不但没有来，我们的兵马一人也没有回到毛拉的贵地上。”

由下堡子阿訇上传来，他说：

“在战争结尾时，穆民和卡废勒的首领对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说了和解的话，毛拉没有接受。毛拉对穆民的首领说：‘我与卡废勒不说话，不然，我对你说：你们不要互相欺骗。如果你们欺骗我，在复活日我与你们算账。’他们全部说：‘和解才是唯一出路，我们对着尊大《古兰经》作证，我们说的是实话。’毛拉就从家里拿出了金银、珠宝和物品，把他们赏赐给了卡废勒。一切虔诚的人拒绝收拿，他们也阻止了赏赐。毛拉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拦挡，我把这些财物完全拿给卡废勒。如果五十六存下来，我凭他就足够了。’他们没敢阻拦。”

由苏满拉上传来，他说：

“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在十一月十五之夜对我说：“你去请大忍爷，我有话要对他说。”我来到他家里，大忍爷正在念《穆罕麦斯》，我跟着他念了。然后他问：“你来干什么？”我说：“太爷请您。”大忍爷笑着说：“是太爷叫，怎么能是请呢？”他说：“你坐下来，等一会儿，我饮一杯茶。”他对我说：“你就拿一个灯，我们不要一个人。”他就来到毛拉家里，他高声给毛拉说了“赛俩目”。毛拉也给他说了“赛俩目”。他就坐下，毛拉对大忍爷说：“我请你来是和你商量刘丙星每天来几次？他说和解的话，我的

心如同坐在针毡上一样不踏实。那个被诅咒者仅仅是欺骗了我们，我们只在被蒙骗。真的！他们只是一些骗子而已。还报他们的那日必来临。你仔细看着，每日死去的人不能以为他们是死的，他们在我们的地面上向活人求护佑。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在后世因我们而被清算。我把父辈儿女都做了‘古勒巴尼’，以便我们好见前辈毛拉道祖太爷的面，我们得到他们的情分。”大忍爷听后低下了头，停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说：“我顺从太爷的命令，我接受太爷的口唤。”毛拉说：“很好！很好！我们的意愿统一了，我们坚心去到前辈毛拉的道上了。”

然后毛拉又说：“苏满拉啊，你拿杯子端给你们大忍爷。”大忍爷鞠躬向毛拉说了“赛俩目”，毛拉也从炕上下来向大忍爷说了“赛俩目”。毛拉说：“我顺从的儿子啊！你想：我明天入卡废勒的官营就如同伟嘎耶屯拉西进了皋兰城一样。”毛拉说：“今晚你睡，你不要起来。”大忍爷顺从地离去了。毛拉送他到大门口就回来了。苏满拉说：“我跟着大忍爷，直到他到家里，我就回来了。”毛拉忧愁地对我说：“你对家里的全部男人、女人、大人、小孩说：明天叫他们在院里站成两班，如果我离开家你就从他们中站出来，让他们都看我一遍。托靠真主！二次见面时就太艰难了。”总之，毛拉对儿子、对家人的礼节像对别人的礼节，有幔怅的人不知道其机密哲理。”

据传：苏满拉说：

“我们的毛拉说：‘明天是十一月十六，你去请袁大老爷。’我去请他，他来了，毛拉问：‘今日是进官营的日子，我穿着新衣服吗？’他回答：‘穿不穿卡废勒都知道你，你穿上俊美衣服吧。’毛拉说：“毛拉穿上了黄毛袍子、哈喇马褂、墩子靴子、红尼号帽。在启程时毛拉笑着说：‘你们不要怀疑，怀疑是库夫勒。今日我进官营如同伟嘎耶屯拉西进了皋兰城一样。之前我举意做七十天的古勒巴尼。’人们都忧伤的来了，毛拉就急忙离去了。”

那诚实的人说：“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在官营对我说：‘你去，你对所有家人说：如果在充军时，都必须服从真正的命令，谁有意无意寻求死，我不阻拦他。你对他们说：‘你们最多被充军一日的路程，你们路途越远，得到的回赐越大。因为苦难越多，得到的慈悯越多。’叫他们铭记伟嘎耶屯拉西家下人的苦难。’”

由那个诚实的满拉上传来，他说：

“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在卡废勒的官营说：‘你和二满拉把尊大毛拉伟

嘎耶屯拉西、平凉太爷、船厂太爷、灵州太爷遗留的每一物放在院子里。如果你被充军时，你俩就烧每一物。其他东西就不要管，叫卡废勒任意抢劫去。如果很多东西你拿了，他们就判定我们衣服太多。’”他俩接受了口唤，把那些贵重的物品放在了院子里。当他俩离开时，他和二满拉就烧它，只把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一件衣服拿在道堂中。它是牛毛的背絮，是纯白色的，长六尺，宽三尺。二满拉说：“我把这件贵重物放在了另一个位分，当事情到了走投无路时，我第二次烧了它。”

他俩就烧了那一切贵重物和老院家里的。而二满拉偷偷拿着它，跟着毛拉，他们全部都启程了。在路上，他秘密拿着那个贵重的物品，直到到了平凉。行亏不义的官兵从被充军的人身上搜刮金银、物品，从身上抢劫衣服，直到事情到了没办法的情况。

二满拉确承认了罪行，他说：“我无口唤的把这些贵重的物从贵地上隐藏了，现在我必须烧了，而我们的毛拉口唤是前辈毛拉留下来的贵重一样都不留，这时一切都烧了。道长的真境多么尊大！他的话多么真实！”

据传：苏满拉说：“我们尊大的毛拉进入了卡废勒的官营。在许多日，一个小官派遣一个人到毛拉前，轻视和训斥的说：‘我们大爷问你：我们捣毁你祖先的坟，你心疼吗？’毛拉回答：‘你对你们大爷说：我心疼过了，你防备你心疼。’他对那个人说：‘你仔细观看，他的心比我的心更痛、更难受。’不过几日，军队因无军饷而哗变。一人用刀刺向他的心，他大喊大叫了很多时候而死了。”

据传：花儿沟五阿訇说：“当毛拉启程时，他站在街上，我听见毛拉高声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忧愁，我去了也许能脱离。’毛拉的一位侍奉者哭着对我说：‘不好！不好！那日毛拉骑在马上就进了卡废勒的官营，如像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进了皋兰城：我去了，我永远再不来了。’当他从城门出去时，他对众人说：‘我去了！我去了！的确穆民和卡废勒的病都害在我上。如果我去了，两边人的病就好了，他们俩的心就踏实了。’”

据传：五阿訇说：“在同治九年十二月四日，我与金师傅、四阿訇一起，金师傅说：‘今晚是盘闪拜之夜，毛拉的口唤是按灵州太爷时光盘闪拜尔麦里的规矩干盘闪拜的尔麦里，不设‘达依勒’，只放个香炉。”

牛木头四爷说：“我仁慈的父亲曾说过，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因为丁爷遇

难了，他来到皋兰。过了几日，的确内里的全能汇聚了外表因由显现出了强大，他是很多人的情面、很多财产才能做成的，的确事情全美了。一位办事人吩咐毛拉：‘你回家去，你的事情全美了。’”

有一天毛拉坐在炕上，一位侍奉者捆绑行李，他呼唤：“启程了。”而货物很多，在它中有一件羊皮衣服，一床狗皮毡子。他们说：“这个时候正在夏天，毛拉怎么拿这些物呢？”此时毛拉沉默地坐着，他显现出了忧伤的表情，两眼留着泪水。过了一会儿，毛拉对他们说：“我参悟了，这个大灾难不可能让我容易收场。或许有国权的、怜悯人的真主让我坐在我们尊大的伟嘎耶屯拉西坐过的牢里。这一次我不能如愿了。托靠真主！我只看真主的前定。”

我们尊大的毛拉大太爷说：

侍奉十三太爷的二师傅对我说：“在毛拉十三太爷年轻时我侍奉他，我经常侍奉他。有一天，尊大的毛拉灵州太爷命令他去到临洮，只我跟随着去。我们从家里起身到了‘马坡’，住在‘小马’家里。在那个院子里有很多老人，他们只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毛拉也同他们搭上了话。他问他们：‘你们有教门吗？’他们回答：‘我们的教门在官川，我们是哲赫忍耶教门。’毛拉说：‘你们的教门是如何的？’他们全部都哭了，他们回答：‘我们的毛拉已归主了，他们的一部分家下充军到了云南，一部分充军到了西，现在我们就不知道结局了。我们的教门被熄灭了，没有了，我们仍抓揽我们官川太爷的绳索。’毛拉又追问他们：‘这个时光还有哲赫忍耶的教门吗？’他们说：我们听‘芦沟闸’有哲赫忍耶伊斯兰，路途太遥远，我们已老了，不可能去那里了。’他们好奇的看了毛拉一眼，他们静悄悄的溜走了。”

二师傅说：“我请求毛拉与他们不要说话，恐怕他们是坏事之人。这个地方伊斯兰的头特别低落。”毛拉只是笑了笑，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换了大净，他们全部跪来毛拉前面，他们哭着说：“我们是官川尊贵导师的侍奉者，我们看见你尊贵的平易近人，就像官川导师的平易近人，你可能是伊斯兰导师和有传承的人，你说的都是真理。”毛拉说：“不！不！你们起来，你们听我说，你们都是虔诚的人。教门确实在‘芦沟闸’。托靠真主！如果你们到了那里，你们找这个人。”他指了指二师傅，以便他把你们引荐到执掌教门的人。他们接受了，他们回去了。

我们留了两日，我们探望了吉庆的的坟陵，我们就去到了临洮。当我

们归回，我们到了皋兰，我们在那石岗坟念了“苏勒”。在它中看到了有一位看坟的老人，他对毛拉说：“这是两个坟陵，一个是官川尊贵导师的坟陵，一个是空的，以防不测。”当我们回到家里，十三太爷对灵州太爷说：“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拱北是在一个石岗地中。”毛拉灵州太爷恻隐的说：“不！不！道祖太爷去了西边了。他朝了真主的天房。”

据说：

“或许其机密是：教门兴盛的光阴没有来到。你当知道：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就是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进官营的日子。那天《穆罕麦斯》是‘自性傲慢迷误已达到极点……’直至末尾。第十年的正月十三是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归真的日子。真的！他归真是日出时。那日《穆罕麦斯》是（ناكى ال جماح）至末尾的一环。申家户三马阿訇和跟随者都站了拜，他们料理和安葬了他尊贵的贵体，正如一切道敌都给圣孙侯赛因的尊体和一切烈士站了拜，料理和安葬了他们的一切。真的！那个时光，金积堡地面成了卡尔巴拉地面。我们尊大毛拉的停体帐篷成了圣孙侯赛因的帐篷。的确他是前辈的圣孙侯赛因，我们的毛拉就是后辈的侯赛因；圣孙侯赛因在卡尔巴拉和他配贤被杀害。被诅咒者砍下了他们尊贵的首级，把头送到各部落，敌人拿着受难的他们到各家各户。而后辈的侯赛因也如此，行亏不义者拿着他尊贵的首级，从金积堡到固原，从固原到平凉，从平凉到刘家老庄。在二月五日一位可靠的爱臣迎接他。在第六日，他到达了张家川杨家沟阿訇家，在夜间歇息。在第七日又启程了，突然他威严的踪迹显现了，刮起了狂风，顿时飞沙土雾，天昏地暗，人们惊恐失措。当毛拉到了张家川城附近时风停了。毛拉由于一个大阻碍没有进城，而降临在西门外的一个店铺中一会儿。每个有品质的教下确得到了会见毛拉的幸福和遇面的恩典。一切薄福的人因怕牵连而逃避了。山上（宣化岗）一位阿訇就把毛拉请入瓦泉沟寺里，那夜安息在此。然后从那里启程到清水，从清水启程到天水，又从天水到皋兰。被放在监狱的一间小房子里，在门上锁了密码锁。行亏的官长命令绝不能打开这个门，不许观看，也不能偷听。真的！两位侯赛因走了一条路。”

正如在艾布·哈尼法·迪努忍耶的《塔勒赫（تاريخ）》经中提说：

欧麦尔·赛尔迪把伊玛目·侯赛因的头差遣呼里·本·耶宰德送到伊本·宰亚德跟前，他自己两日待在克尔巴拉，他收集了自己阵亡的士兵，

在他们上举行了殡礼，他吩咐安埋他们。而圣孙圣洁的尊体和其他烈士的尸体被抛弃在土和血中。

在第三天早晨，他吩咐通知了圣孙、烈士们的家人，直到她们把遮他们的衣服，遮盖他们面容的驮在骆驼上来了。到了战场上，他们看见了那些被杀的尸体，土和血已混掺了他们，他们拿来了他们的头。然后，宰乃白来到自己哥哥伊玛目•侯赛因的遗体前，她对着被杀遗体哎喊："爷爷啊！穆罕默德ﷺ啊！真主的使者ﷺ啊！这就是你的侯赛因的尊体。"她在他的面容做了普赛，她把他尊贵的面容抱在了自己胸前。"这就是你的家下人，他们是在离乡的痛苦中遭受了这个低贱和悲伤。这个是你的心肝宝贝，灰尘落了堆。"

诗：

多半土和血污染了导师的尊容，
圈套多半只毁坏了侯赛因的尊名。
透明的天空遮住了红宝石河流的衣服，
如果他们寻求道水，或许能增加侯赛因的性命。
坐在土堆上的人，太阳施舍了其光。
在跟随侯赛因的尊贵中他被保佑。

据传：从宰乃白的祈哭的话上爱道之人和道敌都哭了。

欧迈尔•赛尔迪把一切殉道者的首级分配给了各个部落：二十二位首级送给了胡瓦宰尼族；十四位送给了白尼•太密族，他们的首领是太密民之子哈随尼；十三位首级送给了开乃德部落，掌管他们事情的是艾什尔赛之子盖斯；把六位送给了白尼•艾斯勒族，他们最优秀的人是艾尔沃勒之子比俩里，他是一位顺从听命的人；五位送给了艾孜代赛排勒德部落；十二位首级送给了尔海迪•苏盖福的人了。他们朝库法而去。

据传：

呼里拿了伊玛目•侯赛因的首级，他去了库法。他在离库法一个弗热萨赫的地方有个家，他来到自己家里。他的妻子是一位辅士，她真心喜欢圣人ﷺ的家下人。呼里很害怕她，就把伊玛目•侯赛因的首级藏在了炉灶里。然后，进家里坐下了。他的妻子来到他前问他："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他说："有人向耶宰德挑战，我们去镇压了。"他的妻子再没说什么，她端来了食物，以至呼里吃了后睡了。那个妻子有一个习惯——半夜起来礼"台罕柱德拜"。她在这夜里起来，她点亮了灯，她来到了放炉灶的那个房间，

她看见在那个房子中仿佛有灯光。据说好像点燃了十万盏灯。她仔细一看，房子中的灯光是从炉灶里出来的。她从那些上惊奇地说："赞真主清净！我在这间房里没有点灯啊！我也没有吩咐别的人，这个光亮是从哪里来到呢？"她正在迟疑，突然，她看见那道光冲天而上。她更加惊奇了，突然，她看见四个妇女从天上沿着那道光下来，从四个妇女中的一位迎向了炉灶，从中去出了那个首级，抱在胸前，她祈哭道："母亲的烈士啊！母亲的被亏害的人啊！清高的真主在复活日从一切被杀害的人中要给我立公道。你是执掌者，直到你力行公道，我必抓住尔勒世的柱子。"那另外几个妇女也放声祈哭。最后，她放下了那发光的首级，她们就消失了。那辅士妇女来到炉灶边，她取出首级，她仔细观看，经辨认，她看大半像伊玛目·侯赛因，她惊得喊叫出来，她昏晕倒地了。昏迷中，她听见一个声音："你起来，因你丈夫的罪你会受拿问。"这个妇女问那个喊叫声："她们祈哭着来到发光的几位妇女都是谁？"他呼喊道："那个把头抱在脸上祈哭的圣人的女儿发图麦·祖赫拉，另一个是她母亲海迪澈，第三位是尔萨的母亲麦尔彦，第四位是法老的妻子阿西叶。"然后，那个妇女自己起来了，她没有看见任何人。她撑起了那个头，做了吻。她从他洁净的血液中闻到了麝香味和清香味，她就把香水和樟脑涂抹在他上。她挽起了他的发辫，把他放在了一个纯洁的地方。她回来了，她看见了她丈夫呼里，她就说："被诅咒的人啊！邪恶的人啊！你拿来放到炉灶里的是谁的头？这颗头是真主使者ﷺ孙子的头。"她跳起来说："天地都发出了悲声，天仙一伙一伙的来了。它们来探望了那颗头。"他俩就痛苦流涕："诅咒在你上，你怎么做出这伤天害理的事，我在两世为你悲伤。"然后，她把一块布盖在了他头上，她就从家里出走了。呼里说："妻子啊！你要去哪里？你怎么能使我们子女成孤儿呢？"她说："真主诅咒的人啊！你使真主使者ﷺ的子孙成为了孤儿，你没想到吗？你的子孙也就成了孤儿。"然后，那个妇女走了，任何人再也没有发现她。

在晨礼时分，呼里把伊玛目·侯赛因的头放在一个盘子中，他来到了伊本·宰亚德面前，那个无廉耻的人手拿一节棍子，他打在了导师圣孙的口唇和牙子上。艾勒格目之子宰德是配贤中的一位高品之人，他来到那个位分中，他呼喊："罪人之子啊！你把这个木棍打在了侯赛因的门牙上，你无礼而抛弃这位导师。指克尔白的主发誓！我不能列举你的罪过了。我已多次看见：的确真主的使者ﷺ曾吻过这个口唇和牙齿。"当时，他高声祈哭，在场的人也都祈哭了。而伊本·宰亚德陷入了怒恼中。他说："宰德啊！若

不是你年高，我必打你。”宰德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阿拉伯族人啊！真主已使你们满足，是你们杀害了发图麦·祖赫拉的儿子，你们把这个罪人之子任命为自己的官长，他远离了平安的家园。” 伊本·宰亚德说：“你把这个首级放在兵马前面，与其它首级一起挂在城门上。”

诗：

太令人惊讶了！圣孙的首级尽然是这颗，

那欢乐道园中的头颅尽然是凄凉的，若是在木棍头上花萼盛开了。

据传：

两天之后，欧麦尔·赛尔德的兵马拿来了一切烈士的头，把他们的身体抛弃在克尔巴拉城（位于伊拉克首都西南）。周围的居民（塔耶部族人）们得到了此消息，他们来了，他们看见了遍地的无头的死亡兵马。他们听到了高声祈哭的声音，但他们看不到任何一人。那是一伙神类，他们扑在烈士身上祈哭，他们给他们诵念哀诗。其诗文中有一段是：

神类妇女愿做哈申族的妇女，

被特选的圣王艾合麦德的女儿是世人的伊玛目。

即：神类的妇女在哭丧和啼哭中完全符合白尼·哈申族妇女的啼哭。

被特选的妇女是被特选的艾合麦德所喜爱的，她们是人类最优秀的人，是被特选的万物一总的被跟随之人。

在《舍瓦西杜》经中传来此事：一位确信之人说：“我对‘塔耶’族中的一人说：‘我们听说：你们听到了神类号哭信士的官长侯赛因。’他说：‘是的’。你问这族人中自由人还是奴仆，他们都会这样说。”我说：“我喜欢从你上倾听你从它们上听见的。”他说：“我从神类中听见它们说：

‘真主使者ﷺ摸了眉心的人啊！他腮额上有光亮。’”

其义是：真主的使者ﷺ曾经用尊贵的手摸过他的眉心，或者摸过他吉庆的尊容。

此光亮是俊美之真光，那是因至圣ﷺ的抚摸而显现在他尊贵的尊容上。

他又吟诗一首：

他父亲就是古勒世族的大贤阿里，他爷爷是最高尚的爷爷。

即：阿里和发图麦是古勒世族的上等人。他爷爷是至圣ﷺ，他是最高尚的爷爷，不然是最尊贵的父辈，是最荣耀的子孙。

据传：

在现场的人们为他们做了后事，举行了殡礼。他们就把他们安葬在了

战场上。欧麦尔·赛尔德在到库法还有一个弗勒赛赫时，有人把伊玛目·侯赛因的头拿到他跟前。他带着那个首领的头和其他烈士的头走向库法。他们把伊玛目·侯赛因的妻子和侍女们流放到了一个地方。

在一部分经中记载的“赤身裸体驮在无鞍的驼上”是懦弱的话，并不正确，不然，有轻视圣裔家下人的成分。

他们是被保护的禁地的放牧之人，是廉洁禁地的赶驼人。世界的太阳不会把阴影盖在他们的吉庆的上。周游世界的风把石子没有丢在他们的洁净的上。

诗：

教门禁地的廉洁的人，他们门槛的前面，
全部天堂的人都在打扫、点香。
月光不会照在他们贵地的周围，
发光的太阳影子绝不会遮在他们头上。

当兵马到来的消息来到伊本·宰亚德时，他命令喊话：库法所有带武器的人出来迎接。他差遣了两万骑兵，扑向了圣后家人。其他没有一个人出来反抗，嘈杂声也平息了。然后，城里人出来了，每个看到圣后家人惨状情况的人都悲痛万分的哭了。一些反对者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上感到害怕了，他们也忍不住痛哭流涕，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伊玛目·宰尼·阿比迪奈说：“当敌人屠杀我们的父亲、兄弟、亲人们时，他们屠杀了信士中最高尚优越的一伙人。”

艾布·穆安耶德传来：库法的人在圣后家人遇难之地夸张的哭了。宰乃白坐在驼轿中高喊：“库法的人啊！施用诡计的人啊！真主必清算你们和你们的骗局。你们阳奉阴违我的哥哥，你们带来了虚假的信息，你们送来了含有阴谋和欺诈的信件，你们是杀害真主使者ﷺ的后人的因由（赛拜布），你们恶毒地、高傲地把世界最坏的人强制在了世人最高强的人上了，你们闭上了期盼真主襄助的眼光。现在你们在它上得到的是如雨般的泪水，而在至圣ﷺ圣洁的灵性中你们没有惭愧。”

在库法和卓（毛拉）中的一位道长哭了，以至于泪水流在了他的胡须上。他说：“哎！圣太发图麦的女儿啊！你说的千真万确。你们的老人是老人中最高强的；你们的少年是一切少年中最尊贵的；你们的妇女是妇女中最纯洁的。

在战争时期欢乐之人的催欲剂是食物，

被杀烈士的创伤是厌恶的催欲剂和私欲。

拉维耶说：“凡是看见了伊玛目·侯赛因吉庆尊首的人，都因毛拉的威严而威慑和陶醉。那颗头在其他头中如同在群星中发光的明月。”

从艾勒格目之子宰德上传来：当导师的首级在库法的大街小巷游街，我们在自家房楼上观看。当游到我们跟前时，我在他头中听见他念：“难道你认为贤洞的一切导师和那些石碑是我最神奇的显迹之一吗？”顿时，这逝去之人真境的威严显现在我身体上，我惊呼道：“真主使者[illegible]的后裔啊！指主发誓！这就是你的品质，你的事情太神奇了！太奇妙了！”

另一个尊贵之人说：“当伊本·宰亚德把一个耳塞放在他耳上时，那棉球掉落了。我在伊玛目·侯赛因的头跟前，我看见他吉庆的口唇动了动，我侧耳一听，我听见他诵念这节明文：‘你们绝不要认为真主由一切行亏不义的人所干的上时昏聩的。’”真言全美了。

题归正传：

十年已过去了，在光绪七年七月出现了几件奇怪的事：在皋兰城监狱里，它是神类和恶魔借病人之口说话。有一天，一个高官得了病，神类借他的口说：‘你们取出放在那间小房中的头，因为他中有一位尊贵的人，否则我就死了。’”他还听见战争的恐怖和雷声，他亲眼看见了穿白衣、打王冠缠头的人，有时在梦中；有时在半睡半醒之中；有时在夜间；有时在白天。他们都很害怕。不久，在监狱中瘟疫蔓延，每天有罪犯死亡，有时三个，有时四个，有时五个，死亡不停止。狱官给三品大员表说了瘟疫，他们都很害怕，他们说：“假若他们全都死了，我们对皇帝怎么交代？”他们商议：“我们询问神类怎么办。”至于卡废勒的惯例是：如果他们有大事，他们就求祈他们的偶像，于是他们就做了那库夫勒的行为，它就是“符箓（道教中的一种法术）”。当他们结束后，出现了四个汉字：冤坑圣家。

他们大为惊奇，他们就派遣了一位清官，让他调查狱中的事情。那位官员就去狱中，他经过详细调查，没有任何线索。他就来到了那间房子附近，他询问了那个狱官：“这间房子中的是什么？”他回答：“我不知道实情。”这个答复并不奇怪，因为大官小吏都是后来的，那些事情确已经过去了很久，他们怎么知道。那个官员说：“我听见他们说：‘在这间房子里有很多人头。’”那位使者就命令打开门，以便观看，他说：“有很多时候了没有钥匙，怕锁已锈了。”他就砸开了锁，打开了门，让那个使者进去。突然

他昏晕而倒地，人都搀扶住他，他醒来时，他看见了很多人头和名字，他也知道了真相。他回去了，他对那个三品大员说了狱中的情况和那间房子中的威严。他们就商议拿出一个方案："的确这些人一定是亏害死的、是受冤屈的。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在帝王的刑律中没有这样的刑律——人死了，人的首级还永远存放在这些监狱中。我们要赶快从狱中取出他们，把他们埋在城外。"

他们的决意已定，他们就下达了取出的命令，他们就按命令而做了，就把他们安埋在头坡之下一块地里。

据说：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奇怪的事情出现了，瘟疫也就消失了。

修道之人说："那些循环是显现建立在跟随圣孙侯赛因上，接受指望全美的人的杜尔伊。"

至于事情公开的因由是在城里有一个吃鸦片的穆民，大名"八匝回"。经常去官府衙门，从他们手里要一点烟与他们一起吃鸦片。他们说："老回回啊！你是否知道在那狱中小房子中取出了头，我们把它们埋在了城外，自从取出了它们，再没有奇怪的事情出现，我们也从惊恐中平安了。"那个人听见了这个秘密，他没有重视，因为他相信那是不重要的事情，然后事过多日。

有一天，那个人在街上与人们闲谈，直到把话扯到了那个事情，他就对他们说了那些事情经过，于是他们就一部分传给了一部分，直到人都知道了。然后那个消息传到谢六阿訇的耳中，他就来到了皋兰城，寻找到了那个说话的人。他询问了，那个人说："我只知道取出来了，但我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那个人说："我去官府请知道事情的真相的人。"谢六阿訇就赏给他俩每人八千文钱，他就指了确切的位置。然后谢二师傅就来了，他俩就搬迁到了河州谢二师傅家里，安埋在家里内殿的墙面下，挂上帘子。他在上面画了一副画。起先他特别保密，它是尊重的显迹。而后，渐渐冷淡，这样有作废和轻视的显迹，于是隐藏的变成了公开的。消息确传到了虔诚的教下，他们从他中沾吉。那个思想败坏的人，他在他们跟前敲诈了许多财物，他尝到了外表的甜头，而抛弃了内里的恩典，他阻挡了搬迁。

的确，执掌光阴的毛拉沙沟太爷的口唤是把他搬到东面，他丝毫不接受，谢六阿訇没有办法。

直到过了一年，在第二年八月妥喜到达谢六阿訇家，他俩商量搬到东

边，他也没有答应。为了恐吓，妥喜说：“我来皋兰，人们多说：‘官方派遣很多秘密调查那一切偷盗事件，在这两日调查特别紧，我们的事情怕要坏，在这个地方比那一边更临近。’”于是谢二师傅害怕被牵连接受了。

他们就请在张家川的洼上师傅说：“我请老大忍爷，我对他秘密说了来皋兰的机密。”他十分愤怒，他说：“我绝不担教门重任，的确你们搬迁，大灾难会降在我们的地方。”师傅秘密对他说：“当时，我们搬到了平凉，我们埋在了道堂里，来到之日是七月六日。”的确洼上师傅封印了尔麦里，当夜，他来到了山上（宣化岗），他就得到了遇面的吉庆，他高声大哭，他说：“我想起了毛拉曾对我说了很多机密，即：在我离开毛拉时我问：‘我的毛拉啊！哪个时候奴辈能见到您老人家的面呢？毛拉说：‘在『**艾台依图（我来了）**』的晚间你能见到我的面。’这个疑云存在我心里许多年了，我经常参悟，束海达依的导师——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已经归主了，他在最高的极境了，而我在最低贱的下界。在哪个时候、哪个位分我还可能见面呢？毛拉的道长多么尊大啊！他近主的真知多深奥啊！在那天夜里《穆罕麦斯》就是‘艾台依图’的一环，三爷与我商量我们把毛拉安埋在宣化岗，不要让一个人知道这个故事的全美了。

他尊贵的生日是在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四岁，归真于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出时。”

注：“马五十六（被称为五十六是因为十三太爷在五十六岁时他降世）”即马进城，生于同治二年，公历 1865 年阴历正月 25 日，于 1875 年押北京，于光绪三年即 1877 年受官刑。

西府太太，名叫白凤。生于道光 20 年（1840 年）2 月 17 日青铜峡，广武人。

六、汴梁太爷

据传：诚实的爱臣，他是少尔林的学生，他说：

“束海达依的导师的女儿我们毛姑姑归主了。在第五日，毛拉干尔麦里，我和我师傅来到毛拉家里跟尔麦里。首先礼了宵礼，念了《穆罕麦斯》。然后，干尔麦里，他以全美的赞词封印了《古兰经》。当念到‘求你宽恕我，求你饶恕我，求你慈悯我’时，我听见门响。然后，我们受迫害的毛拉汴梁太爷来了，他跪在十三太爷眼前，他也念：‘求你宽恕我……’当十三太爷听见他的声音时，太爷就跟着低声念，其他阿訇都静静的跪着。当‘求你宽恕我’的遍数全美了，念了‘慈悯中最仁慈的主啊！’时，汴梁太爷就出去了。十三太爷又高声念，众阿訇都跟着，直到念到：‘主啊！求你夸赞，求你赐安，最贵的赞词是……’汴梁太爷二次又进来，他也念了赞词，直到尔麦里全美了。”

“的确《麦达依哈》的一唤是ولدالحبيب（第四唤），十三太爷念了سارحادى，即：‘赶驼人急忙奔到珠宝的山谷一边，谁完全流入陶醉道海中’，汴梁太爷就念：فى منا والاراک（第五唤）。十三太爷念一段，汴梁太爷念一段，直到尔麦里全美了，汴梁太爷就去了。十三太爷高兴的说：‘今日的尔麦里是机密道义方面的尔麦里，今天五十六为他姑姑干尔麦里。’人们都给十三太爷说了‘赛俩目’。

真的受迫害的我们的毛拉汴梁太爷当时刚四岁。”

据传：

尔里满拉经常抱着我们尊大的毛拉汴梁太爷，每天太爷与一群小孩玩耍。有一天，这满拉与汴梁太爷来到门外。十三太爷问他：“这两天这个小孩玩什么？”他没有回答，太爷十分生气的骂道：“你引小孩，你的心到哪里去了。从那之后他就留意了。”

有一天，汴梁太爷与一群小孩玩耍，他呼唤他们用石头和土堆一个“达伊勒”。当时，他呼唤他们与他一道在墙下挖一个洞；有时，他呼唤他们用短棍搭一间房子；有时，他呼唤他们，他把他们分成两班，把这一班赶到那一班，把那一班赶到这一班。那个满拉把这些行为告诉了十三太爷，太

爷说：“在这个时候你不要问他，因为他不会说。如果他要玩耍时，你就询问他的行为。”

有一天，他设置了一个“达伊勒”。那个满拉问他：“你做什么？”他说：“如果‘卡废勒’的兵马来了，我们就攻打敌营。”

有一天，他挖了一个洞，他说：“如果我们逃避灾难，我们要隐藏我们的身体。”有时，他修建一间房子。他问：“你在做什么？”他说：“如果我们出了城，我们要避雨。”有时他分成两班，他问：“你在做什么？”他说：“如果‘卡废勒’的军队来了，我们要与他们战争。”他还说了很多机密，尔里满拉就把那些行为告诉了十三太爷。十三太爷说：“不好！不好！不吉庆的征兆出现了。”真的！那个时候是平安的时候，事情的结局都是那样实现了。

据传：

在行亏不义者充军时，我们受迫害的毛拉和家下人从金积堡启程了。他们饥饿交加地徒步跋涉在路上，直到到了平凉，圣孙哈赛因也如此。

有一天尊大毛拉哭着对家下人说：“我和你们要分离了，明天我就启程了，你们是活还是死，拿你们自己的主意。”

那个时光困难是无止境的，母亲和儿子悲伤到了以语言无法表达的地步。当我们受迫害的毛拉启程了时，他们中很多人已在平凉归主了，如我们尊大的毛拉汴梁太爷的母亲和很多跟随的妇女，她们都被埋在了道园中。

一路上，毛拉被押在囚车上，饥饿交加、风吹雨打，直到到达了长安，他在那里住了几年。一位被称为“进士”的马老爷，他是监狱的外勤和杂工。他们从他口中得知里面的消息。然后，他从那里启程了，经过千辛万苦到达了京里。在京里住了很多年。行亏的官长让那被诅咒者迫害毛拉汴梁太爷尊贵的身体，人无能表达他所受的迫害。

总之，汴梁太爷没有生育，他是无后人的。

真的！这个名称只能用在我们尊大的毛拉汴梁太爷上，前辈的卡废勒把我们特选的贵圣[illegible]称为绝后的人，汴梁太爷和至圣[illegible]在这个名称中是一样的。而行亏不义的皇帝在牧羊导师上做出了绝育的事情。真主显公道把绝后的事情放在了他们上。至于同治皇帝在他上无子，光绪皇帝上也无子，宣统在他上也无子，他们的根子确已经断了。

昌平州的吴教下是官府中的杂役，毛拉也知道他。许多侍奉者装成卡

废勒的模样守候着。在启程时，金大人在店里设宴请了看守，我们受迫害的毛拉与他们进了餐。他没有说一句话，因为看守在场。在启程时，他低声对我说："我弟弟在长安，你们留意和探听情况。"他禁言了，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听见这奥妙的话。毛拉启程了，他们面向汴梁而去。

尊大毛拉有一位近臣叫"穆先生"。他跟了两日，在第三日，天下着雨。他给押车的人赏给了一百铜钱，他也坐在了那个车上，他把三百个铜板秘密给到毛拉手里，毛拉秘密拿了它。这时他俩会意了，忧愁的神色挂在他尊贵的面容上，但没有哭。那个爱臣看见雨下在毛拉的头上、脸上和身上，车不停地行驶着，他心中在流泪，他害怕官差看见其动机，他急忙从车上站起跳下车离开了。毛拉继续一路艰苦到达汴梁。他住在了湘府县衙门里。的确皇上的圣旨是：大逆不赦，赏其为奴。

然后官长把他送给了温姓官员，他是皇室宗亲，给他为奴。他就住在他家里许多年。那家人对我们的毛拉汴梁太爷很好。开始，他们防备很严，然后他们没有防备了。毛拉经常住在他家里，他没有忘记先天的前定。他外表和内里都是在奴仆班子中，他从来不吃甜美的食品，他从不穿美观的衣服，他不骑马，不与人交往。每个人都不知道他是"吾外斯·格勒尼"。总之他与今世繁华无缘。

至于其他一切外哩，他们外表是良民，内里是奴仆，正如所提到的。我作证："穆罕默德ﷺ是他的奴仆和使者。"的确我们尊大的毛拉大太爷和一切追随者为侍奉受难的汴梁太爷住在汴梁多年，他们也服从受难毛拉的口唤。他们一日一日的等着侍奉汴梁太爷的光阴。他尊贵的生日是在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五，他令人悲伤的归真日是在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

我们尊大的毛拉大太爷说："我们受难尊大的毛拉汴梁太爷，在他上有许多奇迹感应和尊贵，那是凡是清廉的人得不到的。他从不计算和保护而使用大量资金，他自愿顺从先天的前定。"他的话到此结束了。

而其他毛拉道长他们在头一个时光与远、近的教下交往，他们跟随他们优越高尚的人，他们以吃饮、穿戴等享受今生繁华。在后世，他们沉浸在知足的大海中，他们追随至圣ﷺ的道路。而我们受难的汴梁太爷，他始终沉浸在苦难的大海中。

他面对今生的繁华好清高啊！

مَاكَانَ لِلْمُلْكِ قَدْرٌ فِى حِجَاهُ وَلَنْ

يُضْطَرَّ فِيهِ حَبِيبُ اللهِ فَاتَّبِعَنْ

وَلَيْسَ هِمَّتُهُ مَفْتُونَةً بِفِتَنْ

وَكَيْفَ تَدْعُو اِلَى الّدُنْيَا ضَرُورةُ مَنْ

لَوْلاَهُ لَمْ تَخْرُجِ الّدُنْيَا مِنَ الْعَدَمِ

整个世界在他的心目中不足斤两。

主的爱臣哈比布绝不会偏向今生，你当紧跟他，

他的志向绝非诱惑所移动，

凡人所需怎能招引他贪恋今生呢？

因为若不是他，世界绝不会从无到有。

郭家掌二师傅说：

我和老四爷以及一切追随者奉毛拉大太爷的口唤到达了汴梁，我们来到温家五大人和六大人家里。我们把很多礼物和骡马献给他俩，我们和他俩商议在受难的毛拉汴梁太爷的坟上立一块有文字的石碑，作为一个标记，他俩高兴的答应了。他俩问："五十六是你的什么人？"我说："他是我们的毛拉，我们是他的仆人。"他俩夸赞地说："你是有心的人，你从远路上来，你探望他的坟陵，在他的坟山立碑。好！好！的确，你的这个毛拉，我们在世上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少年，他升天后，我们经常渴望他，我们称他为尊贵的人。他是一位高尚优越的人，他在我们家里住了几十年，我们在言行中都考验了他，他不是一个凡人，不然，他是一位高品的真男子。你们毛拉上有三个'牛'字，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们说："你们的人不重视这些奇妙的事情，他在牛年降生；在牛年牛时升天。他是用三个牛字不能代替的。真的！是掌管大地的人中帝王！"

他们说："在二十八日他的病重了，在傍晚时他叫我们，他对我们说：'我住在你家里十几年，我确已做到了，在侍奉和家务中我没有怠慢。现在我和你们要分开了，我是皇帝的犯人，你们关照了我，你们疼顾了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慈心肠的。我确已经生命垂危，你们不要按你们的风俗葬我，你们只安葬我。因为穆民和卡废勒的宗教不同。从现在起，你们一人不要来我的房子里，直到我归主了，你们安葬我。'

我出去了，我就用棍堵住门。他睡了，他再没有起来。在夜间门外我不断地来听。在后半夜，我再也没有听见一点气息，我们就进去看，他已归主。

在二十九日日出时，我们叫来官长来检查和验证，然后我们埋了他。他归主的时候是在半夜过一刻末时，中国的算法是子时。

我们对他的人格抱着一个尊重的心。我们把他仅保存的一个铜钱埋在了他的坟里，那是我们的尊重的心。”

无能的人说：

我也到达了汴梁，我探望了我们遇难的毛拉汴梁太爷的坟陵。然后我来到温家，我探望了我毛拉曾经住过的那间小屋，那间尊贵的房子空着，在它中没有任何人。他们说：“自从五十六归主了，在这间房子中人害怕的不敢去住，因为它中有大惊恐，它经常空着。”温庶对我说：“他是一个品质高尚的人，有洪福的人。自从他来到我们家，家里人气一日一日地旺盛。我们爷爷经常说：‘你们当善待他，不要低贱也不要轻视他，因为他是你们的财神爷，你们要特别喜爱他。’当他升天了时，我们的家庭和人气逐渐衰退。”我向他祈求了我们毛拉活着时用过的一面镜子，他说：“不行！不行！因为他不喜欢那些事情，如果我做了那些行为，他的尊体就隐遁了。在他跟前没有两件衣服，假若有，他穿一件，他就打散另一件。他经常说：‘我不买任何东西，我能吃饱肚腹、穿暖身体就足够了。我不贪图今生的荣华、美味的食品、美观的衣服。我只希望光阴一天一天、一时一时的逝去。如果我的光阴到了极境，我的道行就全美了。’”

“马五十六（被称为五十六是因为十三太爷在五十六岁时他降世）”即马进城，生于同治二年，公历 1865 年阴历正月 25 日，于 1875 年押北京，于光绪三年即 1877 年受官刑。

七、沙沟太爷

据说：

“在光绪十九年，我们显扬正教的毛拉沙沟太爷居住在汴梁。在八月里白辘杵阿訇、辛师傅、喜六阿訇和阿布杜·艾哈迪去到汴梁请太爷。在四水店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就抛弃了鸦片（扮成吸烟人）。当我们会见了尊大毛拉沙沟太爷时，他就念了声：

دَعِ الرَّوْحِ ثُمَّ انْطَرِحَ

أَيَا مُدَّعِي حُبِّنَا

‘喜爱我的人啊！你抛弃生命，你再抛弃一切。

执掌教门的人已遇难了，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忧愁。’

我们在汴梁住了几日，然后三爷来到了河南，辛师傅和无能的人跟随着。然后，我们到中信，我们住了几日，我们又搬住在桃园寺中。那天夜里，辛师傅睡着了，我半睡半醒，三爷高声念了‘الله اكبر’，他却在梦中，然后他禁言了。在晨礼结束后，他说：‘我在梦中见到了大太爷，他迎向门而来，我看见了很多坟和死人的土，没有活人。我就想：大爷站殡礼拜。突然我听见大爷朝天空喊我的小名，我就答应了。’然后他笑着说：‘我们搬到中信，在那里没有死人，也没有活人，也没有机密道义的相助。’”

然后，我们搬到了中信，我们就去了南京。我们住在姓吴的一家教下家里，他名叫‘善员’。我们住了几日，在当夜三爷睡着了，我听见院里有人争吵，我就出去了。吴教下和家下在院子了站着：“一个光头的人在门上大喊：‘我们家失火了，火已经烧到了房顶上。’我们就从房出来了，没看到着火的迹象。吴教下说：“很多人几次在街道上看见我们家有光。这真是奇妙的事情啊，也许是伊斯兰之光要显照这里了。”

有一天，我们探望了刘介廉巴巴的坟陵，它是在山上南门处口。三爷就念了‘苏勒’。在坟上有一个碑，在上面写着三个字：介廉公。三爷说：‘这位尊者降生在这里，归主在这里，这里的人都不知道他的尊贵和高尚。’

我们从此地启程，来到了‘万家南兹’。杨爷来了，的确毛拉的口唤是

‘三爷来山东’。我们就启程了，直到来到济南府，我们会见了沙沟太爷，我们请毛拉回到西边，而卜奎的教下请毛拉去船厂，毛拉都答应了他们的邀请，而我们经常忧愁。

我们住了几日，一天夜里，毛拉礼了宵礼，《穆罕默斯》的本环是**ترق بالقلب**，在半夜杨爷叫我们去见毛拉。口唤来了，我们去西边，三爷去东边探望坟陵。毛拉从此地启程了，他到达京里，他住了几个月。又从京里启程到汴梁，他仍牵挂着那吉庆的城市，那是在光绪二十年六月。他回到西边。”

有一天，他住在一个店里，他叫侍奉者，他问到：‘你们能记起从汴梁出来时的《穆罕默斯》是哪一环吗？’他们中有道行的一位回答：‘**روحوا الى روحه**。’毛拉说：‘在那一年轮转到今日我们进入汴梁也仍是**روحوا الى روحه**这一环。我们有光亮着来，有光亮着去。而光与火是相对的两道光。这个光阴教下将分为两派，一派在天堂，一派在火狱。至于服从正教的人是在光亮上，在天堂里；那隐昧正教的人是在火上，是在火狱里。’”

据传：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花儿沟阿訇来到西吉滩，他会见了我们尊大毛拉沙沟太爷。他对我说：‘在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三，束海达依的导师十三太爷来到洪乐府道堂。他等着卡废勒的官员和解战事，那个官员叫赫鲁信。他从营寨中没有出来，太爷就讲了很多机密，即：战争希望和解，他们的权势正盛，他们的江山还有四十年。假若他们在这个时候失败和灭亡了，谁来做皇帝。这时那个官员从营寨中出来了，毛拉去到河边与他对话，我们远远站着，我们等了好大功夫。太爷回来了，那个该死的也去了。毛拉就在道堂里说：‘好！好！我们的战争只是四十天，没事了！没事了！’”毛拉就回到家里，从那日起直到正月十三只是四十天，正如已提过的。

据说：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来到甘肃，首先到了张家川，然后住在了北方。住在那里并不是毛拉自愿的，而是先天前定的和前辈太爷的口唤。正如毛拉讲述给陈阿訇而说的：“尊大的毛拉灵州太爷去到平凉，探望坟陵。米阿訇侍奉跟随着。毛拉步行，米阿訇背着行李。毛拉到在了一个小渠边，说：‘米阿訇啊！我累了，我们在这块大石头上休息，吃几口馍馍。’米阿訇没有应声他说的。毛拉急忙离去了，因为这个水气味难闻。然后毛拉说了很多机密：‘你不要厌倦这个水的味道，在后一个时光伊斯俩目教门

要来到这里，一切教下会居住在这个水周围。’米阿訇说：‘我参悟了：居住在这个水周围的都是卡费勒，他们怎么会成为教下呢？’那些机密在这个光阴实现了，正如每个人所亲眼见的。”

据说：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在十月十五说：“当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归真了时，束海达依的导师十三太爷来了，他观看了一眼，他就急忙做了小净，对太爷念了讨白。尊大的毛拉灵州太爷对他说：‘你当牢记嘱托的。的确，嘱托的是无字无据的。真的！在它中有深奥的机密，最重要的话是在宁夏我对你说的。从此后，你不要凝聚教下，他们今日来，明日去。’毛拉沉默了。”

据说：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说：“在光绪二十二年战争在河州、拉萨、西宁起，在那个灾难中被杀的人不计其数。那是真主前定的，是就里的口唤。他们就是前辈中行亏之人的后代，他们的行亏到达了极限，公道的真主一定不保佑他们，拿还报的时光确已经来了。正如灵州太爷所表说的。”

据说：

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在六月十三说：“束海达依的导师十三太爷命令阿訇们纠正和校对在家里的所有经典，他们就校对了那些经典。有一天，太爷看后就愤怒了他们，他说：‘按这样纠正经典是作废机会的。’”

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说：“束海达依的导师十三太爷校对了经典，他写了哪些符音是在哪个地方，前后恰到好处。在夜间他礼了宵礼，他做杜尔依念：**‘我的养主啊，求你恕饶我的罪过及过往曾在我的事情中所浪费了的’**。他在拜功的祷词中增加了它。口唤是：凡是上等人和下等人都这样念。”

据说：

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在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因为怒恼对三爷说：在十三太爷的时光，战乱四起，丁爷遇难了时，大忍爷擒拿住了控告十三太爷的道敌，他捆绑了并关押了他们。他说：“我要杀了他们。”时过多日，他只杀了一个人，他放了其他的道敌。这些人都是控告过十三太爷的人。

大忍爷说：“这些人是我父亲和儿子的仇敌，他们控告是为了在我父亲

上报仇，的确那是从古至今的真理。只有这个被杀的人曾经在皋兰官督面前喊叫道祖太爷的名字，谩骂太爷，与我们为敌。谩骂道祖太爷这个责任我担不起，因此我必须杀死他。我要把他大卸八块，给道祖太爷报仇。”

据说：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四月十四日说：“的确，毛拉灵州太爷把关里爷派到南方去探望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后人。关里爷没有应答，他没接受口唤，他说：‘我老了，南方的路辛苦且艰难，我去不了。’然后，毛拉灵州太爷派了金师傅去到南方。的确，他到在了南方，他探望了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后人。他住了很多日。然后，他返回到了禁地，他向毛拉灵州太爷呈禀了南方的事情。毛拉灵州太爷高兴的说：‘如今，我放下了悬起的心。’”

据说：

在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时光，郭家掌二师傅来到尊大之人家里，他说：“我曾侍奉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有一天，他对配贤讲了很多机密，即：在‘奥拉迪’中有七个赞圣处，他是指点七位定盘星导师。无能之人问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是指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定盘星导师呢？’毛拉沙沟太爷说：‘他是指每一个时光当代的定盘星导师。’”

二师傅说：“沙沟太爷有一个姐姐嫁给了河西的一个格迪目，每年十二月他都去河西探望她一次。有一年，他去了那里，突然起了风波，阿訇们主张要跟毛拉讲经，毛拉就给了他们应承：‘你们等着，超不过三天。’等待的因由是：沙沟太爷很穷，他穿着一件破烂的袍服，他在他们面前很惭愧。第二日，河东的一位经商的人来到了河西，他遇到了困难，他就举意了五个铜钱的也贴。他听见毛拉在那里，就把它打散给了毛拉。毛拉接受了，用它买了一匹布，做了袍子。然后去到学里，阿訇们都在场。他们向毛拉询问了很多问题，毛拉都按在某部经的哪一门、哪一篇的哪一行做了答复，他们又问了几个问题，他给他们做了几种答复。毛拉问了他们几个问题，他们没有做出答复，他们都吃惊互视，然后他们表现出了羞愧和尴尬。”

据说：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在十月十三说：“在尊大毛拉灵州太爷时光刘锦龙的灾难来了，灵州太爷就派一个人送一封信函给关里爷。信中写着：灾难已经降临到这里，我跟前没有过多的银两，你对教下说：‘如果

他们有教门的希望，叫他们每个人抽五百个铜钱，我们在官司中用。’当关里爷看了信时，没有接受，而且责怪背谈，他说：‘他不是上人！他不是上人！只是强迫人。’当他背谈的话传到尊大的毛拉灵州太爷耳中时，太爷非常生气地说：‘我不是希望你们的财帛，不是没有金银，我是验证你们的诚信。这几年我和你们不通信了，我是牵挂着那些教下，不是无银两了。’”

据说：

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在十月十三说：“所传述的官司开始了，他郎大太爷差遣了一个被称为‘莱信’的马阿訇带着二百两银子到达灵州。他从家里启程了，他走了许多日。一天夜里，他梦中看见了很多人用箭射远处的一个圆点，在圆点中有一个红点，他们朝着那个圆点射箭。他们中一个人说：‘你射！你射！在就里有相助哩！’他就犹豫不决的射了三箭，都射中了那个圆点中的红点。他们都给他说了‘赛俩目’，祝贺道：‘恭喜你！恭喜你！你是有品级的人。’他醒来时，这个奇妙的梦留在了他心里，他去到尊贵的毛拉面前，他会见了毛拉灵州太爷，他把银子给了毛拉。真的！那时候正需要银子的时候。”

有一天，毛拉对谭阿訇说：“你对云南的客人说：‘这一次他所指望的他必得到。’的确，人无能了，马尔萨把箭射中红点了。”那个阿訇说：“毛拉的真境多么尊大啊！这些话是我梦中的事情，我没有说给别人。我的小名只有我知道。”他在毛拉家里住了很多日，他在教门中得到了别人没有得到的恩典。然后他回到了南方，他会见了教门根子上的毛拉，他履行了使命。然后他在他郎归主了，他被埋在了拱北跟前。

据说：

在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时光，他首先规定了拜功的“苏勒”：

至于知感拜的“苏勒”是《开拓章》和《曙光章》；

晨礼圣行拜的“苏勒”是《仙池章》和《虔诚章》，晨礼天命拜的“苏勒”是《开拓章》和《襄助章》；

晌礼四拜圣行拜念《震动章》、《奔驰章》、《大难章》、《竞赛章》，晌礼天命拜的“苏勒”是《无花果章》和《虔诚章》，之后的两拜圣行拜念《什物章》和《火焰章》；

晡礼拜的“苏勒”是《时光章》和《多福章》；

昏礼拜的“苏勒”是两个《求护章》，圣行拜的“苏勒”也是如此；

宵礼天命拜的“苏勒”是《象章》和《古莱氏章》，圣行拜念两个《求护章》；

威特勒拜的章节念《贵夜章》、《不信道的人们章》和《虔诚章》；

盘闪拜的“苏勒”是《十二宫章》和《无花果章》。

据说：

在五月二十八日，他因忧愁干旱而没有干盘闪拜的尔麦里。

他忧愁着说：“就里不答应，我就不干尔麦里。”然后，在第二十夜，他命令绑羊：“如果真主慈悯雨水，我们就宰羊。否则我不干独闪拜的尔麦里。”在第二十一天日出时，和风刮起了慈悯的云，突然天阴云密布，降下了像用碗一样泼的雨水。然后，毛拉宰了羊，他铺了“达依勒”，干了独闪拜的尔麦里。当尔麦里全美了时，他命令：“你们对虔诚的人们说，他们干的是二十一日的尔麦里，他们知感那一日的恩典。真的！这一日是临洮爷归主之日，因为这一日的情分就里慈悯了大雨。去年干旱，春天不降雨，直到在五月十四日，因为你们归主的奶奶的情分降下。你们当知感这两日的恩典。”

在那一日，尔麦里的杜尔依是：“主啊！的确我们凭你被特选的圣人ﷺ为引进。”直到“你是优胜的，多恕饶的主。”

据说：在十月二十四日，盘闪拜的尔麦里被转到大房子里。《麦达依哈》的一唤是：بشهرربيع，回念词是清真言。当尔麦里全美时，毛拉命令人们念清真言，不要念：الفا صلوا……。

据说：二十六年一月十二日的夜，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参加了独闪拜的尔麦里。十四日的夜，参加了盘闪拜的尔麦里。然后，在二月十九日，毛拉沙沟太爷命令三爷干四个尔麦里。

据说：

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在宣统三年十一月集合兵马到灵州。二师傅十日启程时，毛拉念了 صلى الله 三遍，اللهم صل 三遍，并念了《麦达依哈》第十六唤第十四节：穆罕默德ﷺ出征的军队，其中有排班站立的天仙（والجند حين غزا محمد منهم ملائكة تسوم）。一遍。

十二日，三师傅启程时，毛拉沙沟太爷赞了圣，并念了《穆罕默思》ظاء一唤的 آتاهما الله 。

十三日，兵马启程时，毛拉沙沟太爷念了平安的祷词（**كفاية**）。

十六日，毛拉沙沟太爷在拱北上干了尔麦里，他念了《麦达依哈》的三唤：**تنقلت**（第三唤）、**ولد الحبيب**（第四唤）、**سار حادى الفريق**（第五唤）。毛拉沙沟太爷念时在哭，念到最后哭到最后。

李大人启程时，毛拉沙沟太爷哭着赞了圣，并念了《穆罕默思》**لا**一唤的**لهم شجاعة**。然后，他哭着对他们说：你们记住：今天是十三太爷进官营的日子。你们虔诚敬意！虔诚敬意地祈求！你们去吧！马到成功。

少大人启程时，毛拉沙沟太爷念了**صلى الله**三遍，并念了《麦达依哈》第十二唤第十二节：我们已投庇于仁慈之人的门庭（**قد لجونا الى باب الكريم ومن**）。

四师傅启程时，毛拉沙沟太爷赞了圣，并念了《穆罕默思》**عثمان**一唤的**والدين اظهره محمد والكفر ابطله فهدم**，**صلى الله**三遍，**اللهم صل**三遍，**من ليلة الهجر**（正教是穆罕默德展扬，异端邪教被他毁灭。），**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三遍。

二十五日，我们的兵马攻向城外，南城的一段塌陷。

二十七日，我们同卡费勒进行决战，顿时刮起大风，天昏地暗，北城又塌陷了一部分。

二十八日，全城攻破。

真的！那个光阴是就里复仇的光阴。的确，尊威（**جلال**）德行的威严显现了，拿还报的真主操纵着宇宙，天仙们相助着我们**منهم ملائكة تسوم**。

据说：

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四日，毛拉在西吉滩干都闪拜的尔麦里。《麦达依哈》的本环是“**صلى الاله**（第十三唤）”，毛拉念了“**هذا النبى الذى مِنْ زار حجرته**”，他用“米目”的齐齿符念了“**مِنْ زار**”两次。当尔麦里全美了时，他对众人说：“的确用齐齿符念‘**مِنْ زار**’的光阴是灵州太爷时光。那个时光已过了，现在要用‘米目’的开口符念‘**مَنْ زار**’。”他在尊贵的洞中对无能的人说：“灵州太爷隐藏了两个后人——十三太爷、汴梁太爷的机密。至于用‘米目’的齐齿符念是一个人探望，用‘米目’的开口符念是一切人探望。**هذا النبى الذى مِنْ زار حجرته**所指的是：他是那位圣人ﷺ，哪一个人探望了他的圣陵，那个人就得到了所望想的；以‘**هذا النبى الذى مَنْ زار حجرته**’而讲：这位圣人ﷺ，一切探望他的坟陵，一切人就得到所望想的。”你对他们说：“凡是在他上有希望的人，就叫他探望汴梁太爷的坟陵。

在第四夜，毛拉礼了宵礼。《穆罕麦斯》的本环是صاء一唤的“**لما ارى مَنْ بعد ما 、مَنْ بعد ما قرؤا الآيات من كتب الله……**”，毛拉以“米目”的开口符念了“**مَنْ بعد ما عاينوا فى الافق من شهب、رأوا الآيات من سلب**”。毛拉说：“在道光二十八年，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来到关里。当他回到家时，他对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说：‘他经常忧愁在平凉太爷背脊上没有一个人，现在太爷背脊上有一个人了，他正在关里求学。我看见他是开平凉门的人，他就是平凉三爷。’”那时他正十七岁。

据说：用“米目”的开口符念“**مَنْ**”是关系代词，而用齐齿符念的“**مِنْ**”是介词，如此，在它上有几种含义。在“**هذا النبى الذى مِنْ زار حجرته**”中，灵州太爷选择了“转部分”的含义，它指点隐藏了两辈光阴的含义。

八、传替的明证

据说：在我们上免不了把伊斯兰之光从一个贵地转移到另一个贵地，从一个背脊转移到另一个背脊。那是真实的证据和确切的明证，正如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说：“我和我二叔去到了叙利亚国土，突然狂风四起，天昏地暗，我昏晕而倒地。然后，当我醒来时，我仁慈的二叔已不在了，风把我刮在一个房子门口。当时，我又饥又渴，孤独无助，只念：无能为力，只求清高尊大的真主。然而我们的导师未见宝库的钥匙的主人穆罕默德·本·宰依尼差遣了一位门人：“在门外有一个俊美的小孩，你问他要进入还是要出去，他答应要进入时，你就请他进入房子中。”那位门人出来，他看见祈哭的我。他奉命问我，我说：“我要进入。”他就把我引入房子中。我见到了尊大的毛拉穆罕默德·本·宰依尼。他就让我住在吉庆道堂中。七天他没让我吃饮，在我饥渴难忍时，在第八日，他让我吃饮。在很多日子他问我：“你知道不让你吃饮的机密哲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这几日的饥饿是罚赎你七年中所沾染的非法的和蒙蔽的。现在你的骨头和血成为洁净清亮的了。”

据说：

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在十年中确已得到了全品的、渡化人的品级。在十七岁时，他领受了道长——穆罕默德·本·宰依尼的口唤，带着继承品出来，来到了中国。他确已十八岁了，他在中国大地的重重黑暗中如闪电而过。

至于明证是尊大道长穆罕默德·本·宰依尼把伊斯兰传给了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确，穆罕默德·本·宰依尼曾对每个门人说：“你们在道堂周围巡视一转，你们看见有什么事物？”他们都巡视了，他们没有看见任何迹象，唯有我们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他看见一座大花园，在它中有一棵橄榄树。它的根是环环相扣的，树杆是发光的，树叶是绿翠的。一只鹦鹉在树枝上睡眠，有七只戴菊鸟念：“求你宽恕我们，求你恕饶我们，求你慈悯我们。”其它戴菊鸟念奥拉迪。他就回来了，他给也门太爷表说了看见的。也门太爷说：“是真的！是真的！那是你的教门的将来和你的门人的

情况。”然后，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把伊斯兰真知传播在了中国大地上，他显示了真主和正道之光。

直到当他的光阴全美了时，口唤又转移到道乘的投奔处，真正的克尔白平凉太爷。

传到他的证据很多：

1.我们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指着能拨转人心的毛拉平凉太爷对他的众配贤说：“我意欲把他隐藏在破了相的山上，我使神类、人类和恶魔中的一人不知道。但是真主和他的使者[illegible]不肯，我奉我的导师穆罕默德·本·宰依尼的口唤带着继承品只为了显露这一位真男子来到了中国。这位真男子现在没人知道他，真主也没有使一人知道。托靠真主！在两三年之后，他就显露了，人也就知道了。”

2.穆哈印迪尼·穆罕默德·盖兰代勒说：“我与我的密友们——吾坦迪等人跪在尊贵的道堂里，突然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从大门进入。他来到院子里，他手里握着一根很长的拐杖。在院子里转了三圈，然后，他用那棍打在地上，说：“平。”他就一声不吭地去了，在我上产生了很大的疑惑，我的密友穆罕默德·吾坦迪问道：“你在平凉城里知道一个人吗？”或许我们的毛拉在院里所暗示的是我们在三天内去平凉。在第三日口唤来到，穆罕默德·吾坦迪去平凉，寻找一个人。

3.我们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说：“我奉也门太爷的口唤只为这位真男子来中国。而一部分配贤能拿不能放下；一部分能放下不能拿起，只有这位真男子能拿也能放。”

然后，当我们尊大的毛拉平凉太爷的光阴全美了时，他就把教门重任交给了我们的毛拉——执掌广恩的、打开未见宝库的导师船厂太爷，而船厂太爷因为害怕灾难不接受。他说：“我仁慈的父亲（巴巴太爷）曾经说：‘如果教门到了芦沟闸，其结局是鸡狗不留在那个地方。’”我们的毛拉平凉太爷对他说：“我举意了坐静一百天，我祈求真主取缔那个灾难。的确凤翔小阿訇破坏了我的坐静，灾难是常有的，因为真理是存在的。”

平凉太爷说：“我从我们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上领受了隐密的。”船厂太爷说：“我仁慈的父亲曾对我说：‘你确已从道祖太爷上领受了哲赫忍耶。’”

平凉太爷对他说：“教门的两颗珠宝汇聚在你身上，你接受传承代理

吧!”他就接受了。

至于教门传到他的证据很多：

1.我们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说：“假若在南方有一群群地来的牛的能力，我就把这个种子撒在它中，因为水分足量，肥料充足，但是没有，我只能把他撒在北方。”

2.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曾对配贤们说：“在这个时光一个人降在了世界上，他确知道万物的真谛，也能得到它们，但还没有传承，因为不可能两位权威者坐在一个品位上。”

3.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曾说：“没有像我一样的一位道长，因为他们不可能一手调养两位，我能一手调养两位定盘星导师。这个时候他两个都在场，一位还没有显现，因为他只符合他的时光。”

4.我们白水姑太是尊大毛拉平凉太爷的心肝，她说：“我仁慈的哥哥从我仁慈父亲上祈求教门交给他，我慈父说：‘教门我已交给古图布·阿莱米（船厂太爷）了，他去了。’然后，平凉太爷等了一时，他传承给了他，他对他说：‘的确你不能说给除你外的一个人，哪怕坏在你肚腹中。’”

当船厂太爷的光阴全美了时，他把那个传承就传给了灵州太爷，传替的证据也很多：

1.在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时光事端无故而起，官府就传唤毛拉。他与长子灵州太爷去到宁夏，官府就监禁了他俩。毛拉在夜间忧伤地说：“卡废勒行亏不义已达极点。他跪到半夜，儿子半醒半睡。突然这个狭小的房子中发出真光，如像白昼，香气散发，犹如麝香。有四个人从门进来，他向他们说了“赛俩目”，他们就跪在了他前面。他们同太爷说话，他们中一位尊者说：“你把教门的重任交给你的长子。你去到东边，你去船厂，因为真主的命令是如此的。”然后他们说了辞别的“赛俩目”。他们就出去了，船厂太爷就问灵州太爷：“你认识这几个人吗？”他说：“我认识三个人：平凉太爷；穆罕默德·盖兰代勒；穆罕默德·吾坦迪。那个白胡子老人我不认识。”船厂太爷说：“那是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他们一致决定让我去到东边，我顺从了他们的口唤。”

2.的确我们的毛拉船厂太爷启程时，我们仁慈的太太哭着问他：“你去了，谁执掌教门呢？”他说：“他俩其中一个。”

3.毛拉来到那一边，他住在一个铁铺中，他的病重了，他就嘱托滩里

爷："你们大爷穿着我的道衣。托靠真主！如果你回去，你把这个信息传给西边的教下。"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当撑起了伊斯兰旗帜时，真光照在了世界上，他确已把每个人引导到了端庄的正道。

然后，当他的光阴临近了时，他对牛木头大爷说："我举意把教门交给执掌者。我已等了一段时间了，教门执掌者没有来，现在我无能散发福分了。"牛木头大爷和金师父说："我们的毛拉啊！我们请我们大爷来，你嘱托事情。"然后，我们大爷来了，他接受了口唤，当伊斯俩目的传承到了毛拉十三太爷手里时，他显扬了真理。然后，每个有品质的跟着他的步尘升腾到了天。

然后，他的光阴封印了，他把伊斯兰之光分成了两份——圣品之光和继承品之光，正如至圣[illegible]把伊斯兰分成了两份，一份交给了艾布·伯克尔，一份交给了伍外斯·格勒尼一样。当大贤阿里为代理海里法时，他就把两道光汇为一体，于是他就是圣品和继承品的显示处。显示万物的我们的毛拉汴梁太爷的真境是伍外斯·格勒尼的真境。如果你要观看汴梁太爷令人悲伤的行为和高尚的贤性，你当观看伍外斯·格勒尼的故事。

汴梁太爷为执掌光阴的导师有很多证据可证：

在毛拉灵州太爷时光，在一带正值干旱年，在另一个传述中是在中卫城。人们在街上已明显地买卖人了。

有一天毛拉命令管家："拿一百两银子去到那里的街上为我买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妇女，银两不论多或少都不买，只用一百两银子来买。"管家去到那个城市，他住了几日，没有看见符合毛拉口唤年龄相似的、银钱相符的妇女，他就启程了。

他出了城，他就看见一个人赶着一匹马，一个妇女骑在马走了过来，他就上前询问了："从哪里来，要做什么，这个妇女是谁？"那个人哭着说："我从家里来，这个是我的儿媳，我儿子死了，她在守寡，干旱却越来越严重，我家里已无法生活，家人都要被饿死了，我为我的家人卖了她，以便她也逃活路。"他问他："她芳邻几何？"他说："她二十岁。"他又问："要买多少钱？"他说："要卖一百两银子。"他说："你们能少点吗？"他说："如果银子少了就不卖了，多我也不要，我只卖一百两银子。"那管家头仔细一看，她是一位文雅庄重的妇女，她骑在马上流着泪。他心中想：这就是毛拉的口唤要买的妇女，他就用一百两银子买了她。

1.我们的毛拉灵州太爷对一位被称为马彪之子马飞的门人说：“你去到回岩堡，你只用十万个铜钱买一个妇女，他就去了，他只用十万个铜钱买了她。他把她引到毛拉家里，当毛拉观看了她时，满意地说：“你们不要歧视这个妇女，一位男子从她上出现。”然后，他把她嫁给了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她生下了我们四爷，新月之光从她背脊上降在了世界上。

2.当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和汴梁太爷从吉庆的道堂回来时，汴梁太爷走在队列前面。每个遇见他的人都没有给他道安，只有平凉三爷、金师父、小寺里的阿訇向他道了安。当束海达依的导师十三太爷来到家里时，他特别怒恼其他人，他说：“你们不认识人，人确已走过了，你们只对我说‘赛俩目’。”

当我们的毛拉束海达依的导师十三太爷的光阴临近全美了时，他指着我们受迫害的毛拉汴梁太爷说：“我把一切生命和财产举意给了古勒巴尼，唯有五十六。”我们受迫害的毛拉的光阴是极短的光阴，只是一瞬间，正如新月一词所指点的。

在这个传承体系中也有执掌光阴的导师沙沟太爷，在他上也有许多明证可证：

1.我们的毛拉十三太爷对平凉三爷、金师父和一切虔诚的阿訇说：“至于卡废勒意欲熄灭真主之光，但他们不可能熄灭，因为教门要归于他的执掌者，已传承到了‘**اينما على مولاه**’的文字所指点的人上。”

2.我们的毛拉束海达依的导师十三太爷说：“一棵树长千百尺，人不去计算它的高度。如果叶子掉了，树枝朽了必归于根。”

3.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当去到皋兰城，因灾难太严重了，他悲观、忧愁地说：“的确灾难降临到了这种地步，教门的头就非常低落。”然后，他抬起了尊贵的头一时，说：“不害怕，不困难。的确我看见在三十年过后二次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这个暗示中人们知道了二次。的确，二次是相对于第一次的，第二辈穿着第一辈的衣服。

محمد نصبت منه لواء لوى

穆罕默德是立正道树绿旗的人

محمد رفعت منه قضاء قضى

穆罕默德是升高审判者的人

据说：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举意探望尊大毛拉伟嘎耶屯拉西的圣

陵。

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他从家里启程了，第五日他到达秋营里。他给当地教下给了五千铜钱。他对他们说："你们准备一个地方，如果我回来，我就为你们干尔麦里。"

在第六日他到了会宁，一伙人请他到他们礼拜寺。他在它中干了都闪拜的尔麦里，他赏给了他们一百两银子，修建真主的礼拜寺。

在第十二日，他到达了皋兰。在宵礼时分，他探望了我们尊大毛拉道祖太爷的圣陵。他干了都闪拜的尔麦里。那天的《麦达依哈》的本环是"**الحمد**（第六唤）"和"**بدت**（第七唤）"。他在坟上沾了吉，教下也沾了吉。

在十三日，他答应了外面的事务——与官府的人来往。的确外表的尊敬是无尽限的。

在第十四日，他宰了牛、羊，准备了很多席面。

在第十五日，他干了尔麦里，他以全美的赞词封印了《古兰经》。他念了大赞。

在第十六日降下了慈悯的雨水，挡下了客人。

在第十七日，毛拉就请了十三伙人，即：阿訇、官员、无知者。他干了尔麦里。以"至大词"封印了《古兰经》。《麦达依哈》是"**فطرق**（第九唤）"和"**تعلم**（第十唤）"。他给他们散了油香和海迪耶，而且他给他们每一伙人给了十两银子以便用在学堂里，因为他们都是与圣陵为邻的人，他们经常探望尊贵的拱北。的确内里的尊敬是无止境的。

在第十八日官府宴请他。

在第十九日，他探望了五爷和五阿訇的坟陵。在夜间，他干了都闪拜的尔麦里。《麦达依哈》的唤节是念"**من مثل**（第十一唤）"和"**يامولدا**（第十二唤）"，毛拉把"**ان كنت تعشقه……**（第三节）"念了三遍。

在第二十日，他从贵地上启程，他歇脚在朱家贵的寺里。当他看见清真寺坍塌，他就拿出了三十两银子，以便修补清真寺。

在第二十一日，他到了马坡的坟，他干了尔麦里。他以"至大词"封印了《古兰经》。《麦达依哈》的环节是念"**صلى الاله**（第十三唤）"和"**تعالوا**（第十四唤）"。

在第二十二日，他从吉庆的坟地启程了。他经过被称为"马汗"的高山。在此山上还积着雪，毛拉就吃了雪，他也命令跟随者吃了雪。

在九月初一他到达了八个礼拜寺，在他来到时，很多阿訇、官员、和

贫民从东边至院落夹道迎接。他们互相奇怪地说："我们没有知道哲赫忍耶伊斯兰的尊贵到了这种地步。它是真正的教门，它被隐藏了一百多年，现在它兴盛了。凡是穆民都给他说赛俩目，他们从四面八方呼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他住在杨麻子家里，他们都准备了礼物来探望。他们去去来来，一直延续了六天。

在第五天，他在杨麻子家里干了尔麦里。《麦达依哈》他念了**ولد الحبيب**（第四唤）和"**سار حادى الفريق**（第五唤）"两环。

在第六日，他在尊贵的道堂中干了尔麦里。他以"至大词"封印了《古兰经》。他念了"**الحمد**（第六唤）"和"**بدت**（第七唤）"两环。他赏赐了二十两银子，以便按老样子修一间房。然后，他在我们至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母亲的坟上干了尔麦里。他以"至大词"封印了《古兰经》，他念了《麦达依哈》大赞（第八唤）的一唤。他从尊贵的地面上启程了，他们准备了路席，从院落至东边夹道欢迎。

在第七日，他来到喜爷家。在启程时，他给了他们五万铜钱，以便费用在寺里。

在第八日，他经过小沟山，他是东面的一个荒郊，他看见一座被称为"高山"的山，他对着那个山干了尔麦里。他选择了"**صلى الاله**（第十三唤）"的一唤。他说："在那个山周围有一座坟地是我们道祖太爷的教下。他们一部分是烈士，一部分是归主的人。"然后，他从那里启程了。

在十一日，他在那个荒郊的路上干了都闪拜的尔麦里。《麦达依哈》他念了"**من مثل**（第十一唤）"和"**يامولدا**（第十二唤）"两唤。

在第十二日，他到达了官川，他住在尊贵的道堂洞里。他礼了宵礼，了了《穆罕麦斯》。他全美了"**主啊！凭着你开始，我封印在你中**"的约会。一切教下得到了"**在尊贵的执掌真理者跟前，你贵了我的眉心了，特别在得到了巡游在贵地周围的福分之后**"的福分。

在第十三日，他宰了牛、羊，准备了席面。

在第十四日，他干了尔麦里，他凭全美的赞词封印了《古兰经》。他念了《麦达依哈》的"**صلى الاله**（第十三唤）"和"**تعالوا**（第十四唤）"的一唤。他又给教下念了讨白和白拉提。然后他招待了周围的卡废勒，他给他们散了油香和铜钱。他们大约是一百几十人，他们都高兴的离去了。然后，他们给毛拉回送了很多羊和很多礼物。

在第十五日，他到达了磨米湾，他探望了我们尊大毛拉道祖太爷修道

的洞穴。它是两个洞，一个是在其中居住的，一个是干功修的。至于在其中居住的已坍塌，人不可能进入其中。干办功修的那个是崭新的。毛拉和跟随者首先进入它中，探望了它，他亲眼看见在南墙上有前辈的踪迹（在它上所刻画的）：“如果‘盖得勒’来了时，眼睛瞎了。”他在它中干了尔麦里，他念了《麦达依哈》中“**تعالوا**（第十四唤）”的一唤。

据传：我们最尊大的毛拉伟嘎耶屯拉西从西来到中国，他首先歇脚在磨米湾的一个小洞穴中，然后，转移到现在的道堂中。

据传：我们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的院落就是在这个吉庆的洞中，因为在那个时光，有一位坡头老阿訇，他是“贾刀里”者玛提的人，在磨米湾附近。他调养他的教下，而且在中山上的大半人是他的门人。虽然教门不同，但他们与教下一道都很尊重毛拉。当道祖太爷干尔麦里时，他们全部都来跟尔麦里。

有一天，突然太爷从浑化于真主达到了与真主合一，他就昏晕而倒地，没有一点动静三天三夜，一部分教下和外人都诚信他归主了，他们准备安埋他，但他的心仍在动；一部分认为病故会流汗，而他没有流一点汗。他们全部散开了，只有那位老阿訇，他没有离去，一直跪着守在太爷跟前。

然后，在第四日他醒来了时，太爷就对他说：“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我必浑化地被活埋了。假若我被活埋了，也门太爷的口唤就断了。”真主说：“**当你的主对着山显然了时，他就使他成为粉碎的。’穆萨昏死过去了。**”于是太爷对他说：“我给你赐给近我跟前最重要的礼品，他就是我在捆绑行李、呼唤启程时也门尊大道长哭着以它而优待我的开凡（**كفن**）。”

呼唤启程：

عند ما شدوا المحامل وتنادوا للرحيل

人们担起行李的时候呼唤“启程!”。

جئتهم والدمع سائل قلت قف لى يادليل

我急忙追赶他们，啼哭流泪地喊叫着：“领路的人啊！等等我。”

而在那个贵地周围的许多人，他们因太爷浑化于真主中的尊贵的陶醉都投奔于了我们尊大毛拉的教门，甚至那个老阿訇的后人对我们教下说：“要不是我们先人，你们活埋了你们浑化在真主中的毛拉。”

在第十六日，他探望了一条河，曾经道祖太爷领配贤们用石和土堵住了它。然后他去到海城，他在一切教下的坟上念了“苏勒”就回来了。他在家里的坟上干了尔麦里，他以“至大词”封印了《古兰经》。他念了“**حبيب**

（第十五唤）”和“فی حب（第十六唤）”。然后，他用石头和土修建了三个土坟。然后，他在尊贵道堂里干了尔麦里，以“至大词”封印了《古兰经》。《麦达依哈》念了开赞，他念了讨白，封印了白拉提。在很多兄弟、阿訇、子女平民上打了鞭子，他给他们念了道乘上的讨白，他们得到了很大的恩典。四师傅在吉庆的洞里接受了打鞭子和念讨白，而且他是一个儿童，为了在洞里沾吉。

按人的理智而定，道祖太爷的后人在一百二十几年之后，不会来在太爷的道堂里调养门人。但是，拨转内里的全能的真主能力无尽限。真主在万物上是全能的。

一位名叫“马天奎”的教下与沙沟太爷在吉庆的道堂洞里叙述了前辈光阴的故事。然后他命令他：“你听着，你不要忘记！在道光三十年，我们的毛拉——教门上的根子舍目逊迪尼从南方来到官川，首先他住在一位‘马天喜’的家里，他是黑村的居民。那个光阴穆民和服从的人是非常懦弱的，卡废勒和道敌非常强盛，任何人不可能白天来探望道堂，他们只能夜间秘密地来探望。但是每天毛拉在贵地之下巡游一次，人们凭着骡子的行走在它上沾吉。然后他搬到了清明湾的王乡老家里，他住了许多日。然后，他住在磨米湾阿訇家里。又过了几日，他从贵地启程到达束海达依的导师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家里，他会见了太爷，太爷也十分尊敬他，奉口唤他住在小寺里。”

有个教下说：“云南的毛拉在启程时把两床毡子寄放在他家里。当他听见南方的毛拉到达北方的毛拉家里时，他急忙拿着两床毡子从家里步行到了北方贵地，他会见了两位毛拉，奉口唤他也住在小寺里。他经常侍奉毛拉。过了一月，毛拉在自己家里准备了尊贵的一席饭，在夜间他干了都闪拜的尔麦里，跟尔麦里的人大约四十人。南方的毛拉跪在最高处，其他阿訇跪在两边。然后，北方的毛拉来了，他说了‘赛俩目’，跪在最低处，他以全美的赞词封印了《古兰经》。当尔麦里全美了时，他离开“达依勒”而跪着，人们都站着，南方的毛拉也站着。突然十三太爷面向南方毛拉说：‘我的老兄弟啊！你准备一头牲和物品回南方去。’他就答应：‘是！是！’毛拉说：‘我劝你、忠告你，你听我的话。’南方的毛拉就跪下，把谦下的头低到毛拉肚腹上说：‘奴仆接受口唤。’毛拉强调地问道：‘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南方的毛拉急忙低下了头，回答：‘奴仆顺从口唤。’然后，毛拉高兴地拉住他的手说：‘你起来！欢迎！欢迎！恭喜！恭喜！一个欢迎是唯独

我的，一个欢迎是唯独你的。恭喜具备了一切品质的人。如果你回到家里，你当宽待你的大妻子，你喜欢她。如果你怜悯她，我们的教门会胜过一切教门，正道之光会变成光上之光，它必照亮全世界；假若你怒恼她，你不喜欢她，在伊斯兰中就没有毛拉了，真光必临近熄灭。’南方毛拉接受了口唤，太爷拿起在“达依勒”中干尔麦里的台思比哈和在它上写着 ‘万圣众贤的冠冕啊！平安吉庆在你上（السلام عليک زين الانبياء）’的王冠，把它拿给了教门的根子舍目逊迪尼。他说：‘你拿着它两个，你回家去，你好好保护它俩。托靠真主！如果你的大妻子生下一个儿子，这两件东西就是归他的遗产。’毛拉抱手说了‘赛俩目’。”

据传：在咸丰二年九月六日，他被降生。他的父亲被启示：“他就是所寄存物的继承人，是教门的代理者。”

在第十七日日出时，他命令三爷在洞里写字。毛拉说：“我们从古字而明见了前辈人的踪迹。”毛拉在洞内东墙上写了：我的主啊！因为你我开始，我的封印只归于你中。你凭着你的真光来接受我的阴影，勾抹我的黑暗。在北墙上写着：你们投奔于我吧！我们共同在一个言辞（清真言）上，喜真之门确已被打开（تعالوا بنا نصطلح فباب الرضا قد فتح）。三爷在墙上写了：这位圣人[illegible]，谁探望了他的坟陵，他已得到了所望想的、所庆贺的、所祈求的、所希望的。

在第十八日，他从这吉庆的地面上启程，行走了二十三日，他到达了秋营里，他给众亡人干了尔麦里。《麦达依哈》他念了“من مثل（第十一唤）”和“يامولدا（第十二唤）”两唤。然后他对他们说：“他们就是战乱年代跟随赛尔丁迪尼的人。他们住在这个地方，他们因瘟疫病而死了，他们是背井离乡的教下，我们给他们干尔麦里求真主借我们回赐一切男人、女人、大人、小孩中背井离乡而死去的人，求真主慈悯活着的修道的人、懦弱的人。”

据说：我们的毛拉请了北方的老教和教下，他们都答应了我们的毛拉。他在十二月三日干了盘闪拜的尔麦里，他念了《麦达依哈》中“من مثل（第十一唤）”和“يامولدا（第十二唤）”两唤。然后他从西吉滩家里在晌午时启程，直到半夜他住在“新宁里”寺里。

在第四日他住了一天，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

在第五日，他又启程了。住在“苧真善”家里，他信奉虎夫耶门宦，他和他的教下十分尊重毛拉，于是毛拉和跟随者在他家里礼了宵礼，他念了قد قال بالفيل的一唤。

在第六日，他启程了，当他到达了“海城”，虎夫耶门宦的教下都远远迎接他，他们十分尊重他，他住在马天才家里，人们蜂拥而来，他们中有以见面沾吉的；有来看望他的；有来给他赠送礼物的；有欢乐的观望他的，他们的意念都不同。真的！毛拉的尊贵是无止境的。在宵礼时，毛拉命令我，这个城市是田五阿訇的地方，明日，我为他接连干两个尔麦里，凭真主的慈悯我要了一部《古兰经》。而无能的奴仆与马天才商量：这个时光是伊斯兰最兴盛的时光，我们想办法在大寺里干一个廉洁的尔麦里，以便让更多的虎夫耶、哲合忍耶、戛迪忍耶教下沾吉，那是个有尔盖理的人，在他的妥善安排下，事情如愿以偿了。

在第七日，就在他们的大寺里干了都闪拜的尔麦里，凭真主的慈悯他了了一部《古兰经》。他念了“صلى الاله（第十三唤）”和“تعالوا（第十四唤）两唤”。而哲合忍耶、虎夫耶和戛迪忍耶教下都跟了廉洁的尔麦里，他们都很满意，他们都很和谐。当毛拉就里的事情全美了时，他答应了去探望官长，那也是侍奉的功课之一。直至夜间他们才归回。

在第八日，他在他们寺里为哲合忍耶、虎夫耶和戛迪忍耶教下干了尔麦里，然后又答应了官府的邀请。第二次又为一位称为“增安”的田老爷干了尔麦里。当尔麦里全美了时，他由田五阿訇的位份、行为和真境上询问了他，他说：“在这个城里有一条北街，他在房子背后修建了一间小寺，就要修行（真乘的道堂）。他经常在它中祈哭、哀怜着干办。然后，一伙人请他到大寺里去讲学，他没有答应。当他们再三恳求之下，他就对他们说：‘有十个条件，如果你们答应所有的条件，我就答应你们的邀请，否则就不去。’他们就心不情愿地接受了，他就被请进了大寺，他在它中教学，诵念“奥拉迪”、《穆罕默思》和《麦达依哈》。然后，一切姆纳菲格心怀嫉妒，在人们中坏事唆使，是非就出现了，寺里出现了分裂，他们都攻击他是邪教，而且他们把他控告到官府，官兵打了他的嘴巴，由于那些原因他从这个城市就隐居到一座小山上，他居住在它上。然后是非之风又刮起来了，他就离开家，他希望去到关川马家堡，由道敌上拿还报，他在此地与一切姆纳菲格和卡费热作战。”

据传：他殉道在狼山上，他们把他的家属、亲友关在牢中，而他们的殉身处是被杀害于城中的小水池中。

据传：田五阿訇的头被放在海城监狱中。然后，在同治之年，伊斯兰的兵马从狱中取出他，把他安葬在“赵家田子”的坟园楼底。

有一天，毛拉说：“田五阿訇是一位身体高大魁梧的人。在金鸡堡东城外有一座佛堂，在它中有一座“关公”的形象。在战乱年间，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对伊斯兰的兵马说：‘你们不要捣毁那座佛堂，因为那个佛像的形象如同田五阿訇的形象。’他们听从了毛拉的口唤，他们也没有捣毁，而且在它中施舍了许多粮食。”

在第九日，毛拉给住家的人和旅客和商人干了尔麦里，然后，他在田五阿訇的坟头上念了“苏勒”。然后，官府请他做客，他晡礼时就去了，宵礼时分他回来了。而河西的教下来到毛拉处，请求毛拉给他们赞念和祈祷。在毛拉的修功办道处有一个杯子，在战乱年遗失了。现在他们从卡废勒手里买来了，他们就把它献给了毛拉，毛拉知感地感谢了他们，接着他干了盘闪拜的尔麦里。

在第十日，他给虎夫耶的掌门人——有教门的阿訇干了尔麦里，然后，毛拉由田五阿訇的身世和遵行上询问他，他说前辈的人说：“他是一位清廉洁皎的、不贪廉洁的、倾心爱主的人。”

在前辈光阴中，在这个城市中有三伙哲赫忍耶教下：

在小山上有一伙，然后他们一部分男人、妇女、大人和小孩在乾隆四十九年殉道了。他们殉道处前面已提到了，一部分逃跑了。

在“达纳城”有一伙哲赫忍耶教下。

在渭里有三伙人，他们都因那个灾难不在了。然后毛拉在大寺里在晡礼时为他们干了尔麦里，他十分注重这个尔麦里。他们公道的说：“的确，姆纳菲格横行霸道，他们杀民官，抢官府，然后官兵来围剿。若不是毛拉的护佑，我们必陷入灾难中。从外表而看，我们已无活路了，但是，我们凭毛拉的拨转从不义和毁灭中得脱离了。为了知感毛拉的恩典，我们请了毛拉，我们沾毛拉的吉。”他说：“真主是全能万事的。”

然后，毛拉问李阿訇有关田五阿訇和跟随的教下的后事，他说：“他们全部殉道了，他们都殉道在一个小水池中。在前辈光阴中那是一个流水渠，而现在变成了一个小水池。

在第十一日，毛拉命令我们：“你们在小水池中念‘苏勒’，因为它是田五阿訇的家下和跟随他的教下殉难的地方，我不方便去，因为一切外人和卡费热在场，他们会从它中参悟到其它的意思。”我们就在它中和大师傅、三师傅、新师傅、小师傅和四爷念了“苏勒”。

然后，毛拉在主麻时从这个城里出去了，而虎夫耶、戛迪忍耶、哲赫

忍耶教下设路席夹道欢迎太爷。直到宵礼时，毛拉到了“白石头山”。

在第十二日，他干了尔麦里，他念“至大词”而封印了《古兰经》。他念了“**حبيب**”和“**فى حب**”两唤。虎夫耶和嘎迪忍耶都来了，他们跟尔麦里而沾了吉，然后他们满意地回去了。

在第十三日，白帝城的虎夫耶教下请毛拉，毛拉去了，他给他们干了尔麦里，他们也很尊重他。然后他返回来了，他为者玛提干了尔麦里，直到夜间。

在第十四日，他干了“独闪拜”的尔麦里，他念了开赞（**السلام عليك زين الأنبياء**）这唤。然后，他从白石头山启程了，虎夫耶的四伙人又请他，他们赞圣迎接他，他就为他们干了尔麦里。然后他就到了“虎家堡”。在半夜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他与者玛提赞了圣，他念了**روحوا الى روحه** 的一唤。

在第十五日，他在他们寺里干了五个尔麦里，在这个寺里没有开学阿訇，他就为他们委任了一位阿訇，以便传授学问、立行教门。他又赏赐他们二十两银子，用以修建学堂来用。然后，他从那个地方启程了，他到了兰弯村，他们设路席赞圣迎接他，直到夜晚的三分之一。他来到何家湾，他同者玛提礼了宵礼，他念了**هابوا غداة** 的一唤。

在第十六日，他为他们寺坊干了七个尔麦里。然后，他启程了，他到了官轿堡，教下站班赞圣迎接他，然后他为他们干了五个尔麦里。然后，他与者玛提礼了宵礼，他念了《穆罕麦斯》**هاء**（**محسوبة**）一唤。

在第十七日，他给他们干了两个尔麦里，他在他们公墓中念了“苏热”，然后他说：“在这个寺坊上有五个大富人，他们曾在船厂太爷时光是刚正不阿的男子汉，他们曾经往主道上费用，他们全部睡在这个坟中。然后，他启程了，他们尊重地送别了他。在中午时分，毛拉到了“双河堡”。他干了“盘闪拜”的尔麦里，凭真主的慈悯他了了一部《古兰经》。毛拉在那个者玛提上确为十四日了了这部《古兰经》，因为在那尊贵日子归主的人，他在毛拉上有情分（**حق**）。的确在祸乱之年，他知足地追随他，他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侍奉他，直到他见到了很多教下。毛拉退后了这个尔麦里，他转移到了这个者玛提，以便他们从它中沾吉，他也以这个尔麦里交换了自己的义务。

在第十八日，他为他们干尔麦里，直到主麻日，他礼了主麻拜。然后他为一家教下干了尔麦里。当尔麦里全美了时，毛拉就讲了交还主麻的一些话，他说：“在河西有一伙人，他们分两部分：一部分人是哲赫忍耶教下；

一部分人是格迪目教下，然后他们在主麻拜数中有了分歧。哲赫忍耶教下要求要分寺，我对他们说：“你们忍耐，你们不要因为交还了主麻的十六拜而分离者玛提，因为我们在尊大毛拉灵州太爷时光也礼十六拜主麻。然后到了十三太爷时光，主麻的条件全美了，那时我们就开始礼十拜主麻。”毛拉说：“云南杜文秀的战争已拉开了序幕，他已部署了伊斯兰兵马，现在主麻的条件全美了，我们开始礼十拜主麻。从那个光阴起，我们就凑众礼十拜主麻。”然后，毛拉为他们干了尔麦里，直到半夜。

在第十九日，他在他们公墓上念了“苏热”，然后他在田二太爷坟上念了“苏热”，在他家里干了尔麦里，以至大回赞词了了一部《古兰经》。他做杜尔伊时念了第四唤。然后他启程了，穆民和卡费勒在各条路上迎接他。在晌午时，他到达了杨家湾，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直到宵礼时分。

在第二十日，他在他们坊上干了尔麦里，直到深夜。

在第二十一日，他干了独堵闪拜的尔麦里，他念了ولد الحبيب和سارح两环。然后虎夫耶的教下请他，他就去了。卡费勒们跪在各条路上俯首叩头迎接他，直到他到达了那个地方，他为他们干了三个尔麦里，然后他回到了住地。

在第二十二日，他为他们干了五个尔麦里。然后，他启程，他“马背开经”而去了。到了晌午时分，他到达了“双河堡”。

在第二十三日，他为他们坊上的哲赫忍耶教下干尔麦里，直到深夜，接着他与他们礼了宵礼，他了了《穆罕麦思》。

在第二十四日，他做了大净，他为二十九日的尔麦里念了《古兰经》。接着他干了“盘闪拜”的尔麦里。然后，他给“福恒”的一位姓田的教下干了尔麦里，当尔麦里全美了时，毛拉赏赐了他王冠号帽，并对他说：“你经常不要戴，如果你干尔麦里，你就戴。”你的尔麦里就全美了。真的！“拖场堡”的人在船厂太爷时光是著名的大家的第五代后裔，他们是用骆驼驮银子往正道上费用的富人。”然后，毛拉启程了，他到了“田家滩”，他为他们干尔麦里，直到深夜。

在第二十五日，他启程了，他到达了“杨家山庄”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直到哺礼。然后他做了大净，他干了吉庆的日子的尔麦里，他就是尊大毛拉十三太爷的降生日的尔麦里。他又为二十九的尔麦里诵念了《古兰经》，然后他为他们干尔麦里，直到半夜。

的确，在那个坊上有一个教下，名叫“阿独子”，他是侍奉过洪乐福三

爷的人。在太平时光，他侍奉三爷和姑姑；在祸乱时光他紧跟随而侍奉他俩。他说：“卡费勒的官长把毛拉的家下人从故乡驱逐而出，第一站到了谭二爷的家；第二站到了“坡麻子滩”；第三站到了“四百户”；第四站到了“半个城（同心县过去叫半个城）”；第五站到了“李王堡”；第六站到了“三营里”；第七站到了“固原”；第八站到了“瓦亭”；第九站十二月一日他们到达了“平凉”。行亏不义之人把我押入官府，打入牢狱中，我就再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在路途上他们遭受了千辛万苦，他们口苦身空。

在第二十六日，毛拉在每条道上为他们干了尔麦里，他途经十一个寺坊，他们都是虎夫耶教下，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他们都十分尊重他。在晨礼时，毛拉到达了“马家河湾”。

在第二十七日，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他启程了，去办理一些事。他到了“王家塘庄”，在那个坊上有大人、小人、老人和小孩，他们排班赞圣迎接他，他们是最有教门的教下，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他念了《穆罕麦斯》**يا على**（**النفس**）一唤。

在第二十八日，他在王大师傅家封印了尔麦里，他是“王金门”家，毛拉选择了“**يامولد**”一唤。毛拉给他施给了加倍的恩典。真的，在毛拉刚来时，在他家里选择了“坦尔劳”一唤。在启程离开时在他家里念了“呀毛利德”一唤。据说他父亲是相反“一切穆民皆兄弟，你们应当在你们的兄弟中排忧解难。”的明文的人，他在战乱年代在穆民中挑拨离间，他秘密相结“卡费勒”，他向敌人保证，他要与一切信道穆民作战。于是，他们识破了他丑恶的计谋，他们就杀死他，而他强烈地在那时求救渡。于是，毛拉处于散发伊玛尼光亮的地位，以认主独一根本的眼光而发出了怜悯。他凭那一唤的情分为他求宽恕。真主说：“我差遣你只为了慈悯全世界的人（**ومارسلنا الا رحمة للعالمين**）”。毛拉从那个地方启程了，教下赞圣设路宴送行他，他到了“马家湾”，他干了“独闪拜”的尔麦里，他念了**الحمد**和**بدت**两唤，然后他给他们干了尔麦里，直至宵礼时分。

在第二十九日，他到了“穆家村”，他干了清廉的尔麦里，他凭完美的赞词了了一部《古兰经》，他在圣洁赞词中加念了**سبحان ذى الملک والملکوت**（赞执掌物质境界和机密权威境界的主清净）。而且他用汉语吟诗一首，然后，他给他们干尔麦里直到半夜。

在光绪三十三年的一月一日，他到达了“半个城”。很多人都迎接他，他们都十分尊重他，探望者、出乜贴者络绎不绝、来去不断，直到夜间。

在第二日，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直到夜间。山区中的五个寺坊的人请了他，他就去为他们干了尔麦里，直到半夜，然后他回来了。

在第五日，他在大寺里干了独闪拜的尔麦里，凭真主的慈悯他了了两部《古兰经》，他念了**فطرق**和**تعلم**两唤，然后他对他们说：“你们的这座礼拜寺是著名的大寺（**مسجد حى**），难道你们拆了他之后把它要修成一座小寺？不可能四个寺坊的人在它中礼主麻和尔德，我劝你们，如果你们有很好的意念，你们把他修成古老的原样，以便你们得到尊大的福分，特别在它中遮荫避雨。我赏赐你们二百两银子，你们在修建时费用它。”他们答应了，他们十分高兴。据说：“毛拉以此而言是为了尊重这个位份，曾经尊大毛拉十三太爷居住在那个地方，当十三太爷在同治五年为处理战争事务到达“半个城”时，他在大寺里住了几日。当今毛拉命令他们修建它就是为了那个情分。

在第六日，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直到夜间。

在第七日，他启程，他去干一个尔麦里。他到达了“金家二沟”，他在夜间干了五家尔麦里，他念了**من مثل**和**يامولد**两唤。

在第八日，这个寺坊上五家人请他，他就为他们干了尔麦里，然后他在“米勒”阿訇坟上念了苏热，他就回来了。

在第九日，他启程去干了一家尔麦里，直到他住在“马段头”教下的家里（同心金家二沟附近有个马段头）。

在第十日，他去干一家尔麦里，直到宵礼时分，他到达“康家湾”，住在寺里，他为他们干尔麦里，直到半夜。

在第十一日，他在寺里干了尔麦里，当尔麦里全美了时，他赏赐他们一百两银子，以便建寺费用。接着他启程了，他去干一家尔麦里，直到半夜。他又到达“锁家岔”里，他住在吉庆的寺里，他念了**فيما بدي**一唤。

在第十二日，他首先做了大净，他为吉庆的十三日子在尊大毛拉灵州太爷居住过的小屋中诵念《古兰经》，此小屋灵州太爷求学时居住过。然后，毛拉礼了“尔德·艾祖哈”。然后，为那一日宰了两头牛、四只羊，然后为他们干了尔麦里，直到夜间。

在第十三日，他在那间吉庆的小屋中诵念了《古兰经》，直到太阳升起。然后，他祈哭着以全美地赞词了了一部《古兰经》，他干了清廉的尔麦里，他念了 **صلئ الإله** 和 **تعالوا** 两唤。至于毛拉的悲伤是因为在北边他到达达过许多寺坊，而没有到达贵地——灵州，虽然近在咫尺，而未能达到愿望。当

尔麦里全美了时，他发口唤让他们在那吉庆的小屋中沾吉，他们听口唤沾了吉。然后毛拉在西边老墙上写了：

تَوَجُّهِى فِى الزَّوَايَا حَذْوُ مَشْهَدِهِ

تَرَبُّصِى فِى الْمَزَايَا فَيْضُ مَرْقَدِهِ

在静房里我朝向他的殉难处;

论优越，我只谨侯他睡卧处的恩惠。

在东边新墙上写道：

وَصَلِّ عَلَى الْمُصْطَفَى

خِتَامِى وَمَنْ بِذَا اْفتَتَحُ

你应该祝福被特选的圣人。

我赞念才结束，刚开始赞的人便接着而来。

接着他用汉文写了一首诗。

在第十四日，他给称为“古勒巴”的一位老人赏赐了五十两银子，他就去了。然后，他在这坊上干了尔麦里，直到晌礼时分。接着，他歇脚在此，然后他为二十一日吉庆之日的尔麦里在那吉庆小屋中诵念了《古兰经》，直到后半夜，然后他歇息了。

在第十五日，他做了大净，在那吉庆的小屋中诵念了《古兰经》，然后在那吉庆的时候干了星期四的尔麦里。而周围的寺在战乱中遭到了破坏。真的！只有这座清真寺因真主爱臣的情分受保护。阿舒拉满拉请毛拉，毛拉就去到他家里，为他干尔麦里，这夜他歇息在此。

在第十六日，他说：“第二次不可能来到这个地方了，我在他上要留下足迹，他就在小屋的西墙上写了‘**محمد و محمود**’，在南墙上写了

وَ مَنْ هُوَ الْآيَةُ الْكُبْرَى لِمُعْتَبِرٍ

وَمَنْ هُوَ النِّعْمَةُ الْعُظْمَى لِمُعْتَنِمٍ

对觉悟的人是大显迹的明证啊！

对守横财的人是大恩典的特选者啊！

然后他启程了，他回到“锁家岔”，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直到半夜。然后他做了大净，在那吉庆的小屋中诵念了《古兰经》，然后，他与大师傅、三师傅和侍奉者秘密干了辞别的尔麦里。

在第十七日，他就启程了，他去干尔麦里，直到半夜。他到达“杨家岔”，他干了尔麦里，他就歇脚在此。

在第十八日，他去干尔麦里，直到晌午时分。他到了“原城”，大多数

穆民和卡费勒、官兵迎接他，他们呼喊：“欢迎！欢迎！”卡费勒都来看望和送礼，他们深夜时才离去。而他到那个坊上干了尔麦里，直到半夜。

在第十九日，他赏赐他们一百两银子，以便修建真主的礼拜寺费用，他到了“苏家滩”，他干了星期一的尔麦里，他念了：**بشهر**和**تنقلت**两唤，他给他们干尔麦里，直到夜间。

在第二十日，他启程，他去干尔麦里，直到夜间。他到达“杨家山庄”，他歇息在此。

在第二十一日，他干了清廉的尔麦里，他以全美完满地赞词了了一部《古兰经》，他念了**ولد الحبيب**和**سارحا**两唤，他款待了热心的虎夫耶和哲赫忍耶教下。

在第二十二日，他干了星期一的尔麦里。然后他启程，他去到“李王堡”干尔麦里，很多学者、教下都来迎接他，他为他们坊上的人干了尔麦里。

在第二十三日，他为乡下人和当地人干尔麦里。

在第二十四日他启程，他一路上在干尔麦里，直到深夜。他到了“虎领头”，他住在杨满拉家里，他干了尔麦里就歇息了。

在第二十五日，他启程，他一路上在干尔麦里。他经过名叫“干海”的寺坊，他给他们干了尔麦里。然后，他们说：“我们经常听见在这些坟上念经的声音，我们很害怕。”然后，他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不要理会。因为，在它中有许多教下，他们曾在前辈光阴中相助伊斯兰教门。”到宵礼时，他到达了“兵部庄”，他给他们干了尔麦里，他就歇息在此。

在第二十六日，他干了星期一的尔麦里，他念了**الحمد**和**بدت**两唤。然后，他在他们坊上为他们干了尔麦里。然后，他去干尔麦里，他到达了“包头树”，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他了了《穆罕麦思》。

在第二十七日，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他接着去干尔麦里，他在宵礼时到达“凤庄”，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直到半夜。

在第二十八日，他为他们干了尔麦里，然后，毛拉对他们说：“我到了北方的许多村子，我参观了他们很多的拱北，他们都是无根无底的。当有人询问探望者，这个拱北中的人是哪个部族人？是伊斯兰中那个派系的——哲赫忍耶、虎夫耶、嘎迪忍耶还是库布忍耶？他们仅说出了含糊的话，他们没有确切的结论。

除非！渭里的拱北，我们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曾到达那个地方，他住

在一家教下家里，在夜间他看见两股白光从那间房子中升腾到了天上。到了早上，他由那间房子的来历上询问主人，他说：“在那间房子中没有任何事物，在拱北里只有一个下水槽（بالوع），我们尊重那个槽（بالوع）。道祖太爷就出于好奇而探望那间房子，他对人们说：“你们在这间房子中深深地挖掘，你们就能看见其真相。他们听从了毛拉的口唤，他们在它中挖掘，突然，一股香味直冲他们鼻孔，原来是一座坟，坟中有两具亡人，他们的尊体健全无缺，优美清俊。道祖太爷就对他们说：”这是两位全品之人，你们赶快挖了下水槽，你们迁移这个地方的“拱北”，他们听从了太爷的话，他们迁移了，周围的人们经常来探望它，在它中干尔迈里。

毛拉启程了，直到他到达了“双金子”，他给他们寺坊上的教下干了尔迈里。

在第二十九日，他去干尔迈里，直到他到了“谭家湾”，他干了星期四的尔迈里，也为他们干了尔迈里。

在二十一日，他从那个地方启程去干了尔迈里。很多人，包括官员、士兵，穆民和卡废勒，骑乘的、步行的人都跟随着他。他到了“黑城子”。那是主麻日，一切官员和卡废勒都迎接他，首先他应付客人，然后在‘贝二爷坟上干了尔迈里，那是在晡礼时，他念了《曼达依哈》中大赞的一换。

在第二日他为远村的人和当地人干了尔迈里，直到宵礼时。

在第三日，他启程去干尔迈里，很多教下都跟随他，在宵礼时才回了家。

据说：我们受迫害的毛拉汴梁太爷，从朽坏的家宅隐循到了永恒的家宅，其归真日是在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切教下被迷惑了？因为毛拉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和口唤。

据说：在第十六年，这些话给他们增强了他们的确信和诚信。

须知：

在这种情况下，哲赫忍耶伊斯兰的传替品体系在下等人上几乎面临失传和割断（他们只知其名，不知其实）。但是跟随前辈执掌光阴的导师——十三太爷的上等人和聪明的学者确信：那个传替品体系绝不被割断，正如在经中说的。虽然，在被特选的人上太阳落在了“凡是生命必尝试死亡的痛苦”的西边，但在世的执掌真理者永远在世界上。执掌这个真理的人就

是执掌端庄正道的人。真主说：“**这是我端正的道路。**”他本质上就是执掌引导之道、全美被特选的人的使命的人。虽然他们尊名不同，但所执掌的真理是一个。这个真理就是“卡夫（ک）”和“努尼（ن）”的真谛，《古兰经》的真谛，天地万物的精华，真主最尊大尊名的显然处，倾心爱主者的投奔处，因为穆罕默德ﷺ是他的使者，《古兰经》是他的奇迹感应，凭真主的真言人知道：穆罕默德ﷺ是真主的使者，凭它人知道真主的言辞在它中毫无怀疑。谁敢否认使者ﷺ的真谛呢？的确我是服从《古兰经》的人。真主说：“**你们当服从真主，你们当服从使者，你们当服从你们中执掌事情的人。**”（4：59）“**你们中执掌事情的人**”所指的是伊斯兰的权衡导师，他们是执掌礼乘、道乘和真乘的导师。

道长说：“珠宝与时代共存，其本质是如何的呢？”在《弗素苏》经中说：“世界常川被保护是因为在它中常川有全品之人。难道你没看到吗？如果他离开了今世宝库，在世上就没有真主贮藏在它中的了。”

他们一部分传承一部分，这个事情必轮转到后世。

据说：

在《鲁白》经中，在真主的话“**那是真主的百恩，他把他赐给了他所意欲的人。真主是有尊大百恩的主。**”中说：“是他们应受今世恩典和后世恩典的人。”

在《显示玄机》经中说：“真主在至圣穆罕默德ﷺ上是有尊大百恩的人。凭着把至圣ﷺ差遣到他们，他把尊大百恩赐给了万物众生。凭与他缔约，他赐给了他们福分。”

当今道长说：“真主凭着把各时代的**محمد**的继承人差遣到他们而在**محمد**教生中有天性品质的人上是有尊大百恩的，凭遵行他们所指点的而赐给了他们天福。若不是有天性品质和一切引导者，人们必定像瞎子一样生存。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个尊大的百恩只是临近尊大真主的终境。”

一部分上等人说：“真主有尊大百恩是因为一切尊名的百恩汇聚在真主至尊大的尊名之下，他是一切尊名真一品的具备者。”在真主的话“**真主凭你们多看不见的柱子造化了天地**”中人就明白：在它中没有所能明见的柱子，在它中只有机密道义的柱子，他就是每个时光的全品之人。所以，在我们上免不了明知主观的一切引证，它是真正倾心爱主者的真境和亲眼大见之人、显示之人上的机密。也免不了明知客观的一切证据，它是所传述

的前辈一切道长毛拉的事迹。

据传：

我们尊大的毛拉十三太爷曾命令他至高尚的配贤："的确在我之后有一个光阴是'俩目'和'艾力夫'两个字所执掌的光阴。那个光阴太尊贵了、太高尚了。但是遇上那个时光的人都被遮在幔帐里，他们不知其甜美。'艾力夫'几乎隐藏在'俩目'中。"

记录之人把他称为：伏笔。在引导世人者尊前只暗示了具备万物的品级，正如束海达依的导师说："教门必归于原始的执掌者，传承只是在有品有位的人上，世界的水必流在'真一'之位上。"总之，他们进入伊斯兰教中的人，在他们上免不了绝对性的证据，圣品者所传述的、天经所表达的和所提的准则。因为当代的穆罕默德绝不是以父传子授而得，也不是以所制定的功修干办而就，更不是以领受的王冠、台思比哈、尊贵的玉玺大印而定，它只是"卡夫（ک）"和"努尼（ن）"的口唤命令。

据说：以真知明证而论：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麦哈穆德是真一的真谛，其尊名是根据光阴而不同，绝不是以其名称而定。

传述之人说：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我去到大院家里，我会见了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我们交还了宵礼，念了《穆罕麦斯》。那日是"**قد قال بالفيل**"的一唤。我听了毛拉念《穆罕麦斯》的"道勒"。我就睡在楼上了。到了半夜，我在梦中看见我们的毛拉沙沟太爷仰躺睡在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他尊贵的面朝北边，我跪在他尊贵的两脚之后，他对我说："你听我的话，你当牢记这个有品有位的孩子是四十三，他没有显露最后的（或最低的）品级。我在梦中看见毛拉汴梁太爷，他给我写了《穆罕麦斯》的序文。他对我说："大爷啊！你把你的小儿子给我吧！我就答应了。在那时，我确把这个孩子送到了汴梁太爷尊前。"

须知：那时，这两个大儿子还没有降生。

记得非常清楚，当我从真梦中醒来时，我觉得非常奇怪。在早晨时，我参悟了，我不知道其机密哲理是什么？在太阳偏西时，我陪着远方的两位客人——六爷和四阿訇走到了沙沟。在宵礼时，我们跟着毛拉来到了一个坟前，我们跪在尔麦里的"达依勒"中。我们听见了毛拉念"拉威"和诗文（**البيت**）的优美声音：**اشرق البدر……فلما آن اوان مولده الكريم**……。当大赞的

尔麦里全美了时，我们跟随毛拉交还了宵礼。我在凸起的坟后面与人们跪着。我听见了毛拉念《穆罕麦斯》：“我常川与真主同在（من لى مع الله وقت……）”。当念了《穆罕麦斯》时，尊大的恩典确降在了我们上。他命令我们把“主啊！求你开解我们的心胸，求你容易我们的事情（رب اشرح لى صدرى ويسرلى امرى）。”连在杜尔依“我们的主啊！求你不要偏斜我们的心（ربنا لاتزغ قلوبنا……）。”之后。然后，毛拉与很多跟随者夜间从那个贵地回到了大院里。

被称为“嘎夫”的一个姓张的教下说：“他爷爷说：‘我们尊大的毛拉道祖太爷的父亲在大西院寺里求学，他非常用功，也刻苦修行，他白天学习，晚间功修。然后，他师傅经常对教下说：‘这个海里法的行为和品质绝不像其他海里法，我们不知道结局是如何的。’我们坊上的一位教下听见了这个话，他有一个女儿，就想嫁给他，他就把他请到他家里，成全了婚姻。然后，由于亲戚关系，他就住在了这个坊上。然后，当太太归主了时，我们的毛拉与我们商量，我们把她埋在你们坟中，她是你们的一位亲人，求真主恕饶她，恕饶你们前辈和后辈的一切亡灵。”

九、其他论述

（一）

感赞真主在他的仆人上降示了不同的知识，稳定的诚信，真实的喜真爱道，探望穆圣ﷺ的陶菲格。赞颂是在他的使者穆罕默德ﷺ上，他是显现的起源、本质和德性的显示处。并在他的后裔和圣门弟子上，他们是获得圣人的道路的人，指引的靠背，贤品呼唤的集大成者，真乘之人的轴心，调养品德性的显示处，赞我清净秉性的往来处，一切圣人钦差大圣的继承者，修行在最高目标、人类目的地的到达处——真主，因为他们的道路能从真一本质的一方面升高亲眼大见的幔子（此条道路是接近真主本然的畅通无阻碍的和真主亲眼会面的道路），以勾抹、浑化整体入在体一中，直到他的尊威德性清净无染而发光，烧了除主外的全部。

总之，汇聚万物整体的事情源头是穆罕默德ﷺ的本质，然后，它以随带转成了全品之人的本质，然后，真主太而俩从汇聚、整体事情的角度在全品之人的镜子中显现了。

在赞主赞圣之后，综上所述的回答真谛是：倾向爱主者的喜爱是所喜之主的喜爱，随道门人的意愿是毛拉的承领。明智的导师啊！你应当监察修道之人和探望者的情况，你应当检验渴望之人和明知之人的品级，因为他们的德性是我们本体倾向的目的；求你使我进入渴望和喜真的道镜；求你使我修行在你所意欲地方，正如在《五联诗》中说：

难道是因为记想与有平安吉庆者为邻，

ا من بذكر جيران بذى سلم

所以你眼眶中流出相掺血的泪水。

مزجت دمعا جرى من مقلة بدم

这节诗文的机密内在是：的确，喜真之人在他上免不了所会见的和去探望的。

据说：“幸福的人啊！我几时看见他的方格《达依勒》，我就投奔到他，即：急忙投奔与导师。不然，是急忙投奔于明证。”指点了这节诗文。

的确升腾的有正信的穆民是希望探望真主使者和真主的外哩，以便得到一切福利的目的，也急忙投奔在导师上，不然要更加渴望，直到他希望

投奔到明证者的源泉中。其目的是：喜真之人决不能因路途遥远、小人的责备而放弃探望真主的爱臣，不然当投奔到他。假若他急忙投奔了，他必在喜爱真主的爱臣中因献出了自己的灵性而消失自我，以便实现他喜爱他、渴望他。如果他喜爱了真主的使者，因特别渴望探望他而熬夜，他就防备灾难和祸患的障碍，不让它们骑在背脊上，他就从真主上得到安宁了。不害怕任何责怪者的责备，他不听任何责怪者的进言，他必得到修道的升腾。

有人吟诗：

即使你纯粹是对我尽忠，我也不听从它。

محضتنى النصح لكن لست اسمعه

的确喜真之人对埋怨者是不理睬的。

ان المحب عن العذال فى صمم

诗：

在执掌道根的玉柱导师中，如果你看见了执掌真理机密的导师。

你就明智地确信。

如果你把他的尊容雕刻在心的仙碑上，

凭那雕刻你已得到乃格什班丁耶的导师了。

你应该以道乘的朝向而朝向那真男子，

我把忧愁的单字已绘画在了我心的仙碑上了。

这来自于懦弱、憔悴的奴仆阿布独·艾哈迪到最尊贵的学者阿布独·尔里米——真主尊大了他俩的回赐，已容易了他俩的心胸，接受了他俩的赔故，这都是凭着由斜视上纯洁的世人的导师的情份，最贵的赞颂和最完美的庆贺在他和他的后裔上。

（二）

从作恶坏事中有伙人的观点是他们共同在扑灭哲赫忍耶、虎夫耶、戛迪忍耶和库布忍耶的教门上，在坍塌中国的拱北上。他们说：“他们使我们伊斯兰中的很多人迷误了。”当无能的人听见了此话时，在心中有了争论和论理的意念，但是懦弱的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遵行，也没有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办法，然而只有明见之人使我优美了。

有一天，那些姆纳菲格对我们的众学者以轻视和戏弄蔑视地说：“如果你们的导师接受了所传述的几个问题，即：给主人转钱罚赎，不穿白戴孝，

不了《古兰经》，我们就入在你们的教门中。一切愚昧之人信他们戏弄藐视的话为真，也到处歌颂他们的品质。而无能的奴仆心里明白；这些姆纳菲格企图做我们教门之外的事情，以更加突出他们的尊荣和激化矛盾，但是还没有机会。

当灾难全面发生了时，我们教门中很多人遇难了，而我们三师傅转真主的经典，穿白戴孝，了《古兰经》的程序安葬了他们，而那些姆纳菲格由于仇视没有来丧主家中。

在五日，他们重新转银两罚赎。于是就掀起了讲经争论的纠纷。而毛拉的口唤是退后讲经，但前定行前了。真的！讲经的方式是：哲赫忍耶、虎夫耶、格迪目、政府官员集中而来，他们一班一班地坐着。我带了很多经典，即：费格海·沙米（فقه الشامى）、鲁白（روح البيان）、伊哈雅依（احياء العلوم）、莱麻尔提（اشعة اللمعات）、索俩提·麦斯欧德（صلوة مسعود）、麦知麦尔·艾乃海勒（مجمع الانهر）、米勒戛提·麦法提赫（مرقات المفاتيح）、班代·纳姆（بند نامه）。

首先，我讲了伊斯嘎推的问题，它是在《东勒·穆合塔勒》的明文；假若一个人死了，他曾有失去的拜功，他就嘱托为他失去的每番拜赏赐半升小麦做罚赎。那么我问:“在富人上转银子的证据是什么？”那姆纳菲格禁言了，他羞愧的没有回答，说：“我承认错误，我承认错误。”而众人拍手笑着说：“错了，确是错了。”

然后，我讲了转真主经典的问题，我对他说：“这确实是真主的经典，而你的话以真主的经典不能转在哪一本经里说？他也没有做出答复，然后他承认错误了。

然后，我讲了点香不坏斋，吸烟及烟坏斋的判断，他也承认错误了。

然后，我讲了丧主穿白戴孝的判断，在很多圣训中明确指出活人能穿白戴孝，死人以它作为卡凡，那你们为什么做“费迪耶”而不穿白戴孝呢？他也没有做出答复。

然后，我讲了了《古兰经》，它的证据很多。他也一句都没有回答，他承认错误了。的确众学者会同在了这件事上：他们所传的是歪斜的判断。从今日起由传授和遵行上他们被禁止，他们也保证再不以“新生的”一词强加于哲赫忍耶。

最后，众学者在他的错误上进行了会同：谁没有依据真主降示的来判断，此等人，他们是行亏不义之人。谁心存故意相反经典，他必遭受四件事之一：或处死；或遭责备；或被驱逐；或罚赎。而众学者由三件事上宽

让了他，一致判决他做罚赎，于是我们为他的错误罚赎他十万铜钱。然后政府官员派人把他遣返到老家。

总之，北方讲经比南方讲经更有威严，因为一切阿訇、官员、军队、百姓都按照礼节办事，在他们中丝毫不偏向，也不高傲，他们全部倾听着，看哪一伙是真理的，哪一伙是虚伪的。于是真伪在这个时光落实了，我们毛拉的洪福显现了，畏惧确已入在了他们心里。我们从你们的著名的知识的威严上沾光了，我们凭你们高贵的尊称胜利了。这时我们对善恶分明了。真主说：**“真主全知清廉为善之人中作恶坏事的人，假若真主意欲……。”**

你观察，你怎么纯洁罪恶，在你成为偏洞中的腐体之前。

在那一口气中若是你拿了我的灵性，在黄金世界上你不要拿去我的伊玛尼之光。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福分，求你把我们引导在执掌真理者一边。

（三）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那个主，他把真知、遵行、在立行礼乘中端庄的大恩降给了他的奴仆上。赞颂和夸赞在他喜爱清廉之人，警告一切昏聩之人的他的使者穆罕默德ﷺ和他的后人、配贤一总上。

在赞主赞圣之后，抄写这个小帖子的因由（**سبب**）是：我们听见他们要立起至圣ﷺ教道的旗帜，研究一切问题（**مسائل**）和判断（**احكام**），于是们我深感惭愧，因为在我们伊斯兰中大多数阿訇偏重于吃油香、拿（海迪耶），他们毫不理论他们所干的是否符合经典，他们对教下不讲，他们不命人行好，止人干歹，他们遵行有蒙蔽的世俗，放弃了有吉庆的踪迹，他们几乎坍塌了伊斯兰的柱子，熄灭了伊斯兰之光。

如果你们要求我们讲论，你们当相助，直到我们平息争论的粗暴声。我们就请来了热心的一些学者，我们探讨了一些判断（**احكام**）。但愿我们凭真主的相助在你们中成立最优美的基础。我们会同决定：凡是隐瞒胡坤（**حكم**）、相反教义的阿訇，我们就依据真主的判决罚赎他。

须知：正如你有一个疑点，同样在我们上也有许多疑点：

1.说：“凭真主的尊名所宰的牲是非法的；”

2.通奸的阿訇的引导；

3.异端之人表说：“大烟是植物，可以买卖；”

4.被性交了的妇女在接受者上是非法的，是犯罪；

5.降生之后判定伊扎布·盖布利（**ايجاب والقبول**）不可以。

的确，这些事在我心中有疑问，到底有没有。然后，我问了很多人，他们说："那全部是学堂里学术精通的阿訇的事情，他生活在教门里，在贫穷之人上是草率的。并不是无知之人的事情，他们给我举出了这些判断的很多证据，任何一件只是凭真主的口唤而定。

诗：

主啊！你能使我们满足，你使我们的心凭确信之光而照亮。

你使菲祖（**فيض**）从清净境界降到我们的心上，直到你从我们的心中勾抹坏想法。

主啊！你从丑恶的罪过中看守我们，从丑恶的言行中你保佑我们。

我只哀怜在自己的道中无福份，我只跟随在你一边。

诗：

有理智的人啊！我能给一切的问题作出答复，我能给漆黑的房中散发出光亮。

如果我得到了你点燃的光亮，我就明见了深奥的真理，那昏暗的是什么？

（四）

平安吉庆在与尊大毛拉船厂太爷为邻的仁慈的喜爱的人阿卜杜·算麦迪上，求真主使你两世幸福。分离之后已过了许多年了，卑贱的兄弟常川渴望你，但路途太遥远了，不可能遇面，这只是我的希望。这时，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和三爷嘱托："你别牵挂了！哲赫忍耶伊斯兰之光显现了，凭它东方和西方的世界照亮了。可是遵行之人、修道之人太少了，说谎干罪者太多了。"

内里和外表的责任只被担负在我们的毛拉尊体上，真主至知，凡人不知，那结局是如何呢？你的功修是你只遵行如同过去的道路。你不要干星期一和星期四的尔麦里，因你是一个人，没有相助者。如果你干那两个尔麦里，在你上有困难。真的！在道堂（**روضة**）中最重要的功修是敬畏和显无能，你只干这两个尔麦里，你祈求机密道义的护佑。探望了我们的毛拉的坟茔、并尊重了他的人多么高尚啊！多名尊大！

两位爱臣啊！平安吉庆在你们俩上，在一切为邻的教下上。求真主是你们幸福。在你们分离之后，干罪之人的牵挂没有割断。确切的信息没有来在无礼节之人的耳中。然后当马尚川来了时，我就获得了你们真实的信息，我就接受了你们尊贵的礼物。

两位道友啊！求真主回赐你们福分，你俩的情况是在救渡者的情分中，正如已显现的，而那是在十分小心认真之后。当防备两个嫌疑——追随私意和浪费财帛。至于追随私意在不伤损教门的事情中是万恶之首。

你事事看守你的私意，你当日日清算和监察它。

至于浪费近真主御前是最恼怒的，真主说：**“的确真主不喜一切浪费的人。”**在经典中说：“假若你们在大海边做小净，你们也不要浪费。”

须知：东边教下的情分比西边之人的情面在执掌光阴的导师眼前更尊大，有两个证据可证：

1.东边道堂最偏远和最孤寂的道堂。到达它十分不容易，只有他们在尊护着。

2.为邻的东边的教下是长期以往和坚定的，往道堂里费用是希望依靠他们的。

假若你们违抗了口唤，你们绝得不到真正的宽恕。小心啊！小心啊！现在你俩居住在那个吉庆的地方，你们每时每刻求尊大之人相助，你们当希望美好的结局。

（五）

从无能的奴仆阿卜杜·艾哈迪上的平安吉庆在东方著名的阿訇·哈志·探望者优素福上，求真主恕饶你和你的家属。

须知：你的话“扎米尔（集大成者）的显现处是当代穆罕默德ﷺ的真光”是真实的。正如道长穆哈印迪尼在《福土哈提里麦克耶（**فتوحات المكية**）》经中说：“当真主意欲全美人的这个世界的品质时，他就给他赐给了在两手之间的，他也给他赏赐了世界真质万物一总的名称，于是神性品和天地万物的形象显现了，真主使他成为了世界的灵性，他把世界一总赐给了他。假若这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时，世界就死了。如同治理身体肢体的灵魂，如果灵魂离去了，那个肢体就荒废了，因为火性的感性灵魂离开了它。正如地球以全美之人的分离而荒废了，因为地球是世界身体的肢体之一，而人

就是这个世界的灵魂。”

当他上得到了“扎米尔”这个尊名时，他就以自己的本体接了尊前（**حضرة**），他就成为了代理者（**خلافة**）、治理世界者及详解世界者。如果人没有得到全美的品级，他就是外表像人形的动物。

我们的话是在全品之人中，因为真主从人类中首先造化了全品的高尚之人，他就是阿丹圣人。然后真主为人类显现了全品，那么谁从阿丹上获得了它，它就是我在上面所表达的意思。

在《福土哈提里麦克耶（**فتوحات المكية**）》经中又说：“的确，在真主上有许多尊名，天仙和世界一总显露了它；在真主上有许多尊名，在神性品尊前具备一切真理的集大成者显露了它，他就是全品之人。

这在阿丹圣人上以《古兰经》明文显现了，在其他的上暗藏了。然后在阿丹的尊贵、这个品级的尊贵，在他把一切导师的尊名呈现给众天仙时就对他们说：‘你们告诉我此一等人的尊名，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即：你们告诉我此一等从神性品上显现的尊名，而他们在体验方面不知道那些，因为最大的真知就是体验真谛，因为它是来自于神性品的显现，于是真主说：**“阿丹啊！你给他们表说他们的一切尊名。”**然后阿丹给他们表说了它要显露他们的、他们在显露他们的本质中依靠于它的那一切他们的神性品的尊名。

至于你的话“有人把那样的人称为当代的穆罕默德……全品的、使人全品的道长毛拉就是当代的穆罕默德。”是真的。正如道长穆哈印迪尼在《福土哈提里麦克耶（**فتوحات المكية**）》经中说：“每个时光定盘星导师的尊名是：阿布独拉；阿布独里扎米尔，他们具备了调养世人，执掌真理的德性，其义是：他具备了含有代理者机密哲理的神性品的一切尊名，他是真主的一面镜子，是洁净德性的显然处，是神性品显然的位份，是本时代的导师，时代权衡，本时光的救星，本光阴的穆罕默德，执掌前定机密真知的人，他执掌一轮光阴的真知。他的品质之一是：一切隐秘机密笼罩着他，因为他被保护在“真知、赤诚”宝库中，他相连着被保护的意愿。他在教门中没有任何蒙蔽。

在你的话“两辈光阴会聚在一个时光”中有许多疑问，因为同时具备圣品和继承品的只有穆萨和哈伦；达伍德和苏莱曼；易卜拉欣和伊斯玛仪，在他们上有使命、圣品和继承品的品级。

（注：指十三太爷和云南老三太爷共执的时光即表里君臣使一些浅学

者产生疑问。）

至于辈辈外哩，他们中有只领受继承品的人，如‘吾外斯·格勒尼’，他不观看今世的假繁华，他不调养人，不与被造物结交相处，他只为临近真主而上紧。那么谁不符合他仁慈的德性和他的尊贵贤性，谁就不可能代理他的位份，正如在他的事迹中提到的。

至于绝对继承品，必以圣品而全美，所以不可能圣品被特赐于一人，继承品被特赐于另一人，正如在《耶瓦给提》中所说的。

如果你说：“继承品上必有圣品？还是它是不属于万圣的另一种德性？”（**ولاية**——**نبوة**是相连传承的）

答：“的确真主的继承品对于他的奴辈而言是一个大圆圈，它的性质和它的实质真谛是：的确真主把一切使命、或圣品、或正信伊玛尼等一切继承品特赐给了他所意欲的奴仆。每一位使者必是一位先知，每位先知必是一位外哩，每位外哩必是一位信道穆民。”

说“明知之人认为继承品的品位比使命的品位更全品、更完美。”之人的用意正如道长穆哈印迪尼在《福土哈提里麦克耶（**فتوحات المكية**）》经中说的：“圣人的继承品的位份在他的本位中比他的使命的品位更加完美。”那是因为所相连的和它常川的尊贵。的确，继承品相连着他与真主机密哲理的判断，它在今生后世中是常川不息的；而使命的规则只相连着世人，以责成的时光的消失而被割断。

至于你的话“须知：你和二爷在奴辈诚信中是一个人”是纯粹的猜想。因为在辈辈穆罕默德圣品的代理品位中，不会出现两个真男子在它中平等的一个品位，而应该要诚信的是：当代穆罕默德的代理人在每个时光只有一位，他就是机密道义的执掌物质境界和机密权威境界的导师。在他上有两位大臣和其他一切外哩，他们的品级是根据升腾境界。并诚信他们的每一个上有一个特赐的尊名，正如真主说：“当阿卜杜拉站起来呼唤他”，即：真主把他叫名“阿卜杜拉”，尽管他的父亲被叫名“穆罕默德和艾哈默德”。定盘星导师永远专用这个扎米尔（集大成者）的尊名，它就是在此处的阿卜杜拉。

的确他们一部分优越于一部分，尽管他们都领受了品位所追求的这个尊名。而他们一部分被特予了品位所追求的尊名以外的其它尊名，它们就是神性品的其它尊名。它被相连在定盘星品位以外的上，以它被呼唤。穆萨圣人，他的尊名是阿卜杜·舒库勒；达伍德圣人，他的尊名是阿卜杜里

穆里克；至圣[illegible]，他的尊名是阿卜杜里扎米尔。

每一位定盘星导师必被特赐另一个尊名，它是全知和大众化的尊名（它就有阿卜杜拉）以外的一个尊名，不论那位定盘星导师是圣品时光以他而封印的圣人，还是穆罕默德[illegible]礼乘时光的外哩。

两位师表（大臣）同样，在他俩每一个上有被特赐的一个尊名，以它来呼唤它时光的每个师表。左师表是阿卜杜里穆里克；右师表是阿卜杜然比西，他俩是定盘星导师上的两位大臣。

在圣人[illegible]时光艾布·伯克尔是阿卜杜里穆里克，欧麦尔是阿卜杜然比西。直到当至圣[illegible]归主了时，艾布·伯克尔被叫名阿卜杜拉，欧麦尔被叫名阿卜杜里穆里克，把继承欧麦尔品位的师表称为阿卜杜然比西，以此推类，直到复活日。

总之，我在经典中没有看见所讲论的文章，即：圣品只被特赐于这个真男子，继承品被特赐于那个真男子。真的！在一切外哩中必有未担圣品重任的人，正如已提说过的。（指毛拉谢赫与有圣人使命的外哩。）

我听见在你跟前有很多经著，求你把那奇妙的贤作（成本）传送给我们，以便我们以观看它而沾吉。

（六）

平安吉庆在金师傅、李师傅、老阿訇、白阿訇和吴阿訇上，在西方的一切教下上。求真主常川赐给你们吉庆，求真主常川让你们的希望实现。

这个小帖子的目的是：我听见在西方将来有佳音，它就是从祸患事端中平安，接受伊斯兰。知感！知感！你们当知道：我们尊大的毛拉沙沟太爷纪念了我们被迫害的毛拉汴梁太爷十二月二十九日归真的日子，他干了星期四的尔麦里。从那吉庆之日起，他就开始了干星期一和星期四的尔麦里。以至大回赞词了了《古兰经》，他给热心虔诚的教下以赞圣起了一部《古兰经》，他以道统继承和六百段赞文中的一百段了了《穆罕默思》。然后他说："的确人们都诚信这些功修是没有规定的尔麦里，我害怕它像《开端章》一样被升上天，现在你们放下它，你们等待真主的命令。的确东方虔诚的人放下了这些功修，他们服从了尊贵之人的口唤。我们的毛拉确已给白阿訇吴阿訇给了口唤。真的！他俩已年迈，光阴太短了。在封印《古兰经》，干尔麦里中以便他俩遵行一半，放下一半，其他全部的功修都是被放下的。

李师傅，老阿訇他俩放下这些功修，如同东方虔诚的教下，叫以至大回赞词在星期一和前辈毛拉们（اقطاب）的日子中了《古兰经》。

托靠真主，你们将听从后辈毛拉的口唤。

须知：中国是最好的国家，最富有的国家。很多买卖人能达到他们的目的（维守生活，守望教门）。如基督教立足于中国各地一样，他们从事经商，修建礼拜堂，教授他们的文字，劝化人们，以便人们进入他们歪曲了的伊斯兰教。这些行为出现在现实社会，他们已达到了目的。而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卡废勒优胜于极少数的穆斯林，归信的人只有万分之一，而且所有归信的人分布在二十个省区，一个省至一个省是两月、三月甚至四月路程，他们融入在卡废勒中。如果在穆斯林和卡废勒中发生口角和分歧，然后他俩控告到官府时，在他们上没有任何公道，全都遭责备，作恶坏事上偏向卡废勒。他们把虚伪的、编造的、欺诈的状纸投诉给法官，法官不去审查事情真相，他们把好人屈打成招，他们勾结官兵严厉迫害信道穆民，他们杀一部分，俘虏一部分，他们私分财产、儿女、城市。他们把老弱妇孺遣送到偏僻他乡，他们强迫美丽妇女为他们的妻室。真的！他们的不义以口舌不能统计。所提到的迫害是常川不休的，但是他们不去研究伊斯兰的真理是为啥，他们也无求于伊斯兰。

在这个光阴另一种灾难悄然而来，它就是基督教进入中国。他们宣传的是举伴真主的教门，正如基督教徒说的“麦西哈是真主的儿子，是最尊大的血脉。接连所传的圣训、著名的所通行的经典是两大祸患，它俩在穆斯林中已失信了。”他们结党营私，他们跟本不知道其后果如何。我们向真主从那些中求护佑。

……

（七）

一位被称为“嘎夫”的张教下传来：他爷爷说：“我们尊大的毛拉伟嘎耶统拉西有一天对他的众配贤说：‘我们去到华寺。’我们一起走着。突然，他拄着拐棍走了，配贤们都跟着，直到来到罗湾坊附近。在那里有一个水磨，水大且急，磨转的特别快。毛拉就念了一个‘都哇’高声说：‘站住！站住！’他用拐杖指着那个磨，磨就停止转了。很多人从门中出来吃惊地望着。配贤们说：‘毛拉啊！这个地方是是非之地。’然后，毛拉念了‘都哇’，

说：‘转！转!’那个磨就像原来一样转了。然后他对他们说：‘一个光阴将来临，那时是伊斯兰中止时期。如果那个光阴过了，它就又像那个磨一样转了。’

然后，他走到华寺的一条街附近，他站着在撒尿，很多人在看着。配贤们说：‘站着小便的人，每个人要责备和指责他。’毛拉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忧愁，的确这个小便淹没了很多人的伊玛尼。’然后，他走到华寺附近，他没有进入，他站住了，他说：‘外表的旗帜已插在了你的门口，你在内里就没有福分了。’然后，他十分气愤，他用拐杖捣了地三下，他说：‘今日有你没我，在百年之后有我没你。当人们把华寺的墙倒塌夷为平地时，官川哲赫忍耶伊斯兰就传遍五湖四海了。’然后毛拉就回去了。”

《曼纳给布》凭有国权的、全知的主的襄助在迁都1346年五月的第二个主麻全美了。

民国十七年写于沿家渠学堂里面。这是凭主的看守，也凭着执掌一切尊名和德性的导师的相助着我写了。

我的命运吉庆。

后　语

真言编集:

真主特赐了爱臣之人，一切赞颂全归真主，那个主他把破析万物的真知、确切地诚信、虔诚地爱道、探望真主使者ﷺ的福分降在了他的奴仆上。真主的夸赞在他的使者穆罕默德ﷺ上，他是显然的显现处，真主本然和德性的显示出。在他圣品之道上引领正道的后人和配贤上，他们是引领正道者立道的典范，是继承品呼唤的宝库,是执掌真理之人的定盘星,是调养品德性的显现处,是‘赞我清净’天性的召示处，是万圣和众使者的继承人，是修道之人到达最高目的的柱石——他就是真主。

的确他们的道是在流动在万物中的真一品本然尊容上揭起一切明显之物的幔帐。揭起它必须是浑化在真一者中，直到他的尊大的清净显照，烧毁了除他之外的。

总之,汇集万物者一总的事情穆罕默德ﷺ的真谛就是近主之阶，然后凭跟随成了全品之人的真谛，于是真主在全品之人的镜子中，在汇聚万物者凡是的事情的境界显然处。

未完待续。